基于 Ra 的塔罗

（引导冥想、插图版 v2）

The Tarot According to Ra

The Major Arca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Student of Ra

(With Guided Meditations for the 22 Archetypes)

[美国] 约瑟夫·达特兹 著

翻译：G.S.，罗兰

作者简介

约瑟夫•达特兹（Joseph Dartez）是一位美国的研究一的法则的资深学者、原型哲学家和个人成长教练。他受过正统哲学训练，拥有哲学硕士学位，后来还在田纳西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因常年游走在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传统之间，他兼有深刻洞察力与系统思辨力。凭借对一的法则和原型心智的精深专研，他曾撰写过《22 个原型的引导冥想》《Ra 资料中的宇宙创世论》《原型工作手册》等长篇作品，担任过 Bring4th（一法官方）论坛之原型版块的管理员（ID: JustLikeYou），并还在 L/L Research 办过原型心智工作坊。近期，他也有作为邦联讯息的器皿而服务。

关于 V2 版的几点说明

1. 此次修订主要着眼于译文全文的一致性，以及可读性，并且也确实修正了一些错误。

2. 关于译文中过多的中括号。沿用《一的法则》学者版的做法，将原文中一些过长的句子中的修饰成分放入其中，主要是为了方便阅读。

3. 关于小括号。其中小括号中的斜体字，是译者为了语意完整而添加的；其余的小括号中的内容，都是原文内容。

——2026 年 11 月 10 日

目 录

导读 6

第一部分 9

1. 如何使用本书 9

2. Ra 体系中实相（与幻象）的根本本质 11

3.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的本质 16

4. 论学习原型心智——为何及如何？ 20

5.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结构 29

6. 塔罗牌图像中反复出现的符号 49

第二部分 53

1. 选择 53

2. 心智的母体 60

3. 心智的赋能者 65

4. 关系一 69

5. 心智的催化剂 72

6. 心智的经验 79

7. 关系二 85

8. 心智的形意者 90

9. 关系三 96

10. 心智的蜕变.....101
11. 心智的大道.....108
12. 关系四.....115
13. 关于埃及塔罗的说明.....119
14. 身体的母体.....122
15. 身体的赋能者.....127
16. 关系五.....132
17. 身体的催化剂.....136
18. 身体的经验.....145
19. 关系六.....149
20. 关于身体小周期的最后一点说明.....154
21. 身体的形意者.....155
22. 关系七.....161
23. 身体的蜕变.....164
24. 身体的大道.....171
25. 关系八.....176
26. 灵性的母体.....179
27. 灵性的赋能者.....186
28. 关系九.....191
29. 灵性的催化剂.....195

30. 灵性的经验.....203

31. 关系十.....209

32. 灵性的形意者.....213

33. 关系十一.....220

34. 灵性的蜕变.....223

35. 灵性的大道.....231

36. 关系十二.....238

附录：塔罗大奥秘牌.....242

导读

这本书同时具有多种属性。这是一本关于 Ra 体系基本特征的入门书（这里，我指的是《Ra 接触》中的 Ra，由 L/L Research 在 1980 年代通灵），常常使用论证来为我的具体解释辩护。这是一部哲学著作，为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提供答案，通常却不为这些答案进行论证，因为支持这些答案的最有力证据，是它们在我们内在产生了共鸣，让我们觉得它们是真实的。它描述了实相的根本本质，描述了我们能知道什么以及如何知道，提出了对自由意志、对灵魂本质的构想，并提出了一套道德理论。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它既发展了一个逻辑上一致的体系，所有的经验元素都在其中各当其位，又对这些经验元素进行了现象学探索，以充实它们作为被经验之物的性质。也就是说，我发展了一个结构，然后，使用这个结构，我尝试对人类经验的各项特征进行完整的说明。这本书也是一部大体属于荣格传统的心理学著作，因为我通过将人类心智的各种元素，描述为[我们持续展开的人生叙事中的]人格面具或典型形象，来阐明人类心智的元素与结构。这本书也是一本自助手册，因为我提供了使用书中信息的实用方法，目的是使我们更充分地、更一致地生活，并处于整体上更健康的状态。这本书最终是一部灵性启发的作品，因为整个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帮助读者与一切存在之唯一、伟大而无限的中心建立连接并维持连接，无论我们用什么名字称呼这个中心（我更喜欢“造物者”）。

我预计这本书主要会引起两类人群的兴趣：当前想要理解 Ra 关于原型的教导的 Ra 学生，以及当前对大奥秘牌这一古老话题的新视角感兴趣的塔罗学生。我在设计这本书时考虑到了这两类群体。而我大量引用了 Ra 的教义，我相信 Ra 体系的大部分重要特征，都在本书内部得到了表达。由于没有足够时间写作，我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比如对七个能量中心的解释），但我打算在以后的修订稿中补充这些缺失之处。很不走运，你正在阅读的是在两个月内写成的初稿。提醒视作已送达。

阅读本书的 Ra 学生，在阅读本书之前，应该至少完整地阅读一次（最好是两次）唐和 Ra 之间的对话。阅读本书的塔罗学生，在阅读本书之前，应该已经花了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塔罗牌。两者都没有做过的人，可能会发现这本书有些令人吃不消。但最终还是要由你来决定是否要继续下去。我认为一个人并不需要精通这两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才能在这本书

中有所收获：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类经验本身，而每一个潜在的读者，都对更好地理解人类经验有所兴趣。因此，即使你不符合这些条件，也请你通过在阅读时留意自己对它所产生的感受，来自行判断你是否准备好阅读这本书。你会知道它是否适合你。

你会注意到，尽管这是一份“完成了的”初稿，但它并不完整。我本打算写最后一组章节，在其中考量同一个分类中的三个原型之间的关系（这放在后面将更容易理解），但没有时间了。我想为每个原型的使用设计练习，但最后只写了一个，不过，我认为这一个练习的性质应该表明我对其他原型所设想的练习会是什么样子。我一开始就给每个原型列出了有德清单，然后通过考虑如果他们没有达到有德会是什么样子，来检查这些原型的悖德表达。但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在接近结尾时停止了这样做。我对我给这些角色起的名字也不完全满意。例如，我想给“魔法师”重新命名，但始终未找到一个我认为合适的名字。而我给其他角色起的名字，也并不都是我完全认同的。我还想在这本书中加入许多其他内容，但至今还没有时间写出来。我还必须道歉的是，本文中没有图像。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使用的塔罗牌的一个不错的版本：

http://www.thirddensity.com/tarot/

对于那些不熟悉 Ra 的人，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全文：https://www.lawofone.info/[1]

作为一名试读者，我请你协助改进这个文本。我不需要语法或拼写方面的修正。这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稿件中解决。我想从你那里得到的是以下内容：

• 让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我在这里提出的道德理论是有锋芒的，所以它必然会冒犯一些人。如果你感到被冒犯了，我想确切地知道这种感觉如何产生的，这样我就可以整合这些批评，把它打磨成一个更好的作品。这并不是说我将试图避免冒犯你，而是我将利用批评来拓宽我自己的视野。

• 每个原型的有德清单。这是个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不指望你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在阅读我关于各个原型的条目时，某些有德[作为相关却未被提及的内容]突然跳出来，请为我写下它们。这将有助于我发展关于扭曲的原型之章节。

[1] 译注：本书中文版已经加入塔罗牌图像。另外，《Ra 接触：教导一的法则》中文版可在 https://yidefaze.org 阅读或下载，塔罗相关资源见 https://yidefaze.org/tarotpic/

• 关于原型及其关系之更好名称的建议。这些名称对我来说相当重要，所以我希望它们足够好。我希望它们能以简短、精炼的方式捕捉原型的本质。我想使命名现代化，以便它们作为人物角色时，比“高等女祭司”或“判断者”这样的名称更容易被理解。

• 纠正我对原型之理解的建议。我并不声称自己已经把一切都理解正确。事实上，对于这个主题，我的观点变化得如此频繁和彻底，以至于我没有理由认为五年后我仍然会坚持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因此，如果你认为我错了，请告诉我，并让我知道原因。

• 关于其他内容的建议。除了我已经说过我计划加入本书的内容之外，让我知道你认为可能对我的目标读者有益的任何其他内容，将会很有帮助。

第一部分

1. 如何使用本书

当唐问 Ra“原型心智的结构和内容”是什么时，Ra 对此有所保留，说他们更愿意听唐对这个主题的观察，然后“建议进一步精炼这些询问的途径”。Ra 总结道，“我们感觉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带来更多的协助”（66.21）。这段引文之所以相关，是因为这本书基本上是我自己试图回答“原型心智的结构和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Ra 的回答表明，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对提问者帮助不大，因为这样就不需要他们自己做功课了。这种思路与神秘学的传统相类似，即学生不会被直接告知[那些本应由他们自己通过探索而获得的]东西，而整个世界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学生所必须付出的努力，其中一部分就是首先发现神秘学的入口。

我知道的[如何回答这个难题的]唯一方法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话。我试图发现和理解这些原型，但由于缺乏信息，我的努力受到了阻碍。塔罗牌传统[无论是神秘主义还是主流]都没有从一个[与 Ra 在这个问题上所说内容顺畅对齐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图像。此外，由唐和 Ra 开始的研究在接触结束时还远未完成。如果接触继续下去，唐和 Ra 本来会对原型心智作出一种更容易理解的阐述，因为唐不会在自己觉得已经理解某个主题之前，就把它搁置下来。Ra 也知道唐打算出版。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对 Ra 来说，他们对唐的问题给出细致入微的答案，并让这些答案永远定格在白纸黑字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只是对这个主题进行长篇大论地宣讲是不可接受的。是否向公众提供信息不是问题；对 Ra 来说，问题在于必须有人作为一项专注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专门请求信息。对 Ra 来说，只要唐从事这项研究就足够了。

有趣的是，其结果是每个阅读 Ra 的人也必须从事这项研究。当我第一次阅读 Ra 时，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最后 30 多个章节，于是我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那些曾花时间研究 Ra 的概念结构、并充实了[唐与 Ra 从未有机会充实的]某些细节的其他人之作品。但是没有这样的作品存在。发现这一点后，我知道我不得不创作这样的作品。我花了十年时间积极研究这些图像和 Ra 的话语，筛选塔罗牌的各种评论家，并与其他学生交谈。我不认为别

人应该再去重复我自己所付出的那些相当可观的努力：我认为写这本书是我毕生的使命。我希望这本书能使其他人的研究进行得更容易、更少困惑。

不过，我确实同意 Ra 的观点，即每个学生都应该尝试自己弄明白原型心智的性质是什么。我不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该只从塔罗牌图像开始，因为历史证明，这个起点太过模糊，无法可靠地识别各个角色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反，我认为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所需要的，是对原型心智结构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应该足够详细，让学生理解原型心智中的各种元素如何在逻辑上彼此契合。有了这个结构，学生就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和塔罗牌图像的评论传统这两个视角，来接近原型心智的内容。换句话说，我认为学生应该从一个结构开始，尝试通过自己的探索努力，来充实内容。

然而，这本书同时呈现了我所理解的原型心智的结构和内容。因此，我把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的入门读物。它对原型心智的性质和结构进行了概述和详细解释。我将这第一部分推荐给任何[认真学习 Ra 所教导的原型心智的]学生。第二部分是我自己独特的尝试，旨在充实每个原型的细节以及它们之间的所有关系。首先，我对自己正确地阐述了结构的信心，远大于对正确地阐述了内容的信心。其次，我认为“正确地阐述”原型心智的内容的想法，是有些荒谬的：每个学生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感知这 22 个原型的能量和角色。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我如何感知它们的内容。我确实向其他人推荐这种视角，因为我相信它相当准确，但我也建议每个学生对这些原型的能量和角色的内容形成自己独特的评估。正如 Ra 在 76.9 中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超越书面文字，培养与原型本身的直接接触。将我所说的关于原型的一切内化，将证明是[对培养直接接触之过程的]一种阻碍，因为我所说的某些内容不会（*与你*）产生共鸣。出于这个原因，我建议学生在[使用我在第一部分提供的结构、自己尝试琢磨原型的内容]两年之后，再读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如果读者遵循这一方案，那么在他们回到本书、阅读第二部分时，他们应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这个基础，将使我[对每个角色性质]的思考帮助学生进一步阐明她自己的想法，而且可以防止学生教条式地全盘接受我关于这些原型的一切说法。

2. Ra 体系中实相（与幻象）的根本本质

Ra 所教导的哲学体系必须从整体上理解。其原因在体系本身的要素中就显而易见。因此，我将从万物的开始说起。

一的法则（形而上学的法则，不是出版物）说，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合一（*体*）。这个法则宣告分离是一种幻象，合一是一切存在的唯一根本真理。[2] 但它被称为“法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把“一的法则”看作是一条法则，就像我们把“能量守恒”看作是一条法则一样：它是一条塑造世界本身的、不可违背的原则。一的法则的这一特征，对分离幻象被构建的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幻象只能掩盖合一的真相，因为幻象本身是建立在合一的基础上的。这意味着，在宇宙的每一个看似分离的部分，都存在某种东西引领着回归合一。

对于 Ra 而言，“合一”和“无限”是同义词。这两个概念的同一性带来一些有趣的结果，比如合一本身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但人们应该接受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在于合一和无限都是表达“没有边界”的术语。或者，对这两个词语的通常解读意味着，合一是缺乏内部边界（一个一体的东西），而无限是缺乏外部边界（一个无边的东西）。Ra 有时把基本合一的、未分化的实相称为“无限”，有时则称为“智能无限”。为了清晰起见，我将坚持用“未分化的合一”来命名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实相的基础是合一，而分离是一种幻象，为什么会有幻象呢？这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问的另一种解析方式：为什么会有某种存在而不是没有？海德格尔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Ra 的评说也类似。正如 Ra 所说，创造“始于神秘，亦终于神秘”。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Ra 确实对这个问题说了很多。在实相的原初的、未分化的合一中，在空间和时间之前，存在一个突然的发现。正如 Ra 所说，“无限变得有意识”。意识这一概念要求至少存在两个东西：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那么，意识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注视客体或临在于客体。实相的基本奥秘——存在之问—

[2] 译注：原文是 This law declares that separation is an illusion and is the single foundational truth of all existence.这里可能遗漏了 and 后面的主语，译者予以调整并标注。

—是未分化的合一如何以及为何变得有意识的问题。我将依循 Ra，单纯断言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因为它仍然是一个谜。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基本真理来接受。

Ra 对“合一变得有意识”这一基本真理的命名之一，是第一变貌。Ra 的另一个命名是自由意志。这些名称让我们有机会更好地理解这第二个基本真理（第一个基本真理是一的法则）。

我将从第一变貌这个概念开始。将未分化的合一分裂成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是在先前没有边界的地方创造了一个边界。未分化的合一不可能有意识，因为意识需要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分。那么，这个真理宣告了合一在自身内在创新了一个边界：合一扭曲了自身的本质，以便“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Ra 也把第一变貌称为对“有限性”和“多样性”的发现。这个变貌被称为“第一”，因为这一个创新是整个分离幻象的全部基础。我们所知道的宇宙生成过程中的每一个后续事件，都是这一把戏的重复。一旦合一发现了在自身内在建立边界的可能性，建立更多边界（或扭曲）就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步。

现在考量自由意志这个概念。根据 Ra，第一变貌不仅是意识的发现和边界可能性的发现，也是自由意志的发现。记住，对 Ra 来说，合一和无限是同义词。当合一把自身扭曲成意识时，它第一次注视了自身。这新的觉知临在于自身的无内无外；它发现自己凝视着一种巨量的、未曾探索的潜能。这种能够扭曲自身本质的创新，留下了将这个实验一遍又一遍重复下去的可能性。在发现自身的过程中，合一也发现它可以成为它想成为的任何东西。那么，自由意志就是一种能力：无限存在通过承担分离幻象，来探索自身无限本质。因此，我们应该把自由意志理解为[自由意志拥有者之独特性以及缺乏自我认知的]一种表达。拥有自由意志，就是成为这样一种存在：它无限独特，却对这种独特性可能意味着什么一无所知。因此，Ra 告诉我们，第一变貌将合一（此后称为太一无限造物者）置于一条自我发现的道路。自由意志是通过虚幻的分离机制来发现自身潜在的能力与渴望。从根本上说，造物者想要既作为经验的主体、又作为经验的客体来知晓自己。这是第一变貌。

正如一的法则是所有实相的基本真理，第一变貌是所有幻象的基本真理。幻象的每一部分都是合一那唯一一次原初发现的重述(reiteration)。在存在的每一个层面上，我们的宇宙都显化出对觉知的发现，以及随后探索这一发现之无限潜能的渴望：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并由此知晓自己。

第一变貌的重述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要点，所以我将以另一种方式解释它。意识的发现创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分。为了让主体认识作为客体的自身，客体必须经历进一步的区分，这些区分随后将自身呈现给主体。因此，正如主体必须意识到作为客体的自身，客体也必须成为一个[意识到作为客体的自身之]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太一无限造物者将自身个体化为像我们这样的存在：我们是存在于[原初主体（造物者）所注视的]整体客体（创造物）内在的、区分的意识点。存在的一切都活出自己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意志，并通过越来越精细的个体化来认识自身。因此，整个宇宙可以自由探索自身。

Ra 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智能无限”这个短语。第一个意义是上面讨论的那个。在这个意义上，智能无限命名的是那[贯穿于这场扭曲实验之中、不受此境所发生任何事影响的]未扭曲的合一。为了避免混淆，我将不使用“智能无限”这个短语来意指未扭曲的合一。第二个意义上的“智能无限”（我将这样使用这个术语），指的是伴随着第一变貌而产生的原初意识的主观方面。Ra 通常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分裂描述为势能和动能之间的分裂。这个术语是有意为之的物理学术语。Ra 希望我们在物理概念和本体论概念之间进行类比，因为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物理反映或重述了本体论）。动能的一面，Ra 称之为智能能量，是造物者承担[它为自身所构想的]一切扭曲的那个部分。势能的一面，Ra 称之为智能无限，是[所有这些扭曲作为新奇概念从其中涌现出来的]造物者的那个部分。主体把客体分割成多个部分，是为了[作为被切割成多个部分的客体]来认识自身。

在发现第一变貌时，合一内部仍然只有一个单一的分裂：主体与客体之间、势能与动能之间、智能无限与智能能量之间的分裂。在这一点上，合一注视其自身为未分化的，因此客体（智能能量）自身内在还没有任何区分。第二变貌是在智能能量之内创新出一个边界，它是对[随第一变貌而出现的]意识之最初发现的重述。正如无限变得有意识一样，智能能量也找到了焦点。动能内在的新分裂，是焦点与周边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作为[第一变貌中所包含的指令的]结果而出现：造物者将认识自身。智能能量起初是被智能无限所注视的客体，但它也感受到了造物者“想要认识自身”之意志的牵引。通过它的自由意志，它趋向自我发现，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趋向。因为它找，所以它找到了。在找到焦点的过程中，智能能量将智能无限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单一的独特视角，这个视角区别于智能能量

内在所有其他可能的视角点。在这一发现中，智能能量开始意识到自身，从而使主体进入客观世界，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Ra 将智能能量的这样一个焦点称为“理则”。

Ra 给第二变貌的另一个名称是“创造性原则”。理则是客观世界内在的一个视角点，它意识到自己是无限的，因此掌握着那种力量，能够将围绕自身的客观世界塑造成一场自我发现的实验。智能无限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但理则是能够且渴望挥舞那种力量的手和心智。Ra 之所以将第二变貌称为创造性原则，是因为[在智能能量内在增殖边界的]能力与渴望之结合，产生了一种“无限反应”，在其中理则们成倍增长，所有不同可能的经验模式都由这些理则想象出来。那么，一个理则就是一个无限的心智，它既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又有自我觉知的能力，能够为自身显化一个[使其能够探索自己的特定视角的]经验连续体。因为每个理则都是智能能量的一个独特焦点，所以每个理则都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 Ra，创造性原则所唤起的第一个变貌是光。Ra 称之为第三变貌。第一个理则（或“太一理则”），被自由意志所产生的知晓自己的渴望所驱使，并拥有在智能能量的周边显化自身的力量，创造了一个自身的映像：物质宇宙。根据 Ra，所有的物质，实质上，都是由光子组成的（物理学家没有证明这是真的，但这是 Ra 告诉我们的）。智能无限的这一变貌，是合一之意识发现的又一次重述。它也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理则（或 Ra 所说的共同造物者）。物质宇宙的渴望是构建它的理则渴望的镜像：正如理则希望在物质世界中认识自身，物质世界也希望回归理则。光本身是智能的。这种智能在物质世界的自组织倾向中揭示自身：恒星诞生；恒星孕育行星；行星发展生命；生命演化。

那么，我们有了四条原初法则。请注意，每一条后续法则都预设并包含了之前所有的法则。

一的法则：终极实相是未分化的合一。

自由意志法则：分离是一种幻象，被选择作为太一无限造物者认识自身的一种手段。

理则法则：造物者将把自身认识为一个独特的、具有视角性的潜能焦点——这个焦点在自身周围显化一个经验连续体。

物质法则：一切物质都与生俱来带有回归创造的原初源头，并实现与之合一的渴望。

作为对创造性原则（第二变貌）之无限反应的一部分，流经并围绕着理则的能量呈现出各种模式，并变得规律化。Ra 没有这样说，但我认为这就是八度音程产生的时候：在这种

规律化、模式化过程中，智能能量呈现出一种全息结构——七阶重复系统。因此，理则的经验连续体的一个先决条件，是逐步经历各个经验之八度音程。微观上，这些八度音程在人体的能量中心中呈现自身，但宏观上，它们也在诸密度中呈现自身，这些密度构成了光[在回归造物者之旅中]所遵循的路径。这一回归之旅的特点是：进入物质幻象，运用该幻象的经验，并学习该幻象[被设计用来教导]的基本功课。一旦这个功课被充分学习，光之链结（也就是投生实体）就将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预定的经验密度。我不会详述其他密度的性质，因为这个话题与本书的主题无关，本书的主题是[在这个经验之八度音程中]我们的密度[第三密度]的原型心智。

一个理则创生它自己的物质幻象。这种理则层面的物质幻象，以一颗[其他宇宙天体环绕其运行的]恒星为特征。这颗恒星是该理则本身（即该焦点）的物理显化，而环绕运行的那些天体是该理则将要体验的幻象（即那些周边）的物理显化。正如原初变貌是嵌套的，理则也是嵌套的。根据 Ra，宇宙有一个中心理则，万物环绕着它运行。这个理则个体化（它周围的智能能量找到新的众多焦点）形成更多的理则，每个理则显化出一个环绕它的星系。在这些星系中，有太阳（复数），行星环绕着它们运行。这些太阳被 Ra 称为“子理则”，因为它们是其所环绕的中心理则们的进一步个体化部分。这些太阳在环绕它们运行的行星上创生生命，而这些生命形式（包括我们自己）成为子理则们的个体化部分。这就是为什么 Ra 称我们为“子子理则”。就这样，“一”变成了“多”。

每个理则都会以每个多重密度之八度音程的一次（*周期*），来开始并结束其幻象实验：Ra 的宇宙学遵循类似于振荡式的大爆炸和大坍缩模型，其中大坍缩发生于一颗恒星变成黑洞之时。在一个八度音程的结尾，这个理则从它的幻象实验中吸收所有信息，为一个新的八度音程经验制定参数。Ra 把这种来自之前各个八度音程的收获称为“太一起初思维”。一个八度音程的太一起初思维，是一组[在之前八度音程中发现的]原则和概念，它们已经向理则证明了这是[获得大量关于自身的新奇经验的]有效方式。这个太一起初思维包含了一个八度音程内每个密度所特有的参数。我们这个八度音程的太一起初思维，是将生命体验为心智、身体和灵性之结合的理念，而这三者中的每一个，在这个密度中的许多次生命过程中都经历渐进的演化。这种演化通过经验从一个“赋能者”（一个子子理则）向一个

“母体”（这个子子理则的经验连续体）的渐进流动而发生，并在一个“形意者”（一个身体、一个心智，或一个灵性）内在发生。

太一起初思维是万有心智：它表达了我们宇宙中所有心智的根本本质，无一例外。你可以从上面的模式中看出它是多么的根本。然而，每个星系的理则都在这个基本结构上增加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与其他理则纳入的细节不同。而一个星系内的各个子理则，对星系理则提供的结构作了进一步的细化。换句话说，一个理则对它想如何经验这个八度音程有一个想法，但可选择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想法。由于自由意志法则，这些选项中的每一个都找到了焦点，并成为了它自己的理则。但即使是那些新近觉醒的理则们也意识到，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些选项中的每一个也都找到了焦点，并成为一个子理则。我们的太阳就是这样一个子理则。它的心智是 Ra 所称的“原型心智”（Archetypical Mind；我更倾向于并使用“Archetypal”），它是[我们银河理则对万有心智所作细化的]进一步精细化。原型心智中的细节比万有心智中的细节多得多。我们子理则的第三密度原型心智是我们与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心智。Ra 把它称为“心智之根”，暗示它很好地隐藏在集体无意识中。

到目前为止总结一下：根据 Ra，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全能、合一的整体——一个造物者——的个体化部分。这个造物者的目的，是经验其自身的无限潜能，它已经决定：实现这一目的最佳方式，就是分化成为构成我们宇宙的无数实体，并作为这些实体来体验生命。造物者的方法，是规划一个物质宇宙（或星系或恒星系统）的支配法则，然后让这个宇宙自行展开，并最后利用收集到的信息来规划一个新的物质宇宙。一个宇宙展开的过程，被发现遵循一个八度音程的模式，每个八度音程由七个（或八个，取决于如何计算）密度组成。一个实体通过学习某一密度的功课（很像学校），在一个八度音程内从一个密度毕业到下一个密度。所以，造物者的目标是获得新奇经验，其方法是学习那些导向新奇经验的功课。因此，原型心智描述了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机制来学习这些功课。

3.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的本质

原型心智，就像万有心智一样，是造物者有效地获取自身新奇经验的一个系统。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这个观点。Ra 说“原型心智……是所有能量花费与所有寻求之建筑结构的蓝图，

没有扭曲”（91.37）。请注意，原型心智不是一个行动计划。它并没有向我们展示造物者[对于我们应该如何体验第三密度]的意图。相反，正如原初变貌确立了构建幻象的不可违背的法则，原型心智也是如此。如果原型心智是一个蓝图，那么，通过类比，第三密度就是那座建筑。就像一座有其蓝图的建筑一样，不可能存在任何偏差。这座建筑已经建成，而且是按照蓝图建造的，所以，建筑里的所有东西都出现在蓝图上。它类似于一张地图，只是地图是在景观形成之后绘制的，所以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景观是这样的。另一方面，一份蓝图包含了设计它的建筑师的所有理由和意图——前提是蓝图的读者能够理解自己正在看的东西。因此，就像一座建筑中不存在不在蓝图上的额外房间一样，在第三密度中，也不存在未被原型心智所代表的能量支出或获得有意义经验的可能方式。

原型心智，正如其名称所暗示，是一种心智的对象。它不是身体的对象，也不是灵性的对象。但是，作为一份蓝图，原型心智是身体、心智和灵性的代表。因此，构成这份蓝图的材料是心智的，但它所代表的建筑是身体的、心智的和灵性的。事实上，只有心智才能向自身呈现某种东西：这是使心智之所以成为心智的部分因素。身体和灵性在第三密度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作用，正如我们在审视原型心智的细节时将看到的那样。

原型心智是由 22 个原型构成，这些原型彼此之间具有系统性的、环环相扣的连接。那么，什么是原型？Ra 将原型比作分子。正如分子是[与其他物质发生功能性相互作用的]原子（*构成的*）结构化的原子组，原型则是[与其他心智现象发生功能性相互作用的]概念（*构成的*）结构化的概念组。此外，概念可以是简单和统一的（就像哲学家们过去认为原子也是如此）。因此，存在一个最小的心智粒子层面，被称为“概念”，但是，就像在身体中一样，我们往往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体验心智：概念复合体以及概念复合体的网络。原型是一种特殊的概念复合体。它们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我们的理则选择它们作为第三密度中所有可能的能量交换的蓝图。你在这里可以做的、以任何方式有意义的一切事情，都是根据这些特殊的概念复合体运作的。它们是人类学习第三密度的功课所依据的自然法则。

正如物质的情况一样，心智的对象既是粒子也是波。每个概念都具有一种独特的振动、一种独特的共鸣。因此，每个概念复合体也具有一种独特的振动，就像一个将许多音调结合成一个整体的音乐和弦。在心智层面上，任何你同时经验为概念粒子（一个结构化对象）和概念波（一个共鸣印记）的东西，都具有其特质。不过，原型是特殊的概念复合体。它

们代表了纵贯第三密度的运动，而不仅仅是第三密度的静态特征（注意，这些静态特征由生命之树上的 10 个球体代表）。记住，原型心智是能量交换的蓝图。所以原型具有动态特质：它们是人物角色。

人物角色是一个由一般性的关注点、渴望和意图构成的视角复合体，同时还有一组能量花费的能力。人物角色是一个具有特征性的视角，此视角带有特征性的关注类型，并以特征性的方式处理该关注。人物角色的视角、关注点和能力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很像小说中的典型形象(trope[3])。每个原型出于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运作。此外，每个原型都有不同的感受。

模式化形象(stereotypes[4])与原型相似：两者都是人物角色。但模式化形象和原型之间有三个重要区别。首先，模式化形象并不像原型那样特殊。因为原型在自然的关节处进行切分，所以它们提供了一个独具效率的路径来学习该密度的功课。姑且这么说，原型是纯粹的，但模式化形象是一个扭曲的、常以笨拙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原型之大杂烩。第二，模式化形象是依附于特定文化的人物角色；它们不像原型那样，捕捉了地球上人类经验的普遍性方面。第三，也是最危险的，模式化形象是[与一份特定的身体特征清单相关联的]人物角色。我们通常使用这些身体特征的清单，来快速地将个体归类为某人物角色。但这对个体是有害的，因为个体可以做角色不能做的事：从一个角色切换到另一个角色。模式化形象阻碍了我们作为人类来相互理解，因为它们鼓励我们将个体归类为人物角色。另一方面，原型并不带有身体特征清单：它们纯粹是心智的。然而，由于不可能在第三密度中构想出一个[其自身内在不包含原型这一基本元素的]人物角色，所以模式化形象也必然由原型构成。因此，虽然探索模式化形象可能是危险的工作，但也是进入原型研究的一个容易的切入点。

对我们的第三密度经验而言，原型心智最基本特征之一，是存在两条分歧的道路，一个人可以遵循其中一条，并成功地从这个经验中毕业。选择并投身于其中一条道路，是这个密度的根本功课。Ra 曾用许多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两条道路，但在“一的法则”社区中最常用的名字是“服务他人”和“服务自我”。我更喜欢分别称它们为右手路径和左手路径，因为

[3] 译注：trope，（某位艺术家作品中，或某一类艺术作品中常用的）理念，说法，形象。（剑桥词典）

[4] 译注：stereotype，1. 指从印刷表面铸成的印版。2. 指符合固定或一般模式的东西。特别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 同持有的标准化的心智图景，它代表了一种过于简化的意见、偏见的态度或不加批判的判断。（韦氏词典）

这些名称歧义更少，而且它们[在早于 Ra 接触的西方秘传传统中]有坚实的根基。“正向”和 “负向”是这两条道路的另一种常见命名方式，我偶尔也会使用这些名称。无论名称如何，基本的区分相当接近于善的特质与恶的特质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从根本上说是道德上的。

我知道，“右手路径”和“左手路径”这两个短语还有别的用法，它们不直接对应道德。我把这些放在一边，因为我的目标是一种道德上的区分，其特征是人类特质中两种渴望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是接纳、支持、无条件地爱并保护他人自由意志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征服、操控、压迫、以缺乏爱的方式利用他人，以及侵犯他人自由意志的渴望。这就是我在说"右手路径"和"左手路径"时所指的概念区分，任何其他定义这些术语的方式，都不能涵盖我所指向的那组概念。

由于植入第三密度之中的根本性的道德二元性，大多数原型都具有两个彼此对立的面向，每一个都代表了两条可行路径中之一条路径的有德活动。事实上，Ra 暗示所有的原型都容许这种二元性，除了母体和赋能者（我认为还有选择原型）。但这种二元性也意味着，存在一个由这些原型悖德显化所构成的光谱，位于两个有德的极点之间。因此，由于未能达到该原型之德，一个人有可能以一种根本性的混乱且自相矛盾的方式显化某个原型。

“原型”这个词是由卡尔·荣格及其追随者推广开来的。Ra 对这个术语的用法与荣格的用法如此相似，以至于很难不直接将二者联系起来。然而，Ra 断言，这个原型体系是完整的：除了 22 个原型之外，没有额外的原型。另一方面，荣格从事的是实验心理学。他没有声称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项实验何时会出现新的数据。

许多荣格的后继者使用他的神话与梦境的分析方法，来揭示各种反复出现的人物角色。这种看似无穷无尽的原型多样性表明，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原型体系，或者至少我们不应该指望揭示出这样一个体系。但是，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未能重视典型形象与原型之间的区别。典型形象是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角色。就像模式化形象一样，它们通常也与身体特征相关联。但即使我们不把它们视为与身体特征相关联，它们仍然缺乏原型的某一构成性特征。希腊语“arche”的意思是“原初的”或“第一因”，所以“原型”一词的词源表明，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是当代原型理论的前身。对柏拉图来说，“形式”是任何具有该形式之物的本原（椅子的“形式”是椅子的本原，等等）。这种柏拉图的学说与 Ra 的原型概念

相对应：这 22 个概念复合体确立了第三密度据以运作的规则。因此，如果 Ra 是对的，那么这 22 个原型就是原初的人物角色，所有其他的典型形象都必定以某种方式从它们衍生出来。

我发现一个有助于理解原型[相对于其他所有典型形象而言]的根本性的类比，这就是 22 种蛋白质源性氨基酸的类比。氨基酸有许多不同种类，但对人类来说，只有 22 种氨基酸被用来构建蛋白质，而这些蛋白质执行着身体所需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工作。就像蛋白质是由一小组基本氨基酸构成的复合物理结构一样，我们在世界中看到的各种典型形象，也是由一小组原型构成的复合心智结构。

4. 论学习原型心智——为何及如何？

为何学习？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情况。一个 Ra 的读者与《Ra 接触》产生共鸣，并如饥似渴地吸收 Ra 的话语，同时认识到，某些内容在自己第一次阅读时是无法理解的。但当读者读到第 75 或 80 场集会时，他们发现关于原型心智的内容非常令人困惑，而第 90-100 场那些深入探讨原型的集会似乎只会放大这种困惑。于是这位读者认定，《Ra 接触》前 75 场集会包含了她需要知道的所有内容，至于原型，如果其他人感兴趣的话，那就随他们去尝试搞懂吧。

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观点，即使是对于一个想要毕业到下一个密度，并在此过程中尽力为他人服务的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原型心智的学习”并不适合所有人。我只建议在它召唤你的时候尝试一下。因此，如果你想学习原型心智的理由，是你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或者你担心自己无法毕业，那么这不是一个学习它的好理由。一位睿智的朋友曾经告诉我，启蒙不应操之过急。当你准备好学习原型心智时，你就会知道。

另一方面，Ra 的其他读者会发现 Ra 的哲学体系之深度令人着迷。他们看到，在 Ra 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无穷无尽的细节是唐的智性追求所未曾探索的；他们发现自己有动力去推敲所有细节，就好像 Ra 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待解的谜题。我必须承认，这种解决困难谜题的渴望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部分动机，但不是我的主要动机；毋宁，解决难题的乐趣给了我一种共生性的推动力，帮助我突破工作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智性追求的乐趣是你的主要动机，那么我认为，研究原型心智只会成为你灵性旅程中的又一智识干扰。研究原型

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它在灵性旅程中具有实际的作用。如果原型召唤着你，而你的第一优先级是灵性的演化，那么你可能已经准备好学习了。

让我们来谈谈学习的实际目的。首先考量 Ra 是如何描述学习结果的。Ra 表示，（原型）研究将通过“赋能、经验与蜕变过程的清晰表达”来“告知心智”其自身的本质。从原型心智的本质来看，这种好处是相当明显的。心智的演化之路是不断增加的自我认知；原型心智是对心智的本质，以及心智与其自身、与其身体、与其灵性之互动的详细描述；所以对原型心智的学习是增加自我认知之路的一部分。

Ra 还说，对原型心智的学习将帮助寻求者“进入一个更为深刻、敏锐地被了悟的当下此刻”，而且这项学习将“苏醒心智复合体”。学习的成果紧随先前的成果而来。随着你越来越清楚地认识自己心智的本质，每时每刻盘绕着的充满能量的潜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对原型心智的学习，将更清晰地揭示渗透于你经验之中的灵性演化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相互叠加的方式。当你训练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看到这些细节时，它们就无法再被视而不见。这样一来，每时每刻都是修行，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显，生活中的小事件也明显变得更加有意义。因此，心智苏醒了。

然而，仅仅通过研读《Ra 接触》的前 75 场集会，就可以或多或少地获得上述两项学习原型心智的成果。如果你把这本书作为研读 Ra 的补充，那么你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学习原型心智会强化这些成果。我认为，一般情况下，研读 Ra 会导致这些成果的原因，在于在前 75 场集会中，Ra 一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谈论原型心智。如果你继续阅读，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主张将是本书的一个主题。Ra 与通灵小组交流的目的，是分享一个哲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原型心智所表达的哲学体系。Ra 在接触的早期阶段，花时间解释了这个体系的基本要素，但当通灵小组致力于研究原型心智时，Ra 终于能够发掘那些细节。值得注意的是，Ra 只在他们明确谈论原型心智时，才使用“哦，学生”这个称呼的表达。我认为 Ra 对最终进入这一有料的内容感到兴奋。

但有一个好处是除了学习原型心智之外，其他任何途径都无法获得的。以下是对这一好处的一个特别清晰的表述：“我们鼓励入门者学习成为各个原型, 以及最重要的, 在你们的幻象中尽最佳的努力去知晓, 何时采用原型的角色在灵性或形而上方面是有帮助的。” Ra 将“成为原型”或“替自己穿上原型的外衣”的能力描述为学习的最终目的。

原型是强大的工具，但前提是一个人清楚地看到它们，并能可靠地进入该原型的共鸣。使它们成为强大工具的原因，在于它们是利用心智复合体[在一生中提供最大可能服务]的手段。现在，这种说法似乎与右手路径的最高目标相冲突：把自己作为一个乐器奉献给造物者使用。但成为一个乐器，可以换一种说法：一个人处于流动中。想想演奏即兴音乐的体验。如果你曾经做过，那么你就知道，即兴不只是释放有意识的心智去演奏任何恰好流淌出的东西。好的即兴演奏需要一个人训练身体和心智，使之能够平滑地从一个乐句(lick)过渡到另一个乐句。一个人必须学习这些乐句，然后通过进入流动状态，停止思考它们。成为原型遵循类似的模式。原型是灵性复合体手头可供演奏的乐句。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它们，并且能够如此平滑地进出它们，以至于不需要思考。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的心智将被微调，以供灵性用来传导造物者。

因此，原型是行走右手路径或左手路径的强大工具。熟悉原型的共鸣，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某人物角色最被需要、最有帮助的情境中，成为这些角色其中之一的活生生显化。通常，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情境：别人需要的东西我们却不能提供。这是因为我们都有惯用的原型：一些我们熟悉的、表达自身个性的方式，偏离它们会让我们感到不适。这一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男性原则的原型和女性原则的原型这一方面。男性在表达男性原则的原型时往往感到舒适和安全，而女性则在表达女性原则的原型时感到舒适和安全。如果我们要真正为他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服务，那么我们就需要能够成为当下所需要的任何原型。但是，为此，我们必须学习原型。

如何学习？

考虑到 Ra 的话语已经成为许多拒绝传统宗教的灵性寻求者的圣经，Ra 竟如此频繁地认可在传统框架内工作，这可能令人惊讶。Ra 并不是试图（*取代*）[5]我们现有的思想体系：他们试图补充并统一它们。Ra 认为选择并致力于研究原型心智的 22 个原型的三种现有途径之一，是“适当的”。这些选项是：占星术的 10 大行星和 12 星座，生命之树上的 22 条路径，或塔罗牌的 22 张大奥秘牌。

[5] 译注：原文是 Ra is not trying to our existing the systems of thought...缺失 trying to 后面应接的动词，译者推测并补充为“取代”。

人们可能会认为，最好把这三门学科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套对原型心智的全面研究，但 Ra 并不推荐这样做。相反，Ra 说：“去探究各个学科是好的，但不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 而是作为一个寻求试金石的人, 一个希望去感受磁铁吸引力的人。这些研究的其中之一对该寻求者来说将更具吸引力。那么就让这个寻求者在根本上运用三种学科中的一种来探究原型心智。”

我想详细谈谈“作为一个寻求试金石的人”这一短语。总体而言，神秘学文献与研究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领域。很难找到一个坚实可信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又不会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来源相矛盾。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很难知道该相信谁。如果我同时重视来自 Ra 和 Seth 的通灵信息，我将如何自洽他们信息中的差异？我认为，答案是确定一个来源，并将其作为试金石投入其中。对试金石的承诺既不是对教义作出教条式的承诺，也不是谄媚式的个人崇拜。这更像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感到被另一个人深深吸引，并渴望那个人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正确的，因为它在所有最重要的方面都感觉正确。阅读 Seth 对我来说曾一度很有价值，但 Ra 是我的试金石。

试金石在灵性寻求中的好处是什么？我将尝试通过一个类比来回答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你正在读一首由你所爱的朋友写的诗，但他并不以写好诗而闻名。如果你是一个好朋友，你可能会读两遍，注意到那些让你觉得是错误或糟糕选择的地方，但你把这些搁置一旁，以“好但不完美”这样一种感觉，你接受它。毕竟，“好但不完美”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特征。

现在想象一下，你正在阅读一位著名的伟大诗人写的诗，你相信他拥有深刻而微妙的心智，而且你觉得他的技巧比你所能觉察到的更细腻。你对这首诗的阅读方式会有所不同。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首诗上；你不会那么快对它的质量作出判断。你会假定，那些对你来说说不通的东西，或者貌似丑陋或缺乏技巧的东西，只是你还没有理解的东西。现在，完全有可能你朋友的诗也具有同样的深度和微妙之处，但你看不见它，因为你没有在寻找它。

真正的大师是这样一个人：你并不处于一个可以判断其言语和行动的位置，因为你认为自己尚未掌握他所传授的全部内容。我认为，除非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对待某种教导，否则他仍然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探索所有选项，却没有发现隐藏在任何选项之下的珍宝。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比如说恋爱关系。它是四处约会与投入一段长期关系之间

的区别。一个人不需要相信他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只需要相信，如果没有长期的投入，就无法充分欣赏自己的爱人。

那么，试金石的好处，就在于当一个人发现它时，所能获得的理解深度。既然 Ra 是我的试金石，我会假设 Ra 所说的每句话都很重要，每一个细节所传达的，都比我能够理解的更多。这一假设为我提供了持续的能量，让我不断回到 Ra 的话语中去，希望这次能理解得稍微深入一些。

尽管 Ra 将研究原型心智的所有三个传统体系都认可为富有成效的途径，但对于那些像我一样选择 Ra 作为试金石的人来说，这三个体系中只有一个是格外突出的。那就是塔罗牌。我将解释原因。

许多卡巴拉学者曾试图将占星术的星座与行星、塔罗牌的大奥秘牌以及生命之树的路径整合进一个单一体系中。在谷歌图片中搜索“卡巴拉生命之树”，会发现其中一些努力。但 Ra 的建议是只选择这三个传统中的一个，这表明这种整合注定会失败。Ra 不止一次说过，每个研究原型的学生都会从原型中看到不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这项研究必然是个人性的。正如 Ra 所说：“这些[原型]所处的理则是一个自由意志。因此，[原型]可以被视为对每个心智/身体/灵性复合体有独特的面向和关系”。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这段话，但现在，让它提醒读者：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正确的、客观的视角来看待原型心智。它所存在的维度，远多于我们心智所能掌握的维度，所以，我们对原型心智的每一个视角都提供了实相的一个切片，而实相之伟大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正因为如此，所有这三个体系都提供了一个关于原型心智的正确观角，但我们不应该通过试图[在每个体系的原型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来开始我们的研究，因为这种工作只适合精通全部三个体系的大师。在我所有的研究中，我没有发现这样的大师，尽管各种卡巴拉学者都声称自己达到精通的程度。

因为不同体系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可能并不可靠，所以 Ra 对原型的独特系统化可能只适用于塔罗牌。如果我们能用 Ra 的七种分类体系对生命之树的 22 条路径进行分类，我们最终会得到生命之树与塔罗牌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样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单一的综合体系。假设这是有可能的。即使如此，Ra 也没有给我们任何钥匙，来确定生命之树上的哪条路径对应于，比如，身体的蜕变。所以，如果 Ra 是你的试金石，那么使用塔罗牌以外

的任何传统系统，都需要多得多的解释工作。出于这个原因，我已经完全放弃了用生命之树或占星术中的星座和行星来理解原型心智的任何尝试。对于（*建立*）一种能够在这三种体系之间得出正确对应关系的普遍性体系，仍然存在一些希望。我稍后会对此作进一步说明。现在，我只想强调为什么本书只使用塔罗牌。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如果研究原型心智如 Ra 所说，是一种主观努力，那么为什么像这样的书会对你有帮助。但请注意，塔罗牌并不是一组主观的图像：这些符号及其排列在许多传统牌组中都是一致的，甚至包括 Rider Waite-Smith 牌组。当唐或吉姆对牌上的符号提出某种解读时，Ra 会肯定或否定该解读的正确性。换句话说，在塔罗牌的体系中，存在着客观上可通达的真理。在这项研究中，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主观的。根据我的经验，该研究的主观性最突出地体现在：（a）原型的振动感受和（b）原型的生活显化。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理解并向你传达[塔罗牌图像中以及这些图像所代表的原型中]那些能够被客观辨识的特征。我将呈现对 Ra 和对图像的解读，并经常给出我为什么会得出这些解读的论证。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我还加入了我自己对每个原型之性质的判断——根据我自身对它们的体验所形成的判断。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解读 Ra，并希望我的努力能对你学习原型心智有所帮助，前提是 Ra 和塔罗是你的试金石。我希望我已经为你做了很多智识方面的工作，这样你就可以把我的书作为一个跳板，进入更微妙的工作——以直觉连接到这些原型的振动印记。

你可能想知道自己是否准备好进行这项研究。我无法替你回答这个问题。但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可能会有一个担心：你还没有经验过所有这些原型，所以你可能无法在你的体验中全部识别它们。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尝试极化一段时间、并且已经二十多岁的]寻求者而言，所有原型在其体验中都可被找到。我不认为原型——即使是处于灵性周期末尾的原型——是只有最有成就的灵性寻求者才能获得的、难以捉摸的体验。相反，它们是一切灵性寻求据以发生的法则。在 90.15 中，Ra 说：“当一个实体不管是意外或有计划地反映出一个原型, 原型心智便随之共鸣。因此几乎在第三密度经验的一开始, 便有原型的共鸣的随机启动。有纪律地使用这个演化工具则发生在这个过程的远为后期。”有意地尝试学习和使用原型，一般来说，是只有那些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的灵性寻求者才

会持续追求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在生命之流中兜兜转转，偶然遇到原型体验却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过。

那么应该如何学习呢？我将通过概述我自己的学习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选择一副牌。根据 Ra，原始图像位于大金字塔的墙壁上，但显然在现代没有人看到它们。我想它们要么丢失了，要么被埃及政府藏起来了（就像他们古代文化中的许多其他元素一样）。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威的牌组可以使用。L/L Research 通灵小组使用的是 C.C. Zain 设计的光之兄弟会牌组。大多数 Ra 的学生也使用这套牌，但它不是唯一的好选择。Zain 的牌组本身，就是 Saint Germaine 牌组的衍生品。The Rider Waite-Smith 牌组也是一个不错的牌组，但是韦特(Waite)对于改动符号相当不拘一格，因此，如果目的是以 Ra 作为试金石，它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建议你记住这些图像。无论如何，随着时间推移，你最终都会记住它们，但让这些图像始终能够在你的心智中被调取出来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就可以把关于原型的新想法随时与卡片上的符号进行衡量。

记住，卡牌本身并不是原型。塔罗牌是代表原型的图像。它们是象征性的代表，旨在帮助我们在心智中构建概念复合体，从而定位并使用这些原型的振动印记。把塔罗牌看作一本由 Ra 撰写的、关于原型心智的书是恰当的——只不过这本书的内容是以图像而非文字写成的。因此，我建议读者把这些图像本身看作是《Ra 接触》的一部分。

发展一套一致的方法来解读卡牌上的符号，并确保这套解读方法与 Ra 关于它们的说法相一致。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向你提供我自己的解读方法，当然，欢迎你采用。

专门下功夫去理解 Ra 的分类系统。据我所知，在塔罗牌的文献中，没有其他资料来源能[即使接近]阐明这种分类系统。许多塔罗牌的评论家都注意到，这些牌分成七的自然周期，但 Ra 的分类法对这一观点提供了远为深入的洞见。事实上，我对塔罗牌文献的阅读揭示出，当评论家除了图像之外没有其他试金石时，就会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方式来解读它们的含义。如果 Ra 是试金石，那么对图像的正确解读必须通过 Ra 的分类体系（*这一关*）。我还注意到，塔罗牌中对这些图像的传统解读，通常比使用 Ra 体系进行的解读更浅显。关于这些分类，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有更多的论述。

尝试整合著名塔罗牌评论家对这些图像的评论。如果说 Ra 和塔罗牌是我的主要试金石，那么这些文献则是次要的试金石。虽然这些评论家通常专注于把塔罗牌作为一种占卜系统，但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与这些图像打交道，并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与原型之间的直觉联系。他们的评论往往有助于阐明[你在自己的思考中可能忽略的]原型的某些面向。所以，要利用好这一资源。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要花时间尝试进入原型的振动质地。卡牌上的图像是为了向你传递原型的概念粒子内容以及它们的振动。它们是精心构建的工具，旨在使一个人与原型建立联系。图像中物体的排列表明了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图像并不直白地讲述一个故事。正如 Ra 所说，这些图像是为了“萦绕”我们。这种萦绕，是我们通过塔罗牌与原型共鸣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如果你的学习让你沉浸在解读符号中，而对原型的（*振动*）感受毫无感觉，那么你就在学习中忽略了一些东西。

留意你生活中以及更大的文化场景中那些似乎表达了原型品质的时刻。这些角色是人类人格的基本元素。它们无处不在。你生命中每个有意义的时刻都有原型的共鸣。记住，学习的目的，是最终能够自如地成为 22 个原型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当一个角色似乎在你内在或你认识的人身上激活时，观察自己是很重要的。这将帮助你看到，成为一个原型意味着什么以及感受是什么。

经常回到（*空白*）制图板。当我想更好地理解一个原型时，我会回顾 Ra 关于它所说的话；我会问自己某些特定的符号配置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会回想我生命中曾感觉该原型活跃的某个时刻；我会问自己“那么，灵性的催化剂是什么？”而这种回到（*空白*）制图板的结果往往使我得出结论：我以前对这个原型的解读是不正确的。甚至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五年后，我可能已经对书中提供的许多解读改变看法。所以，要做好一次又一次弄错的准备。

开发你自己的牌组。Ra 说，在学习的某个阶段，学生可以“超越于文字之外”。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该课题的本质是一样的：一旦你掌握了你正在学习的传统，你就可以自己的方式修习。如果你有艺术天赋，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绘制一组你自己的图像。我缺乏这项技能。所以我开发自己的牌组的方法是给它们命名。我发现我们所继承的原型名称，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理解所涉及的角色，所以我尝试给它们取一些更适合 21

世纪受众的名称。事实证明，仅仅为它们命名这一行为本身，就改变了我对它们的思考方式。在研究符号和为角色命名之间存在一种反馈效应，因为我选择的名称往往会影响我对符号的解读。我建议，经过几年的学习（5 年大概就够了），每个学生都尝试以自己的风格来开发自己的牌组。

找出你的弱点并努力加强它们。每个人都有偏好的原型。我说的“偏好”不是指你喜欢在电视上看到的某类人物典型形象；我的意思是，你有一些偏好的角色用来进入，并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占据该角色。最常见的是，男人偏好男性原则的原型，女人偏好女性原则的原型。这不是一条铁律，但它很典型，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被按照一套特定的性别规范抚养长大。因此，男人通常会觉得女性原则的原型令其不自在，反之亦然。当你发现这样的弱点时，你的任务就是认真努力地成为那些原型，同时也学会享受成为它们。毕竟，每个角色都喜欢成为它之所是。

有了以上的学习建议，我将通过谈论 Ra 所推荐的学习方案，来结束这一节。Ra 建议以分组的方式学习原型。Ra 认可的基本分组有两个。第一个分组，是把同一分类中的所有原型放在一起研究。Ra 说，这有助于我们发现“心智、身体和灵性之间的基本关系”。我将在专门讨论分类的章节中，尝试带领读者完成这项学习。

第二个分组更具挑战性。在按照各自所属的分类研究过这些原型之后，Ra 建议以配对的方式研究它们：赋能者与母体，催化剂与经验，蜕变与大道，以及形意者与选择。Ra 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配对。但我相信，原因是这些配对代表了我们一生中所遇到的基本原型关系。换句话说，我相信这十二个配对代表了人类之间所有可能的能量交换途径。如前所述，Ra 说，研究原型的目的，就是成为那个[在你所处的任何情境中都能发挥帮助作用的]角色。但如何识别需要哪个角色呢？我想，这些配对告诉了我们。例如，如果有人在与你相处时显化灵性的母体，那么这表明他们正在邀请你成为灵性的赋能者。在各个原型单独论述之后的章节中，我将紧接着尝试带领读者研究原型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分别探讨心智的母体和心智的赋能者的章节之后，紧接着将有一节探讨它们的关系。

5.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结构

周期

二十一个原型被构建成一个由七种分类和三个周期组成的体系，而最后一个原型，即“选择”，将它们统一起来，所以既不属于任何一种分类，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周期。记住，原型心智是一个心智的对象，它描述的是[支配心智、身体和灵性三者之经验本质的]法则。在心智层面上理解原型，并不等同于生活在其所描述的能量中。这三个经验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由七个原型组成的周期，这些原型描述了内建于第三密度中的功课学习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人可以从第三密度毕业，进入下一个经验密度。这个学习功课的过程就是 Ra 通灵小组有时所说的“灵性演化”。因此，存在一个心智周期，一个身体周期和一个灵性周期。

在解读 Ra 的时候，明确划分心智、身体和灵性的界限是很困难的。Ra 对这三个概念讲了很多，甚至给它们下了定义，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对 Ra 来说，我们对身体的控制，我们关于自身的思想以及我们所经历的神秘体验都发生在这三者（分别是身体、心智和灵性）的不同领域中。然而，学院派哲学家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体验（以及一切经验本身）都纳入心智的范畴。尽管心智的一般学术概念似乎与 Ra 的用法不一致，这一点本身就令人困惑，但无论如何，我接下来还是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因此，心理学家认为归于有意识心智或无意识心智的那些经验，实际上横跨了这三个领域：罩纱贯穿于心智、身体和灵性。也许，谈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身体似乎有些荒唐，所以我将避免这种用法。但当我使用这种说法时，希望它能帮助我们记住：（a）原型的整个范围涵盖了我们可以拥有的各种经验，无论是身体的、心智的还是灵性的；（b）“有意识”和“无意识”是指罩纱的两侧：分别是透明的一侧和隐藏的一侧。

在 74.4 中，Ra 说原型心智“包含着所有可能会影响心智或经验的面向”。但他们也清楚地划分了心智、身体和灵性的经验。这让人困惑。一方面，Ra 似乎在说只有心智可以经验。这个观点确实与学术界对心智的标准处理方式相呼应：在学术文献中，“意识”一词被广泛理解为指向“在经验中”这一事件，无论是通过感受、想象、记忆、情感还是思想。一个实体具有意识，意味着存在某种“成为那个实体是什么样的”（*这一经验*）。但是，“存在身

体和灵性的经验”这一观点本身就表明，经验比心智更广泛。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Ra 在 74.4 中说，身体和灵性是由心智经验的。但这也说不通，因为 Ra 在谈到灵性作为穿梭载具时，从未把心智描述为进入这个穿梭载具。相反，在 Ra 的描述中，心智与穿梭载具相邻，实体的经验性觉知可以进入这个穿梭载具。因此，经验似乎比心智更广泛。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在这些术语上纠缠不清。清楚的是，有三个经验领域，合一的、觉知的自我可以进入其中的每一个领域。

考虑到这些困难，我认为列出一些关于心智、身体和灵性的定义会很有帮助。心智是自我的一部分，它拥有信念以及与这些信念相关联的情感。心智构建关于自身经验的故事，其渴望和意图受其[在自身生成的故事中]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所支配。心智看着这个世界，找到意义和有意义。心智的行动和反应，受其内在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对这些思想和情感的依恋（Ra 称这些依恋为“偏向”）之间的关系所支配。由于心智与自身的关系是被遮蔽的，这个周期的特点是一个逐渐认识自身心智中隐藏面向的过程。在右手路径上，心智周期的功课是无条件地爱自己和他人。

另一方面，身体是自我的一部分，作为心智追求意义和有意义行动的载体而存在。正如心智受信念、思想、情感及其依恋之间的关系所支配，身体也受意图、行动、结果以及支配因果关系的法则所支配。我们对身体的体验如同此载体的驾驶员（*之体验*）。因为心智对自身是隐藏的，所以心智内在的分裂和冲突便会在身体中表现出来。心智控制着身体，因此心智的内在冲突通过身体表现为意图、行动和结果上的外在冲突。身体的灵性目的是为心智提供一面镜子，让心智更好地理解自身，从而也更好地理解他人。这个周期的特点是一个逐渐发展觉知和技能的过程，这些觉知与技能使一个人的意图能够成功地显化在物质世界中，而没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右手路径上，身体周期的功课是，以真正为他人服务的方式行动。

灵性是自我的一部分，它将心智与太一无限造物者连接起来。灵性是我们与神性及一切力量之源的个人联系。根据 Ra 的说法，审慎而有意识地取用这种联系，使我们能够施行真正意义上的奇迹。灵性是神性的使者，所以我们对灵性的体验，其特点是有限的自我向无限的整体开放。同样，心智的遮蔽对我们的灵性体验有影响。因为心智对自身是隐藏的，所以灵性的完整性对心智也是隐藏的。如果心智能够完全触及灵性，那么心智也就能够完

全触及其自身，因为我们对灵性之真理的临在，将不可避免地反照到心智上。灵性的目的是为我们提供一条回归太一无限造物者的路径，它的引力将处于分离幻象中的一切吸引回自身。灵性周期的特点是一个逐渐觉醒于造物者的圆满，并学会将造物作为造物者的一种表达来欣赏的过程。在右手路径上，灵性周期的功课是让个人的依恋及欲望脱落，让神圣意志来引导所有的思想和行动。

每个周期内都有相同的基本元素，即同样的七种分类。这意味着灵性演化的过程往往在三个周期中是相互映照的。此外，Ra 告诉我们，这三个周期是嵌套的，就像原初变貌是嵌套的一样。身体周期的机制会被心智周期的要求所覆盖。反过来，心智周期的机制会被灵性周期的要求所覆盖。除了身体演化的基本过程外，身体也是心智认识自身的一种手段。同样，除了心智演化的基本过程外，心智中的事件也构成了觉醒于灵性的机会。

Ra 概述了这三个周期的启蒙顺序。可以预见的是，这个顺序与原型的编号相对应。因此，Ra 说，心智必须在身体之前被启蒙。这是因为除非心智与自身有健康的关系，否则身体无法被恰当地用作[磨练一个人服务他人之能力的]工具。如果没有完成这第一步，身体的演化机制将总是会被心智的覆盖性所压制。首先启蒙身体是不可能的，因为身体会不断地将心智自身的内在冲突反射回心智自身，直到心智被启蒙。一个类似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在心智之前启蒙灵性的尝试。试图在身体之前启蒙灵性尤其危险，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将不会被经验的智慧所调和。这里的危险是，灵性觉醒的显化被不明智地付诸行动时，将会招致可怕的后果。这一建议也与 Ra 关于从下往上开启身体能量中心的建议相一致。心智周期的机制往往开启并平衡较低的四个能量中心，身体周期往往精炼绿色能量中心并开启蓝色（或喉部）能量中心，灵性周期往往开启并精炼靛蓝色（前额）能量中心。

塔罗牌评论家们历来倾向于一种对大奥秘牌的阐释方式，在这种阐释方式中，沿着编了号的原型逐步推进，被视为镜像了寻求者的灵性演化之路。然而，对这些原型逐步推进的通常论述，被视为对一个人生命阶段的线性描述。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思考这些周期。甚至 Ra 所用的“周期”这个名称，也暗示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但是为了描述沿着这些原型的推进过程，我们需要详细地审视这七种分类。

分类

让我们重新回顾实相和幻象的根本本质。四个最基本的法则中的每一个，都贯穿于造物者为自身所构建的全息幻象的所有层面而发挥作用。造物的每一个部分都具有无限的独特性。探索这种无限独特性的自由是自由意志，这种独特性得以存在的可能性是意识，而这种独特性的本质是无限变成有限。我们的个体意识，即我们与自身的主体/客体关系，是第一变貌在我们内在的反映或重述。因为一的法则要求一切幻象都建立在合一的基础上，所以原型心智的结构中植入了众多合一的特征。这些合一的特征重复了原初变貌的结构。

正如第一变貌将主体与客体分开，原型心智的第一个分化(division)也将主体角色与客体角色分开。统合的原型，“选择”（通常被称为“愚者”），在传统上一直被表现为与所有其他的原型互动的主体或见证者。我认为塔罗传统的这一面向正确地反映了这个原型的本质。这一原型所反映的，是作为势能的智能无限，以及作为[在智能能量中展开的动态戏剧的]见证者的智能无限——这场戏剧允许见证者知晓其自身。因为智能无限本身并不经历分离的幻象，而只是见证它的展开；所以选择——它反映了我们内在的（*存在之*）本质这个根本面向——必须是一个单一的角色。此外，愚者通常被认为是大奥秘牌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型，这反映了智能无限作为一切创造的开端与终点的地位。那么，在原型心智中的第一个分化，是在选择与 21 个[属于这些周期和分类的]原型之间的分化。因为选择代表主观自我，其他原型代表客观自我。也就是说，这些（*21 个原型*）是当我们把自己当作观察对象、而不仅仅是观察的主体来观察自己时，我们在自身内在发现的角色。

我已经讨论过原型心智的第二个分化，即三个[由七个客体原型组成的]周期。原型心智的第三个分化是七种分类。让我们考量母体和赋能者分类。记住，实相的根本本质的一部分，是智能能量趋向并找到焦点的现象。母体和赋能者在我们内在反映了这种根本现象。因为客观自我也是太一无限造物者，所以它[也同样]能够变得有意识。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幻象之内（而不仅仅是超越它）的意识被称为理则。一旦理则涌现，它就能增强围绕着它的智能能量的经验连续体。赋能者分类代表了我们内在的子子理则：幻象之内的自我，被赋予了造物者的意识和全能。子子理则，如我所说，是造物者那个独特部分的心智和手，而这个独特部分是每个个体的终极实相。另一方面，母体分类是围绕着这个子子理则的经验连

续体。正如见证者（选择原型）观察客观现实的戏剧，赋能者是相对于母体而言的主体：经验连续体中的改变是赋能者选择并观察的自我经验。

现在，我将尝试以一种有望使这些分类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描述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

一个理则是一个创造性意识的中心或点。它通过增强围绕着它的智能能量来创造，这智能能量就是它的经验连续体。理则和经验连续体之间关系的最简单例子，是你和你的想象之间的关系。你拥有创造性的权力来决定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想象中。不过，这个例子特别有趣地方的在于，理则，也就是进行想象的你，是你内在一切思想的储存库。而你称之为“你的想象”的经验连续体，是觉知之现起[6]，它只存在于当下此刻。通过想象和记忆，你把[想象时流经你的觉知的]所有心智与情感的内容串联起来。因此，就心智而言，理则是心智和情感内容的储存库，而经验连续体是觉知点，它在储存库的内容中浸泡和滑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想象尽管是由我们明确选择的，但却会如此令人惊讶：很多内容都是隐藏的，而为什么某些事情会出现在心智中、其他事情却不会，其原因是神秘的。

经验连续体与理则不能离开彼此而存在，因为在连续体内创造是理则的本性，而既被经验又受到理则的增强则是连续体的本性。此外，由于一的法则——它吸引一切回归合一——这两者渴望以这种方式连接。经验连续体，或曰母体，想要被理则所经验和增强。理则，或曰赋能者，想要经验并改变母体。

那么，母体是一个容器，它承接由赋能者所选择的改变。因为这个容器也是智能的，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要求改变。因此，自由意志有两个面向：被经验者的自由意志和经验者的自由意志。这一点在想象的例子中得到反映：你的觉知点（也就是想象中的景象展开的舞台）可以自由地专注于某一种特定的想象，从而通过选择在想象之储存库中要考察的内容，来表达其自由意志。同样地，图像的来源（也就是理则，或赋能者，这正是你认为的“你”）对于它要在你当下觉知的舞台上提供什么以被看见，也拥有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在想象之令人惊讶的性质上是显而易见的，你作为你所看到的图像之来源，是隐藏而神秘的；所以当它在我们当下的想象性觉知的舞台上被见证时，它的偏好以及对表达方式的选择，理应令人感到惊讶。觉知点（你的想象之舞台）可以自由地探索图像储存库（你）所提供

[6] 译注：locus，原意是位置、所在之处。

的东西，正如你的图像储存库（你）可以自由地向觉知点（你的想象之舞台）揭示任何它认为适合展示的东西。

母体和赋能者所拥有的自由之本质，并不是能够选择改弦更张的能力。它们只能成为它们所是，所以它们只能做它们实际上所做的事。它们的自由意志的本质，是一个无限自我的独特表达。这就是你[因自身不同于宇宙中的任何其他存在而]拥有的那种自由：你有自己的视角，而你拥有这种视角本身就是自由，因为从你那里产生的一切都来自于这一独特的视角。

当母体趋向赋能者，以在自身内在发生一个改变时，赋能者作出这样一个改变的选择，便在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反应，即催化剂原型，催化剂将赋能者的选择以一种编码的方式暴露给母体，这种编码方式使得信息可以沿着右手或左手的路径被解读。我将催化剂视为赋能者和母体之间的一个转动齿轮，从赋能者中涌现的内容被输入其中。同样地，母体也有一个装置，即经验原型，它解码信息并将解码后的信息记录到母体中。我将经验原型视为母体和催化剂之间的第二个转动齿轮。经验接收来自催化剂的信息，将其转换为可记录在母体中的形式，然后母体接收到这一改变。

在 92.34 中，Ra 说，“每个已被母体趋向的赋能被母体所记录，但由形意者经验。形意者对这个被赋能的活动之经验当然要仰赖其催化剂与经验之过程的敏锐度。”Ra 在第 80.15 中还说，“行家，不管是正面或负面，拥有相同的母体。赋能者也是相同的。”这告诉我们，在道德极性这一维度上，催化剂与经验的性质不是固定的、是可以发生变化的，但母体和赋能者则不是。这两段引文对我解读 Ra 的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对这些原型的单独论述中清晰可见，但在这里，我会进一步阐述这个基本思想。

催化剂和经验的存在，使得赋能者和母体之间有可能存在一层罩纱。催化剂的编码机制和经验的解码机制位于一条极性的轴线上。在（*这条轴线的*）两个极端，催化剂和经验机制是完全对立的。[7] 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无数种变化形式。换句话说，赋能者所做的改变可以被编码到催化剂中，其方式可能是偏好一条路径而非另一条，或者是偏好混合两条路

[7] 译注：这里的原文：At the two extreme ends, the Catalyst and Experience mechanisms are radically opposed to one another. 从字面上看，译文没错，但是这句话令人困惑。译者推测其意为：在这条轴线的两个极端，催化剂和经验机制都表达出完全对立的极性。在此予以标注，未作修改。

径的方法。同样，经验可以解码催化剂，其方式可能是偏好一条路径，或者是混合两条路径。这种可变性是关键，因为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搅浑了母体和赋能者之间的沟通，特别是在道德维度上。赋能者向母体真实而明白地揭示了它的选择，但信息中的道德属性，则是一个解读的问题。

这整个由经验与[赋能者所做的改变由此穿过并被记录在母体中的]罩纱媒介构成的系统，就是形意者。这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的自我。我们是理则（复数），通过一层需要编码与解码的罩纱，在我们的经验连续体中作出改变。因为母体和赋能者之间的中介机制（催化剂和经验）可以具有可变的道德极性，所以形意者也可以具有可变的道德极性。但形意者不能改变自身。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极化程度只取决于其催化剂与经验的过程。确实如此。但是还存在一种机制，可以把一个人的催化剂和经验过程转换到更极化的版本（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为道德上的升级版本）。这被称为蜕变。蜕变正是一个形意者之外的进一步机制，它可以移除当前存在于形意者中的催化剂和经验机制，并把它们替换成一套新的、道德上更纯粹的催化剂和经验机制。这使得形意者通过改变其自身性质，逐渐改善其道德极性。

蜕变揭示了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由意志，即能够选择改弦更张的能力。因为蜕变是在形意者（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自己）之外，所以它不能被形意者激活或选择。这意味着，成为不同于我们当前所是的某种存在，不是靠我们自己就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自由意志是将我们独特的自我如其所是地表达出来，那么选择改弦更张的能力，就只是成为一个[不同于我们当前所是的]独特自我的能力。我们所是的这个独特自我，不可能成为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以，必须有独特自我之外的某种东西来引起那个改变。蜕变机制本身并不引起改变；它只是改变借以发生的手段。引起改变的是主观自我，那个能够从我们当前所是中采取一种抽离视角的自我。渴望成为不同于我们当前所是的某种存在的可能性，恰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视角上的那种距离——如果我们想要拥有[选择我们将成为何种存在的]能力的话。这就是那个观察并认同于客观自我的主观自我。它是那个进入故事，以改变这个故事中的各个元素的观察者。这就是选择原型。选择原型是那个有能力启动蜕变的存在。注意，Ra 说“在遮蔽或分离两个原型的过程中, 其中就隐含了选择的概念。”（79.31）

选择是进行见证的主体，赋能者是创造性潜能的来源，而母体则是创造展开于其上的舞台。各自都拥有自由意志。只有赋能者和母体可以作为同一实体的两个独特面向而呈现自身。因为这两种自由意志的模式以相同的方式存在，所以它们处于冲突中：母体和赋能者总是处于罩纱彼此相对的两侧。然而，选择是一种不与母体和赋能者竞争的自由意志形式。选择不能决定以任何方式独特地呈现自身，除非是为了引起蜕变。母体和赋能者是多样而微妙的，有很多细微之处有待发现。相比之下，选择是一个单调的人格；它本身没有特色，而是通过在不同的特色中作出选择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它不创造；它只选择创造将如何进行。《选择你自己的冒险》(Choose Your Own Adventure[8])一书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身份表达形式，尽管有些幼稚。

最后，大道原型是在形意者和蜕变之外的。它是一个人可以沿其转化的轴，是一个人选择转化时所朝向的方向。这个背景为选择原型所做的选择提供了目的性。

我把三个周期中的每一个都细分为两组，我称之为小周期和大周期。小周期由该周期的前四个原型组成，大周期由该周期的最后三个原型加上选择组成。这种进一步细分有很多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小周期代表形意者的内部运动，而其余的原型代表其范围在形意者或更高层面上的原型运动。第二个理由是，小周期的原型是具有性别效价的（也就是说，它们鲜明地属于男性原则或女性原则），而大周期的原型则不是（它们要么是性别属性中立的，要么是性别属性平衡的）。第三个理由是，小周期的原型涉及自由意志的原始概念（独一无二的表达），而大周期的原型则涉及自由意志的新概念（在两个道德极性之间的选择）。第四个理由是，Ra 在 89.26 中暗示了这种划分，他们说“对原型 22 号的…适当理解，非常有助于锐化关于心智、身体与灵性之形意者的基本观点, 并进一步使心智、身体与灵性复合体之蜕变与大道成为更鲜明的浮雕。”而最后一个理由是，根据我的理解，小周期的原型代表了在我们[对发生事件的看法]进行自我反思之前的道德经验；而大周期的原型代表了我们在提出“我们是否要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这一问题之后的道德经验。换句话说，区别在于大周期为我们的经验引入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处于迄今为止发生的经验

[8] 译注：原文是 Choose You Own Adventure，应该是拼写错误，译者作了修改。

之外。选择原型，作为一个观察主体，占据着观众的位置，观察故事如是展开。但大周期的机制允许观众进入故事并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大周期打破了第四面墙。

小周期

母体和赋能者渴望彼此互动。Ra 说，母体趋向赋能者，正如智能能量趋向理则。而赋能者“通过自由意志”，回应这一趋向，在母体之内启动了新奇实验。所以（在心智复合体中）母体邀请赋能者，赋能者回应这一邀请。

矩阵与赋能者之间这种关系中所植入的自由意志，与罩纱（基督徒称之为“堕落”的现象）之前人类可用的自由意志是相同类型。这个概念需要作一些解释。根据 Ra 的说法，我们宇宙的太一起初思维并没有明确地包含善与恶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潜能隐含在太一起初思维中，但尚未被发现。也就是说，“太一理则”并没有计划右手路径与左手路径之间的戏剧，而是对此感到惊奇。这种对立之所以尚未被想象，是因为在我们宇宙的早期，第三密度的生命并没有经历过自己对自己的隐藏。他们的心智可以直接而即时地接触到他们之前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之前的转世以及之前从一次转世到下一次转世的过渡。幻象的法则对他们来说是已知的。但是，Ra 说，这给第三密度的经验造成了一个问题：其中的实体没有进步的渴望；他们沉浸在享受如是体验之中，而不去追求那种[能够使自己进入下一密度的]自律。换句话说，这个经验连续体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产生的[造物者打算去体验的]多样性非常少。一个独具创意的理则为这个问题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幻象中构建机制，将心智的赋能者向心智的母体隐藏起来。这种遮蔽使经验连续体与子子理之间的接触变得困难得多。但事实证明，进行这种接触所固有的困难，也在这些受到遮蔽的实体内在产生了足够的渴望，去发展出毕业所需的自律。

罩纱也开启了选择左手路径而不是右手路径的可能性。在罩纱之前，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另一条回归造物者的路径至少是可能的，因为一的法则被所有人知晓为实相的根本本质。但罩纱向我们隐藏了根本实相的本质，使我们无法看到自己与他人本质上是合一的。突然间，分离的幻象显得非常真实，而将自我凌驾于他人之上，似乎是一条获得新奇经验的可行路径。Ra 把在右手路径和左手路径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称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在

罩纱之前，第三密度的生命拥有自由意志，但不是[能够在两条道德路径之间作出选择这一]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

现在我将回到关于赋能者之自由意志的论点。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因为赋能者不是自我中[在道德极性之间作出选择的]那个部分。母体和赋能者代表自我中尚未受到极性选择影响的那个部分。母体是自我的一部分，想要获得经验，而赋能者是自我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一切经验的潜能，并对某一道德路径没有任何特定偏向。无论我们演化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始终成立。因此，赋能者代表了自我那无限独特性之深度，它对自己是什么别无选择。我们无法自由地成为自己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赋能者的自由意志只是成为它之所是的自由。它不做任何选择；它只按自己的渴望、以其唯一可能的方式行动。

一旦母体被赋能，在经验连续体中就会出现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向自我提供了信息，如果自我是自律的，就可以运用这些信息。记住，罩纱导致演化变得困难。经验连续体中的一个简单变化，本身并不能产生毕业所必需的自律。母体对赋能者的反应，就是 Ra 所说的催化剂。催化剂是[将自身呈现给我们的]经验连续体之内发生的改变。任何给定周期中赋能者与母体之间的接触，都会激发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改变，但这些变化中对我们来说显而易见的面向，是供我们演化的催化剂。我们如何回应这个催化剂，将决定我们前进的努力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

正如我们的理则在我们的幻象中内置了给予我们演化机会的催化剂机制，它也同样在我们的幻象中内置了处理那种催化剂的机制——通过自律，这些机制使我们能够建设性地利用催化剂所呈现的机会。Ra 称这些机制为经验原型。当我们成功地运用经验原型的机制时，一个改变就被记录在母体中。现在母体已经改变了，它对被赋能的渴望也改变了，体验的可能性也随之改变。随着功课被学到，通过自由意志，赋能者可以进行一个新的新奇实验。于是，这个周期又重新开始了。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前四种分类。母体是那些趋向并渴望新奇经验的角色，但缺乏产生这种新奇性的资源。赋能者是那些拥有新奇经验资源的角色，并且在被邀请时，会采取行动改变母体之经验连续体。赋能者的行动在其母体中产生了一个反应。这个反应产生了新的现象性经验，这些经验为母体提供一个在其配置中发生长期改变的机会。催化剂角色就是这

些新的现象性经验。经验角色与催化剂角色一起工作，以整合和处理它们提供的新经验。如果整合成功，那么这个周期的完成就会引起母体的改变。随着功课被学到，已经改变了的母体现在判断出新奇经验的前沿与之前不同，并以某种新的方式趋向经验的新奇性。

我把体现前四种分类特征的这一周期性过程视为"小周期"。相反，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三种分类（加上选择）是我所认为的“大周期”。我之所以选择这些名称，是因为小周期需要多次迭代，才能让一个实体准备好按照大周期的方式进行改变。我称之为小周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在这个周期中活跃的那种自由意志仍然是罩纱之前的那种自由意志。即使催化剂和经验原型表达了道德的二元性（也就是说，它们有善的和恶的版本，不像母体和赋能者），这些道德二元性的表达，仍然只是一个[无法成为自身之外其他任何东西的]自我的表达。“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只有在[允许我们成为不同于当前自己的存在之]过程中才对我们开放，这个过程 Ra 称之为“蜕变”。但蜕变是大周期的标志性特征。

大周期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由于一的法则的缘故，原型心智中有许多统合的原型。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统合原型是选择。下一组统合的原型是形意者分类。Ra 告诉我们，形意者描述的正是心智复合体、身体复合体或灵性复合体的本质本身。这些原型是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实体之三个基本部分中的]每一个的角色。此外，一个周期中的前四种分类代表了形意者内在的运行部件或器官。形意者显示了这四个部分之间的整体关系，因此对该周期中的前四个原型给出了某种总结。

Ra 说，形意者标识了我们在前世（复数）获得的所有偏向的储存库。形意者将心智、身体或灵性复合体，（*分别*）作为一个统合整体进行了表达，所以该复合体的演化运作将以其自身的偏向为特征。母体对某些类型的新奇性具有偏向性的渴望；赋能者对当下适当的功课是什么具有偏向；催化剂倾向于以某种具有偏向性的方式，将自身呈现于你的觉知之中；经验对应该如何处理催化剂具有偏向（但请记住，一如既往，你并不拥有一个母体、一个赋能者等等；原型列出了[9]构建生命经验的法则——所以你拥有的是自我的一部分，

[9] 译注：原文为 law out，疑为 lay out，故译为列出。

它受母体原型、赋能者原型等等所支配）。所有这些偏向汇聚在一起，形成该复合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特运作。

根据 Ra，“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一个独具创意的理则[把心智的形意者想象成复合体]的尝试，这导致灵性和身体的形意者也随之成为复合体。这种形意者的复合化本身就是罩纱：将形意者的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隐藏起来。因此，形意者分类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即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并因此必然“被赋予造物者的自由意志”。那么，在两条道德路径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就属于形意者。

但这种选择是如何发生的呢？形意者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的能力，并没有随着该分类的原初复合化而结束。形意者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这就是转化的含义：形意者停止成为当前所是，并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我认为，选择原型是作为形意者转化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我认为，Ra 将这个原型称为选择，指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来自[形意者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并建议我们以配对关系来考量选择与形意者这两个原型，这并非偶然。我认为形意者和选择之间的关系，代表了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某种存在，而这种存在，是我们要么想要成为、要么想要不成为的。除非我们有能力进入一个见证者的角色——这个见证者不同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心智复合体、身体复合体或灵性复合体——否则我们无法批评性地审视这些复合体，也无法问自己：我们是否想要成为当前所是。选择，或愚者，是一个旅者，他的家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另一方面，形意者则是愚者居住的家园。如果愚者不想留下，他就会收拾行装，去往别处：愚者决定去哪里，哪里就会成为新的形意者。我认为，这种关系是理解转化机制的关键。

“但是，”你可能会说，“已经有一个蜕变分类了！”是的，下一个分类是蜕变原型。然而，这个分类并不能解释选择是如何发生的。蜕变原型在本质上以及根本上都是过渡性角色。它们是围绕着一个事件的心智状态，这意味着每个蜕变角色都有一个前状态和一个后状态。这些原型的渴望和能力，全都成功地指向同一个目标：完成从一个形意者到下一个形意者的转化，但这些原型都没有解释这种转化最初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很简单：转化发生，是因为选择原型厌倦了形意者的现状，希望有所改变。这种新的觉知，或者说自我反思的时刻，激活了我们内在的蜕变原型，将我们送入蜕变的前状态。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否成功

转化取决于两点：（1）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抗拒，这种抗拒源于对[进入后状态时]将失去什么的恐惧；（2）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纯粹地认同于相关的大道原型。

由于蜕变原型从根本上来说是过渡性角色，大道原型则恰恰相反。这些原型描述的是普遍性的角色。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大道是灵性演化的总体路径；它铺设了形意者在其内进行转化的环境。大道原型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为蜕变原型提供了方向。形意者不会以一种无根基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转化。诚然，当一个人处于蜕变原型的前状态时，无法想象蜕变原型的后状态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整个过程仍然是由大道引导的。因此，大道原型描述的是自我的那一部分：它不会随着一次次转化而改变。这些原型描述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那种深层的、持久的、恒常的渴望，即按照一种特定的品质、以一小套不变的价值观，行走一条生命之路。因此，大道原型是最后一组统合的原型。正如形意者统合了心智、身体或灵性复合体的器官，大道则统合了心智、身体或灵性复合体的整个演化路径。由于选择原型的参与在转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大道原型描述了客观自我与主观自我的合一——考虑到它们描述的是回归造物者的路径，这一点尤其贴切。

分类汇总表

母体是不完美的自我。它是纯粹的、新生的、未演化的。它是[戏剧的序列在其中展开的]经验连续体。母体的特点是缺乏经验并渴望经验。它既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它可能成为什么。母体代表了与太一造物者分离的最外层阶段。

赋能者是完美的自我。它是[选择如何以及何时改变经验连续体的]子子理则。赋能者的特点是其内在包含所有可用的信息：它是全知、全智、全能的自我，其生成性的临在是一切潜能的来源，自我可以向这些潜能演化。赋能者代表了自我最终与太一造物者的终极合一。

催化剂是现象性的自我。它是情感性的自我，宣告着生命中发生的所有触动人心且有意义的事件，无论这些事件发生于内在还是外在。催化剂的特点是，作为经验连续体中具有意义的面向，它是可见的或明显的。催化剂代表了使不完美的自我更接近与太一造物者合一的机会。

经验是整合性的自我。它是将[生命中发生的所有触动人心且有意义的]事件进行仔细处理并归位的自我。经验的特点是具有纪律性，并深度参与到经验连续体中。经验代表了利用机会[使不完美的自我更接近与太一造物者合一]的能力。

形意者是客观自我。它是我们审视自己时看到的整体自我。它的特点，是一个由[我们谈论自己时通常所指的]各个运行部件构成的有机整体。形意者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实体，努力与太一造物者重归合一的自我。

选择是主观自我。它是观察整个戏剧序列，并认同于客观自我的见证者。通常来说，当我们指称自己时，真正开口说话的就是这个自我。它的作用是选择客观自我将成为什么样的存在。选择是统合自我的角色，因此也是人格的角色——在这里，我把人格理解为一个人可以平滑地从一个角色转移到另一个角色的视角。

蜕变是过渡性的自我。它是那个聚集、清除，并从一种客观自我过渡到另一种客观自我的自我。它的特点是具有一个前状态和一个后状态，两者由一个难以跨越的阈限分隔。何以蜕变：必须释放一组[不再属于阈限另一侧的]实质性事物与执着。使得蜕变如此困难的，是一个人为了完成蜕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经常回避蜕变，好让我们能够继续抓住那些在我们跨越（*阈限*）时必须放弃的东西。蜕变代表了[以跨越而非小步走]接近太一造物者的能力。

大道是持久的自我。它是具有适应性的自我，始终以一条[走向成熟的]道路为导向。它是一种[全然渗入生活中的]生活方式。大道的特点是持久。它通过始终不失去对最重要之事的关注，从容地应对意外。大道代表着我们清楚理解[更接近太一造物主意味着什么]的能力。

扭曲与全息

我们第三密度幻象的原型心智，描述了这个密度中所有可能的能量花费之本质。在我们的地球生活经验中，对我们具有意义的一切都遵循着原型心智回路上的路径。支配我们幻象的结构性法则无法被打破，但它们确实为无限多样的体验留下了空间。它们是我们无法超越的边界，但我们可以在边界内自由探索。例如，灵性的母体只能以一种方式被赋能：新的觉知突然闪现。但是，赋能的过程可以不同的效率发生，于是，对理则高效（且“优雅”）

获取经验的计划造成不同程度的扭曲。例如，如果一个人拒绝承认那觉知的突然闪现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真理，那么赋能过程就会产生[将这种基本混淆编码其中的]催化剂。

原型能够以或多或少扭曲的方式显化（或被表达，或“成为”等）的原因是：它们所描述的角色在幻象中具有功能性作用。每个角色都服务于一个目的。但是任何服务于一个目的的东西，都可以（并且确实会）被拿来与[该目的被服务得如何的]标准进行比较。例如，一把刀服务于切割的目的。但这意味着存在着好刀与坏刀之分。一把好刀能很好地服务于这个目的，而一把坏刀则不能。我们衡量刀具质量的一些标准，是耐用性、锋利度和形状。一把坏刀可能是很快就劣化的刀；也可能只是一把不锋利的刀；或者可能是一把其形状并不适合切割的刀。由于这 22 个原型角色各自执行一种功能，它们也各自描述了良好执行该功能会是什么样子。换句话说，这些原型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有德的角色。此外，对于那些具有双重道德表达的原型，以有德的方式显化该原型有两种途径：我将它们称为“有德之善”和“有德之恶”。而在这两种有德的显化形式之间，存在着无数种扭曲或逊于有德的方式，来显化该原型。

除了原型的有德表达和扭曲表达之外，还存在原型的不同全息层级。一的法则要求宇宙是全息的，这意味着造物中较小的部分本身就是整体的反映。这就是为什么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一个具有经验连续体的理则。无论造物的层级变得多么小，整体结构仍然在这些较小的层级上重复。同样，当较小层级的实体形成一个较大的集体层级时，相同的模式会在那个较大的集体层级上重复。因此，存在着微观和宏观层级，原型可以在这些层级上显化。

原型在微观显化中的最小层级是个人。每个人内在都具有全部 22 个角色。这 22 个角色居住在一个共同体中，它们在其中彼此互动。一个人的心智既是单数的，又是复数的（这重申了第一变貌：一即是多）。在这个显化层级上，原型是心理运作的内部机制，也是自我不同面向所构成的内在互动共同体。这个个人层级是唐和 Ra 之间的对话主要停留的层级。他们几乎完全把原型作为个人心理的元素来讨论。

但因为原型是人物角色，我们应该预期它们也会在人际关系层级上显化出来。原型心智中包含的所有相同的个体功能和关系，也体现于人际互动中。在我们有意义的人际互动中，我们通常会[以某种程度的扭曲]显化（或实例化，或成为）某一组原型，并且，如果不出意外，我们与某个[以某种程度的扭曲显化出互补原型的]他人处于对应关系中。通过这些

互动，我们为彼此扮演角色来互相服务，而这些角色对于某个人来说，在个体层级上可能并不容易显化。我可能需要我的伴侣为我扮演心智的催化剂，这样我就能利用我们的互动，成为心智的经验。以这种方式使用我们的关系，我更有可能通过催化剂在我们人际关系中的外在显化，成功发现催化剂的细节，而如果只使用我自己的个人资源，这种成功发现的可能性将较低。我们每天都在参与这些原型的人际互动，甚至不会去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

原型也可以在社会层级上显化出来。那些在集体心智中变得突出的个人和团体，通常会在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扮演某个原型或某一组原型，而社会其他部分则会承担起互补的原型。在社会层级上，正如在个人和人际层级上一样，任何具有意义、并且感觉上有意义的东西，都以某种方式显化出一个原型，尽管这种显化可能是非常扭曲的。

性别与性别属性

在我们逐一审视这些原型之前，原型心智的结构还有最后一个特征需要注意：性别属性。这些原型中有许多是具有性别属性的，这意味着它们代表了男性原则的角色或女性原则的角色。Ra 对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的区分，植根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对立。对 Ra 来说，使一个原型成为女性原则的，是它在一段与另一个[表达主动或男性原则面向的]原型的关系中，表达被动的一面。

这种区分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被冒犯。毕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被描述为[将女人视为被动的客体、将男人视为主动的主体之]思想观念问题。然而，Ra 指出，每个人同时具有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无论其生理性别如何。这些原型中的每一个都存在于我们内在，从它们[深藏于我们无意识心智中]的位置影响着我们。Ra 也不赞成“男人应该是男性原则的，女人应该是女性原则的”这种有害假设。根据 Ra 的说法，我们应该只做我们自己。但 Ra 确实表明，男人倾向于男性气质，女人倾向于女性气质。我还会进一步谈论这个观点，但我认为不应该以一种具有争议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一主张。Ra 指出这种倾向的来源与生理身体的性质相关，关于这一点，我同样认为不具有争议性。

我们世界的性别歧视建构，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人是男性原则的，要求女人是女性原则的。它还体现在这样的判断中：即男性气质在本质上比女性气质更好、更有价值或更可敬。或者，用 Ra 的区分来说，这种性别歧视在于这样的判断：从根本上说，承担主动角色比承

担被动角色更好。考虑到在每一种具有性别属性的关系中，双方都需要彼此，这种价值判断是荒谬的。然而，我认为这种性别歧视的判断是左手路径的特征。而且我认为，当我们更详细地审视这些原型时，这一点将变得明显。

究竟哪些原型是男性原则的，哪些原型是女性原则的，并不总是很清楚。然而，对于大多数原型，我们还是可以得出相当明确的结论。Ra 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心智的母体是男性原则的，而赋能者是女性原则的。Ra 还告诉我们，身体（*周期*）中的情况正好相反。此外，灵性的母体的特点是被动的，而灵性的赋能者的特点是主动的，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判断。在关于催化剂的一次随口评论中，Ra 表示身体的催化剂比心智或灵性的催化剂更主动，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身体的催化剂是男性原则的，其他两个是女性原则的。因为这些原型与经验原型进入关系，所以经验原型的性别属性将与催化剂相反。然而，形意者代表了一个同时包含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的整体，而选择是一个统合的原型。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原型看作同时具有两种性别属性，或者完全不具有性别属性。

这就剩下蜕变和大道了。有些塔罗牌强烈暗示了某种性别属性（如心智的大道或灵性的大道），但另一些则没有这种暗示（如心智的蜕变和灵性的蜕变）。此外，由于大道是统合的原型，它们似乎和形意者一样，不应该只代表一种性别属性。尽管我努力按照性别属性对这六个原型进行分类，但我发现，无法以一种简单的方法将蜕变或大道原型理解为具有性别效价的。因为这些原型代表了从形意者到形意者的动态变化，它们应该同时包含一个男性原则面向和一个女性原则面向，所以这是恰当的。由此，我得出结论，只有前四个分类具有性别效价，而其他分类要么是性别属性中立的（不包含任何一种），要么是性别属性平衡的（同时包含两种）。

在继续之前，我想更详细地考量性别、性别属性以及原型层面上的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在 87.27 中，唐问 Ra，为什么一个拥有男性身体的人和一个拥有女性身体的人，在性接触中交换的能量不同。Ra 的回答是，心智的母体和身体的赋能者被男性吸引，而心智的赋能者和身体的母体被女性吸引。这里值得注意的原因有二。首先，这里的“吸引”是原型层面被生理层面吸引。我将其理解为：拥有男性或女性的生理结构，使其本质上更容易表达男性原则或女性原则的原型。接受荷尔蒙替代疗法的跨性别者的经验，印证

了这一点。科学实验并不支持这样一种主张：染色体分配或荷尔蒙化学完全、彻底地决定了生理性别。然而，我们对人体诸多连锁功能的理解表明，拥有 XX 染色体在功能上是为了产生女性荷尔蒙，而女性荷尔蒙在功能上是为了产生女性原则的生理和女性原则的心理。由于染色体影响荷尔蒙，而荷尔蒙转而直接作用于产生男性原则或女性原则的生理和心理，因此，单纯直接影响荷尔蒙应该有同样的效果。而事实上，一般来说确实如此。虽然每条规则都有例外，但那些接受荷尔蒙替代疗法的人所报告的一般性情况是值得注意的：身体和心智会整体性地倾向于从一种性别对齐转换到另一种。增加女性荷尔蒙并抑制男性荷尔蒙，不仅使身体女性化，还提高了对情感的敏感度，改变了性欲的体验性质，并产生了一种更多合作和更少竞争的心态。男性化的荷尔蒙替代疗法则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但男性身体、男性性别认同和男性气质本身之间是有区别的，就像女性身体、女性性别认同和女性气质本身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因为 Ra 始终将女性原则与黑暗联系在一起，将男性原则与光明联系在一起，我认为罩纱的两侧涵盖了女性气质本身和男性气质本身的特征。Ra 还将女性原则的特征描述为被动的，将男性原则的特征描述为主动的。那么，这两个概念上的区分将是我组织[对男性原则能量和女性原则能量之]思考的主要试金石。

那么，这将生理性别和性别认同置于何处？生理性别是一组模糊的生理特征，这些特征与更重要的生殖这一科学现象相关，但并不完全吻合。在人类中，生理性别的意义在于，它标识出通常可以受孕的身体类型，相对于通常可以使他人受孕的身体类型。显然，存在一些复杂情况，因为有些人的身体两者都不能做。但就原型而言，这种区分并不重要。更重要的生理区分，是那些倾向于男性原则体验的身体类型，与那些倾向于女性原则体验的身体类型之间的区分。通常，跨性别者在开始体验到[与荷尔蒙替代疗法相关的]心理变化之前，会感到迷失和不适。这表明，他们身上有一部分感到，需要从内部拥有一种不同性别属性的体验。这表明，性别属性并不是自我最深层的核心（这一事实由性别属性中立的选择原型和性别属性平衡的形意者原型所表明）。这还表明，性别认同并不直接与具有性别属性的生理结构或具有性别属性的心理状态相绑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谜，但这不是我想提出的核心观点。这里的关键是，有些身体更容易产生男性原则原型的体验，有些身体则更容易产生女性原则原型的体验，这种差异与荷尔蒙化学密切相关。

总结一下，没有理由认为一些身体就应该表达女性原则的原型，而另一些身体就应该表达男性原则的原型。我们是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我们可以为自己决定要如何表达自己。虽然某些身体确实更容易表达一组原型而非另一组（这表明很难以同等的熟练程度表达所有原型），但一个认真研究原型的学生的目标，应该是发展出相对自如地表达全部原型的能力。那么，性别生理不过是一组原型[相对于另一组原型而言]的天赋而已。

略论右手路径表现出来的女性主义

在 85.19 中，Ra 说“主要的罩纱过程具有这样的意义: 它可以被类比为地幔将所有地壳内的珠宝都覆盖了起来……罩纱之后，几乎没有一个造物者的面向是心智所知晓的。几乎全部都被埋藏在罩纱之下。”依我的理解，罩纱向男性原则隐藏了女性原则：[作为原初的他者之]女性原则对[作为原初的自我之]男性原则而言，是被隐藏的。那么，这段引文告诉我们，所有珠宝似乎都埋藏在女性原则的神秘之中——也就是不为自我所知晓的他者的神秘。左手路径是右手路径的反转，所以，右手路径的所有真理，在左手路径所代表的有意幻象或对虚假的追求中，都呈现出相反的面貌。然而，Ra 在 85.19 中的话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右手路径时，我们会亲身发现，造物者的美丽和荣耀就安然藏于女性原则之中。我自己对原型内容的探索，强化了这一观点，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那样。就我目前所能判断的而言，右手路径似乎是一个彻底的女性主义视角。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在贬低男性原则，不如说是在颂扬女性原则。当然，还有更多可以说的，但仅这一点就值得注意。我知道我作品中的这一特点会让一些人反感。但我不道歉：这些是我深思熟虑的结论。

论塔罗牌、生命之树和占星术之间一一对应的可能性

Ra 告诉我们，有三个可用于研究原型心智的体系：生命之树上的 10 个球体和 22 条路径，占星术的 10 大行星和 12 星座，以及塔罗牌的 22 张大奥秘牌。Ra 断言有 22 个原型，它们属于一个分类体系，这个体系分为三组各七个原型，加上一个统合的原型。Ra 建议只选择一个传统并研究它，我也建议这样做。我选择了塔罗牌，我希望我的读者也会这样做。然而，这三个体系之间是否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答案将向我们揭示：试图将一个体系转译成另一个体系是否有任何益处。

卡巴拉学者历来主张这些体系之间存在直接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谷歌图片中搜索“卡巴拉生命之树”会发现一些例子。然而，我认为卡巴拉学者在努力建立这些对应关系时过于草率，也不够严谨。对他们来说，生命之树是基础，也是他们理解另外两个体系的透镜。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尝试按照另外两个体系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它们。

当卡巴拉学者发现塔罗牌时，他们按照[它们被发现时的]顺序，将这些图像映射到生命之树上。他们竟然认为，塔罗牌图像的编号就应该恰好与生命之树上的路径编号相匹配，这似乎很荒谬，但事情恰恰就是这样发生的。这种映射有很多变体，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小；几乎所有的映射都是从树的顶端开始，向底部推进，大致按照大奥秘牌的传统顺序。其结果是，在解读层面，许多图像被迫适配[它们被指定到的路径的]能量。然而，鉴于 Ra 对塔罗牌的处理方式，这种映射并不令人满意。生命之树的顶端关涉灵性的经验，而底部关涉身份认同之概念。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预期，心智原型（1-7）在底部，灵性原型（15-21）在顶部：这与卡巴拉传统正好相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上将奥秘#8（正义）与奥秘#11（力量）调换，纯粹是由[图像按照各自的传统编号被映射到生命之树时所产生的]结果所驱动的。若以奥秘#0（愚者）为第一条路径，正义就应该属于第九条路径，力量就属于第十二条路径。但第九条路径的占星术星座是狮子座，第十二条路径的星座是天秤座。带有天平的图像竟对应狮子座，而带有狮子的图像竟对应天秤座，这实在荒谬！这种错配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卡巴拉学者]调换了它们。但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换完全是他们自己混乱地试图强迫塔罗牌去适配生命之树的结果！它并非源于[按照塔罗牌自身的逻辑来理解塔罗牌的]尝试。从 Ra 对原型心智的阐述来看，将两者对调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图像的顺序对应着它们[在某个分类和某个周期中]的归属。生命之树和塔罗牌之间似乎确实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认为正确的对应关系至今尚未被阐明，我强烈建议把所有历史上的尝试搁置一边。也许一位研究生命之树路径的专家会阅读我的作品，并认识到哪些能量属于生命之树上的哪个位置。

对应关系的问题在占星术中甚至更为复杂。虽然 10 加 12 等于 22，但在我看来，试图在这组 22 和其他 22 之间建立直接的对应关系似乎并不恰当。例如，考量行星的对应关系。在 74.4 中，Ra 将火星与生命之树上的球体 Geburah 联系起来，将木星与球体 Gedulah（或 Chesed）联系起来。这肯定了行星与生命之树上的球体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是，

如果行星对应于生命之树上的球体，它们又怎么能同时对应于生命之树上的路径呢？这正是卡巴拉学者所主张的，但这是一种荒谬的指派。球体与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不同种类的东西。所以行星应该对应于球体或路径之一。既然 Ra 告诉我们它们对应于球体，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行星所对应的就是球体。但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只有 12 个星座，而不是 22 个。此外，这 12 个星座被划分为一个三乘四的分类网格，而不是 Ra 主张的三乘七的网格。

我相信这个难题的答案就在原型之间的配对关系中。Ra 在 88.24 中告诉我们，预定的学习计划要求我们以配对的方式审视 22 个原型。按照 Ra 对这些配对关系的描述，总共有 12 组配对。此外，这些配对映射到一个三乘四的分类网格。换句话说，占星术星座和大奥秘牌之间最自然的对应关系，是星座与大奥秘牌之配对的一一映射。

那么，一个统一的体系看起来是这样的：有 10 个球体或行星。这些球体或行星之间存在彼此流动的能量，将两个球体或行星配对在一起。球体或行星形成的 22 组配对是生命之树的路径或大奥秘牌。此外，这些路径或大奥秘牌可以彼此配对，形成 12 种原型关系。这些原型关系是 12 个占星术星座。因此，原型心智可以在三个复杂层级上被考量。最低（最不复杂）的层级是 10 大行星或球体；中间层级是 22 条路径或大奥秘牌；最高（最复杂）的层级是 12 星座或大奥秘牌之间的 12 组关系。

我不会尝试阐明这些对应关系。我将把它们留作（*具备*）生命之树或占星术的研究经验之后的考量。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他们读了这本书之后，尝试以一种对所有体系都公正的方式[而不是以强迫一个体系去适配另一个体系的方式]来推导出这些对应关系。

6. 塔罗牌图像中反复出现的符号

物体/对象：

人像—自我。当 Ra 讨论图像上的符号时，这些符号通常是在[它们与图像中的人像或多个人像之间的]关系中被考量的。甚至两条道德路径也是以图像中人像的左右两侧命名的（而不是观看者的视角）。因为每个原型都有一个角色，因为 Ra 是从图像中的人像视角来指涉这些符号的，所以很明显，角色本身占据了卡牌中一个人像的视角。通常情况下，这个视角是由一个人像来承载的，但有时却不是。

人像的性别与人像的在场同样重要。在整个塔罗牌中，男性和女性人像的意涵是一致的：它们代表罩纱的两侧。女性原则是隐藏的一侧，男性原则是透明的一侧。

方形或盒子—物质幻象。物质幻象是投生的身体复合体存在的领域。这个幻象既包括身体本身，也包括身体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物质环境。

圆球或魔杖—“魔法”能力，其中魔法被理解为有意识地穿透无意识的事件。当圆球发光时，这代表了成功的魔法行动：圆球的光辉照亮了它周围的空间，揭示了这个空间的本质。球体的圆形表示“一个人希望在[第三]密度的显化中进行魔法行为的意志对象的灵性本质。”

鸟—灵性复合体。这只鸟可能双翼下垂正在休息，或单翼上扬在准备飞行，或双翼展开正在飞行。这些不同的姿势代表心智[在使用灵性复合体与造物者建立连接方面]的成功程度。请注意，这只鸟有飞行的能力，隐喻着它能够穿越将地球（物质幻象）与太阳（理则）分隔开的距离。

衣服—保护。这可能是阻止伤害的保护，但也是阻止知识（*被获取*）的保护。

支柱—结构性支撑。它们也代表了内建于第三密度结构中的二元性或极性。两根柱子代表了两种道德极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善与恶，但更一般性的解读是，它们代表了两种相反的价值判断：真实与虚假，舒适与不适，或表面上的善与表面上的恶。

果实—可以从经验中拾取的功课。也可以指物质世界的欢愉。

圆圈—合一的造物者。也可以指灵性复合体，因为正是它连接我们与造物者。

安卡或安卡十字架—这是一个复杂的符号。请注意，它由三部分组成：一个圆圈，一条从圆圈向下延伸的线，以及另一条[将圆圈和向下延伸的线分开的]横线。圆代表一切存在的合一性。从它延伸出来的线，既代表无限进入有限世界，也代表有限回归无限。横线代表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移动所必须跨越的门槛。横线也代表平衡的必要性，无论是在创世的最初行动中，也在我们回归造物者的努力中。当安卡直立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符号代表着灵性演化是一条“狭窄而狭长的路径”。请注意，在直立位置，安卡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它很难保持直立，因为它头重脚轻，且仅依靠一个点支撑。但在倒置位置，安卡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个符号的重量在底部，所以它不容易翻倒。我将其理解为：在直立位置，平衡难以达成，也难以维持。但在倒置位置，平衡容易达成，也难以摆脱。

直角—物质幻象与形而上幻象的交汇点。直角传达了正交性。两个不同的维度总是相互正交的，所以直角代表了两个不同维度的交汇。当两个直角出现时，我认为每个直角分别指向这两个维度中的一个。

面纱—面纱代表我们幻象中的罩纱机制，它将无意识心智向有意识心智隐藏起来。这个机制有时也用眼罩来象征。

太阳—理则。我认为这个符号代表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理则，而不是我们所是的子子理则。

黑白成对的物体—极性。不过，极性不止一种。有时这个符号指的是道德上的极性（右手和左手路径），但其他时候它指的是表面上的极性（看起来好或看起来坏的东西）。

带翼圆球—灵性圣约。这个符号代表灵性复合体的演化优先于身体和心智复合体的演化。圣约是一个承诺：无论灵性的演化将实体引向何处，心智和身体都会得到照顾。

斯芬克斯—时间的循环流逝。许多评论家观察到，斯芬克斯是由四种不同的动物组成——人、鹰、狮子、公牛——它们代表四季，也代表四大元素以及人类活动的四个阶段。由于斯芬克斯是所有这些的组合，它在最重要意义上代表时间的循环运动：随时间推移而成熟的过程。

狮子—身体复合体本能的激情与攻击性。狮子代表身体渴求的力量与破坏性潜能。

额头上的蛇（乌拉埃乌斯[10]）—智慧。这个符号代表，通过信心，能够操纵智能能量的有意识。

蛇—?

魔鬼—敌对者。这是另一个复杂的符号。魔鬼有一张鳄鱼的嘴，代表残忍。它有蝙蝠的翅膀，代表它与黑暗的联系。它既有乳房又有阳具，表明它是间性的（不是跨性别的，因为荷尔蒙替代疗法是新事物）。我将这个符号理解为：魔鬼不能生育，或者无法结出果实——在这个符号出现的时代，这曾是间性者最显著的特征。魔鬼的肚脐中钻出一条蛇，表示永不满足的食欲。它有山羊角，C.C.Zain 认为这表示对物质的野心。

[10] 译注：作者使用 ureaus 这种拼写，象征神圣王权的蛇形徽饰。另有一种拼写是 uraeus。

火舌—?

杯子或水壶—情感的依恋。水是情感的象征。因此，盛水的容器是我们内在储存的情感之象征。

金字塔—启蒙之地。金字塔是一座建构出来的庙宇。庙宇的人造结构象征着我们的信念体系（由我们自己所建构的），信念体系就像一种脚手架，帮助我们进入灵复合体，以接触造物主。它也代表了灵性寻求的理想。庙宇外在是一个心智的脚手架，内在是一个神圣的空间，在其中灵性工作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我们的灵性信念和宗教信仰并不构成这个灵性空间；它们只是把其他一切都挡在这个灵性空间之外。

水体—神秘的未知。

方位：

内部或之间—当某物在另一物内部时，我将其理解为它附属于外部物体或被外部物体所包围。例外的情况是，一个人像被另外两个人像包围时。

在上方—当某物在另一物上方时，我将上方的物体理解为对下方的物体拥有支配权或统治权。

人像身后—当某物在人像的身后时，我将其理解为：这个物体对该人物而言，是隐藏在其视线之外的，或以其他方式很难看到。如果要看到它，人物必须回头看向自己身后。

在手中—当一个物体被握在一个人像的手中时，我认为这表示心智（有意识或无意识，取决于性别）使用该物体的倾向。

第二部分

1. 选择



选择原型是统合的原型，是表达了[由我们的理则所设计的整个第三密度经验之]全局性本质的角色。它概括了整个原型心智的精义。选择原型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它同时代表了第三密度经验的初始与顶点。塔罗牌的评论家们经常赋予这张卡牌的图像以双重含义，我也将沿袭他们的做法。

Ra 称这一原型为选择，有意指涉了第三密度的核心课程——即在右手路径（爱、慈悲、接纳和信任之路）与左手路径（控制、支配、压制和冷酷之路）之间作出选择。

符号

一个眼睛被蒙住的人类形象走向大海。一只张开大嘴的鳄鱼等待着他靠近。此人行走在一根倒塌的有字石柱旁，他头顶上出现了日食。他的左肩上扛着两个袋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右手拿着一根黑色手杖。此人衣衫半裹。

大海代表未知，鳄鱼代表潜伏在通往未知之路上的危险。第三密度的危险不仅仅是生命陨灭或身体伤残的可能性，也是心智或者灵性畸变的可能性。在第三密度结束生命时，一个人的灵性状态很有可能比开始时更加混乱。甚至有可能成为他投生前初衷的完全对立面。尽管宏大的故事终将有一个圆满结局，但在这一路上遭遇重大挫折始终是可能的，尤其是在罩纱遮蔽之下。

倒塌的石柱代表了主流社会结构，我们被鼓励依此结构度过我们的人生；它是关于美好生活的世俗观念。石柱已经倒塌，代表这种世俗之路无法满足此人的灵性渴求。

蒙眼布象征着此人无法看穿幻象，以洞察实相。日食不仅呼应了蒙眼布所带来的黑暗，也代表在两条道德路径之间的选择。两个袋子代表他们在旅程中携带的微薄家当，其中一部分是已知的，而另一部分是隐藏的。这些家当是旅者实现其人生宏伟计划所需的工具：包括与其他灵魂的体验契约以及一组不可妥协的核心价值观。手杖代表他们在路上保持直立前行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因为这根手杖被放在了身后。最后，人像的半裸形象代表面对路途中的危机时，他们是脆弱的。

角色：旅者 The Traveler

我称这个角色为旅者。旅者既不是男性原则也不是女性原则；他们未产生性别认同。这个角色与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及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英雄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旅者是通过主人公（或英雄）的眼睛体验生命的观众。旅者超然存在于故事之外，而主人公则不是。我认为这个原型是性别属性中立的，但在考量旅者与其他原型（同样性别属性中立）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中性代词会造成混淆，我随意地选用女性代词。

旅者想要了解她所进入的神秘世界是什么样的。作为起点的原型，或者如 Ra 所称的“灵性新手”，旅者迈入一个她一无所知的神秘世界。驱动她向前的，是一种好奇心，是她相信一切终将以某种方式解决的信心，以及对她所处危险的毫无觉察。她无法看见所进入世界的更深层本质，因此必须猜测。她的道路未曾有人走过；她必须自己开辟道路。通过如此行动，她自内而外唤起了对自我身份的宣言：因无人曾开辟她所走的道路，她便成为这条道路之本质的最终创造者与最终权威。

这个原型的起点面向的最高宏观解读，是进入第三密度幻象的决定。蒙眼布代表罩纱，罩纱导致她忘记了投生前曾知道的一切：关于她是谁以及世界什么样。正如乔治·法瑟姆(George Fatham)所言，将浪子的寓言与[离开太一造物者的合一并进入这个令人极度困惑的世界之]决定联系起来，是有助于理解的。许多埃及塔罗的评论家们将这个原型称为无神论者或唯物论者。这是因为旅者无法看到幻象的灵性本质；她只能看到其物质性。处于这种灵性的黑暗中，旅者既看不到神明，也看不到奇迹。但因为她已经拒绝社会的传统规范，她已将自己置身于一条同时发现幻象本质以及幻象中内在神性的道路。然而，这种发现（*本身*）将不会是知识。她无法移除蒙眼布，对幻象的真相之发现只能基于信心与感受。

这个原型的另一面向是第三密度的完成。在此原型的终点面向，旅者被看见正在离开第三密度幻象，进入下一个经验密度。日食代表愚者坚定地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作出的选择。她满怀信心地步入神秘，觉察到隐藏其中的危险，却毫不担忧，因为她被自身选择的力量与作出选择时怀有的信心保护着。

这个原型的基本功课是：终此一生，我们都将是愚者。除了活在内心的确信中，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幻象的真相。宇宙的神秘将不会在今生向我们揭示。我们将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达成觉悟。正如卡拉·鲁凯特(Carla Rueckert)曾说的：“我们都是这辆巴士上的小丑。”

由鳄鱼代表的路途中的危险，是幻象那令人信以为真的性质之产物。在这个幻象中，赌注是生命、心智健全和幸福。在一个看似无神的世界里，这些赌注的风险之高昂无以复加。此外，还存在灵性的危险。如果愚者的选择将她引上一条投生前本无意踏足的道路，用比喻来说，她可能迷失灵魂。

旅者被好奇心和灵性上的渴望驱动。她的赋权能力是信心与天真。她的有德在于谦卑。她是一个没有家的旅者，这意味着她踏足的每一个地方都可能是她的家。她身无长物。所有她带入这个世界的，是她意识到的些许天赋与她未意识到的些许偏向。

这个原型的功能是见证心智、身体和灵性的第三密度演化之戏剧。她的选择在于，她渴望停留在原地，还是渴望继续前行去往别处。在沿途的每一次停留，她观察不同角色的活动，认同其中一些，不认同其他那些。对于已发现的戏剧是否适合她，她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依着自己的节奏，她决定继续前行去往别处的时机。

层面

在内在层面，愚者是临在于单个与每个片刻的主观见证者。我们心灵的这一元素与我们如此贴近，以至于我们常常未能察觉到它。它是无法看见自己的眼睛，是无法抓住自己的手。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内在见证者认同于心灵上正在活跃的各种其他元素，但偶尔，这个见证者她会退后一步来观察心智中的活动，并对是否想要依然如故作出判断。

在人际层面，愚者是加入他人家园的旅者，无论这个家是心智上的、身体上的，还是灵性上的。旅者通常是受欢迎的伙伴，因为她能适应任何环境；她是百事通，万金油。旅者常常如同一只让人觉得既熟悉又神秘的变色龙。她倾听多于言语，细心学习并尊重所到之处的传统。旅者这一角色是独特的，因为它可以承载任何其他角色。这一角色捕捉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作为一种心智，从一个角色流转到另一个角色。我认为，人类的人格是由诸多不同角色混合而成的复合体，它们因应当下情境所需，在不同时刻以不同方式被激活。那么，旅者是人格的角色。在人际层面，旅者的选择显化为她决定继续留下，还是收拾行装去往别处。

在社会层面，愚者是移民，是见多识广的新来者。她的经历比所进入的文化更丰富多元。她游历其他国家和城市的旅程赋予她经验，其价值他人难以理解。进入一个新环境，她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适应环境，以便能够开始理解她如今所处之地。由于她习惯了迁徙，并且阅历丰富，她很容易理解新的环境。无论你走到哪里，总有一些事是始终不变的。然而，另一方面，她可能难以扎根，这使她始终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身处他人亲密社区的局外人或者闯入者。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根据 Ra 的说法，很难确定选择原型是否具有两极化的表达，或者甚至是否能以扭曲的表达模式显化。Ra 说，这一原型“相对固定且单一”，而其他原型则对“每个心/身/灵复合体而言都呈现独特面向与关联”。然而，Ra 之前曾以愚者为例，说明研究原型心智所带来的主观收获。Ra 说：“每位求道者都将以原型复合体中对其最具意义的特质，来经验每个原型”，随后 Ra 给出了愚者这个例子。我认为这说明了研究原型的主观性。这个原型在“被赋予的生成性能量复合体中是恒定的”，但每位寻求者将以不同方式调用这一复合体。我

认为这意味着，正如我之前曾说过的，研究主题存在于远多于我们心智所能掌握的维度之中：我们无法从心智上掌握其客观本质，但它们确实具有客观本质。

关于此问题的另一困惑来源于该原型在原型心智中的功能。选择原型标识了我们内在“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之所在；它是那个在两条道德极化路径之间作出抉择的自我。（*如此*）看来，如果某一原型被划分为两种极化表达的话，非此莫属。

那么，称选择原型为“相对固定且单一”将作何解？我认为这个谜题鼓励我们去作一些区分。

首先，研究一个原型的主观收获，并不等同于该原型以极化或扭曲模式得到表达的潜力。主观收获关乎一个学生如何与原型本身纯粹（有德）的能量建立连接。研究的主观性关乎人类如何能够认知原型。极化与扭曲模式的表达并非关于对原型的认知理解，而是关于成为原型。扭曲模式的表达之所以可能，根源在于原型的功能性本质。由于原型描述了幻象中执行功能的部分，幻象中对应的部分能够将这些功能执行得很好、或者很差、或者介于两者之间。以逊于有德的方式执行一个原型的功能，便是以扭曲模式表达原型。

尽管我认为区分一个原型的表达模式和认知模式是有帮助的，但我认为如此区分并未解开谜题。Ra 唯独将选择原型描述为“相对固定和单一的”，相对于其他原型的“对每个心/身/灵复合体而言都呈现独特的面向与关联”的表象。这种对比清楚地表明，选择原型的固定性属于认知范畴而非表达范畴。我认为谜题的答案在于 Ra 使用的限定词：“相对”。 选择原型与所有原型一样，容许主观的认知模式，但连接此能量时，变化的可能性远没有其他原型那么多样。如果我对的——选择原型代表了主观见证者的心理功能——这种固定和单一便在意料之中。作为一个客观世界的见证者，其经验在所有人类之中或多或少是一致的。我们都以基本相同的方式经验主观性的纯粹现象，但我们所经验的客观世界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冲击着我们的主观性。

现在，我们必须回答选择原型的二元极化表达这个问题。请考量第二个区分：作出选择的责任，并不要求选择者本身具有二元表达。它仅仅要求被选择的对象具有二元表达。的确，愚者选择她将成为什么，但她所选择认同或不认同的自我，是形意者原型，是客观自我。主观自我是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因此愚者不可能对愚者作出选择。换句话说，因为选择原型对应于[作为一种具有觉知但合一之原则的]智能无限，她不能容许二元表达。造物的多

样性，并不是在智能无限中，而是在智能能量中找到表达。所以，唯有客观原型是应该能够具有二元极化表达的原型。

因此，我认为选择原型容许扭曲模式的表达，但不容许二元极化的道德表达。现在，让我们来考量选择原型如何能够在其表达上被扭曲的。愚者的有德是谦卑、信心和无畏的天真。如果愚者早知道自己即将经历的一切，她可能会三思而行。如果她缺乏进入未知所必需的信心，她甚至不会开始她的旅程。如果她不够谦卑，她将无法保持周遭世界的观察者之角度。那么扭曲的愚者可能是傲慢和鲁莽的。她可能轻率地断定自己理解了其实并未理解的处境。这种鲁莽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鳄鱼等待她失足。对于愚者而言，勇敢踏入一个新世界是一种有德，但自认为对所见所闻已然了如指掌的恶习，将招致她所踏入的陌生世界的反噬。

扭曲的愚者可能是缺乏信心的。她的经验以一个极其令人信服[向她隐藏了最终会提供支持的造物者之存在本身]的幻象为特征。一个人很容易，或许很普遍，被愚者那脱离社会规划的常规路径之渴望所激励，结果却因过于恐惧未知而驻足不前。值得注意的是，有德的愚者并非勇敢，尽管她看起来如此。勇敢意味着即使心怀恐惧仍勇往直前。有德的愚者是无畏的，因为她坚信在未知中所遇到的一切都将是滋养的、殊胜的、美丽的，赋能的。

扭曲的愚者也可能是怀疑主义(cynical)。我认为怀疑主义同时衍生于缺乏信心和傲慢，但扭曲的愚者这一面向仍值得一提，因为我认为它体现了将愚者视为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的传统认知。“上帝不存在”或“宇宙中只有物质”这类断言，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在认知上负责任的人，会承认证据仅支持对上帝与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立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所特有的灵性上的怀疑主义，既表现为不假思索地拒绝神秘事物的傲慢，也表现为对“信心本身或为一种有德”这一可能性的否定。在一个知识难以获得、确定性无法实现的世界里，怀疑主义者紧紧抓住人类能够获取的零星经验知识，并宣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没有认知上的价值。

引导冥想

选择

你正在经历一场冒险。

多么奇妙！多么害怕。

谁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你肯定不知道。

你如此渺小，世界如此宏大。感受你即将探索的世界的浩瀚无边。

你来了。一个身在异乡的异客。茫茫然不知去哪里，于是你选了一个方向只是走着，一步一步慢慢走着。

冥冥中你觉得一切都将顺利——但也未必。无论如何这都不重要，因为你渴望这场冒险。任何冒险！

你会发现什么？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让自己感受这场宏大冒险的神秘。感受你体内奔涌的能量与热情，感受你不屈的灵魂，永恒的青春。

你遥想前方，想象你将面对的转折点与命运隘口。你想知道，你将在自己身上发现哪些美德。你想知道，在真相降临那一刻，你将在自己内心发现什么？你是善良的吗？你是邪恶的吗？

想一想等待你的邂逅、喜悦与悲伤。想一想你将爱得多么深。想一想你将伤得多么痛。哦，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不是吗？

想一想你将犯下的所有错误。想象你在错误的路上掉头返回。想象你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想一想你将再次尝试的时刻。想一想你将要放弃的时刻。笑一笑。你这家伙有时真的很傻。

想一想注定到来的成功与荣光时刻。想一想在宇宙的宏伟壮丽面前它们何其渺小。笑一笑，你所谓的成功。

。。。

难道你不曾历经很多冒险？

想一想曾经那些伤痛。它们如此突然、如此扎心。失去与离别总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想一想你的欢乐。你的爱人、孩子、家人与朋友。你为他们，感到无比骄傲，也为自己。

对曾经的错误与不幸微笑。那些艰难的日子，事事不能如愿，但至少你学习了。

淡淡一笑，为你的成就与辉煌。它们感觉美好，但你远远不止于此。

。。。

以你的内在之眼，凝视你的心。看它圣光四溢，光彩夺目！你本可以选择一颗封闭而冰冷的心，但你选择了爱。你能否追溯那个关键的时刻——那个你选择去爱的瞬间？

你当时能够预见到现在的结果吗？

。。。

你或许并不总是追随你的心，并不总是去做感觉对的事。你或许害怕真正的自己，害怕自己将走向何方。但是，你何曾真正迷失？

2. 心智的母体



心智的母体是心智在与其自身关系中的经验连续体之原型。在有意识的原型所有实例中，我们倾向于将角色认同为自我（而非将自我感知为他者）。因此，该原型展现了心智与未经赋能的自我之间的关系。它是心智戏剧即将展开的舞台，但帷幕尚未拉开。

符号

一个衣着纯白的男性形象，右手握着一个魔法球，左手指向一个箱子。他头戴金色头环，腰间缠绕着一条衔尾蛇。箱子四壁厚重而黑暗，囚禁着一只无法飞翔的鸟。箱子的底部铺陈棋盘状图案。

男性形象代表着有意识心智。他的白色衣物象征着此原型中有意识心智的空白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未进食的心智”，一种充满渴望却“没有内在性”、没有深度或内容可供探索的心智。魔法球表达了有意识心智对思想和情感体验的渴求；其圆形表明这一渴求对象最终的灵性本质。指向箱子的手重述了有意识心智的渴求，正如鸟重述了这一渴求对象的灵性本质。灵性之鸟无法飞行且被囚禁，象征着此原型的躁动不安。鸟被关在箱子里，代表必须进入物质幻象并在其中工作，才能释放被囚禁的灵性。厚重而黑暗的箱壁代表了阻碍有意识心智释放囚禁之鸟的障碍：他必须先行穿越的无意识心智。箱子底部的棋盘格图案代表了根本性建构于物质幻象中的道德极性。

角色：魔法师 The Magician

塔罗的评论家们常常将魔法师描述为充满创造性能量的存在。瑞秋·波拉克(Rachel Pollack)对此的解释颇具启发性，她将这一概念描述为一种关于显化新事物（例如一个项目或一段关系）之可能性的兴奋感。魔法师在世间看到某种特定可能性。尽管他并不确切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幻想着：达成这一新的可能性将带给他满足感。他别无他求，只愿最终能从这躁动兴奋的束缚中感受到释放。魔法师的挫折带有性挫败的意味，而他那渴望但无法体验的感觉，同样带有性的意味：释放。

魔法师的目光捕捉到世间某种特定事物。他的渴望是具体的。要满足这份渴望，需在物质世界付诸行动，也就是以某种方式将他心中所想之物显化出来，将使他感到满足。魔法师渴望一场恋爱，他对恋人的渴望，是想要深入地了解她。对这一新可能性的兴奋是激动人心的，或者说，如果他有办法让它实现的话，那将会是激动人心的。魔法师是厄罗斯(eros)的拟人化。厄罗斯是一个古希腊词语，通常被翻译为性欲，但它的使用范围远比我们对“性欲”一词的使用更宽泛。厄罗斯是一种通过体验获取知识的强烈渴望，因此，性交只是厄罗斯得以显现的众多方式之一。

魔法师所渴望的对象不仅不为他所知，甚至根本未被清晰地看见。他的渴望之强烈带有某种奇异之处：他想要某样东西，却对其一无所知。事实上，他注定会对此体验感到惊讶，并且某种意义上会感到失望，因为现在对他隐藏的许多东西，在显现时将难以应对。

魔法师作为一个角色，是我们很容易认同的人。小说创作者们普遍知道，让读者在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方法，就是以一种渴望的状态介绍该角色。因此，有意识心智是一个主角，而这个原型则是我们对这一主角的最初介绍。

魔法师的赋权能力在于他渴望的强度，这是他唯一的工具。他的有德在于专注。这个原型传统上被称为魔法师，是因为那些研究塔罗牌的人（神秘学派的秘术师们）深知，魔法活动的激活力量并不在于说出正确的词语或做出正确的手势，而在于一种强烈而专注的渴望。我曾听许多人说，所有成就伟大事业的人唯一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决心坚定且在贯彻决心时毫不松懈。这正是魔法师拥有专注而强烈的渴望的意义。

这个原型的功能是成为一个稳定的意识中心，通过专注的渴望吸引经验经此流过。有意识心智本身并不产生思想；而是凭借自身渴望的强度和专注度，从无意识中召唤出思想。花片刻观察一下自己的心智，你会发现，每一个想法或情感的产生都只有两种方式：要么似乎凭空出现，要么是对某种特定思想或情感之特定渴望的回应。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意识心智并没有真正以“思考”一词所暗示的那样行动；它只是请求行动。有意识心智召唤思想，然后思想便发生了。

层面

我相信，从以上所述，很容易看到这一原型显化的全息层面。我将简要描述它们。

在个人层面上，这一原型是充满未满足的渴望的有意识心智。它渴望知晓自己瞥见的那遥远可能。

在人际层面上，魔法师致力于与另一个人建立关系，以便了解对方。他是一个爱慕者。

在社会层面上，魔法师是一个热情的申请者，寻求加入一个协作性创意事业。他对即将到来的体验感到兴奋，但他首先必须被接纳。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这一原型，与所有母体一样，不具有极化表达。母体代表在获得道德极性的偏向之前的客观自我。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我们获得了道德极性就停止表达母体；相反，这意味着一旦我们获得极性，母体会改变，使自我中尚未极化的面向成为其关注的前沿。

魔法师的典型有德是渴望的强度和渴望的专注度。但请注意，唯有当对经验的渴望足够强烈时，魔法师才成其为魔法师。每当我们进入渴望新体验的兴奋状态时，魔法师就被激活了。但如果我们的兴奋感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或者即使我们渴望新奇体验，却从未真正感到兴奋，那么我们并不是以扭曲的方式，而是以虚弱的方式表达了魔法师。根据我的经验，当渴望的强度不足时，通常是因为其他原型（比如灵性的蜕变）被激活，阻止了全新可能性点燃兴奋感。

魔法师可能被扭曲的主要模式是半途而废。专注的渴望是明确、具体且不间断的。所有人都体验到显化新可能性的渴望，但我们持续聚焦某个特定可能性并不常见。专注力短暂是魔法师的一种常见扭曲。在这种表达中，我们体验到专注的渴望，但这种渴望的持续时间不足以让所渴望的可能性得以显化。别的事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它突然成了世界上新的最重要的事。这种魔法师的扭曲导致了夭折的体验。我们没有将最初的兴趣坚持到底，因此没有机会学到任何功课。故事甚至在开始前就结束了。

另一种常见的扭曲是三心二意。这种形式的缺乏专注分散了渴望的强度，从而因缺乏足够的创造能量而阻碍了其中任何一个得以显化。如同专注力短暂的情况，所渴望的可能性从未实现，使母体始终未被赋能。在这两种扭曲的情况下，该原型的表达导致了挫败感和迷失方向的体验。

魔法师一种表面上的扭曲是自相矛盾的渴望，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扭曲。通常，我们显化一个新可能性的渴望与不去显化那个可能性的渴望并存。这往往会带来困惑且自我破坏的体验。因为我们曾强烈地想要了解那个可能性，我们将其吸引到自身。但因我们也曾想抗拒它，我们显化了它的离开。这种现象本就内建于魔法师原型之中。弄清楚自己渴望什么，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试图将渴望的强度聚焦于[我们认为是这一渴望的]正确目标时，我们往往会发现自己错了——它并非我们真正寻找的。这正是卡牌中的箱子大部分隐藏在阴影中的原因。那些我们一无所知但在获取经验的过程中逐渐了解的事物，

会帮助我们厘清自己的渴望。我们越清晰地看见世界，我们的渴望就越能变得专注。发现[我们曾经渴望的]可能性显化出来时究竟是什么样，以及发现它从来都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过程，就是改变被记录于此母体中的意义。

引导冥想

魔法师

你想要什么。

你无法言说它是什么——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只有一丝丝模糊的印象，或许它是一个名字，或许它是一个闪念。但是你的渴望如此具体，以至于这些朦朦胧胧的念头只是那神秘的它的一个占位符。然而你确信，唯有它才能令你满足。

你内在有一个空洞，唯有你渴望的它，神秘的它才可以填补。

感受你向它伸出手，为了填补你的空洞。

。。。

回忆某个时刻，你曾对自己说：“我想要什么，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或者“我想要这个，但我真的对它一无所知”。 不是你渴望某个未得之物的时刻，而是你渴望某个未知之物的时刻。

感受你头脑中的空白，当你专注于你的渴望，感受彻底的无知如何冲击你。仿佛置身于全白色的房间，或者伫立于广袤无垠的荒原。

感受你的意志带来的不安、焦虑与躁动。

专注于你的渴望。将你所有的能量都集中于实现它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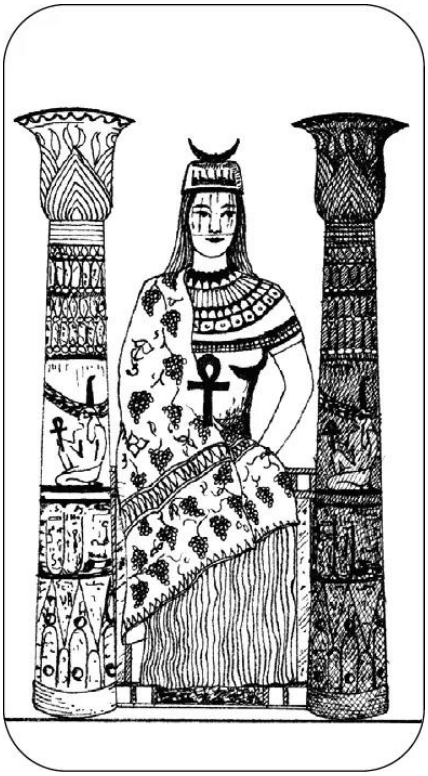
此刻，你只知道你的渴望，你的意志。你不会将它遗忘。你不会将它丢弃。

此刻，想到你的渴望，你全身肌肉都因能量而震颤，因期待而紧绷。

感受你伸手、呼唤、渴求，向那神秘的它，看不见的它。

你不遗余力追寻它，唯一安住的是你的笃定——坚定不移终将实现渴望。而即便这份笃定本身，也是功课。

3. 心智的赋能者



心智的赋能者是心智在与其自身关系中的子子理则之原型。其性别属性为女性原则，因此它是一个等待被激活的被动原型。在整个原型心智中，罩纱将被动自我向主动自我遮蔽，将女性原则向男性原则遮蔽。这一事件通过锐化有意识（作为自我的自我）与无意识（作为他者的自我）之间的界限，引入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看似截然分明的边界。因此，男性原则的原型共同向我们呈现了完整的原初自我，而女性原则的原型则共同向我们呈现了完整的原初他者。那么，心智的赋能者便是心智在与自身的关系中的未被赋能的他者。

符号

一个女性形象坐在两根柱子之间的箱子上。她的脸被面纱遮住，右肩覆盖印有水果图案的披肩，身着长裙，胸前佩戴着安卡十字。她右侧的柱子是白色（或红色），左侧的柱子是黑色，但两根柱子上印着相同的图案，其中安卡十字尤为醒目。

无论何处描绘的人类女性形象都代表无意识心智。面纱和衣物各自代表保护的形式。面纱将她的脸隐藏于视线之外，代表我们难以将无意识心智识别为我们自身。面纱也代表将无意识心智隐藏于有意识心智之外的罩纱机制。长裙阻止有意识心智轻易获取无意识心智的私密知识：若要解开长裙，有意识心智必须付出努力。而印有水果图案的披肩代表我们的理则对右手路径的偏向。它表明，通过右手路径接近无意识心智时，比通过左手路径更富成果（即更令人满足且能提供更多经验的收获）。披肩也表明，当在右手路径运用赋能机制时，比在左手路径更容易受到攻击。

一如既往，她所坐的箱子代表物质幻象。Ra 告诉我们，她坐在箱子上，并非为了显示对物质幻象的支配（尽管我认为这个姿态确实暗示了“身体是心智的产物”），而是为了显示无意识心智与物质幻象的邻近。无意识心智的奥秘始终近在我们眼前，静候于物质世界幻象的彼端。

柱子代表两条路径本身：善与恶，右手路径与左手路径。一如往常，左和右是根据图中人物的视角而决定的，而非观者的视角。柱子表明，被罩纱遮蔽的第三密度幻象的构造建立在道德极性的基础之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这种二元极性，在两种道德极性中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体验阵列。

安卡十字代表着在物质世界中显现的灵性，以及心智从第三密度幻象回归灵性的旅程。它是回归造物者的狭窄和狭长的路径。位于人物胸口的安卡十字代表无意识心智与那跨越多次投生的更宏大旅程之间的恒常连接。我们投生，尝试学习我们的功课，回归，然后再度投生。无意识心智包含所有这些信息，包括此次特定投生的计划，并且它知晓我们为自己在此生编程的更大意图与功课。她是全知的。柱子上的安卡十字，代表右手路径与左手路径都是学习第三密度功课的可行路径。这向我们揭示了，这两条道德路径之间的选择是真正的“对与对”之选，而非“对与错”之选。

角色：少女 The Maiden

塔罗的评论家们似乎对这个角色的亲身体验很少讨论。她通常被当作一个神秘的他者看待，而很少被视为一种我们可以占据的视角。尽管韦特曾随口提及这张牌可以代表“问卜者自

身，如果是女性”。但我认为，这是因为高等女祭司自身的视角，正是一种“作为他人眼中的他者”的体验。

我喜欢用“少女”来称呼这个角色。其他评论家没有使用过这个名字，但是法瑟姆选择了非常近似的“处女”这一名称。少女沉静而矜持。她从未有过爱人，因而显得神秘。她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多彩且充满活力，但却难以言喻，甚至无法描绘。她可能作出的任何表达内心世界的尝试，都无法捕捉其壮美。她深知自己是一个值得深入了解、带来潜在回报的人：她的谦逊并非出于怯懦，而是源于她的自尊感。少女极具吸引力，这意味着诸多男子都在竞争以得其关注。因此，她享有制定高标准的特权：如果某个追求者想赢得她的芳心，就必须证明自己是认真的。

少女必须等待他人的关注。她的沉默是由于她无法用外在形式表述自己的内在世界。但正因为她的沉默，她发现自己任由周围的人摆布——他们自行决定她将如何融入他们的世界。这就是我所说的”她的视角是作为他人眼中的他者”的含义。当我们体验到自己作为他人眼中的他者时，我们处于一种被动的角色中，必须等待他人的主动接近，从而赋予我们参与的机会与行动的自主性。

尽管少女沉默而神秘，却并非隐而不显。这一原型的核心特征之一，便是对吸引力的关切。少女希望吸引一个愿意努力沉浸于她内在世界的人，因此她以一种能吸引此类追求者目光的方式装扮自己。虽然我几乎完全以浪漫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这一角色，但这个角色的范畴远比浪漫关系更为广阔。只是浪漫关系中的动态，相当纯粹地体现了此角色的功能。如果我们希望被某人注意并欣赏，以实现我们的内在幻想——无论是否与浪漫有关——那么我们就必须使自己对那个人具有吸引力。同理，如果无意识心智想被有意识心智注意到，那么它必须以一种诱人的方式呈现自己。

少女渴望被深刻了解。她的主要力量在于通过微妙的姿态使自己具有吸引力，这些姿态往往不被察觉，却构成了一种整体上引人入胜的完形(gestalt)。她的有德包括：以微妙的方式吸引注意的能力，以及[使她能够判断追求者是否已充分展现出专注的兴趣的]自尊。

层面

在个人层面，少女代表无意识心智。她微妙的吸引力姿态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觉。直觉给予我们关于自身的深邃且广远的真理碎片，吸引我们主动接近无意识心智，寻求更多。

在人际层面，当我们在与他人关系中，处于对他人既具吸引力又深不可测的有力位置时，我们表达了少女。此时，我们被对方热切追求，却仅以碎片的、渐进的方式揭示自己。

在社会层面，少女是一个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个体，她深知自己被周围的人误解，但也完全明白她的任何言语都无法澄清这些误解。只有在他人真正决定对她产生兴趣并去了解她时，她的光辉方能显现。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心智的赋能者，与所有赋能者一样，不容许极化的表达。心智的赋能者在两条路径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无意识心智被[以有助益的方式]认知的难易程度。当以左手路径接近少女时，她会显得更加贫瘠。

少女的扭曲模式之一是缺乏微妙性。 有时，当我们拥有深邃朦胧、可使他人从中获益的知识时，却发现自己过于浮夸地广播“我在喔，我有空。”这种现象类似于年轻女子的典型形象：试图让自己显得更迷人却适得其反，因为她的妆容过浓，或者衣着过紧。她的第一印象令人却步，因为她的装扮不够微妙，所以追求者们发现他们自己[对她可能提供的其他东西]毫无好奇心。扭曲的少女缺乏微妙性，从而阻碍了赋能进程， 因为它阻止魔法师对少女产生足够专注的兴趣，以激活该进程。这种扭曲可以多种方式显现。例如，在社会层面上，它通常表现为一种令人感到突兀的个人呈现方式，使他人反感或引发他们判断我们的心智粗陋。例如，穿着朋克/哥特风格装束参加面试，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少女的另一种扭曲模式是缺乏自尊。 当我们想被深入了解的渴望，覆盖了对追求者[是否已证明其诚意]的审慎判断时，我们便表现出这种扭曲。有时，我们因吸引到某人的注意而过于兴奋，以至于过快地向对方敞开自己，过早地揭示过多的自己。这通常会吓退被吸引者，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那么感兴趣。这种扭曲模式往往也会阻碍赋能进程。

引导冥想

高等女祭司

你拥有一切可以奉献。

你内在蕴含爱、支持、善良、喜悦时刻、深情与温柔。

你内在蕴含残酷、苦涩、支配与顺从、悲伤时刻、痛苦与磨难。

你内在蕴含宇宙间的所有奥秘。你拥有无尽的创造力与微妙之处。

所有这些存在于你经验的边缘，等待你将它们呈现，丰美你的体验。

感受你内在生命的丰盈——那生命的可能性，以鲜活的期待充满你的想象；那生命的多姿多彩，以惊奇与恐惧悸动你的心。

当你近乎绝望地希望能将你的丰盈分享给这个世界、也分享给自己，感受那丰盈于你内在满溢。沉思你造的这场梦之美丽：有多少事你想要去实践，去体验，以及还有多少其他的你，你想与他们共享你的体验。

。。。

现在，回忆有一次：你唯独缺少一个不顾一切地渴望了解你以及你的奉献的人。

你在等待。整场演出已准备就绪，大幕将启，还缺少一个观众——一个渴望观看的人。于是，怀着你的丰盈与慷慨，你只是静静地等待。

4. 关系一

特质：吸引 Attraction

我们将成对原型之间的关系体验为一个个事件。这些关系是动态时刻或时段，其间两种角色彼此互动，并因此作为结果某些事情发生。或者，正如 Ra 可能会说的，发生了一次能量交换。

当魔法师和少女（在他们有德且未扭曲的模式下）相遇，魔法师了解少女之渴望的强度与专注，被少女[允许魔术师了解她]的渴望所回应，从而她封存于内在的丰盛得以获得形态与表达。为此缘故，我称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吸引。赋能事件是这两者之间发生的能量

交换，毫不意外，其特质具有性意味。魔法师将通过其一以贯之而真诚的兴趣，向少女证明他有能力激活她内在封存之物。少女将看见他的证明，并判断自己愿意掀起面纱、容他进入。

他进入她的奥秘那一刻，即是赋能行动。在这一刻，魔法师所追寻的一切都被授予他。如果他带来一个问题，答案便会自行显现；如果他渴望体验某个角色，那么他便体验到。其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点在于，它是一个部分满足的短暂时刻。魔法师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这授予他所渴望的那个释放瞬间，也呈现给他全然陌生的切身认知。那个[精心选择了自身将为人知的面向的]少女，从被渴望的感受中以及从给予（*他人*）释放感中，获得满足。然而，魔法师明白他只触及了表面，而少女知道她仍拥有更多可以给予。再提一次，性接触是一个极佳的类比。相较于长期关系中的逐渐绽放，第一次性接触仅是浅层的体验。这一最初的亲密时刻，为关系的进一步展开定下基调或播下种子，我们将在后两个原型中看到。或者，如 Ra 所言，赋能行动创造了催化剂。这段关系的其余部分，是两者最初结合的必然结果：他们终将成为彼此命中注定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催化剂是从初始事件——一次赋能——中产生的现象。

何时成为角色

成为某一原型的恰当时机，是当互补的原型已在与你相关的关系中上线时。这可能发生在显化的三个层面的任何一个。

在个人层面，心智的母体是一种专注且强烈、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渴望。这通常表现为一个你持续不懈问自己的问题，也许大声说出，也许一闪而过，但带着热忱与时不时的绞尽脑汁。问题的持续存在表明它是有意识心智的焦点，而它对你的纠缠则表明其强烈程度。在这一刻，成为心智的赋能者是恰当的。反复追问一个困扰你的问题，表明你不信任自己能够给出答案，而是希望答案来自别处。如果你成为心智的赋能者，你将进入一种平静的信心，从而能够凭直觉接入通往答案的路径。

Ra 对这一关系在个人层面上的逆向表达的解释很有助益。当被问及何时适合成为心智的母体时，Ra 说，当心智被最“至为难解与无法收拾的念头”所占据时，就应该这样做。这种心智状态表明，你已经在内在表达心智的赋能者了，因为赋能者的丰盈，在未被母体激

活或解锁之前，是无形无序、不可思考的。当你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变得一团乱麻或支离破碎时，赋能者正处于望眼欲穿的状态。这正是成为心智的母体的时刻：承认自己缺乏知识，清空心智，明确一个关于自己的具体问题，并让自己的求知渴望变得更加强烈。这将从赋能者中解锁连贯的内容。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重述自身。我认为，我们经常会觉得另一个人简直不可理喻，他们的言行显得完全矛盾，让我们似乎别无他法，只能摊手作罢、放弃理解。此刻，那个人正表现出少女神秘的他者性。在这个当下，我们可以通过向自己承认认知不足，来表达魔法师。这为我们如其所是地理解对方创造了恰当的开放性。但这并不是唯一适合成为纯粹的魔法师角色的时机。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像魔法师一样被他人吸引，但我们内在尚未意识到，在追求这种吸引时，拥有魔法师的专注度和强度至关重要。成为一个原型角色的益处，不仅体现在我们内在缺乏表达该原型所需要的能量之时，也体现在该能量虽存在于我们之内却不纯粹之时。

反过来，在人际层面上，有时会有另一个人带着魔法师的兴趣和吸引力接近我们，而我们也许会因为不方便而选择回避。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对魔法师角色的表达，是在邀请我们表达少女。此刻进入少女角色的益处在于，少女享受魔法师为赢得她的青睐所付出的努力。与其对他人锲而不舍的兴趣感到厌烦，我们不如进入少女的角色，学会喜爱这种关注，同时审慎地向对方展现自身的某些部分。

同样，这些相同的模式也在社会层面重演。一个群体发出呼喊以求被听见，但另一个群体从呼声中只听到胡言乱语。当我们看到一个持有看似荒谬观点的群体时，这正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共同承认自己并不理解，并真诚地去询问对方的观点是什么。或者，从另一方向来看，一个开始获得它从未期待的关注的群体，可能会试图回避聚光灯。然而，这种抗拒错失了赋能外界真正好奇心的机会。

请注意，以我的方式描述的魔法师与少女之间的关系，听起来更像是右手路径的关系。诚实地面对自己，审视我们是否真正知道那些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物，是良好品格的一种标志。同样，向那些对我们感兴趣的人敞开心扉，似乎也是善良之人会做出的慷慨之举。但无论我们走哪条道德路径，这些持身之道都是有德的。左手路径所拥抱的虚假，是分离的

虚假，并非自欺欺人的虚假。向他人敞开心扉是一种能量交换的机会，但它也为操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5. 心智的催化剂



心智的催化剂将心智描绘为已赋能的他者。在这一阶段，潜在经验的种子已经播下，并以一个孕育着自我认知的机会，将自身呈现于心智。

符号

一个女性形象端坐在一个箱子上，面朝她的左侧，双足轻踏在一弯新月之上。她身穿一件透明的上衣，头戴皇冠，并饰有乌拉埃乌斯。她的右手持有一颗圆球，而她的左手上，一只鸟正展翅欲飞。她的身后，阳光普照，在她下方，一个既非黑色也非白色的箱子中，数只眼睛在凝视。

女性形象代表无意识心智。皇冠表明有意识心智的关注使无意识心智高贵，这激活了赋能事件。乌拉埃乌斯表示灵性智慧，它告诉我们：心智的催化剂是源自内在子子理则的一种流溢(emanation)。她身后的太阳重述了这一概念。太阳也象征着灵性通过照耀这个原型的

环境，保护了这一催化过程。光照具有保护性，因为太阳当空照耀时，没有什么可以隐藏于阴影：心智的催化剂是被以其真相揭示出来的无意识心智，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无论在催化剂中看到什么，都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心智之中。这一点将非常重要。

她手中的圆球是魔法球，Ra 告诉我们，它表明“对于有远见的行家而言，每一个机会都孕育着最奢华的魔法可能性”。箱子中的眼睛重述了这一概念，它们象征着全新的视野，藉此我们开始看见[在物质幻象中所见证的]所有事件的深刻灵性意义。从她手中起飞的鸟，代表着灵性旅程的开始。由于心智必须先于身体和灵性被启蒙，心智的催化剂便成为赋能活动的第一个原型；它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内在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见证的一切，都为我们提供着自身的映照。这一发现正是灵性演化的第一步。

透明上衣表明，虽然催化剂被太阳照耀并向有意识心智揭示，但它并未被完整揭示；它仍然被遮蔽在罩纱之后。箱子的灰色特征也重述了这一概念。在物质世界中，黑与白并非泾渭分明；相反，我们所遭遇的体验向我们揭示诸多层次的灰色地带，其道德意义我们必须仔细探究。女性人物坐在箱子之上，表明她与物质幻象紧密相邻，也象征着心智环境对物质环境的主导性质。心智的催化剂既通过我们自身浮现的思想和情感，也通过我们与他人互动关系中所看到的意义，向我们呈现其自身。她脚下的新月重述了这个原型的女性原则本质，但它也表明在这个原型中道德极性的可用性。每一次自我认知的机会，也向我们提供一次道德解读的机会：一次体验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暗示我们应当接纳和宽恕，或者应当压制和支配。最后，人像面朝左侧，表明左手路径的解读更容易被看见。

角色：表达者 The Expressive

我认为“皇后”这个名称并没有特别恰当地刻画这个原型——甚至 Ra 也说它是“混淆地被称为皇后”。以我的观点，“女朋友”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名称，它同时捕捉到了她与少女的关系，以及心智周期中典型的性浪漫特征。我喜欢的另一个名称是“表达者”，它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个原型的能量，不过我从未见过这个名字被用来识别一种典型形象，这是一个严重缺陷。尽管有缺陷，我仍然会使用“表达者”，因为（*相较于“女朋友”*），对应的“男朋友”概念不具备和“女朋友”一样广泛的意涵。

表达者，与少女一样，渴望被深刻而亲密地了解。然而，与少女不同的是，她已经身处一段关系之中。这赋予了她所需的稳定性，使渐进的揭示得以持续。表达者处于一种持续向他人呈现自我、供人注视的状态。她充满感受、情绪与激情。她常常大笑，也常常哭泣。她渴望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陶醉于当下的细节之中。尽管她充满各种点子，她并不提出任何严肃的理论，也对持续的智性对话不感兴趣：思想来得太快、太过变幻莫测，使她缺乏严谨的耐心。相比之下，少女的幻想曾被封印、无法用言语充分表达，表达者的丰沛想象力却始终在展示。大多数能够轻松显化表达者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具有艺术倾向，无论是通过绘画、音乐、手工、戏剧，还是其他形式。从表面上看，她健谈，带着异想天开甚至天真肤浅的气质。但在这种外表之下，却蕴藏着深不见底的内涵。她或许看不清楚自己，但当被问及时，她一定能清楚地表达自己。

表达者对待其构思如对待亲生子女。她滋养它，倾心关注于它，并通过它间接地体验生活。表达者具有创生性，也是丰盈的，但她的馈赠是整体性的。她通过构建思想形态并为其注入生命，来孕育并分享心智与情感的实质：这些思想形态是概念与情感的丛集，在进入广阔世界时，承担起自主的生命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传播和成长。也就是说，表达者创造的作品像互联网中的迷因(memes)一样扩散并演变。然而，她所创造的，与其说是作品呈现的外在表达，不如说是从一个心智传递到另一个心智的内在理解和情感实质。正因如此，我们也可以说表达者是慷慨且富有母性的。她会将全部的心力倾注在那些[被其视为“在她照料之下”的]人身上。她培育她的孩子们——无论是思想形态还是人类生命——用心智与情感表达所提供的滋养将他们围绕。这个孩子便是一个[表达者作为独立个体的]整体性的实例。

表达者的功能是为心智复合体提供川流不息的机会，使其获取更多关于自身的信息。她被自我表达的喜悦所驱动，且她的表达具有典型的自发性。她的赋权能力在于她与真理的直接接触：无论她以何种方式表达何种内容，在那表达中都存在一种深刻、无谬且具穿透力的真理，尽管不是那种她通过自我反思而意识到的真理。若要进行反思，她需要一个伴侣。她的有德在于表达媒介的多样性（例如广博的词汇量）以及情感感受的深度。

层面

在个人层面，心智的催化剂是那些自发地流经我们的思想与情感。虽然看似肤浅，每一个想法与感受都是一根阿里阿德涅之线，如果我们拉动它，便会引领我们经历一场充满想象、情感与构想的狂野旅程。这既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思考与感受，也包括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与情绪。

在人际层面，每当我们借助与另一个人关系中的安全感，真诚分享自己心智中的情感与幻想面向时，我们表达了表达者。我喜欢女朋友这个名称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兼具浪漫关系与非浪漫关系的意涵。女性密友之间常常互称“闺蜜”(girlfriends)。她们在彼此陪伴时所进行的那种典型的分享，正是这个角色特征性的表达方式。

在社会层面，当我们进入或寻找一个专门用于真实表达思想和情感、不需任何特定议程的空间时，我们就在表达表达者。对于表达者而言，表达并非手段：它是一种本质上具有价值的经验，当其不被强迫服务于某种目的时最为愉悦。例如，异见团体和互助团体通常会建立这样的空间，在这里人们能够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无需提炼出故事的道德意义。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正极取向（右手路径）的表达者允许自己毫无保留地脆弱。她仅渴望触及真相，并且既不为那真相羞愧，也不希望他人为他们自己感到羞愧。她不伪装，也不试图操纵。相反，她通过表达自身本性的过程来颂扬自己独特的天本。她并不试图获取认可，但如果她的脆弱遭遇攻击或羞辱，她将判断：最好不再与此人分享。

负极取向（左手路径）的表达者相信自己的内在心智和情感世界必须符合生命中那位权威人物的规定，这个规定命令她成为某种确定的样子。她如此完全地内化了这个命令，以至于现在成为它最激进的捍卫者。她是顺从者。她自己的价值观是由外部强加给她的，每当她未能达到这些价值观时，就会遭受羞耻与羞辱。在内化这种世界观的同时，她将其强加给那些[她认为在其照料之下的]人，无论是实际的子女还是比喻意义的子女。羞耻和认可成为她的货币。在她看来，具备某些特质是可耻的，因此她必须展示自己完全不具备这些可耻特质，并拥有高贵的品质。她的表达虽然是真实的，却是她所理解的“理想自我”的真实表达。她没有真实地表达她更深层的本性，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她已习得的、被认为

是理想的自我版本。在社会显化层面，顺从者视自己处于与其他表达者的竞争中，因为在她的构想中，品质的高贵是比较出来的。在与男性原则对应者[11]的关系中，她寻求对方的认可，以证明自己正确地扮演了理想的表达者。与这个原型的所有显化形态一样，顺从者与真理有连接，但她使用这种连接作为武器。通过操弄他人的欲望和羞耻感，她使自己在竞争者中占据主导地位，使自己作为男性原则对应者的伴侣而出人头地。接受了有意识心智与无意识心智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隐含于对她自身内在天性的压制之中]的同时，她在自我内在复刻了同样的分离。现在，在无意识心智内部，存在着精英和非精英的内容。同样，在她的世界里，存在着精英与非精英的他人。无论如何，她意图成为精英并认同精英，同时羞辱非精英。

上述是该原型可能出现的两种极化极端的描述。然而，这些极化极端的扭曲程度并不亚于较低极化的版本。相反，此原型（及所有催化剂和经验原型）的无扭曲表达都存在于一个光谱上，上述两种极化极端正处于该光谱的两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道德极性混合的表达。我们总是会在这里找到自己。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表达者拼命寻求他人的认可，同时对真实自我感到深深的羞耻，但是她依然通过真实地表达她的深层自我，而将自己置于风险之中。正因为她近乎绝望地寻求认可以及对自我的强烈羞耻感，她往往会发现自己陷入具有虐待性质的关系中，并容易受到他人的操纵。此角色的这个版本常见于[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关系的]家暴受害者们身上。她渴望以她真实的样子被爱着，但她相信她渴望的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需要放弃的幻想世界。她责备自己是一个傻傻的浪漫主义者，但每当她因为只是做真实自己而遭受更多敌意时，她感到悲痛。她已经内化了“自己毫无价值”的信念，认定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她接受了自己的被支配状态，但她不忍心将这种支配施加给他人。因此，她卡在了非精英的处境中。他人告诉她：“你值得更好的。”但她无法看见，只是但愿这是真的。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表达者渴望达成[她生命中的权威所规定的]精英理想，但她过于脆弱，无法始终如一地达成这一理想。她乐于对那些[她认为是非精英的]人，强行推行被认可的思想方法、情感模式和表达方式。她乐于羞辱那些未能达到理想标准的人。但她也无

[11] 译注：心智的经验负向极化——大家长。

法承受自己遭受同样的羞辱。她需要来自权威人物的持续认可，否则她的内心将彻底崩溃。尽管她无法达到自己内化的理想标准，她以情绪崩溃作为确保获得认可的手段，但这些崩溃旨在抑制那些[促使其更趋近理想标准的]尖锐批评，因此，她的崩溃实际上是她自身软弱和拒绝成长的表现。

表达者角色的一种扭曲表现是徒有其表。如同左手路径的表达者，她已经内化了“什么样才令人渴望”的外在观念。然而，与左手路径的表达者不同的是，她缺乏足够的情感深度，无法以一种[能在男性对应者眼中凸显自己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她的自我表达能力真的很肤浅：她是“基本款”。这种扭曲模式往往会阻碍催化剂的整合，因为可供运用的催化材料非常有限。

表达者还有一种扭曲表现是“沉默者”。当我们学会了对真实的自己感到羞耻，但同时拒绝遵循外界的教导去呈现自我时，我们表达了这一模式。由于没有安全的表达模式，我们会发现自己完全被压抑。在关系中，这种版本的表达者会显得胆怯而拘谨，无论这些关系多么持久稳定。

引导冥想

皇后

我的话语对你意味着什么？

当我说话，你是听见了一个自负的年轻人为了自抬身价，喋喋不休地讲着漂亮的空话？还是听见了一曲灵魂之歌，由一个沉浸于所学，出于对学问与学生的热爱而寻求分享的灵魂吟咏？

你如何解读我？从我的话语中，你读出了怎样的欲望、恐惧、激情、喜悦、悲伤、神经质、创伤和意图？你从我的举止和性情中读出了什么？

回忆有一次，你觉得可以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解读你的经历。回忆两种不同的解读带给你的感受，以及当视角转变时，整个经历如何转变的。

感受你对那段记忆的负面解读，感受你对我的印象的负面解读。让感受毫无保留地淹没你。

。。。

现在，感受正面解读。

。。。

你是你所有解读的源头。但它们从何而来？

它们似乎凭空出现，突然之间，你便被当下的思绪与情感淹没。

在这些真诚的时刻，你内在的隐藏之物浮出水面。你内在有一朵花蕾，它始终在绽放、勃发、浮现于你的生命经验之中。

每一刻，你都在呈现自己。每一个念头、每一次行动、每一份感受，都在宣告着你内在的丰盛，那诞生于你的生命经验中的丰盛。

你的回应和解读，同样也是你的表达行为。

感受自己喷薄欲出的表达。觉察你声音中的语调、脚步的节奏、那些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的话语。即便最细微的动作里，也绽放着你内在的奥秘。

你是你宇宙的焦点。你的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艺术和微妙。感受你在生命的 T 台上昂然阔步，旋转舞动间，将内在丰盛显化。

6. 心智的经验



心智的经验将心智与自身的关系描绘为已赋能的自我。 这一原型展现了与无意识心智接触之后的有意识心智。在这个状态下，它开始注视经由子子理则选择在经验连续体中引发改变而提供的催化剂。

符号

一个男性形象头戴皇冠和乌拉埃乌斯，身上披着一件长袍，衣物在其左侧延伸得比右侧更长。 他的胸前饰有一只飞鸟图案，绘于圆圈之内。 他的双腿交叉成一个十字形，一只脚尖点地，他的右手握着一颗魔法球，而左手掌心向下，空无一物。 该人物坐在一个箱子之上，一只家猫坐在箱子的右侧，面朝左侧。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识心智，即主观见证者所能觉察到并往往将之认同为“我”的心智。他头戴的皇冠表明他作为无意识心智内容的管理者之地位：他承担着[决定如何整合心智的催化剂的]责任。他穿的长袍将他与无意识心智隔开，更广义上说，也隔开了其他人，阻碍他感受到[与自身的无意识或他人的]全然合一。长袍在左侧延伸得更长，表明在左手路径上，这种分离感更为深刻。

他交叉的双腿与胸前的圆形共同构成了一个风格化的安卡十字或环十字。一如既往，这一符号表示显化中的灵性——它通过自身的显化，行走在逐步回归造物者的道路上。然而，在这里，安卡十字被具身化。这不是他携带的符号，而是他本身就是这个符号。具体来说，交叉的双腿构成了“忝十字”，代表“生命的大十字”：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牺牲我们的依恋，来维持审慎且危脆的平衡。他的身体直接呈现这一符号，表明心智的经验的机制，正是一个为达成审慎平衡而牺牲诸般依恋的过程。

他胸前振翅高飞的鸟，表明在母体中被囚禁的鸟已获释放，此刻翱翔于高空。这只鸟代表着灵性复合体，其表示对心智的催化剂的成功处理，使我们得以接入并使用与造物者的连接。这只鸟的飞翔，还表示高效使用心智的催化剂所带来的满足感。

人物右手中的魔法球，代表右手路径中随手可得的魔法可能性。我们的理则偏爱右手路径，因此使行走这一路径更加容易。所以，相较于左手路径，右手路径更容易获取蜕变的力量。

箱子，一如既往，代表物质幻象。人物坐在箱子之上，既表明心智与物质幻象紧密相邻，也表明心智的演化机制对身体的演化机制之主导性质。我们心智的承诺和判断，将决定并局限我们物质体验的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只能在世界中看到自身的信念和偏向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

箱子内的家猫象征着在右手路径上可用的一种保护形式。请注意，这是一只家猫，而不是大型猫科动物。它并不具备压倒性的力量。相反，家猫具备在黑暗中清晰视物的能力，也具备捕猎[类似老鼠和蛇这些威胁我们家园和生命的]害兽之本能欲望。猫面朝左侧，表示它防范着我们对亲身经历的[可能侵蚀我们对右手路径之承诺的]物质体验的解读。因此，这只猫使我们的心智家园能够抵御那些[原本可能悄然潜入我们的心智中的]细微隐患。

角色：判断者 The Judge

我选择将这一角色命名为判断者，因为这个名称把握住了该角色的根本责任。另一个备用名称是“男朋友”，我认为这个名称不像“女朋友”之于心智的催化剂那般恰当，因为“男朋友”一词不如“女朋友”那样具有广泛的指涉和应用范围。

许多评论家们为这个[传统上被称为皇帝的]原型赋予统治的责任。它通常被视为一个为了维护公正而聚焦于法律与秩序的角色。但我认为这种理解并不恰当。法律、秩序和公正这

些概念是身体周期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当这些概念涉及到物质幻象中的行动时。而这个原型属于心智周期，因此它关注的不是行动，而是对思想、情感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规则：据以判断心智的表达的某个方面是好是坏、是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这个原型并不代表法律本身，它代表权威，尤其是关乎什么样的思想、情感和表达可以被接受的权威。判断者是对心智中的起心动念赋予价值的权威。

判断者手握大量的信息，他希望将这些信息全部纳入一套规则体系中，从而确立一套价值的等级排序。对判断者而言，他所接触到的[心智现象之阵列的]方方面面，都必须被归位于他所构想的道德秩序中的适当位置。判断者是决定心智之本然与应然的权威。

判断者的责任是建立一套心智框架，以便将表达者提供的[流动且常常难以消化的]内容归入其中。这个框架包括对那些内容之意义的解读，还包括对那些内容中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者被推崇、何者被抑制的判断。正因他负责对表达者提供的内容作出价值判断，判断者常常与规则和统治联系在一起。这个责任也解释了判断者与父权的紧密关联。判断者决定其信念系统的规则将是什么，并且依据他建立的规则，他决定将如何把有意义的事件整合进这一信念系统。

判断者是深具理性的。他对心智表达的价值和品质的判断，都会经过其理性官能处理，借此使他自己厘清这些表达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因误解理性的本质，而判定某种情感表达是“非理性的”。但理性与情感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情感是一种表达：它体现了一个人的根本价值观与当下情境之间发生的关系，并具有行动驱动力、带有情感效价。人类的推理并不会生成冰冷、价值中立的判断。纵或有之，其输出结果也绝非价值判断。人类的推理必须先把我们的根本价值观作为输入项加以接收，再使它们经过理性评估，然后才能对这些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因此，判断者的活动包括两个主要阶段：

- 确立一个价值判断集群（或预设立场）；
- 依据这些价值判断，对世界进行理性分析。

由此可见，“理性与情感对立”的观念本身，就未能体现出[对我们的价值判断集群具有的预设性质的]反思性觉知。只有当一种情感与[我们关于哪些思想和情感是有价值]的预判不一致时，才是非理性的。

判断者的动力来源于对善良与德行的渴望。他的赋权能力在于能够在心智中保持逻辑连接，并察觉[其所提出的判断体系中何处以及如何存在]矛盾。他的有德体现在两个方面：价值排序的广度（没有盲点）以及承诺的一致性（不允许自相矛盾）。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判断者是内在的心智能力，用于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自发出现在心智中的各种想法和情感，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物质体验相关。

在人际层面上，每当我们帮助他人厘清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特别是涉及这些想法和情感是好是坏、可接受还是不可接受的判断时，我们就在表达判断者。作为判断者，我们是与他人关系中的道德判断的源头。

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致力于某种[专用于确定应如何对待其他群体的自我表达的]规训时，我们便是在表达判断者。在社会层面上，判断者是我们社会的道德权威。每当一个群体处于公示[何为可接受性规则]的位置时，这个群体便是在[相对于规则所适用群体]扮演判断者。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正向极化（右手路径）的判断者是一位引导者或知己。他的解读规则的核心态度是：无论表达者说什么，都是真实的、有价值的且有效的。因此，他为解读信息所建立的规则，是极尽支持与涵容。没有任何想法或情感是错误或糟糕的；每一个负面情感都表明，它对某些亲身经历的创伤的一种有效回应；每一个想法或情感都可被如其所是地接纳。他不是向表达者强加一套规范，而是运用自己的天赋，帮助她愈发深入地发现她内在的内容。他最深的渴望是理解表达者之本然，并向她提供一个[作为爱之造物的]她自己的结构化映射。正如卡牌上的猫所表明的，这种态度保护他的心智免受那些[可能阻碍他与表达者之间关系的]微小而伤人的念头之侵害。

负向极化（左手路径）的判断者是大家长。关于表达者身上什么可接受与什么不可接受，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论，并且在她违反他所建立的规范时，他毫不犹豫地让她知道。对这个原型的传统解读，根植于权威的概念，这些概念与该角色的负极面向产生最强烈的共

鸣。我们在此看到的父权制：不仅压迫女性，还将女性气质本身视为一种从属能量而加以压制，（*迫使*）这种能量的表达必须使其自身顺应男性原则的要求。

Ra 经常将两种道德路径称为“服务自我”和“服务他人”。Ra 所说的“服务自我”一词的含义，在负向极化的判断者——大家长——身上得到了相当恰当的体现。在这条路径上，一个人将自己的有意识心智奉上神坛，相比之下，无意识心智只是一个按其意愿而使用的工具。由于无意识心智是原初的他者，因此“服务自我”意味着一个人以牺牲无意识心智为代价去服务有意识心智。“服务自我”中的“自我”并非完整的自我，而仅仅是有意识的自我——主观见证者倾向于认同为自我的那个自我。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判断者想要接纳表达者本然的样子，但他无法摆脱自己对她应然的样子的纠结。他执着于他自己的信念：关于无意识心智（或他人）要怎样才算有德行，是好的，甚或仅仅勉强合格。这种理想标准致使他将她表达的某些部分（表达者本然的一部分），视为不够好或者需要改变，而加以拒绝。然而，与大家长不同，这个扭曲的判断者想要去爱她本然的样子；他只是无法令自己无条件地做到。因此，他的态度时冷时热：有时他深情款款，全力支持，但在另一些时候，他厌恶她，并对她的感受不屑一顾。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判断者想要成为表达者必须服从的至高权威，但他缺乏足够的信念强度，无法承受当他试图强制执行自己的意志时所遭受的反噬。大家长之所以能保持自己的权威地位，是凭借他的意志的压倒性力量。只要他的意志强于其统御对象，他就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然而，大多数负向极化的人都无法达到这种意志的强度。这个混合型判断者在表达者拒绝他的批评时，有时会敏感于她的痛苦，因此他会为她破例，允许她主导关系。尽管他想以权威姿态示人，却更是经常被视为“惧内”。他在能掌控的地方施加控制，但在私底下饱受屈辱。

判断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当他存在盲点时。这个判断者会忽视某些心智内容，认为它们无关紧要，或者不需要在价值序列上排序。这通常是因为他执着于自己的先入之见，并且“异常”信息对这些先入之见构成了威胁。有意识心智是我们认同为自我的那个自我。所以，因为我们能够有意识地调用自己的解读规则，我们对这些规则的执着程度就如同对自我认知的执着程度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往往不确定自己是谁。如果我允许新信息改变我对何

为善与恶的判断，那么这些判断的依据何在？我自身道德品格的稳定性又何在？这种扭曲的判断者容忍[对其心智内容的结构化解释中]存在盲点，是因为另一种选择似乎更糟。

判断者的第二种扭曲表达是当他的解读规则不一致时。我可能判断 X 是好的，而 Y 是坏的。但接着，有人向我指出，事实上 X 和 Y 是一回事。如果我对自己预设的解读规则抱有深厚的执念，我就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试图过辩解来消除这种不一致。在这种扭曲表达中，判断者是一个合理化者。判断者无法忍受矛盾；这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因此，当他面对自己判断中的矛盾时，他不是改变自己的判断，而是将这些判断进一步复杂化，以便对自己隐藏矛盾。于是，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心智迷宫，为他的判断辩护。

引导冥想

皇帝

你经历的一切都属于你。

睁开眼睛。在视野中选择一个物体。它对你意味着什么？现在，再看另一个，思考它的意义。环视房间。当你的目光缓缓扫过四周时，观察你的念头和情绪。 观察你的判断。观察你的偏向。

了知所有这些念头与感受都是你的，你创造了你自己的心智世界，并点头表示认可。这是你的意义世界，它是好的。

你对你的诠释、你的思想和你的态度拥有主权。感受这种责任带来的力量与权威。

。。。

闭上眼睛。回想有一次你被某人某事激怒。

找到愤怒的核心，令你无法接受那个行为的根本原因。那个人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模式是什么？而那个模式中，最令你愤怒的又是什么？这就是根本原因。

。。。

现在回想一个时刻，你出于同样的根本原因而行动。

想一想你周围的人因此对你产生的感受。你要对造成这些感受负责。认领这些感受其实是你自己的。

这个根本原因同样属于你。它就在你之内，否则你不会在他人身上看见它。认领你对这个根本原因的责任与所有权。即使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依然骄傲地认领它。

你对所有影响你的事情拥有主权。你也许无法掌控事件，但是你可以决定你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正是在你的主权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感受你在你亲手创造的世界中巍然屹立、雄视天下。

7. 关系二

当原型容许两种对立的极化表达时，成对原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撇开那些往往阻碍催化剂整合、或如 Ra 所说会导致催化剂“变质”的扭曲表达，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存在四种重要的版本。

特质：探索 Exploration

这两个角色——表达者和判断者——本就处于彼此的相互关系之中。表达者处于持续向判断者分享自己的状态，而判断者则处于持续评估表达者所分享内容的状态。这种关系，与之前的关系一样，可以借用性结合的类比，尽管它并不限于性或浪漫关系。

我将从心智的催化剂和心智的经验之正向极化开始。正向的表达者是这一角色的两个极化版本中更具有自发性的一个。她的举止、她的话语、她的情绪失控时刻——所有这些都是她分享给判断者的内容。他是她的同伴，她的亲密爱人。这种关系的持久性质使得他们变得非常熟悉彼此。他了解她的习性和喜好。同样，她也知道他倾向于如何判断她的分享。

他们是幸运的，这是一种右手路径的关系。判断者享受这种缓慢燃烧的关系，享受他们之间不断出现的小惊喜和全新时刻。当她有了新的想法，他便聚精会神、侧耳倾听，准备陶醉于这一全新表达。他听她诉说自己的烦恼，肯定它们的合情合理，接纳她的愤怒、她的悲伤、她的失望，接纳任何与她的分享相关联的消极情绪。他听她诉说自己的喜悦，并同样肯定它们的合情合理。她的热忱、快乐和激情都是她的种种面向，他判断这些都是可以接受且富有价值的。当他们在一起、她与他分享时，他们在进行爱的交融。他坦然注视她

本然的样子，渴望了解她赤裸裸、毫无掩饰的每一个细节。他希望她向他揭示最柔软的脆弱之处，希望她在他身边感到安全，希望她在最脆弱的时候，也能从他的呵护与爱意中获得喜悦。在这种关系的正向极化表达中，安全与护持是最显著的特征。

那种认为表达者的情感表达往往与理性相悖的流行观点，在尚未事先了解表达者的根本价值观时，就已对其作出了预判。除非我们了解表达者重视的价值是什么以及这些价值如何相互关联，否则我们无法确知表达者就是非理性的。这样的预判是左手路径的典型特征，在左手路径，有意识心智按照自己偏好的根本价值体系来塑造无意识。在右手路径中，有意识心智（判断者）探询表达者的价值观，并假设这些价值观是彼此一致的，然后运用理性能力推导出它们之间必然具有的关系。在学院派哲学，这被称为“善意解释”(charitable)。因此，右手路径中这两个原型之间的关系以善意的探索为特征，或者正如一位尽心尽责的徒步者可能会考虑的：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探索而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两个角色的负向极化呈现出正极关系的对立面。负极化的表达者是顺从者，负极化的判断者是大家长。如同正极关系，他们非常熟悉彼此，但他们的共舞是一场旨在奴役对方的力量展示。顺从者深知大家长会将什么样的评判施加于她，并已将这副关于她的画像内化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表达者的特有自发性并未消失，而是变成了一种[迎合大家长所要求的指定特质的]自发性表演。对于大家长而言，他完全坚持他自己的[关于什么样的表达者是可以或不可以接受的]价值判断。他对世界最好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愿景，这一愿景对他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表达者无法契合这一愿景，那么他就把她打入冷宫。顺从者对这一愿景的认知以及她削足适履的能力，使她赢得了大家长的青睐，从而得以凌驾于所有落选者之上而登堂入室。凭借赢得大家长的青睐，她成为精英。获得这份青睐之后，她现在可以享受[将这份青睐为己所用或者当作武器对付他人]的特权。然而，由于她已经内化了大家长的整套价值体系，她的条件与意愿具足：使用同一套价值体系反过来对付他。如果他对该体系的承诺有所动摇，便会成为她蔑视的对象。每时每刻，她要求大家长在他的统治中保持无可挑剔，因为如果她不这样做，她将未能达到他的理想标准。在这种关系中，没有粉饰的和平；他们彼此清楚对方在磨刀霍霍，但他们仍然维持着这段关系，因为他们各自都相信自己占据优势。因此，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通过威胁对方可能会失去精英地位，他们彼此问责。

以上是该关系中极化的极端表达。然而，这一原型关系的最远为常见的表达形式是混合表达。在混合表达中，要么这一对原型都想要趋向正向极化，但仍有负极面向的黏着；要么他们想要趋向负向极化，但没有泯灭正极面向的特质。

考量这对追求正向极化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表达者渴望在关系中感到安全而不得。她爱着判断者，想要向他进一步揭示自己，但某些特定主题或情绪状态会引发他的评判之怒。她逐渐学会避开这些主题和表达模式。她尽其所能地在关系中汲取快乐，但在这表面之下，始终存在着一种[并没有被他接纳的]感觉。基于至高无上的“一的法则”，从究竟上说并不存在个体思想。即便判断者从未直言对她的评判思想，她仍能从他微妙的肢体语言中感受到。另一方面，判断者则希望自己的伴侣对他来说是无条件值得爱的。然而，有些条件却是他无法放下的；他对所选伴侣的身份有一定标准，并且不认为自己对她要求过高。

现在考量那对追求负面极化的组合。操控者想要达到大家长对她的期待，但这让她心力交瘁。有时候，她只想放松一下，不必一直戴着面具。她知道，一旦放松神经，大家长的评判就会让她感到羞耻；但她如此根本上地拒绝成为非精英的想法，以至于当他批评她时，她有时会予以反击。她害怕无法达到自己已内化的标准，这种恐惧持续压迫着她，使她成为一个阴晴不定的伴侣。另一方面，大家长钟情于她，同时又害怕她偶然发起的反击。他有时会对她冒犯自己的权威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不想应对她的报复。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软肋，也明白她一定会继续利用这一点，但他并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对抗她——若想结束这种局面，他本需如此。

何时成为角色

在本节中，我将不涉及这些原型的负面版本，因为本书无意为那些走左手路径的人提供实用建议。当我描述左手路径时，我的意图是利用这种相反的极性来澄清和锐化右手路径的性质。

我将从个人层面开始。每当一个想法带有情绪电荷时，无论这个想法涉及何人何事，它都是心智的催化剂。它可能是挫败、愤怒、失望、兴奋、轻狂，或任何其他情绪，它可能与自己或他人有关。每当出现这样的情绪电荷时，表示催化剂已经备妥，可以着手处理了。在这一刻，成为心智的经验是恰当的。这意味着要进行 Ra 在第 5 场集会中所描述的平衡

练习。无论这种情绪电荷是什么，适当的回应方式是允许它如其所是，让它在内在体验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不是将情绪外化为行动），然后以其本来的样子，接纳这种情绪以及伴生的各种念头和评判。所有这些都是你的一部分。然后，请记住，无意识心智内在包含所有可能性，因此，任何你允许得到表达的情绪电荷，都有一个等待着[在第一种表达完成后]展现自身的对立面。以右手路径的典型方式，心智的经验不应推动无意识心智进一步揭示自己，也不应试图告诉无意识心智那个对立面是什么；相反，只要你[作为心智的经验]为它留出空白，它就会在它自己的时间、以它自己的方式揭示自身。挫败和愤怒会过去，显现出理解和同情；失望会过去，显现出自豪；兴奋会过去，显现出冷静；等等。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对允许某些想法和情感在内在找到表达犹豫不决。我们已经习得[对这些想法和情感的]外界共识：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它们是可耻的、软弱的或者缺乏德行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就此判定我们自己是可耻和软弱的，而是表明在能够探索它们之前，存在着一道我们必须从内在跨越的门槛。我们能感觉到这些想法和情感的力量潜伏在表面之下，但不确定[即使只是向我们自己]揭示它们是否安全。我们的担忧并不是这些隐藏的真相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那是灵性层面的担忧），而是担忧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够好。因此，我们在内心会倾向于成为沉默者——一种扭曲模式的表达者。在这一刻，心智的经验在我们内在激活，邀请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空间里，向自己分享最深层的想法。这是成为心智的催化剂的恰当时机，允许自己进入无拘无束的、自发性的自我表达之流。

在人际层面上，当面对一个想要与我们分享的人时，我们有机会成为判断者。这里有一个常见的异性恋关系桥段：关系中的女人感到某种不适或不快乐，并且往往与关系中的男人有关。她试着与他分享自己的不适，但他不是倾听并肯定她的感受，而是转移话题，或者将她的感受当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待。他并不明白她不是想要摆脱这些不愉快的感受，而只是想要表达它们。在这种以及任何类似的情境中，都是成为判断者的恰当时刻。判断者的职责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对心智内容进行判断。在右手路径中，他有责任作出的判断是肯定性认可。成为判断者，要求我们对[可以或不可以接受之]预设观念保持警惕，并为了这个其表达本身具有价值的人，有意地将成见搁置一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

发现自己的先入之见被颠覆，发现正确性和可接受性的本质，与我们过去的想法全然不同。这一发现表明意识发生了成功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被记录在我们的母体之中。

反过来说，在人际交往中，当我们被邀请就某个主题分享自己的真挚感受时，我们可能会犹豫。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这是否是一个陷阱？我们暴露自身脆弱的行为是否会遭到否定？成为右手路径的表达者需要勇气。我们必须在他人面前袒露自己，将自己置于他人“审判的法庭”之上，希望我们的小小表达能够得到接纳，从而改变对方的意识。选择如实表达自我是他人的催化剂，这是通过展示一些他们不曾想象过的事物来服务他们的机会。

这些相同的模式在社会层面上重复出现。如今，他人的自我表达经常被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公开传播自己的内心想法，哪怕只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推送。我们可能会忍不住对他们的言论作出回应，比如指出他们的信念是错误的，或者指出他们公开发声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但这两种回应分别属于不同的原型（第一种对应心智的形意者，第二种对应身体的形意者）。无论在这种公开曝光的行为中起作用的其他原型共鸣是什么，在右手路径上，我们应当去接纳他人如其所是的真实状态，去肯定他们“做自己”是没问题的，即便他们的信念是错误的，或者他们的行为伤害了别人。右手路径上的判断者，尤其是在社会层面上，必须小心谨慎地限定自己的责任。他仅负责对他人身份(identity)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属于另一个角色。

同样地，我们也应当向他人诚实地表达自己，甚至，也许尤其是在社会环境中。持有错误的信念没有关系，伤害了他人，也不是对此人之身份的定罪。我们可以在不牺牲[我们本然就是可被接纳且值得被爱的]这一基本真相之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在社会层面上，每当我们的自我表达伴随着情绪电荷时，就适合成为表达者。“做自己”的勇气越大，选择这样做所具有的催化潜力也就越大。

8. 心智的形意者



形意者这一分类是第一个元分类(meta-classification)。Ra 说它“同时是作用者与被作用者”，母体所趋向的赋能“被母体记录，但由形意者经验”，并且“催化与经验的过程”属于形意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前四个分类描述了整体复合体内的各个器官，整体复合体本身则由形意者来描述。整体心智复合体通过赋能、催化和经验的循环过程来经验自身。

在我对心智的催化剂与经验的论述中，我描述了这些角色的两极化版本，甚至还谈到了它们的右手路径版本，仿佛这个版本是正确的、恰当的，或者值得推荐给任何右手路径的寻求者。但是，一个人无法直接改变自我的这些面向。一个人无法比自己之所是更勇敢、更透明；一个人无法比自己之所是更多接纳、更少评判。事实上，这些过程在我们之内只是它们原本的样子。无论付出多少意志力或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些自我的面向。对这些原型的混合表达，就是对原型的纯粹表达，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我们努力成为这些原型的过程中，不应试图变成纯粹的、右手路径的表达者和判断者。这种纯粹性将通过蜕变进程适时到来。相反，我们应当单纯试着成为我们自身最诚实版本的表达者与判断者。在小周期的活动中，别无选择；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我们的自由只是成为我们之所是。

根据 Ra 的说法，形意者分类是“所有前世偏见的储存库”。我们的赋能、催化剂和经验的机制与生俱来，并且这些机制自然而然地在形意者之内展开。

符号

一个人类男性形象的髋部与一个箱子连接。他坐在一个由基座、柱子和屋顶组成的更大建筑之内。在建筑的上方，有一个带翼圆球，在建筑的基座上，有八个古埃及象形铭文，据 Ra 所说，其传达的信息相当于“你们将再次诞生， 到达永恒的生命。”在中央人像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较小的人类人像，他们向中央人像举起双手，似乎在献上某种东西。位于中央人像左侧的人像是白色的，右侧的是黑色的。中央人像头戴王冠，右手做出祝福的手势，左手握着一把插入建筑基座中的长剑。

这个男性形象代表着有意识心智。然而，这一原型同时包含了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第一张包含多个人物的卡牌。位于有意识心智左右两侧的两个人像，代表无意识心智向有意识心智提供的催化剂。Ra 告诉我们，他们的颜色与左右手路径的对应关系是相反的，因为表面上负面（令人不快）的催化剂，往往导致在母体中记录下增加我们右手路径极性的经验。而表面上正面（令人愉悦）的催化剂则起相反作用。因此，创伤是正向极化的一种常见机制，而赞美和认可则是负向极化的一些常见机制。

有意识心智与箱子的连接，表明心智的任何演化都离不开它在身体中的显化。我们投生于这个物质幻象之中，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在回归造物者的道路上取得进展。这一场景展开于其中的那个更大结构，是一个人造结构。这代表着我们为自己构建的心智架构，并且我们所有心智经验都在其中被处理：它就是我们的信念系统。心智不仅被囚禁在物质幻象之中，也被囚禁在自身的观念框架之内。因此，“所有前世偏见的储存库”以一个信念体系的基础性特征存在于我们之内，而我们注定要出生于这一体系之中。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们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信念教给孩子，但他们只会在愿意接受的情况下采纳它们。如果他们不接受，那么我们的教导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他们根据自身的信念体系来处理的]催化剂。表面上，我们倾向于停留在父母和文化所传授的基本观念框架之内。但在更深层次上，我们会按照各自独一无二的预存配置，将所有新经验整合进我

们的信念体系。随着我们日渐成熟，这种更深层次的整合方式往往也会影响我们[对文化信念体系外在特征]的理解——这甚至常常导致我们全盘否定被灌输的体系。

该建筑基座上的信息指出其本质：它是一个解释体系，旨在理解所有经验，并将这些经验纳入一个灵性上满意的、关于实相的描述之中。人之为人的一个部分坚持着某种神话叙事，这个神话叙事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解释我们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一神话叙事围绕着我们所有人共有的一个原初渴望组织起来：回归太一造物者。信念系统的灵性取向经由[悬于心智架构之上的]带翼圆球得到了重申。Ra 告诉我们，这个带翼圆球代表着形意者“跟灵性（签订）的圣约”。这个圣约归结为一句话：心智与灵性将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然而，这一圣约被如何使用，取决于一个人对道德极性的选择。

形意者的双手表明了[在两种道德极性之间的]选择之核心本质。右手祝福无意识（以及世间万物）成为它本然的样子；左手将能量向内导引，号令无意识（以及世间万物）成为它已经被决定成为的样子。因此，右手路径的圣约承诺：如果心智将自身完整交托于灵性，其最深层的渴望将得到回应。在左手路径上，心智夺取灵性的资源，依照自身意图驾驭它们。

角色：讲述者 The Storyteller

塔罗牌的评论家们似乎对这个角色的本质尤其感到困惑。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共识，但所有评论中似乎都贯穿着一个基本概念：这个角色关乎教义。传统的名称“解经祭司”意为“高等祭司”。我认为这个概念成功地抓住了该原型的两个重要方面：心智的渴望服从于灵性复合体的牵引，以及对实相进行神话描述的投射行为。但我认为“高等祭司”这样的术语存在太多的历史包袱和太少的熟悉度。所以我喜欢称这个角色为讲述者。

心智的基本性质和自我发现的机制，从根本上离不开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母体未通晓的渴望从我们持有的信念流出。赋能者选择向我们揭示其自身的哪些方面，取决于我们准备好看见什么。这种准备状态的局限，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身的信念，以及我们是否准备好改变这些信念。我们洞见[呈现其自身的]催化剂之更深层本质的能力，取决于我们相信他人能为我们带来什么，也取决于我们对自己[可能会受到他人观点冲击]的信念之依恋程度。

讲述者存在于一个他自己建造的世界中。他讲述着一个关于自己的叙事，讲述自己这位主角，在那个世界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哲学家 W.V. Quine 有一句名言：“只要在系统的其他地方进行足够激进的调整，无论发生什么，任何陈述都可以被坚持为真。” 我认为，Quine 的理解，是心智复合体在根本上被构建为一个[整合所有经验现象的]自我强化的合成器。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样的经验，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学会[以强化既有信念体系之性质的方式]将其整合进我们的信念体系。而由于讲故事的行为本身就是我们更深层身份认同的表达，对故事的威胁即是对身份认同的威胁。

每个讲述者都是独具个人特质的。他习惯于讲述某种特定类型的故事，这种习惯源自随他带入这个世界的投生前偏向。因此，他的催化剂和经验的进程如此这般运行，无法改变，就如同作家的写作风格无法改变。讲述者的讲述故事的模式就是他的（个人）印记。

讲述者的动力来源于[对一个精心打磨的思想体系的细节进行构建与丰满而带来的]乐趣。讲述者的赋权能力在于[使得此角色维持整体视野的]心智之海量容纳。讲述者的有德在于视野的宽广度（没有死角），以及对新信息的敏感度（没有盲点）。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讲述者是我们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内在声音，无论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在某段关系中我们曾是受害者，某个事件曾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们的宗教信仰就是真理，我们只有具备 X、Y 和 Z 这些特征，才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我们，等等。

在人际层面上，讲述者是我们内在的系统化者，他寻求将每一次经验都纳入系统的适当位置，并与他人交流这个系统。当我们向他人分享我们相信世界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认为世界是这样的，以及对方在这个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时，我们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表达了讲述者。例如，父母在与子女的关系中，经常会进入讲述者的角色。

在社会层面上，讲述者与塔罗牌中这一角色的传统概念高度共鸣：这一角色是教义的传授者和布道者。他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事件提供解释，并且这种解释的根本动机源自人类[通过神话叙事追寻意义]的经典尝试。教育者的主要角色是成为讲述者，他们与学生们分享一个关于“世界实际是什么样”的观念。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塔罗牌图像中左右两侧的差异，表明了此原型的相反极性版本的本质。因为我们对原型的表达通常会同时汲取原型的正向和负向极化的面向，因此以无扭曲但也未高度极化的方式表达原型，是可能且常见的情况。原型的不纯粹表达内建于内在演化过程中，随着转化机制重新调整我们内在的这些原型进程，使其成为更纯粹的极化表达。

正向极化的讲述者将关于自身经验的叙事内容整合进一个自我强化的、正面导向的故事。他通过细致、有意识地觉察和接纳那些糟糕的感受、伤人的念头以及与他人之间的紧张互动，来实现这一点。他如其所是倾听由他人和自身无意识心智讲述的故事，视其为良善与美丽的而予以接纳并给予祝福。通过这样做，他的自我认知得以扩展。因为他越来越能够理解他人疾苦，他在共情中成长。他能够看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他能够看到他是独特的，但并不特殊。然而，要进入这种叙事并不容易，因为令人不适的经历很难直视，我们倾向于逃避它们。

负极导向的讲述者构建了一种神话般的叙事，将有意识心智置于宇宙的中心，奉为至高存在且理应拥有统治地位。在这个故事中，有意识心智的注意力被引向生命中那些情绪激昂和志得意满(triumphant)的时刻，并将这些作为证据以强化其精英的自我认知。在这种讲述模式下，有意识心智聚焦于积极的体验，使其判断消极的体验是[用来帮助自己发现并剔除无意识心智中的弱点的]教训。这种讲述者对自认应得的赞美有着无尽的需求。

混合极化的讲述者同时执着于两种解释模式。他渴望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所以他执着于衡量自己的德行是否比得过他人。他会陶醉于赞美之中，并感到对赞美的需要。但他也并没有切断他的同情心。他想温柔地对待他人的弱点和脆弱，因为他从中看到自己的挣扎。但他对自身严苛的自我评判限制了他的共情能力：他想要接纳他人身上那些[他无法在自己身上接纳的]东西。因此，他将这种根本冲突纳入自己的信念体系。这个讲述者认为自己是“善意与接纳”这一普世法则的例外；其他人值得怜悯和关怀，但他自己必须恪守更高标准，因为他是特殊的。然而，他为解决这一根本冲突的尝试，依然无法阻止他[对于他人的困境]变得冷漠，尽管他并不想如此。他暗自认为，其他人有时经历的严酷对待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改善自己的弱点。尽管他严厉地自我评判，他也渴求他人的无

条件接纳，因为像所有人一样，他想要感觉到被接纳了。他既爱自己，又憎恨自己，正如他既爱他人，又憎恨他人。

讲述者最常见的扭曲表达，是其叙事对新信息不敏感。这种讲述者时刻面临着故事崩溃的危险，但因为他的故事就是他的身份认同，他必须不停地巩固它。当面对与他的故事相冲突的信息时，他表现出充耳不闻。这种讲述者已经断定，不存在任何需要整合进自己信念体系的新信息，所以他的心智变得僵硬和固化，阻止任何形式的改变，从而阻碍了朝向蜕变的进展。这就是那个在认知上裹足不前的人，无论他身处何种经历，都无法被撼动。他总能找到方法来强化自己的信念，并且毫无疑虑地排斥任何与其叙事不符的事物。

讲述者另一种常见的扭曲表达，是那种被动接受叙事中的内部矛盾的人。此人在相信彼此冲突的说法时毫无心理负担；逻辑自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这种信念体系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新信息对它构不成冲击。然而，此类叙事不断变化的属性阻碍了内在演化，因为它向讲述者隐藏了自身信念带来的困难和不愉快的后果。他宁愿忍受信念体系中的内在矛盾，而这妨碍了他看到该信念体系中任何必要的改变。与该原型的所有扭曲表达一样，这种表达往往会阻止一个人看到[在两种极化方向之间作出选择的]必要性。我认为这种扭曲在人格障碍患者中非常普遍。

引导冥想

解经祭司

你拥有一个独特的人格外壳，一个角色面具，一个自我设定。

这个角色面具随着生命的起伏与流动而不断变化、不断适应。你的恐惧与欲望、偏向与投射、信念与信条——随着你增长阅历、日渐成熟，所有这些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它们依然只是一个外壳。

总结你过去几年的生活。当你回顾时，觉察你的角色面具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切换：你有意识的态度与渴望发生了何种改变，有哪些无意识的动机浮现出来，以及你的偏向如何悄然偏移。

观察你已经多少次改变了你的信念体系，有时大刀阔斧，有时细微调整。

对比过去的你与现在的你。感受并探索他们之间的诸多不同。

。。。

现在，感受你认同的自我已经稳定存在了好久。觉察你此生中的那些人格局限——你觉得，这些局限在其他世的轮回中，必将有所不同。也许你就是不可救药的内向；也许你从来无法安静地坐下来读书；也许你对冥想不在行，就像我一样。想一想你身上这些局限。

一直以来，有些事情你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你甚至无法想象自己会不再相信它们。有些习俗与传统如此贴近你的心，以至于它们将永远成为你的一部分。

观察你认同的自我在哪些方面被固定不变了。

。。。

你的角色面具是一个悖论。它总是在变化中、成长中、学习中、成为中——然而恰恰在表面之下，存在着无法言说的稳定不变。你有一个统一的身份，即使它的特征不断改变。你的心智是你的，即使它所承载的思想与感受不停流动。

同时反思变与不变。观察你内在的改变与内在的稳定毫不冲突。观察你如何在改变中趋近稳定。

9. 关系三

为了在使用代词时清晰明了，我将把女性代词指定给旅者，把男性代词指定给讲述者。这将有助于读者[在我使用一个代词时]理解我所指的角色。但请记住，这种分配是随意的，因为这些原型不具有性别取向。

特质：教育 Education

旅者和形意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宾主关系。旅者进入形意者的领域，作为形意者体验生活。以讲述者为例，旅者是讲述者的听众。当讲述者讲述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时，旅者倾听着。旅者认同于有意识自我对自身的描述；旅者透过讲述者的眼睛观看，任由自己被动地随着故事的展开而被牵引前行。发生在讲述者身上的事件，呈现为发生在旅者身上的事件；旅者为好人欢呼，对坏人喝倒彩。

或者说，至少当这一关系一切顺利时，情况就是这样。这些原型既不是男性原则也不是女性原则（或者换一种说法，它们既是男性原则又是女性原则），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没有哪个角色是完全被动的或完全主动的。只有最幼小的孩子才会在听故事时倾向于扮演被动聆听者，但即使是那个孩子也会提出问题，对故事的某些特定方面比其他方面探寻更多。虽然旅者觉得讲述者的故事引人入胜，但她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价值取向。旅者持续临在于对讲述者的陪伴中，是因为她对故事将如何发展仍有持续的好奇心。

但是，旅者也是一位批评者。请记住，选择原型是回应理则[复合化形意者]的决定而产生的。那么，旅者就是允许心智复合体进行自我反思的角色。自我反思的概念本身需要一种心智上的二元性：一个人必须能够，在以自身存在的同时，思考自己。因此，形意者是那个映像，而旅者是看到该镜像的观察者。仅凭讲述者自身，并不具备适当的视角来对自己的讲述行为提出批评。他自己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主角。因此，他无法与这个故事保持足够的距离，从而无法质疑：这是否是他想讲述的那种故事。甚至讲述者塔罗牌上的图像也暗示了这一点：所有人像都存在于这一心智结构之内，无法离开该结构。那么，旅者在这个关系中的角色，是提供了心智为评估自身所需要的距离。

Ra 称旅者角色为“选择”。从根本上说，这个选择是在右手路径和左手路径之间、善与恶之间作出抉择。因此，旅者的决定是继续聆听讲述者还是收拾行装离开，实为在两种极性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旅者对该故事的批评，就聚焦在故事中道德冲突的方方面面。最终，旅者会厌倦一遍又一遍地听同一种故事。她会熟悉出现的模式，并且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对故事中的角色失去敬意。最重要的是，她会越来越难以认同这个主角，因为她认为这个主角不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

讲故事是一种具有魔力的艺术。讲故事的魔力被体现在“暂停怀疑”这个概念中。当旅者在听故事时暂停怀疑，她会认同故事中的人物；她与他们感同身受，休戚与共。但是，当故事的叙事元素不再让旅者觉得可信时，她再也无法暂停自己的怀疑。突然间，她会感到从故事中抽离出来——批评性距离增长，她的自我反思行为开始了。

因为讲述者只能是讲述者之所是，所以旅者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或离开。但在离开之前，她会把她[对故事被讲述之方式]的关切告知讲述者。这种关切将是道德上的：如果旅者的

自由选择是正向极化，那么她会抱怨主角太残忍、太自私、太不诚实、缺乏足够的同情心。如果旅者选择负向极化，她会抱怨主角太软弱、太感情用事、太诚实、不够坚定。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负向关系以洗脑为特征。洗脑是企图让人基于某种[与相关主张的真实性无关的]理由去相信某事；那么，洗脑是大家长和顺从者之间关系的特征。在我称之为“探索”的负向极化关系中，顺从者生成[旨在通过大家长的判断过滤器的]内容，目的是诱导大家长作出对其有利的行为。

然而，在当前的关系中，讲述者正在向旅者传递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与其说这种传递的内容类似新闻媒体上的信息，不如说它更接近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的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科学范式是一套完整的价值观、底层信念、工具和判断标准的集合，它使科学家将新证据整合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讲述者向旅者传递的内容也有相同性质，但范围更广：讲述者的范式涵盖了整个人类经验，而不仅仅是某个科学领域。旅者试图以讲述者的方式观察世界。讲述者提供给旅者用于整合的那个工具，必须通过旅者现有的批判性评估能力的检验。无论讲述者是正向极化还是负向极化，旅者的暂停怀疑都是这段关系的主导性特征——它逐步累积，直至旅者最终发现了批评性距离及随后的评估。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关系不容许两种截然不同的极化表达，尽管极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旅者最终下定决心收拾行囊时，她发现自己很纠结。她已经逐渐习惯了这个故事，并且仍然沉迷于其中的小确幸。从某种意义上说，讲述者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一种带着罪疚的快感。旅者[对这种故事]的依恋使她决定按下暂停键，因为她知道无论她接下来旅行到哪里，都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此，在这个真正的批评时刻，选择原型与形意者原型之间的不协调，导致蜕变原型上线。真正的选择导致具有转化作用的张力，这种蜕变张力存在于形意者从一个配置到下一个配置之间的阈限中。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完全认同于我们对自己讲述的[在与我们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我们是谁的故事时，讲述者便处于活跃状态。当我们的信念体系与我们的自我认知完全一致时，它会变得僵化，以至于任何改变都会威胁到内在讲述者，因为一处的改变将牵动其他部分随之改变。内在的讲述者在情感上投入到我们的信念体系中，因为信念体系就

是它理解的它之所是。当我们的信念体系变得僵化，以至于没有[给身份认同和个人叙事之间的区分]留出空间时，此时成为内在的旅者是适当的。这个内在的角色有能力从故事中退后一步，去询问自己：这是不是她想要接纳的那种故事。旅者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方面，在倾听讲述者时，她能暂停她的怀疑；另一方面，只要故事中的某个元素让她感觉不对劲，她亦能运用她的批评能力。

反之，当我们发现与自身的心智活动处于如此远的距离，以至于无法让自己认真对待任何故事时，内在的旅者是活跃的。作为主观自我，内在的旅者与客观自我的距离，使她能够避免[对任何特定的信念、情感或思想]当真。但是，由于她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心智世界，她没有尽可能地投入故事中，因此也无法从中得到尽可能的回报。当内在的旅者活跃但过于远离心智世界时，便是成为内在的讲述者的时机。这使我们得以开启[发展自身世界观的精微细节所需的]心智能量。当被问到她相信什么时，旅者只是耸耸肩，这样的态度可由讲述者[对待工作]的严肃认真来回应。

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这种原型关系往往表现为一种师生关系。讲述者的强大力量，在于他有能力[将信息和证据一起]编织成一个逻辑连贯的整体。当这种能力被用于特定的智性学科（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但不包括工艺和技术技能）时，我们将这样的讲述者视为专家。那么，成为旅者角色的一个合适时机，是当某人以[某个你希望学习的概念学科的]良师吸引你注意力时。然而，在更广义范围，讲述者渴望与他人分享他所发展的整体世界观。讲述者精心设计了一套理解所处世界的方法，将内在涌现的感受与外在发生的事件整合为一个逻辑自洽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为人类行为中的有意义参与保留了空间。讲述者提供了一种[为世界注入目的与意义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因此，最适合成为旅者的时机，是在当对方是一位[将人类完整的生命经验置于背景中的]整体信念体系的传授者时。这就是为什么讲述者原型的传统名称是高等祭司。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时，只要我们进入旅者的接受性模式，能量交换就会发生。然后，随着故事被讲述，我们像旅者一样好奇地提出问题。最后，当发现老师已无可传授时，我们打包离开。

反过来说，当他人在与我们的关系中展现出旅者的特征时，尤其是当他们的兴趣在于我们的生命经验和[有助于引导他们人生方向的]能力时，这是进入讲述者能量的恰当时机。这样的人已准备好暂停怀疑，并且有耐心去忍受一个长篇故事。在这种时刻，我们宜牢记：

旅者[在与我们这个讲述者的关系中]正在寻找一种她能够认同的世界观。她最终将发展出自己的观点，但倾听我们的故事，将为她的故事增添[原本无法获得的]亮色。

社会层面的讲述者往往由主流世界观的传播者来表达。这是我们的世界里名副其实的讲述者，包括新闻媒体、各大机构的公关部门，以及对现实的看法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各式公众人物。当我们发现社会对一种[只有我们能提供的]全新认知方式产生需求时，便是我们进入公众视野，分享我们的故事的恰当时机。鼓起勇气成为社会层面的讲述者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社会层面的旅者的批评。但为了那些从我们的视角中获益的旅者，承受这些批评也是值得的。此外，那些本着诚意进行批评的旅者，将会帮助我们发展出更具说服力的故事。

在社会关系的另一面，宜谨记：当我们面对社会层面的讲述者时，旅者必须花一些时间进行暂停怀疑，才能形成令人满意且真诚的批评。选择成为社会层面的旅者往往不容易，因为我们自身也有[看似与他人相竞争的]故事，因此，我们试图自己成为讲述者，以盖过竞争者的声音。但这种做法未能善用[当我们偶遇一位社会讲述者时所呈现出的]机会。旅者提出的是那种一个孩子会问的根本性问题：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解释什么？是什么驱使讲述者作出这些判断？

10. 心智的蜕变



选择原型与心智的形意者之间批评性距离的发展，将愚者的主观意识从对形意者的天真认同转变为一种分裂的认同。愚者的意识现在不仅横跨当前的形意者，更横跨两个新的潜在形意者版本，它们将为愚者提供一个极化程度更高的故事。愚者分裂的意识和她对多个形意者的横跨，导致蜕变原型上线。蜕变角色是阈限角色；它们只存在于[明确作出道德极性选择之前和之后的]短暂过渡状态。

之前的每一个角色及其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都提供了自我发现的渐进路径。然而，在这里，形意者角色代表了一个僵局。在有意识心智聚集足够的能量跨越阈值之前，不可能向前运动。

符号

一个男人站在中央，他的两侧各站着一个女人。他双臂交叉于身前，双手分别握着每个女人的一只手。女人们手指向相反的方向，她们脚下的地面则展开了两条分歧的道路供跟随。男人右边的女人衣着端庄，头上戴着乌拉埃乌斯，男人左边的女人则衣着暴露，头顶葡萄。在他们上方，一个精灵拉弓搭箭，瞄准男人左边的道路。

男人代表有意识心智，而两个女人代表无意识心智。右边女人的服饰表明，她是被视为“纯洁”时的无意识心智。她是有德行的，值得尊敬。她渴望被追求、被珍爱，渴望这段关系以一种全心全意且日久弥坚的方式得以深化。左边女人的服饰表明，她是被视为“卖淫”时的无意识心智。在这种情况下，葡萄并不代表硕果累累；而是代表了低级欲望的诱人吸引力。同样，她的暴露在此并不代表保护的削弱；而是代表了她蓄意激活有意识心智中的更低级欲望，作为诱惑他随之堕入左手路径的手段。妓女渴望被利用并因此获得报酬。她对深度关系不感兴趣；她宁愿把有意识心智想要的东西直接给他，以便从他那里得到她想要的。

男性人物交叉的双臂，是一种更普遍的十字符号的风格化表现。十字代表了[为了在灵性演化的道路前进而]作出牺牲的必要性。在此情境中，牺牲的对象必然是他握着手的两个女人之一。他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如果他试图追随其中一条道路，同时仍握着另一个女人的手，他的努力将会徒劳无功。因此，如果他要结束停滞不前的局面，他必须牺牲其中一人。

场景上方的精灵并非许多评论家曾认为的丘比特。而是代表左手路径上的一种保护形式。Ra 曾说：“那些选择分离……的实体们与其他自我之间有种保护，该保护来自一种（与该心智以负面角度经验到的蜕变程度等值的）气力与锐利度。”对左手路径的承诺，要求放弃[对自身无意识心智乃至更广义上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对他人的尊重与关怀的丧失，切断了情感依恋，否则这种依恋可能会妨碍一个人[判断他人是否试图操纵自己]的能力。因此，那些在左手路径上走过转化步骤的人，比右手路径上的人更少一些纯真与脆弱。

角色：冲突者 The Conflicted

无意识心智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二元性。正如 Ra 所说，（无意识）心智包含一切事物。这一论断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所有思想和情感的对立面都可以在每个人的内在找到；这种隐藏的对立平衡[在右手路径整合心智催化剂的方法中]得到了大量使用，我[在关于心智的经验的章节中]已经讨论了这一点。在大周期中，角色不具有性别属性的极化，因此，这个角色像所有蜕变角色一样，是从有意识和无意识心智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中产生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具有两个心智的角色。

中心位置的男性人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原型在其透明阶段的视角：有意识心智在两种[与无意识心智建立关系的]对立方式之间分裂，每一种都具有吸引力。因此，像布里丹的驴子(Buridan's ass)一样，他仍然卡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又饥肠辘辘。他的犹豫不决，使这个角色的女性原则面向处于一种"他会不会（*作出选择*）"的心智状态。

无意识心智的二元性，导致我们自身的无意识欲望被分割成彼此对立，独立于我们的显意识欲望。我的无意识心智的一部分希望被视为纯良的、有德行的，并渴望一种深刻而忠贞的关系。这部分心智希望以其本然的样子、而不是以其可能成为的样子而被爱。但我的无意识心智的另一部分，希望被当作肮脏的和邪恶的来对待。她希望我在她身上看到那些[能激活我自身不可抗拒的欲望的]东西，这欲望即是将她拥有的据为己有。无意识心智可以被同时视为少女或妓女；它根本上既是少女又是妓女（回忆一下心智的赋能者图像中的两根柱子）。

纯良者希望被视为一个平等的伴侣。她希望[自己与有意识心智之间的]关系以馈赠为特征。她想要一种你情我愿的互动：双方都不是试图向对方索取，而是双方愿为增益关系而非榨取关系，都想相互给予。她希望被珍爱，被视为有价值且值得拥有的存在。她渴望他成为她的真我之友(True Friend)。除非她被给予这种纯粹的关系，否则这段关系无法向前发展，它将停滞不前。因此，纯良者等待一位[有意志沿着她偏好的路径一路前行、不离初心的]伴侣。

妾侍希望被当作一个交易的对象。她不想要一段深刻而滋养的关系。她知道她的潜在伴侣想要什么：他们想要与一个外表迷人、并且能迎合其欲望的人，经历一场肤浅的肉欲体验。妾侍希望被视为只具备有限或有条件的价值。她提供潜在主顾所寻求的堕落体验，因为这就是她认为自己配得上的全部。她知道她的主顾不会爱她本来的样子，所以她意图是根据她的主顾的欲望来呈现自己。作为回报，她获得了[在那个价值上她永远无法企及的人面前]自我羞辱的快感。她提供令人快乐但无法持久的东西，而作为回报，她沉溺于自认理应得到的轻蔑之中。妾侍想要的，是一个征服者。

这个角色重述了表达者与判断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两种极化关系。纯良者指向了那条[通往催化剂与经验完美极化结合的]路径，而妾侍则指向了那条通往另一种结合的路径。然而，此处的不同在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关系已不再可能。在有意识心智作出选择之前，无意识

心智不仅仅是拒绝前进；而是，无意识心智不可能前进。对所有参与者而言，这种境遇制造了深深的挫败感。

一旦有意识心智通过舍弃[看待无意识心智的]两种方式之一而作出选择，那么两者就会携手步入一段蜜月体验。在右手路径上，放开妓女之手的行为代表重获纯良，这开启了一个[之前不可能实现的亲密和分享的]新阶段。在左手路径上，只聚焦于妓女代表着有意识心智对其自我中心主义加倍下注。一旦有意识心智放弃了[对建立关爱与平等的伴侣关系之]任何努力，塑造和控制无意识心智的潜力扩大了，从而在夺取他人拥有物的行为中，开启新的快乐形式。当然，在任一条道路上，蜜月期最终都会过去，因为现在已经净化的新形意者，仍将具有其自身形式的[必须通过小周期进行探索的]道德杂质，直到愚者发展出新的批评性距离，直到另一个蜕变机会自行呈现。

冲突者的功能是通过诱惑，给已经发展的有意识心智提供一次考验。冲突者的动力是他们渴望释放[因僵局而积压的]能量。他们的赋权能力，在于一旦选择了某单一路径，能够获得的情感深度与发现深度。冲突者的女性原则面向的有德是坚决（无意识心智拒绝降低她的期望标准），以及[对于她想参与的那种故事]具有清晰的愿景。冲突者的男性原则面向的有德，则是对选择之重大意义的觉知（因此他花费时间深思熟虑），以及舍鱼而取熊掌的意愿。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冲突者这一角色表现为一种身份认同危机。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节点，我们都会开始感觉到自己无法再继续要求自己去达到[自己那一套关于“何为可接受”的]标准。我们对自己讲述的[关于“我们是谁”以及“什么使我们有价值”的]故事，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当我们再也没有精力维持这个把戏时，讲述者模式之内的前进进程终止，而我们的无意识心智正在要求我们承诺一种更纯粹的与之关系。当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时，我们就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谁。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经常在浪漫关系中表达冲突者角色。在这种表达中，表达女性原则面向的一方逐渐意识到，她们的浪漫伴侣似乎没有把她们视为平等的或值得平等尊重的存在。回顾过去，这种失败的迹象早已很明显，但由于这段关系的其他方面具有吸引力，这些迹

象被忽略了。然而，随着这段关系的持续，男性原则的伴侣对女性原则的看法似乎已经变质，或变得专注于女性原则一方[所有被感知到]的缺点。这种关系处于僵局中，因为构成冲突者角色的这两个人都无法看穿这段关系中的障碍：当他们在一起时，这个障碍却是他们任何一方唯一在思考的。在这个令人不适的境地中，这段关系似乎注定结束，除非男性原则的伴侣决定愿意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女性原则：愿意将其视为一个纯洁且有德行的人，而不是一个只配从关系中榨取少量低级快感的人。当然，这番阐述采取的是右手路径的视角，但既然我的读者也是在右手路径上，这个的视角应当足够了。

我想指出，我们可以在任何持久的关系中表达人际层面的冲突者，而不仅仅是在浪漫关系中。这种关系（在右手路径）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一个人经常（但并非总是）被另一个人视为一个可使用之物，而非一个完整的人。处于女性原则的一方不愿忍受这种矛盾心态带来的心理伤害，因此她要求被视作一个值得尊重的平等存在。如果男性原则一方满足了这一要求，那么这段关系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因为成功满足这一要求会引发启蒙。如果男性原则不能满足这一要求，那么这通常标志着这段关系不可避免的结束。另一方面，这段关系中的男性原则一方面临一个倍感艰难、也许甚至不可能的决定。放弃妾侍将意味着他盲目地忽略她的缺点和弱点。但他担心这样做对她不利。因为他相信，她需要通过一个人看到她的弱点，并提醒她那些弱点的羞耻本质，来促使她变得更好。

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被剥削或被边缘化的处境时，就表达了右手路径的冲突者，这种处境的显化是掌握权力的群体并未将弱势群体视为完整的合作伙伴、完整的人，或是具有创造力、善意运用自身才干的个体所造成的结果。在雇佣关系中，我们看到雇员像螺丝钉一样工作，薪资微薄，福利寥寥。这本身还不是冲突者的必要特征，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往往是：高高在上者看不到投资于底层的创造潜力的价值——缺乏技能就是缺乏价值，因此他们理应处于低下的位置。当弱势群体受够了仅在符合某些人的标准时才被视为有价值，并想要彻底退出时，这便开启了冲突者的能量。在这种情境下，弱势者可以坚守自己的立场，要求被视为有价值的，并静待回应。另一方面，强势一方将直面一个灵魂拷问的时刻：他们是否真正准备好对弱势者另眼相看。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我已经涵盖了订婚者（情侣）角色的极化表达。它们如此明显地融入了塔罗牌上的符号，以至于这些表达很难被忽视。但我将在此简要地命名他们。右手路径的女性原则是纯良者。她是天使般纯洁的化身。她经历了什么样的创伤才成为现在的她，这都不重要；纯良不会被外在的伤疤玷污。她的对应者是真我之友。他是正向极化的判断者，他渴望以纯良者希望被了解和被爱的方式去了解她、爱她。

左手路径的女性原则是妾侍。她没有自尊自爱。她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良心不安，并以自己的堕落为乐。左手路径的男性原则是征服者。他的标准高出了天际，所以妾侍无望达成这些标准，于是她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屈从于他的意志和愿景——他认为这比她自己的更优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这个原型不存在混合表达这回事。这个原型的本质，是对心智的催化剂和心智的经验原型之混合表达的反应，因此在这个蜕变（或任何蜕变）中，没有混合表达的空间。

然而，正如所有原型一样，这个原型也存在扭曲的表达方式。冲突者的一种扭曲表达，体现在当女性原则因失其果决，持续纵容男性原则固执地拒绝[在他投射到她身上的德行与恶习之间]作出选择时。她渴望被珍爱、被有尊严地对待，但她也感到孤独，害怕独自一人。她知道，如果自己坚定不移地拒绝时不时被当作毫无价值的物品来看待，她可能会失去这段关系。缺乏坚定导致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蜕变，而每一次推迟都使得一次爆发性的分离愈发临近。

冲突者的另一种扭曲表达，是女性原则对“何为纯粹故事”缺乏清晰的愿景。这是一个尚未接触过原型之纯粹极化表达的人，因此并不充分理解左手路径与右手路径是什么。她知道自己想要一种不同于现状的东西，但要么不知道其具体为何，要么认为其不可能实现。她实质上被困在一个[不允许她发挥全部潜能的]故事中。这种扭曲表达往往会彻底阻碍蜕变，导致生活被吃喝拉撒和三点一线填满，在其中相同的角色被一次又一次扮演。

冲突者在男性原则面向也会被扭曲表达。其中一种扭曲，是当男性原则并未重视他正在作出的选择的重大意义时。这个人根据他关于“什么是正确的”观念行事，却从未面对进退维

谷的感受。由于他的选择是草率作出的，是顺应社会规范的，因此这一选择并不具有其本应具有的分量，并以一种虚假的转化收尾：同样的僵局很快将再次重演。

男性原则面向的另一种扭曲，是男性原则不可救药地拒绝选择。这种扭曲会无限期地延长转化，并僵化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之间的关系。

引导冥想

两条路径

你感到内心在冲突。

有一个循环不断重复，让你感到挫败。然而，你不知道如何结束这个循环。

你并不是不快乐；你只是需要某些改变。但你不知道那改变到底是什么。你甚至想，若能只改变态度就很好。这不是很容易吗？

。。。

回忆有一次，你注意到生命中有一个令人挫败的循环在反复上演，你感觉你在拼命撞破一堵砖墙。

你注意到，起初重复这个循环并不让你感到沮丧。刚开始时，你学到很多并在经验中成长。但随后，你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不知何故，你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老办法失效了，新点子却没有出现。

受到挫败的是你的意志。你想要的两件事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你想要控制局面，精心操控它进入你想要的方向，进入你曾经设想的方向。回忆在那段挫败的经历中，你试图精心地安排你的生活。感受你的安排带给你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

另一方面，你也渴望对生命自然流动带来的新体验保持开放与接纳。你希望为自己和为他人留出创造与自由的空间。回忆在那段挫败的经历中，你试图为自发和自由留出空间。

没有既定目标，不再试图掌控，感受让事件自然展开带给你的那份喜悦与优雅。

。。。

但你无法两者兼得。

回忆那个循环最终如何结束的。当你选择放开控制的时候，它结束了。当你最终选择表里如一的态度时，感受那解脱，那轻松。

你总是以某种方式处在冲突之中。有些时候你在内心惩罚自己，其它时候你在内心滋养自己。有些时候你对他人苛刻、评判，其它时候又立即宽恕。找出并感受当下你内心的冲突。

引领你走出挫败困境的路径已经显现，但你无法同时走上两条路径。

11. 心智的大道



心智的大道是心智[在朝向自我认知的旅程中]演化的整体环境。它描绘了在心智与其自身关系中，所有协调要素彼此之间的宏观关联。当愚者（或选择）与心智的形意者发展出批评性距离后，激活了一种更广阔视角之可能性，得益于第三密度的罩纱机制，愚者作为内在主观见证者，现在可以认同于这一视角。愚者打破第四面墙而与形意者互动的行为，导致了[从一个形意者配置过渡到下一个的]转化能力。因此，如 Ra 所说，“大道确实取决于

它与形意者显著的差别”，因为“心智、身体或灵性的大道在罩纱过程的肇因下，绘制出一个已成为新架构的环境”。因此，我们看到，由于愚者（主观心智）可以选择认同于一个[与当前不同的]形意者（客观心智），我们的自由意志能力得以扩展，不再仅仅局限于表达形意者的本质。现在，形意者可以完全变成不同的东西，并且这个过程由大道描绘。

正如 Ra 所说，大道原型并不是[前面六个原型所呈现进程的]顶点。它们并没有向我们展示内在演化的最终产物。倘若如此，我们就只能在旅程终点成为这些原型。相反，这些原型展示了[三个领域各自的]内在演化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因此，这些原型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以持久和扩展的方式表达它们。任何拥抱并追求内在演化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大道原型，而且这种表达是永无止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原型一直处于激活状态。或者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纯粹且无显著扭曲地表达这些原型，它们将始终活跃。这一点与蜕变原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只能在短暂时间段内得到表达。

符号

一个男性形象站在一驾立方体战车内，战车的顶部由四根柱子支撑。在战车前部的车顶，罩纱垂下，其在人像的左侧比右侧垂得更低。战车正面有一个带翼圆球，两侧有轮子，使战车能够移动。他的头上戴着头盔和乌拉埃乌斯，他的胸前有两个成镜像对称的直角，下方是一个忝十字(tau)。他的右手拿着一个发光的圆球，左手拿着一把剑，剑尖向下。两只斯芬克斯拉着战车前进，右边是黑色的，左边是白色的。每只斯芬克斯都有一只前肢伸直，仿佛要行走，另一只前肢弯曲，仿佛要休息。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识心智。上方的罩纱是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罩纱。因此，战车车体以外的环境是有意识心智将逐步认知的无意识心智。战车的立方体特征和四根柱子，表明“笼中心智”在物质世界中的困陷状态。心智在自身的概念环境中穿行，并通过与困住自己的物质世界互动，从而逐渐认知自身。

两只斯芬克斯镜像对应了心智的形意者图像中的两个仆人。在形意者原型中，这些仆人代表无意识心智向有意识心智提供催化剂。在这里，它们保持相同的布局（右边黑色，左边白色），重述了一个极性的主旋律：看似正面的经验往往催化我们走向左手路径，看似负面的经验则催化我们走向右手路径。Ra 说斯芬克斯是“时间充满”的生物。C.C. Zain 将斯

芬克斯解读为代表四季，因此代表时间的流逝。我认为它们代表循环时间的流逝。因此，这些斯芬克斯代表了[我们生命中以循环方式发生并重现的、看似正面或负面的]时间段。战车御者必须选择由哪只斯芬克斯引领船只穿过无意识心智的海洋，这个选择等同于偏向右手或左手路径的选择。

上方倾斜的罩纱表明，在右手路径上揭开罩纱的潜力大于左手路径，这是我们理则偏好右手路径的另一个迹象。像往常一样，有意识心智面向左侧，但更容易的路径在右侧。因此，左手路径更容易看到，但更难行走。他右手中的圆球象征着他在努力[以无意识心智的本然真相]看到它并[以其本来的样子]祝福它时，他照耀在无意识心智上的光芒。他左手中的剑重述了形意者图像中的那把剑：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被吸收，以服务于他的有意识目的。

带翼圆球代表与灵性复合体的圣约，它向心智保证：心智所行即灵性所往——它们是旅程中的伙伴。心智对其中一条路径所作承诺的纯粹度，由他手持物品代表；这种纯粹度通过灵性的圣约，将战车与斯芬克斯的向前运动连接起来。在右手路径上，心智将自身臣服于灵性之更伟大权威，允许灵性牵引心智向前；而在左手路径上，心智使灵性服从于自身的权威，仅凭意志力驱动心智前进。斯芬克斯交替伸直与弯曲的腿，表明向前运动必须分阶段发生。我们不能一直在蜕变中；每次蜕变之后，我们都必须休整，以观察并熟悉所处的新环境。这种走走停停的过程反映了小周期与大周期之间的交替。

两个直角代表物质和形而上界域。它们相互镜像，表明当我们走在心智内在演化之路时，外在现实会镜像内在真实。这种镜像也表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其他自我，都在向我们映照我们自身无意识心智的内容。忝十字是安卡十字的底部，它代表了我们必须达成的谨慎而动态的平衡，这是所有心智演化基础。它还表明了通过选择而作出牺牲的必要性：我们作出的每一个选择既是选择某物，也是放弃其他。这种牺牲性的选择，是跨越[从一种经验进入下一种经验之]阈限的必要特征。

角色：领袖 The Leader

与所有大周期原型一样，这个角色不具有性别属性的极化：它同时包含两性（*原则*）的元素。心智的大道是一个领袖。领袖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他们是谁。领袖致力于引导根本性原则。图像中人物佩戴的头盔，表示对有意识思维过程的保护。领袖的有意识

心智是强大的，面对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均能岿然不动。他们[带领和引导他人前行]的能力，源于强大的自我意识，以及[经由他们所选道德路径，追求更深层次自我认知这一]坚定不移的承诺。在这一角色中，我们看到与先前（*角色*）相反的情形：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在向前推进的努力中]协同一致。

如 Ra 所说，初始选择为所有活动打定地基，每一个选择都会加强和赋能上一个选择。换句话说，当我们承诺采用一种特定方式，即以道德纯粹的方式来看待自身无意识的资源以及他人的资源时，这一选择就成为未来判断的基础。它[为我们思考自己和他人]开辟了一条心智路径，而这一路径的存在，会使我们更有可能继续走这条路，并加深这条车辙。因此，选择一条道德极化的道路，是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通过[接纳自己与他人的本然样子，以及放弃将他们作为工具使用的所有努力]这种经验，我们变得被再次践行同样选择所吸引，因为这样会再次确认我们已然接受的世界观。当男性原则选择将女性原则视为纯良者时，女性原则会[以证实其纯良的证据]回应男性原则。领袖的世界观因此自我强化，随着心智向前发展，领袖的坚持变得越来越容易。

使领袖强大且富有魅力的，在于领袖的深信不疑：对于自己是谁，他们没有内在冲突。这个人的所有内在资源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种和谐定向共振的力量赢得钦佩。领袖并不是已经完美地了解自己，或者他们也不是从不犯错。若是如此，那么这个角色将成为内在演化的顶点，这与 Ra 的观点相悖。相反，领袖和谐共振的内在定向源于他们缓慢燃烧的渴望：渴望踏上内在演化之路且永不偏离。领袖会像任何人一样，经常对自己感到惊讶。使他们卓越非凡的，是没有任何意外能动摇他们[沿着自己所选道德路径继续前行]的决心。

与讲述者相比，领袖的核心信念体系是轻盈的。领袖随时准备舍弃任何[在旅途中不再为其服务的]信念，但构成其所乘战车的信念却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信念是[使他们得以穿行于不同人生场景的]基础价值判断之网络。这些来之不易的核心信念，是愚者对讲述者形成批评性距离的直接结果。在发展这个距离的过程中，教条的重负从讲述者的石头建筑中脱落，只留下一组松散承诺，附着于愚者批评性原则的坚实地基。这辆战车将包含一个个人神话，但不会包含该神话在历史上的真实性。它将包含[接受或拒绝某一信念的]准则，但不包含[将被接受或拒绝的]具体信念。领袖希望他们的心智建构能支持他们的[不断深化自我认知的]承诺，这种自我认知包含了一个恒常可能性：曾经真实，不再真实。那么讲

述者的致命弱点，在于他们思考的倾向性：现在看待自己的方式，就是自己将永远所是的方式。

领袖的功能是对适当的内在演化方向保持恒常觉知。领袖是[心智与其自身的转化性关系]这一进程中的向导。领袖的动力来自于他们[对始终如一的自我探索之路]的承诺。领袖的赋权能力，是他们独一无二的心智耐力。他们的有德在于，面对他人的去极化努力雷打不动，面对前方残酷的真相坚韧不拔。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将这个角色的男性原则表达为[或许可称之为]对自我发展或个人提升的内在承诺。在这个角色中，我们有意识地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心智能以某种方式发展和成长。伴随着这种认识而来的是一种判断：追求已认知到的演化之路具有最高价值。我们将这个角色的女性原则表达为[对男性原则所做承诺的]自然反应或回应。我们的无意识资源成为一个盟友和一位向导，在我们选择的道德路径上推动我们前进。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心智之间的丝滑合作中，存在着静默：心智不对抗自己。在这种静默中，一心一意的专注成为可能。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在两个人之间[对深化和改善关系]的承诺中，看到这个角色。男性原则不放弃一段关系；他们努力维系它，拒绝让人际间的困难与冲突阻碍他们[以一个团队的方式]解决问题。女性原则毫不犹豫地向男性原则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同时意识到他有时需要先努力来处理[对于她的看法所抱有的]心结，然后才能继续前行。他们的协作基于他的承诺：依照单一道德路径的方法解读她的思想与情感。她是思想和情感的动力源，而他通过对她始终如一的态度，来使用这种力量。她是缪斯，而他是她的天资之促进者。

在社会层面上，这个角色通常表现为一种富有创造力的合作关系。一方是灵感的源泉，而另一方则仅凭集中注意力，便将这些灵感引导出来。作为灵感源泉的女性原则，将无法识别这些灵感的价值或其中的连贯主题；它们只是自然呈现。此外，若没有一个[肯定她价值的]伙伴的真诚善意，引导她从一个灵感前往下一个，她将不能调用它们。男性原则促进者常常表现为一位管理者：他本身不具创造力，但他的鼓励以及[在她的给予中]发现价值的能力，将她的创造力引发出来。正是通过他承诺[对她所提供内容的价值]持守始终如

一的态度（这些内容要么被原样接受，要么只有在符合他设想的样子时才接受），这段合作关系得以多产高效。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领袖细致地关注那些穿过心智的不愉快感受和不友善念头。这位领袖不回避这些内容，而是如其所是地接纳它们，爱自己不是无视自己的缺点和不安，而是与它们共处中爱自己。领袖的右手路径的表达是温和、鼓励、支持、有胆识和无畏。右手路径的领袖的无畏，源于男性原则的承诺：无论她最终成为谁，他都爱她、接纳她。右手路径的领袖，是无条件之爱的鲜活表达——这种爱，若欲给予他人，必先给予自己。在右手路径，领袖以完全的开放与坦荡(shamelessness)回应所有身份认同危机：他只能是他本然的样子，并且他对此感到安然自在。领袖的男性原则对陪伴者忠诚且乐于奉献。他全副武装并准备好为朋友战斗。他为实现[自己与朋友之间的]和谐、团结与开放而不懈努力。他热情而平易近人，他使周围的人感到安全。他将朋友们的愿望与需求置于个人抱负之上，正如他将内在那柔和而细微的声音置于自我膨胀欲之上。尽管男性原则听起来像是领袖的全部，实际上，女性原则对行进方向有着与男性原则同等的把控。正因为她的感受优先于他的欲望，所以通常她才是那个决定下一步走向的人：对于右手路径的领袖而言，权力被自由地赋予那些[不处于显赫的权威位置的]人。在社会层面，这是最为仁慈的民粹主义。

左手路径的领袖关注那些获得有意识青睐的无意识表达。这位领袖的男性原则通过严格判断，将女性原则控制在她的表达的可接受范围内。右手路径的领袖通过爱来领导，而这位领袖通过恐惧来领导。这位领袖对自己的弱点施以规训、羞辱和惩罚，此等态度被完全一致地施加于他的任一追随者身上。无论哪种情况，领袖之所以能领导他人，仅仅因为他们已经平息了自身的心智动乱，无论是通过接纳还是压抑。男性原则设立了界限，于其中女性原则可以表达她的思想和情感：她始终有表达的出口，但必须遵从他的命令。男性原则凭借无耻的胆量和钢铁般的意志，赢得周围人的仰慕。他暴戾且令人畏惧。任何处于他的影响之下的人，都会感到想让自己的叙事屈从于他的叙事。他仅凭借意志的力量和对他人弱点的洞察，就接管了他人的心智。女性原则是心智创造力和情感能量的源泉，但这一源泉被严密地管控。女性原则通过[在领袖的统治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找到满足感，并且因为领袖发现她的激情本性是有用的，她将有机会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对于任何存在于无意

识心智中的情感，左手路径的有意识心智都会刻意地将其抑制，直到表达该情感最有利的时刻来临。因此，憎恨与愤怒之火可以成为领袖崛起的燃料，只要男性原则能够控制其表达。

扭曲模式…

引导冥想

胜利者

你已经是完整的。你知道自己是谁，你将成为谁。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经验是如何帮助你成为当下更成熟的自己。

你已经足够彻底地了解自己，对于你的渴望在明天、下周、下个月将你带至何方，你没有太多疑问。具体会遇到什么或许难以预料，但你现在已经足够了解你自己，足以大胆作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你只需引导你的渴望，你想要的便会来到。当然，总有更多的可以去探索，但你的双眼睁开了，故事已经自行展开。

你确实就是你心智的主人。

。。。

想一想你曾经的焦虑与恐惧，如今不复存在。

回忆你的故事，心智疗愈自身，逐渐了解自身，并最终摆脱了焦虑与恐惧。如同一部电影，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像观看一段精彩片段集锦， 为自己回放这个故事。

回忆其中几个关键时刻，以及这些时刻之间的关联。

。。。

你可看到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你可看到这条路曾多么复杂？

为你自己的成长感到骄傲吧，为你自己的脱胎换骨感到骄傲吧。

12. 关系四

特质：引领Counsel

蜕变原型与大道原型之间的关系，是两对之间的关系。大周期的原型不是具有性别属性极化的原型，而是性别属性平衡的：除了选择原型（它是性别属性中立的）之外，每一个原型都具有女性原则与男性原则。因此，这些原型之间的关系通常更容易被理解为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关系。例如，蜕变原型代表的是单一个体内在的深层冲突，因此很自然地表现为两人之间的冲突关系（一人表达男性原则，另一人表达女性原则）。另一方面，大道原型代表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和谐关系，因此虽然它们包含两个面向，却更容易在单一个人内在被表达。所以，三元关系是这些关系的一种常见表达模式。

蜕变原型代表某一时刻的决定。它们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十字路口，在那里，重大的转变可能发生，但只能通过[有意识地作出取与舍的]决定方能实现。相比之下，大道原型代表终生的承诺。这些原型出现在我们的人生舞台上，往往是[对某个具有激发作用的决定]作出回应，并向我们呈现一种彻底的生活方式——若我们想要享受这条路径的果实，必须每天投身其中。心智周期的原型呈现了一个浪漫故事：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彼此建立关系，使得男性原则逐步地、越来越亲密无间地了解女性原则，使得女性原则逐步地、越来越开放无遗地表达她自己。这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在左手路径上，一个有悖人伦的畸恋故事）。因此，当冲突者角色由处于浪漫关系中的两个人表达时，它展示的是一种刀锋上的浪漫——处在一个危机时刻，一切都岌岌可危。相比之下，当领袖角色由处于浪漫关系中的两个人表达时，则展现出一种[彻底扎根于日常承诺与努力的]爱情：一桩和谐的婚姻。蜕变原型与大道原型之间本质上的区别，揭示出两者之间一种非对等的关系：大道已经沿着这条路走了很远，而一次蜕变则是令人晕头转向、难以承受的，是即时性的。正因为这些动态的存在，我称这种关系为：引领。

在这种关系中，领袖是一位引领者。引领者的角色是协助冲突者的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度过危机，引导他们走向他们自己偏好的道路，或者帮助他们因分歧无法调和而和平分手。考量正向极化的引领关系。纯良者只是偶尔觉醒，这种觉醒是对[她发现伴侣并未成为她的真我之友]这一事实的回应。在纯良者此次觉醒之前，他曾经似乎是一个真我之友；如

今[在她伴侣的态度中]显而易见的道德矛盾，过去却根本看不出来。冲突者的男性原则并非通过面对[纯良者拒绝屈从于他惯常贬低她的方式所产生的]挫败感，来学会何谓真我之友。她要求得到尊重。他借助她的要求学习，这个要求是：将看待她的方式转变为比以前更纯粹的一种方式。婚姻发生于重复的阶段中，其间最初承诺相亲相爱的仪式被重复，每次重复都深化关系并开启共同体验的新路径。因此，引领者的角色是为冲突者呈现一个成功结合的范例——男性原型和女性原则携手合作以渡过一次又一次转化。关键在于引领者已经历过冲突者当下的困境。在右手路径上，引领者并不告诉冲突者应该怎么做，而是向他们呈现一种新的范式：爱被更自由地给予，双方都敏于共情，对方表面上的弱点被珍视为可爱的特质。令冲突者对此经验信服的是，他们发现引领者自身的关系极具启发性：看到真的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看待彼此的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相处之道，揭示了此前无法想象的可能性。

当然，这个原型的引领意涵并不是只有通过浪漫关系表达。真我之友与纯良者之间的关系（如引领者内在所表达的）无论是否涉及性接触，都是相同的。走在右手路径上的人在浪漫关系中最终渴望的一切，无非一位[在尽可能的最亲密层面上的]真我之友。

负向极化的关系呈现了妾侍和征服者在危机中（在冲突者中）的结合，因为它面对了与承诺一致的结合。人类浪漫关系中所谓的“红色药丸”意识形态，正是对这种关系的一种相当清晰的表达。在这种观点中，每个女人（实则推及每个他人，正如原型叙事所示）都是一个妾侍，她希望将自己出售给[有能力调动最大社会权力的]男人。那个男人就是征服者，他以不可抗拒的独断专行，使周围人屈从于他对他们的构想。在妾侍身上，征服者看见一个能[以新鲜有趣的方式]反复征服的人。在妾侍看来，征服者是真正优于她的人。她拒绝接受与一个[不能够令其信服地将她视为奴隶的]人建立关系。她渴望在他面前被羞辱，以此印证他的辉煌。

但是请注意，上述描述并非意图涵盖 BDSM 世界中性与关系的各种表达形式。由于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关系是所有行为的基础，因此非主流性行为的圈子大致上是右手路径的取向。相反，左手路径的特征是男性原则通过强迫手段掌控女性原则，毫不顾及她自身可能的意愿。这从根本上是一种操纵和虐待的关系，其中女性原则的心智被塑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顺从状态，她甚至在男性原则的贬低中获得快感。

在左手路径上，引领者与冲突者建立关系的方式大致与右手路径相同，但手段更具有控制性。引领者作为一个可能性的范例出现，试图冲击冲突者的心智。但他们并不是仅仅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可选项，而是试图通过诱惑、刻意的撩拨与制造神秘感，以及一个包罗万象的洗脑计划，来引诱冲突者走上左手路径，在该计划中，左手路径被呈现为唯一可走的路径或者毋庸置疑收获最大的路径。在左手路径上，引领者将冲突者拖入自己的轨道，因为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扩大引领者影响圈的机会。

这个关系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进入承诺危机并穿越它的过程。在右手路径上，纯良者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为了她自己的心智健全、身份认同和自我尊重，她必须拒绝[朝一个让她感到屈辱的方向]迈出哪怕一步。这一拒绝使得关系本身的存续陷入危机，因为她的伴侣这一次可能不会表现出真我之友那种坚定的支持。作为真我之友，要求他即使还无法看清，依然接受她正在说出真相：毕竟，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她的身份认同本身，在右手路径上，她的身份认同由她决定。

负极关系中也上演着同样的走走停停的动态，但在道德上是反向的。妾侍发现自己必须拒绝[朝支持与善意的方向]迈出哪怕一步，因为一旦她的伴侣允许柔情软化了他的权力铁腕，他就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从而打破了那魔咒，在那魔咒之下，妾侍深信在他的威严面前自己一文不值。她要求来自他的君威如狱般的力量，因为她在心理上对屈辱与卑微的感觉上瘾。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无意识心智是我们的缪斯。它是所有灵感的源泉，是构思和情感的起源。但我们与这种资源的关系，以对它的一种混合态度为特征。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谁，哪些特质是有价值的，一个更好的身份认同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期望自己达到那个身份认同所要求的标准。当这种态度变得令无意识心智无法忍受时，它将中止作为灵感的源泉之功能。写作障碍或其他类似的创造障碍正是这样一种症状，表明在有意识心智改变其态度之前，无意识心智拒绝继续下去。尤其对于那些在个人层面上致力于自我发展的人来说，这极为常见，他们往往逼迫自己走向压制的方向。自我发展的心智领域充斥着道德极性混合的建议和方法。有无数现成的压制技巧用以对抗自身的低效（例如试图运用“80-20 法则”

作为剃刀，剔除看似无用的 80%）。我们追求内在演化的热情，会使我们看不到道德极性混合的技巧的危害性。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强迫自己采用这些技巧，纯靠意志力精进，尽管这样做时我们感到精疲力竭。任务清单越来越长，每一项都越来越感觉像是苦差事，而非激动人心的成就。如果我们倾听，会发现内在有一个声音在呼喊：“拜托，别再搞了！”

在这种时刻，冲突者活跃，因此适宜成为心智的大道。这意味着从当下的内在冲突中后退一步，以记起我们生命目标的更广阔的范围。我们必须记住自己对自己的承诺：温和、接纳、滋养、无条件地爱和无限地支持。这份对自己的承诺宛如一组婚姻誓约，在其中我们承诺成为我们自己的真我之友，并将我们的无意识心智视为一位纯良者。当一个内在冲突的时刻出现，我们发现自己在强行给自己制造不痛快时，记起这个承诺会使选择变得更容易。

反之，当我们临在于“视自己为值得被爱、可被接纳且有价值”的个人承诺时，内在的引领者便活跃起来。但我们可能处于对这种承诺的觉知状态，实际上却不能接入我们向往的那些感受。表达引领者，从根本上说，就是向往。但我们向往的境界往往感觉遥不可及：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未能达到理想，这种失败让我们感到不堪重负，仿佛在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内在的引领者想要爱自己，但已经忘记了如何爱。在这一刻，找到内在的冲突者是适宜的。引领者无法感到有所成就，标志着灵性进步的平台期已经结束，一个陡峭的上升期即将到来。现在正是时候去拥抱[感受到内在冲突的]必要性，并依循我们所承诺的路径作出选择。一旦我们识别出一直以来自己是如何以混合的方式看待自己，如何在暗中贬低自己，选择就会变得清晰。在作出选择之后，不可能的感觉会消退，因为我们会记起，这条道路是由一小步一小步构成的——每一步我们都能迈出，只要我们一步一步走。

在人际关系上，同样的动态重复出现。当一个朋友或家人站出来反对我们[对他们是谁或他们应当成为谁]的设想时，那个人是在邀请我们成为真我之友，作为他们天然纯良的守护者行事，而不是试图将我们[关于他们最好且最有益的身份认同]的观念灌输给他们。或者，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自己被一段人际关系中[出于好心但摧毁身份认同]的性质所拖垮时，我们[在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上]会变得固执、坚定。无论我们表达哪一方，冲突者都是活跃的。当此类冲突为我们浮现时，恰当的做法是寻求一位引领者，此人能向我们示

范右手路径的、充满爱与接纳的友谊。同样地，如果有人向我们揭示了他们的冲突关系，在与他们的关系中由我们来表达引领者是恰当的。仅靠我们自己未必总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从另一个人的内在动态中看到一段人际关系的类比，这是更困难的。所以这个邀请可能是让我们成为身在关系中的引领者：一对伴侣引领另一对伴侣。

在社会层面上，压迫——在许多方面是一种身体周期现象——通过使用那些[将个体进行定义并归类为固定标签人群的]叙事而持续存在。我们世界的思想领袖，即使是本意很好的那些，也会传播[关于其他某个群体是谁、是什么样的]故事。如果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我们试图定义的群体之]强烈抗议，仍在从事这种断言行为，那么我们正被要求成为盟友（社会层面的真我之友）——通过让自己的叙事退场并由对方自我宣告的叙事所取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被[那些宣称关心我们最大利益的人的]持续误解和责难所压垮，假设这些人真诚关心我们的最大利益，那么我们正被要求告知他们：他们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本身造成了伤害。社会层面的纯良者必须为自己发声，以便盟友群体能够看到，他们所做的什么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造成对社会纯良者的身份认同的持续侵犯。盟友无法发现他们是如何压抑纯良者的，除非关系本身岌岌可危。此刻的沉重感向盟友群体传达：这是关系中的决定性时刻，且明显存在一个错误答案。

然而，除非我们有一个关于实践效果如何的样板，通常不可能选择盟友关系。从冲突关系中男性原则的视角来看，社会纯良者请求的盟友关系，听起来可能像是在要求他[为了她的身份认同而]牺牲他自己的身份认同。他有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信念，即放下对社会纯真者的轻蔑态度，会使自己[在与她的关系中]自贬身价。社会冲突者的男性原则担心，放弃妾侍意味着沦为妾侍。在这一刻，社会层面的需要是向冲突者呈现一个典范的盟友关系。男性原则需要看到，成为盟友不仅是安全且有尊严的，而且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将[通过选择盟友关系而]得到极大的改善。

13. 关于埃及塔罗的说明

按照 Ra 所教授的方式学习身体和灵性周期，始终是一种与学习心智周期截然不同的体验。在心智周期中，我们拥有一套广泛且近乎全面的、已确认的符号以及对这些符号的解读。在身体和灵性周期中，我们更像身处黑暗中。这些卡牌中的符号几乎没有被明确讨论过。

大部分被讨论到的符号只得到了 Ra 的极少评论。而可怜的身体的形意者更是完全没有得到评论。我们如何知道应该关注哪些符号，又应该忽略哪些？一旦我们识别了正确的符号组合，又该如何解读它们呢？

在 89.14 和 89.15 中，唐询问 Ra，他们使用的塔罗牌（C.C. Zain 制作的光明兄弟会牌组），在呈现[曾经刻在大金字塔墙壁上的]图像方面，是否至少有 95%的准确性。Ra 确认了这一点。考虑到这些图像得到了 Ra 的认可，我们本可以就此打住，但塔罗牌的历史，特别是埃及塔罗牌的历史，仍值得探究。

第一套有历史记载的[与 Ra 通灵小组使用的 Zain 牌组相似的]图像，是由法国神秘学家 Falconnier 和 Wegener 在 1896 年出版的。虽然存在一些比之更早的埃及风格牌组，但没有一个与 Zain 牌组非常相似。这一点很重要，因为 Ra 确认了此类牌组独有的许多特征。例如，心智的母体（奥秘#1）中的笼中鸟得到了 Ra 的认可，但这个符号是[Falconnier/Wegener 牌组和后来基于它的牌组]所独有的。相反，几乎所有牌组（包括埃及风格卡片）的同一张牌上都出现了权杖、刀、杯和五芒星币，这些符号都被 Ra 认定是后世添加的而予以否定。这些事实本身就足够惊人，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历史学家一致认为 Falconnier/Wegener 的图片是仿照 Paul Christian 书中的描述，然而，笼中鸟并不是 Christian 对奥秘#1 的描述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历史记录中，Ra 通灵小组使用的这些图片只能追溯到 1896 年。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然而，早在此牌组问世前数十年，关于某座神秘埃及地下神庙内铭刻有塔罗图像的传闻便已流传。Ra 证实了这一传闻：“那些追随我们的教导/学习者，首度在启蒙场所内尽其所能绘制了这些图像。”结合 Ra 关于金字塔的讲述，“启蒙场所”似乎是大金字塔的皇后密室，但照片显示该密室墙壁并无铭刻。对此谜团，我只能耸肩以对。

已知最古老的塔罗牌图像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但它们并没有以显著的埃及风格被绘制。它们与埃及图像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奥秘#6（心智的蜕变）的图像，但（*现代*）埃及牌组[12]的独特细节却似乎凭空突现于 1896 年。埃及牌组最显著的独特细节之一，是在奥秘#8（公正）中围绕人类女性形象的一系列象征性生物阵列。由于 Ra 接触在当时结束，

[12] 译注：可对应为 Zain 牌组。

我们无从确认这些符号中哪些是原有的，哪些不是。更棘手的是，塔罗的史料记载表明，评论家们几乎毫无顾忌地篡改图像以契合己见。如果这些塔罗牌图像确实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然而，Ra 似乎认可现代埃及牌组，并确认其准确率在 95%以内。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我必须得出结论：这些图像的起源将始终是一个谜。除非 Ra 突然再次出现，否则我们将无法获得[关于其余卡牌的具体图像的]确认。这可能会让学生感到如同努力穿越流沙。然而，我们拥有一些可能比卡牌上的图像更坚实和更基础的东西：我们拥有分类系统，通过它可以推知概念复合体的核心。正如我在本书前面所说，塔罗牌解读的历史表明，仅凭图像不足以分离出单一、一致的解读。解读这些众多符号的方法有很多。我发现，研究构成符号基础的分类系统，而不是研究符号本身，更有助于领会这些图像的最深层内涵。此外，由于 Ra 似乎大致认可前七张牌中的图像，我们有理由认为，其余牌中的图像与原始图像足够接近，可以按原样使用。

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我对图像中符号的评论将反映出我[对 Ra 会认可哪些符号以及它们的含义]的普遍不确定性。有些符号比其他符号更容易整合进概念复合体。有些符号则令人费解。

14. 身体的母体



符号

一个身着黑白条纹服装的女性形象端坐于坚固的王座之上，双足踏于基座。她被蒙住双眼，头戴饰有乌拉埃乌斯的铁冠。右手握剑，左手持平衡状态的天平。其身后站立手持玛特(Ma’at)羽毛的信使。其上方是华盖与飞翔的带翼乌龟。身旁一只狮子背驮斯芬克斯徐步而过。

女性形象代表无意识身体。带有踏脚基座的坚固王座表明了这个原型的极端稳定性。它不仅仅是稳定的；它会自动恢复平衡。她手中的剑和天平反映了相同的概念。天平已经处于平衡状态，但如果它们倾斜，已出鞘之剑将准备攻击。无意识身体负责协调身体的所有自动程序。这些程序的协调寻求稳定、规律的能量流动：内稳态。这种稳定能量流的循环性质由斯芬克斯代表。另一方面，狮子代表了身体本能驱动力的巨大潜力和危险。

蒙眼布并不代表罩纱，因为蒙着眼睛的是一个女性人物。在标准的罩纱意象中，女性向男性隐藏。不如说这里的蒙眼布与她手中的剑和天平有关。凡使天平倾斜者，必遭其攻击作为后果。这种攻击不在乎造成失衡的根源；也不理会那些可能会解释失衡[为何被引入身

体系统的]的叙事性描述。她对失衡的反应纯粹是所引入失衡程度的函数。她头上象征着不灵活的铁冠重述了这一概念。她的反应规则没有例外。

站在她身后的玛特的信使代表了来自普遍真理的支持：玛特是埃及的真理和公正女神。无意识心智协调身体隐藏活动时的行动，是由自然法则本身所指导的，所以身体的活动既非率性而为亦非出于个人意愿。无意识身体正是因果律这一自然法则的体现。

带翼乌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符号。Zain 和 Saint Germain 都说带翼乌龟代表对罪过的忏悔。然而，这似乎说反了，因为乌龟从她身后飞来。她不忏悔；那些罪人（或破坏平衡的人）忏悔，他们希望从她那里得到宽恕。蒙眼布（*的存在*）似乎与这种解读相矛盾。或许两者可以这样解读以自洽：如果罪人主动赎罪——重新平衡天平而不是迫使她来纠正——那么还是可以获得宽恕。即便如此，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带翼乌龟应该象征对忏悔者的宽恕。相反，我认为它暗示了缓慢的灵性飞翔（翅膀）唯有在物理载具（背负自己家园的乌龟）之内方可实现。这种解读与心智的母体恰当地联系起来，所以我更支持这个解读，而不是宽恕论。

我必须承认我无法了然华盖的意义，故在此略过不表。

角色：野性女人 The Wild Woman

野性女人不会思考自己做什么或为何这样做。她对思考毫无兴趣。她被自身本能的欲望和渴求驱动。她通过自己的身体本身，清楚知晓需要什么以及何时需要——每个渴求都在恰当时刻出现，而她全然跟随这种驱动自己的渴求。若遭攻击，她会根据同态复仇法（lex talionis，以眼还眼）进行等比例还击。她是自然公正的鲜活显化，但对人类的法律公正毫不理会、毫不关心。

野性女人的公正是事实公正或经验公正。无需推演公正要求什么，也无需一字不差地遵守法律条文。她的本能动力即是其先天公正：她所做一切，是对任何造成失衡的干预，施加自然（*恢复*）平衡的补足。她不假思索、自发行动，是因为必须如此。冲动在她内在积聚，即使想要克制也绝无可能。正因如此，她的公正常与法律体系冲突，因为这些体系往往沦为不公正的工具。

我并没有将这个角色作为公正的鲜活表达进行过多谈论，因为她只会在回应某些形式的有意识干预时，才施以公正。但有意识干预是身体的赋能者的责任。简而言之（详细论述将出现在关系五）：赋能者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影响野性女人的习惯性活动循环。野性女人会以一种自然反应来抵消这种干预，而这种抵消措施，无论是什么，天然都是公正的，因为它使物理世界恢复了平衡。

野性女人的赋权能力在于她对身体需求的直接调和。她的有德在于无所顾忌的胆量和……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通过对身体需求的直觉觉察与回应来表达野性女人。这通常表现为我们无需思考就采取的习惯性行动，但也包括身体的自动机能，如呼吸、消化和排泄。内在的野性女人是身体[在维持其作为心智使用的载体时]的常规运作。这一原型，如同所有身体原型，也延伸至我们所栖居的环境。身体并不止于皮肤；它作为我们个人灵光圈的一部分，至少自皮肤向外延伸 50 英尺。因此，野性女人的活动也包括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习惯性无意识互动。通常这些环境是工作场所和家庭环境，但也包括任何成为第二个家的环境。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通过与他人互动时那些不假思索的模式，来表达野性女人。我们认为自己一直在选择如何生活，但这确实不是真的。我们与他人的大部分互动都是由无意识活动的机械模式引导的，这些模式引导我们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而且通常并不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是通过模仿父母和其他权威人物而“领养”的。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如此频繁这样做，以至于我们通常甚至没有注意到它正在发生。我们用惯常的问候语打招呼，使用惯常的措辞，讲惯常的笑话，并从事惯常的活动。我们如时钟般精准重复一直以来的行动细节。野性女人是一个僵固于习惯的存在。

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是人类无计划的社会互动。它是当每个人都基于自身需求行动而不追求任何社会结果时，自然涌现的协调。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是强大的，因为无意图自发组织的社会活动很难被颠覆；但她同时也是无力的，因为有意识组织的社会活动可以很容易地接管这种无意图的协调。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在任何制度性权力体系中毫无立足之地。

她是那些只遵循个人习惯而不是规则、从不考虑自身行为之更大社会意义的大众。她永远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她是尚未意识到自身（*群体存在性*）的无产阶级。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与所有母体和赋能者一样，身体的母体不容许极化表达。她就是她之所是。

野性女人的一种扭曲表达方式是麻木不仁。在这种扭曲中，野性女人无法感知到对其习惯性活动循环进行的干预尝试。令试图干预者石化的是，她若无其事般我行我素。这种扭曲完全阻止了赋能，因为正是赋能事件改变野性女人的活动。

野性女人的另一种扭曲模式是无意中进行的节奏紊乱活动。身体倾向于可预测的活动周期，身体的赋能者依赖于这些节奏，以便对如何干预作出明智的判断。但若活动周期无法形成可预测节奏，明智的赋能便无从实现。

请注意，上述两种扭曲形式都接近于精神错乱。通常，当我们进入这个角色时，我们是以相对未扭曲的方式进入的。我们表达这个角色最远为常见的扭曲，是完全避免进入它。我们倾向于认为，最好或最合适的行动是那些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但这种思维否认了未赋能的无意识身体的智慧；也否认了自然公正本就编码在我们本能之中这一理念。我们不信任自己对身体需求的直觉判断；宁可听从他人意见或试图自行推演。

野性女人一种看似扭曲的表达方式，是对干预做出不对称（或不公正）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过度或不足。同态复仇法，或者说“以眼还眼”，是自然公正的表达。这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有来必有往；准确说，这意味等比例回报。但我们对野性女人的表达，往往因历史的创伤而显得夸大或削弱。我们将过去镜像到现在，这种创伤回响会影响我们对干预的回应：要么因害怕重蹈覆辙而畏手畏脚，要么为了此刻一举清算所有旧账而爆发式回应。但事实上，这并非野性女人的扭曲。身体的母体是亲身经历之创伤的储存库；保存了所有有帮助或有害的干预的记录，并且这些记录塑造了野性女人的活动模式。因此，所有回应都是对称的，它不仅是对当前干预的回应，还是对这种干预所属类型，以及此类型的干预在身体复合体中遗留的历史影响的回应。

引导冥想

内稳态

注意空气接触你皮肤的感觉。

当你专注于这种感觉时，觉察空气中微妙的变化，气温和气流的变化。

现在，聆听你身体内在的节奏。观察你的呼吸。感受伴随脉搏而进行的血液循环。留意即使你已打算保持静止，你的肌肉依然在身体中微微调整。

。。。

想象一下，哪个活动突然停止，会发生什么。观察你身体活动的必要性。

扩展你的意识，思考一整天的进程。思考地球自转不息，于是有了我们知道的一天 24 小时；复杂的社会网络中，人流，物流如脉搏般律动。想象一下，哪个活动突然停止，会发生什么。

现在回到你自己的身体。感受你身体恒常运动的特性。感受这种运动的稳定性与规律性。

。。。

你能改变这其中任何一个进程吗？你能改变你的呼吸方式或心跳节奏吗？你能改变你的日常习惯吗？你能改变我们社会秩序中的能量流动吗？

如果你真做到了，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和专注？

感受你身体无意识节奏中的惯性。现在感受你周围社区节奏中的惯性。

安住于这种力量之中：运动的规律性正是凭借这种力量来抵抗任何改变的。让自己充满这股碾压一切的力量。

15. 身体的赋能者



符号

一个人类男性形象站立着，右手拿着一根拐杖，左手拿着一盏灯。他披着一件[部分遮住了灯之光芒的]方形披肩或斗篷。他面向自己的左侧，在他面前爬行着两条蛇，每条蛇各自戴着一顶古埃及红冠或白冠。

男性形象代表有意识的身体。这盏灯代表内在子子理则的辉煌真理。心智的赋能者这个原型，描绘了子子理则，它“通过自由意志，选择在其经验连续体中作出改变”。Ra 告诉我们，在投生期间，我们发现自己“在黑暗中拿着一根微小的蜡烛工作”，以纠正我们的不平衡。这张卡牌中的灯就是那根微小的蜡烛。这点烛光只向我们揭示了在路途上我们必须迈出的下一步；这下一步，是内在子子理则所选择的、在母体中作出的改变。因此，这张卡牌中的有意识身体仅凭一盏小灯在黑暗中行走。

斗篷的方形象征着物质世界。因此，物质世界本身部分地遮蔽了内在子子理则的光芒。身体周期是行动和后果的领域，因此理则之光揭示的不是心智或灵性真理，而是必须实施的行动。但物质世界并非对有意识身体自身遮蔽理则之光，而是将这光芒对其他所有人遮蔽。

因而它代表着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罩纱。我们自身行动的智慧以及驱动这些行动的意图，并不为他人所清晰看见；内在理则之光向[除我们自身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被遮蔽的。

男性人物前方两条蛇所戴王冠，象征王权的外在与内在特质。这两条蛇本身即代表智慧，尤其是在它们昂起的乌拉埃乌斯姿态中。因此，有意识的身体同时跟随两种智慧：外在智慧通常被称为审慎，内在智慧通常被体验为对[实现更高目标]所需行动的明晰感知。

角色：贤者 The Sage

有意识身体的活动对它自己是透明的。我们意识到我们行动时的有意识理由，并理解这些理由如何与我们有意识的信念、动机以及所处的情境相契合。对特定时刻“如何行动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很少缺乏主见；对“如此行动是一个好主意”的判断，我们更是从不缺乏理由。当然，并非所有信念与动机对我们都是透明可见的。其中大部分深锁于无意识心智的隐秘深处，由高等女祭司看护。但我们能接触到的那微小部分的自我，就如同一束光，揭示了周围世界的性质。物质世界令人困惑的活动遵循模式。有意识心智敏锐地觉察到模式化的活动，因此，在经过一番观察之后，对如何有益地改变这一模式化活动形成主张。

“智慧”这个名称经常被用于这个角色——甚至得到了 Ra 的认可。这并不是现有名称中最糟糕的一个，但我认为它会引发误导。这个角色的智慧，并不是睿智老者那种具有远见的透彻；或者即便是，这种透彻也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般深谋远虑。相反，这里的智慧实为内在子子理则的深邃智慧，这种智慧漠视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及其发展的得失算计。在他人看来可能是判断上的严重错误，结果却成为一段关键的体验，没有这个经历，个体也许无法培养出[对其环境中各种活动之细微差别的]适当敏感度。正如 Ra 所说，“没有错误。”这个形而上学的真理是贤者角色之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角色有时被称为隐士(the Hermit)。追随自身那盏微弱烛光的隐秘智慧——一种不会向我们完整解释自身的智慧——是一种孤立的体验。在他人看来，“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吧”这种个人主义看上去很愚蠢，导致我们迅速失去朋友，因为他们担心我们的相伴会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形象。

贤者的特征在于执行他自己认为的好主意的意愿。作为赋能者，这种对母体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催化剂，尤其以意外后果的形式呈现。但这种催化剂并没有使最初行动显得不明智；恰恰相反，催化剂的产生正是贤者行动之所以明智的原因。

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贤者通过细致观察生成行动计划，但他自己并不实施这些计划。但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制定一个恰当的行动计划，会在我们内心引发实施该计划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不可抗拒的。即使当我们向他人透露我们的意图，他们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是个坏主意，我们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去做，不计后果。贤者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他是最初的行动者，这个行动者对周围物质世界的有意识观察与思考，引导他作出应当采取何种行动的判断，而这些判断驱动他一路走向行动。

当一个行动过程产生如此令人不快的后果，以至于我们说出“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贤者吸取了教训。但事实并非如此。贤者已经被理则之光启迪。变化的是围绕我们的母体的均衡运作，这导致内在理则对“如何行动是一个好主意”作出全新判断。关于新奇经验的实验已经被实施，结果也已被观测。因此，接下来应当是一个全新的实验，于是：“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贤者的功能是改变物质环境中的习惯性、周期性运动。他的动机来自于渴望更好地利用物质世界，包括他自己的身体。他的赋权能力是他有能力清晰看到那种[将进一步揭示物质世界内在运作的]干预方式。他的有德是…

层面

在个人层面，贤者是对被我们考量为有益的行动方式之觉知，包括持有这些判断的理由与践行它们的意愿。在此视角中，我们设想一个期望的结果，该结果契合我们[关于自身行动如何广泛改善世界]的整体感知。乔治·法塔姆为此牌绘制的图像中，贤者的目标被表现为山巅的光辉之城，他正朝此艰难跋涉。我认为，这个补充恰当地捕捉了我们有意识地构思行动意图的方式：将其融入一个“世界因我们行动而变得更好”的整体构想中。

在人际层面，每当我们干预他人不加思考的日常惯例时，便是在表达贤者。这种干预可能带有恶作剧特征，比如当我们恶搞一如既往地执行日常程序的某个人时。但也可以是意图帮助或伤害的严肃干预：或许我们正以一份令人愉快礼物或令人不安的法律文件，使工作中的某人感到吃惊。人际贤者以双重目的打断正常生活的流动：其一是作为实验，以确定此类打断将产生何种后果；其二是通过此打断带来的预期结果，努力优化日常生活的流动。最重要的是，贤者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行动时，带着具体且有意识的目的：他有一个议程。

在社会层面，当某个群体[通过干预无社会议程者的活动来]代表某种社会议程行事时，它便是在表达贤者。这通常表现为法律行动，比如当立法通过时，或者一个社群被管制时。总体而言，贤者[相对于与其互动的其他社会群体]具有社会性力量。社会贤者凭借其组织化、目的性、计划性地采取行动之优势，试图矫正普罗大众那些被社会视为低效、无益甚至有害的行为。社会贤者代表体制内。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贤者的一种常见的扭曲表达，是在实践推理中出现瑕疵或失灵。贤者关于“如何行动是一个好主意”的判断，依赖于他[在理性上找到实现相应结果的手段]的能力，而这些结果必须符合他对物质世界如何被最有成效利用的愿景。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身体需要更多锻炼，就必须能够理性地决定能让身体获得所需锻炼的行动方案。这被称为手段-目的推理：为自己的目的确定最合适手段的能力。因此，当我们的手段-目的推理失灵时，我们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达贤者。这常常通过心智周期中显现的自我破坏而发生。那个在我们看来是实现所设想目标的恰当手段的行动方案，恰恰适得其反。当这种未能准确预测行动结果的情况，并非因为物质世界的不可预测，而是由于对行动计划单纯缺乏关注时，我们的身体周期很可能已被心智周期所覆盖。这种覆盖效应扭曲了贤者的实践推理机制。

手段-目的推理是实践推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类似于感知。实践推理的这一方面，是我们[识别什么有益于我们]的能力。我不是指道德意义上的“有益”，而是指健康意义上的。如果贤者不再认为正常的健康行为（例如吃完整食物[13]、保持充足规律的睡眠、寻求陪伴和知识、关注自己的实践推理过程等）对他有益，那么身体周期很可能已被心智或灵性周期所覆盖。因此，我们在表达贤者时的显著扭曲，源于身体周期机制被自我的高阶演化面向所征用。

贤者的另一种扭曲通常被称为意志薄弱。在这种扭曲的表达中，我们能够明辨什么对我们是好的并能够识别达成这一目标之手段，但我们缺乏行动的意志。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况，因为识别出一种世间美好与获取手段，似乎就会自动产生行动动力。但贤者有时会陷入一

[13] 译注：whole foods，完整、未经高度加工的食物。

种低落状态，这种状态不会使他的理性之光变得黯淡，却会削弱他的行动力。同样，这很可能是心智或灵性的覆盖特性所导致的后果。行动意志的匮乏，是灵性活跃的典型征候。

引导冥想

贤者

留意你呼吸的节奏。

当你的世界循环开始、持续、结束、并重新开始时，留意整个世界如何以它自己的节奏在呼吸。你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支持它的能量场，都以螺旋迂回的路径流动，围绕你、穿过你。

感受你周围、你内在、以及穿过你的能量与物质流动。

。。。

现在，小心地选择一种方式来扰乱这流动。改变你的呼吸模式，调整你的身体姿势，或者只是改变你的灵光场配置。留意你的努力之有意识意图。

感受那伴随着改变自然之流的能力而来的力量与权威。

。。。

回忆你最近一次尝试新事物。也许你去了一家从未去过的餐厅。也许你改变了训导宠物的方法。也许你开始了一项新的运动计划。想一想你做过的那件事，曾打破了你生活中某个模式或习惯。

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没做过的事情时，留意你的经验如何开始变得凝滞不前。

感受伴随决定而来的兴奋与活力。回忆新的可能性曾如何聚集在你的手与脚，像磁铁一样，以无法抗拒的力量拉着你去行动。

或者在回忆这个新行动时，你忆起曾有过一个时刻，你知道自己必须做一件事，但你并不想去做。回忆最近一次你对自己说：“但是，这是我必须做的。”那时你是坚定的。

感受你的坚定，那无法动摇的意图，带你一路直达行动，毫不停顿。

。。。

在每一刻，足以产生变化的力量都由你支配。能量已汇聚于你手中，足以重新导引你的生命之流，现在只需一个决定。

感受打破一个习惯时那集于一点突破的锐利。

16. 关系五

特质：干预 Intervention

野性女人是活跃的，但她是习惯性的。她也是反应性的，这意味着当一个习惯性的运动循环被打断，总会产生反噬。物质世界总是试图重建内稳态，而这正是野性女人的基本的标志性倾向。另一方面，贤者是活跃的，却是有意图的。他绝非反应性的；他观察周围世界的运动，并以有意图且预先构想好的方式干预所观察到的循环运动。因此，我将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命名为“干预”。

有人或许会认为，像贤者那样积极主动总比野性女人那样被动反应更好。我认为，这种想法在根本上是性别歧视的（性别主义？）。让我们考量贤者主动本性的问题性特征：他的存在方式，全然无法表现舞者、乐手或即兴诗人那种丝滑与灵动。若此角色登台表演，他将显得笨拙而机械。相对于世界的其他部分而言，他的自然状态是远离聚光灯。他最突出的有德之一就是觉知到沉默的重要性。贤者理解因果世界的运作，依此采取行动，但他不会谈论这些因果运作，除非他的谈论行为能对因果秩序产生积极的（他认为的）贡献。由此可见，贤者怀有谦逊与克制之心。请注意这与积极主动的标准定义相去甚远。

现在考量野性女人。她的行动中没有预先构想；她既不筹谋规划，亦无更高议程。她受自身内在敏感性的支配，这种敏感性指向自身身体系统的平衡，与这些系统所处的动态环境。对内在平衡的敏锐感知，意味着她的反应性是完美对称的。她的反应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反应；她的存在本身就带来了任何需要的平衡，即使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需要。即使在聚光灯下，她的动作也是流畅且自如的——这与贤者不同。

野性女人似乎并未从与贤者的互动中得到什么。她一直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满意，而他的行动则扰乱了她的活动。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野性女人常常欢迎贤者的干预。他的深谋远虑有力量平息并安抚她最具破坏性的倾向。例如，过着习惯性邋遢生活的某人（表

达了野性女人）会很适应被垃圾和污秽包围。她并不对此感到困扰。另一个人（表达了贤者）可能进入这个场景，并认为她或许会欣赏一个更干净的环境，于是他开始整理。他尊重她现有的循环模式，因此他确保让她知道他是如何整理的，以及她珍贵的物品被放到了哪里。当然，事情不会完美进展，如果他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整理，或把她想要的东西放在她找不到的地方，她会对他大发雷霆。但通过他的干预过程，她可能会发现，他所设想的那种更整洁的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她自己想要的，只是她以前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没有精力为自己创建。野性女人想要过上快乐且满足的生活。贤者也希望她如此，但他看到，她的许多习惯阻碍了她以此方式生活。于是，他干预了。所以我们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自然的吸引力，类似于心智的母体与赋能者之间的自然吸引力。

当然，贤者的干预通常并不那么顺利。他对她造成的每一次伤害都会招致对称反应。而造成伤害是贤者的特征。这些角色代表了先于道德极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了我们尚未极化的部分），因此贤者的意图不会受到恶意或同情之过度影响。他主要对实验感兴趣。但正因他在实验，他将无法完整预知结果。他期望惊喜。由于道德极性之间的选择是人类体验的核心，最重要的惊喜，是那些在结果上具有道德效价的惊喜。野性女人作为盲目公正的化身，如果贤者的干预对她有害，她将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他的干预有帮助，她将给予回报。

此刻，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我们该如何定义“伤害”和“帮助”？在身体周期中，这些概念直接与愉悦和疼痛、舒适和不适相关联。身体的愉悦与疼痛反应是一种情感性的感受，它们确认某些身体活动的益处或伤害。野性女人的体验通常是一个由愉悦与疼痛交织而成的周期性混沌。贤者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强化其中一些愉悦与疼痛，并减轻另一些。如果贤者的干预，总体上带来的痛苦或不适多于愉悦或舒适，那么她将进行报复。如果相反，她将给予回报。

但请注意，野性女人所认为的有益或有害，未必与贤者的理解相符。贤者关心的是实现他所设想的物质世界的秩序。他心中有一幅乌托邦图景，而他的行动意在实现这一乌托邦。他相信，实现这一愿景将使野性女人的体验总体上变得更加愉悦。但他的行动都将基于每一步在当下引发的变化得到判断，而不是基于他的理想。

野性女人对贤者的干预之回应成为催化剂。这个催化剂从不加思考、没有议程的自我中涌现，从根本上是公正的。它告知有意识心智，其自身行为从总体上是令人感到舒适还是令人感到不适。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有时发现，我们日常不加思考的行为习惯往往带来超出必要程度的不适。如果我们确信，这些并不那么有益的行为习惯与灵性或心智的催化剂无关，它们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有意识地反思：打断这些习惯是否会有所帮助。所谓打断，我不是指大规模的、根本性的改变。我是指一个微小的增强，来自某一方向的一点点压力，可能使天平倾斜到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在这种时刻，成为贤者是适当的，因为这个角色的愿景让我们看到可能最有益的潜在施压方向。

反过来说，我们对身体活动的有意识议程有时会变得过于激进，用令人不适的改变压垮我们的身体或物质环境。虽然身体会自然自发地对这种压垮性的干预作出反应，比如当强度过高的健身计划导致受伤时，进入野性女人的角色有助于抑制身体对过度刺激的反应。这样做会使我们放松下来，进入自身自然的身体节奏，放下对自身行动的议程。如此一来，我们将更有能力自如地采取平衡措施，并迅速终止我们那过度刺激的计划。

在人际层面上，当与我们有关系的某人的习惯性行为似乎对其自身有害时，成为贤者是恰当的。注意，这类情境通常很容易激化。干预并非绝对需要获得同意，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不侵犯个人边界的情况下干预他人的生活。这种干预通常表现为私下与某人交谈。当我们与他人建立了一种关系，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以及对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洞见感兴趣，本身就是一种对小规模干预的隐性邀请——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在从事自我伤害的行为。虽然在这样的情境中成为人际层面的贤者是恰当的，但要记住，贤者的力量之一是沉默。过度作为很容易，而打断一个有害习惯，可能只需要出人意料的微末之力。当成为贤者时，要记住，催化剂将不可避免地跟随着你的干预，因此不管你觉得你的行为多么恰当，也要准备好接受你的干预带来的不愉快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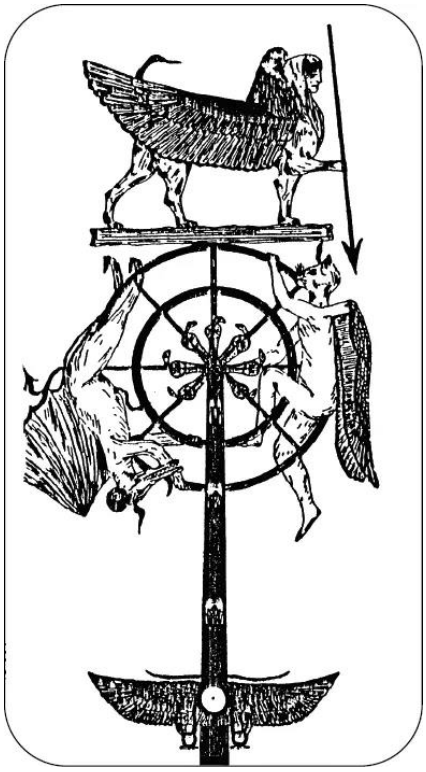
同样，当我们发现他人干预我们的生活时，进入野性女人那种平衡的接纳状态是恰当的。一方面，她想要生活在更多舒适、更少不适的状态。有时，舒适只有在最初的不适时刻之

后才到来。然而，其他人常以自认为对我们有益的方式干预我们的生活，但对我们造成巨大伤害。干预我们生活的人基于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可能将伤害视为合理的。但请记住，贤者不是公正之承担者；野性女人才是。因此，在这样的时刻，进入野性女人的自然节奏，并通过我们自身的行动，允许她表现出此刻的公正，这是恰当的。当一个人为了某种臆想的目的而施加伤害时，这个人就会受到报复。请注意，我不是指身体暴力。而是说，野性女人独享公正之怒的惊人力量。释放公正之怒，即使只是言语表达，也具有深度的催化作用。当某人——纵使意图良好——逾越边界时，便已应得公正之怒的反噬。在这一刻，没有灵性禁令禁止这样做。请记住，压抑情绪是一种左手路径的现象，因此允许情绪得到表达。

在社会层面上，贤者以具有政治意识或社会活跃度的机构和团体的形式出现。这些团体可能得到法律体系的支持（它们甚至可能就是法律体系），也可能得到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财富势力的支持。无论如何，社会层面的贤者兼具实施手段与行动议程。当我们看到社会中存在看似低效或有害的行为循环时，进入社会贤者是恰当的。多数政治意识形态都具有社会贤者面向，因其动机都是意欲实现一个更高效、丰饶、宜居的社会。我们经常认为政府的目的是改善其公民的生活。这是一种本质上的贤者式的思维方式。无论在哪里，当看到使普通民众生活困顿的社会失序与功能失调，作为社会贤者，我们理当推动[将改善这些状况的]社会协调机制的变革。

然而，贤者干预（*所带来*）的危险也潜伏在社会场景中。当我们使用了协调一致、有意图的行动作为手段，来干预大众生活时，我们的行动往往会催生无数始料未及的后果，以我们未曾预见的方式加剧民众生活困境。作为社会层面的野性女人，大众的固有权利，是通过表达感激或公正之怒来对社会干预（通常是政府）作出反应。当一个有计划的干预适得其反时，公民的义愤便是公正本身的鲜明表达，法律体系亦不足论。公民抗命、抗议甚至骚乱，往往是盲目公正的表达；尤其当那些没有社会议程之人的处境，在有意图地干预之后反而急剧恶化时，上述行为正是对此干预的回应。这些不公正的社会干预持续得越久，正当合理的反噬就变得越极端。这里的教训是，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必须得以释放，因为没有它就没有催化剂，也就无法改变社会贤者的不公干预。关于这种现象还有更多可说的，但我将在接下来的两个角色及其关系的论述中更深入探讨。

17. 身体的催化剂



身体的催化剂将身体描绘为已赋能的自我。这个视角主要是观察，涵盖我们所有的感官信息。从这个视角，我们将部分物质世界认同为我们自己，但不含其他部分（想想你开车时如何将车认同为你，比如你惊呼：“她差点撞到我！”）。

符号

一个轮子被两根柱子固定住，柱子的底部有一个带翼圆球和两条在两侧攀升的蛇。轮子有一个内环和一个外环，由八根辐条连接在一起。在轮子的左侧，堤丰或塞特——象征黑暗、诅咒、堕落、腐朽、混乱、残忍以及诸种邪恶——乘着轮子的重力摆动而下降。在轮子的右侧，阿努比斯——象征人类的创造力、坦诚、繁荣以及诸种德行——沿着转动的轮子向上攀爬。轮子上方有一个圆形平台，斯芬克斯立于其上，手持长矛瞄准轮子右侧，矛尖刚好越过阿努比斯上方。

与你互动的物质世界中的一切都是身体复合体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你的灵光圈至少从皮肤向外延展 50 英尺。因此，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与什么互动，都处于你的灵光圈之内。我推测，此物质幻象的特性甚至涵盖互联网空间，虽然我还难以构建一个人的灵光圈在互

联网的延展形态。简言之，我们与物质世界的互动，反映了身体主动过程与被动过程的基本关系。在物质世界，发生的一切皆是身体对自身发生作用。

基于对身体概念的上述理解，轮子代表身体复合体及其能量网络。轮子的转动就是身体复合体的持续循环运动。阿努比斯与堤丰代表[基于我们能量网络的特定状态而]被吸引来的能量与实体。这种吸引类似于磁力。我们吸引的部分能量将是有益的，其余的具有破坏性。从身体角度上，这些影响将带给我们愉悦或痛苦、舒适或不适、幸运或不幸。

八根辐条代表经验的八度音程，尤其体现为身体的能量中心，以及这些能量中心所显化的原初驱动力，而这些驱动力会引导我们在物质世界中采取行动。我们的身体能量网络，名副其实地由这些能量中心复合体组成。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根辐条被隐藏在两根立柱后方。这是因为[代表下一个八度音程的开端的]第八能量中心也隐藏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关注的是七个可经验的能量中心。我认为，轮子底部的双蛇暗示能量中心的渐进激活过程，尽管我对此解读我尚不完全确定。

内轮和外轮（或圣经符号体系中的“轮中之轮”，Ra 曾简略提及）指的是身体本身的内在和外在本质。物理运动法则与身体总体运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有意识的觉知是隐藏的。我们知道身体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隐秘的本质，而我们对其不甚了解。我们极少猜测到，此深层本质实为以太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因缺乏对以太身体的认知，我们对身体复合体的概念化往往停留于外在层面，在此层面上，具有因果关系的物理互动最为突出。轮中之轮暗示了物质主义解释的吸引力——这种解释无法穿透到我们目睹的事件之表面以下。但需注意：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的显化，都依附于内轮运作。只有洞悉内轮运作机制，才能理解我们为何及如何吸引幸运或不幸。

支撑轮子的两根立柱，一如既往地代表了第三密度幻象的基础构造：一个道德两极化的世界。在善与恶力量之间的体验及选择，被如此根本性地编码进第三密度之中，以至于绝无逃脱的可能。在这里，善与恶的两根柱子支撑着身体的整个能量网。

在塔罗系列中，身体的催化剂是首张缺乏[该原型之角色的]明显视角的图像。或许有人认为该角色的视角是从外部注视整个场景，即从我们作为观察者的自身位置。但这将使本图像与此前所有图像不一致，因在此之前，视角始终被呈现在图像本身之内。这也会颠倒左

与右的象征意义，因观察者的视角与图像内实体的视角是相反的。另一种解读是轮子本身即是视角。但鉴于原型是活生生的角色，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成立。因此，我略带不安地得出结论：该角色的视角（*载体*）正是斯芬克斯。

对斯芬克斯提供这一视角的质疑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它站在轮子转动上方的一个平台。但既然身体是因果之轮的一部分，有人可能会认为它理应位于轮子之中。然而，既然有意识的身体与无意识身体的关系是干预循环活动，我认为这个固定的位置不是问题。对我的解读的第二个疑虑是，斯芬克斯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的解释：时间的循环流逝。对此异议我虽无法有力反驳，但我确实认为，反对将斯芬克斯视为角色视角的理由，不如支持斯芬克斯确实呈现这一视角的理由来得有力。

若斯芬克斯不代表这一视角，那就必然代表超越转世的自我：那个可以规避此类幸运或不幸的转世契约，因这些未被编程进生命蓝图。然而我认为，带翼圆球——与灵性立约的印记——所代表的正是这一概念。所以我们不需要以这个方式解读斯芬克斯。

既然我已为我的观点作了辩护，以下便是我对斯芬克斯的解读。在此牌的其他图像版本中，传统塔罗大量运用构成斯芬克斯的四种生物：人、公牛、鹰与狮子。例如在韦特-史密斯(Waite-Smith)版图像中，它们显眼地出现在四个角落。这些生物既代表四元素，也对应四个固定的占星学星座。但在西方魔法传统中，它们还有一种独特解读。它们代表魔法师的四大有德活动：知晓（人）、意志（公牛）、勇气（狮子）和沉默（鹰）。斯芬克斯不仅通过季节更替的隐喻代表时间的循环流逝，亦通过在显化世界中[富有成效的、有意图且有意识]的行动，代表了时间的循环流逝。需注意，这四项有德活动归纳了至为有德的贤者的特质：

- 他知晓世界本质；
- 他具备意志力与细节洞察力，以对物质世界的运动实施有意识选择的改变；
- 他拥有贯彻意图的勇气；
- 他深谙行胜于言的沉默智慧。

因此，斯芬克斯象征着赋能活动后的有意识身体：剩下要做的只是等待预期的效果。

斯芬克斯的朝向描绘了该原型的两个极化面向。他面向他的左侧[14]，一如既往，这表明（*使人朝*）负向极化的催化剂更容易被看到（或者，也许更吸引视线）。他武装起来对着左侧，表明在左手路径上进攻与防御的重要性。在右侧，斯芬克斯是脆弱的；他没有武器，没有进行观察，也没有明显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世间事件的影响。这表明了在右手路径，向世界解除自身武装的重要性。最后，与原型心智的主题一致，象征不幸的提丰位于斯芬克斯的右侧，而象征幸运的阿努比斯在他的左侧。这确认了物质世界中的幸运与舒适往往催化我们走上左手路径，而不幸与不适则倾向于催化我们走上右手路径。悲伤的兄弟姐妹们，此乃实锤。

角色：受影响者 The Affected

催化剂是一个已赋能的母体的产物。在此，催化活动是野性女人对贤者的行动的反应。这种反应是自然公正的纯粹表达，它精微地映射出贤者初始干预中所蕴藏的潜能。野性女人为回应贤者行动所做的一切，都是贤者种子行动的显化果实。她以细致入微的细节向贤者揭示了其行动的自然后果。但这一揭示是复杂的。幸运与不幸以看似无关、随机的各种事件降临于身处凡尘的我们。将一个人今天所见证的事件回溯至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前的某一种子行动，并不容易。

催化活动是野性女人对贤者干预所作出反应的一部分。这个周期中第三个原型的角色——身体的催化剂——是对催化活动的临在与理解。他并不处理催化剂；他通过自身视角的解读揭示其性质。鉴于他与身体的母体中的催化活动之间的关系，我称这个角色为受影响者。

受影响者是当我们告诉孩子们“想想你干了什么”作为惩罚的一部分时，我们要求他们进入的角色。受影响者意识到近期事件的戏剧性转折，并发现自己和任何人一样，对降临于自身的幸运与不幸感到惊讶。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才招致此般境遇。但是，在他的有德显化（这张卡牌上描绘的状态）中，他相信以前的某些行动或行动模式导致他终至于此。无论事件多么随机或诡异，受影响者都会着手研究他是如何将它引到自己身上的。正如当我们对向我们呼救的人无所作为时，甚至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所以受影响者的[检视其过往的]责任包括所有形式的有意识作为与不作为。

---

[14] 译注：此处以斯芬克斯为主视角，其左右手方向与前文提及的轮子的方向相反。

此时我应该指出，这里存在被误解的危险。受影响者是这样的人：他先前的行为是有意识选择的，意在以某个议程去干预某些未加自省的循环。尽管降临于一个人的好事或坏事总可以通过[将其视为某个带有议程的过往行动之产物的]解读而从中获益，但我们不应因此就忽视一个[被他人议程所伤害的]人的重要性。野性女人只管自己的事务；她的事务却因他人的行为而被改变。因此，受害者-加害者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受害者没有议程，而加害者有。认为每一个不幸事件只是自身行为或投生前选择的产物的观点，在 Ra 的体系中虽然没错，但是并没有免除加害者的责任，也不会削弱那位[边界被侵犯的]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同一个事件，从一个视角来看可以是催化，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则可以是赋能。

受影响者在反思其经历的事件、那个情境带给他（*当前*）的舒适或不适、以及他先前的作为与不作为时，将对其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得出一些结论。这个图景不会完全清晰，因为有太多对我们是隐藏的，但它足够有启发性，使他能大致理解自己的行动如何导致了当前境遇，以及下次面临类似的行动机会时可以如何调整。

受影响者的功能是使心智能够尽可能详细地知晓并理解身体的催化活动。受影响者[对自己采取过哪些具体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如何导致所观察到的结果]认识得越清晰，催化剂的处理过程就越有成效。受影响者的动力是渴望使[物质世界无常且看似随机的]运作机制变得平稳。其赋权能力是能够把复杂的因果关系全部同时呈现在觉知面前。其有德，在于他坚信每一个看似随机的事件都有一个[可回溯到他先前行为的]解释，以及他察觉一个事件细微细节的能力。

层面

在个人层面，受影响者从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空间的角度，检视自己的行动。所讨论的这些行动不会以任何显著或直接的方式影响他人；它们主要影响他自身的福祉。各类身体不适常具有一个形而上的成分：它们以某种方式被我们的能量网络配置引发，该配置为我们吸引来了某些特定类型的体验。在此层面，思考下列问题会有所帮助：比如，剧烈头痛源于过量烟酒？还是源自对如何在他人面前行事的过度思虑？抑或完全由其他原因导致？我们的为人处世方式——无论对外界还是涉及自己的身体——都会引发或避免某些病痛。有时原因显而易见、容易发现，但有时要搞清楚自己的病痛则极具挑战。当然，正面的身体感

受与状况，同样可以从一个人的能量网络配置中分析根本原因。在此经验层面，受影响者致力于尽可能清晰理解他的有意识行动如何引致身体状态的改变。虽然因果推理是受影响者的技能之一，但推导出对当前处境的解释这一体验，并不会被体验为一种理性活动；这一体验更像是将自己毫无保护地暴露于自己的记忆和当前感受中。在这种暴露中，恰当的解释变得清晰，虽然它依然经过一幅[由受影响者极化状态所决定的]道德透镜的过滤。

在对身体的有意识觉知中，我们或以前瞻方式（左手路径），或以回溯方式（右手路径）观察身体的催化剂。在左手路径，当我们前瞻时，我们看到机遇与威胁作为既往行动的后果出现在地平线上。这向我们的有意识觉知提示了进一步的行动：或追逐那机遇，或平息那威胁。我们继而通过试图奔向机遇并碾碎沿途的威胁，来加倍强化既往行动。在右手路径，我们回溯既往行动，以辨识那些导致了喜与悲后果的行动。我们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以此作为在未来改变行动的方法。

在人际层面，受影响者必须检视他的[关联到他人的]行动。在与某人关系中，某种重大的际遇转变已经发生：对方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愤怒怨恨。受影响者已明白这些情绪实际是针对他的，且对方认定受影响者的行为对此负有责任。那么，受影响者必须厘清他做了什么才招致此类反应：如果是兴奋，必因其曾赋予了对方改善生活的馈赠；如果是愤怒，必因其曾逾越了对方的边界。

在社会层面，当我们所属的群体因过往行动而体验到反噬或赞誉时，我们表达了受影响者。抗议常常表达了野性女人对贤者越界行为的愤怒与愤慨。此类抗议为被抗议群体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发现[该群体过往行动与当前正在宣泄的愤慨、甚至可能出现的破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抗议并非催化活动呈现自身[于社会层面受影响者面前]的唯一方式。任何针对强权实体[依据议程实施]的有意识行动而产生的社会反应，都属于催化行动，为该群体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发现导致此反应的因果关系。吊诡之处在于，我们竟然如此频繁地依据某议程有意识地行动，却极少省察正在如此行动的我们自身。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在受影响者的右手路径极化中，他是悔悟者。那些倾向于使我们正向极化的事件多为不幸遭遇。因此，当受影响者不得不直面自身行为的某些方式——无论是未能尊重他人自由意

志抑或未能服务求助者——他将感到悔恨。他为自己的每个行为承担责任，并将逐一讲述每一次越界行为和每一次被忽视的服务机会，也许是公开讲述，以此作为赎罪之举。他不试图进行任何自我辩护；相反，他已目睹野性女人的公正之怒并予以理解。悔悟者对于幸运事件，往往并不那么看重。他感恩世界与他人赐予他的恩惠，却不认为独有他才配得福泽。他视所有人类都配得上福泽，因此他允许幸运进入他的世界，而不是将其视为精英的标志。悔悟者的努力体现了我们自己内在的尝试：在无条件爱他人的动力，与（*洞悉*）因果世界本质的智慧之间取得平衡。其功课是（*学习*）轻触：通过曾经的过错，他学会了以爱的方式服务他人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不可逾越自由意志的天然边界。

在受影响者的左手路径极化中，他是胆大妄为者。对不幸的聚焦往往使我们朝正向极化，那么对幸运的聚焦则往往使我们朝负向极化。当胆大妄为者恰逢幸运事件时，他会检视自己过去的行为，寻找他的哪些行为带来了这份幸运。他的目标是最大化为自己招来幸运的能力，他对好运的成功显化使其确定：唯有他才配得上这份幸运。胆大妄为者本就丰裕，而他的好运使他拥有更多。他会公开将自己的好运归功于他自己的因果作用，作为[他配得所享有的上流特权的]证据和宣告。当不幸降临于他时，他同样检视自己的行为，以确定自己在何处以及如何对行动作出误判。当他发现一条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时，他便致力于更加微妙地行动，以减少下次被抓住与被惩罚的可能。他不会将自己的不幸解读为对其品格的指控，而是视为雕琢其行动纪律的机会。

这两种高度极化的表达在实践中很少见。它们是我们每次转化时都在趋近的理想状态。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介于两者之间，以混合形式表达这些角色。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受影响者，想要有勇气坦白并承担自己的罪过，但他无法承受直面其行为的全部重负。如果他清楚而仔细地思考自己是如何伤害他人的，或曾拥有机会却未能帮助他人，他害怕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因此，他自我逃避，每次试图厘清他的不幸遭遇与他的过往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他都会遇到内在障碍。他也害怕为他的行动承担责任而引发的后果。如果他承认自己做错了，他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不完美。但他暗地里渴望精英的感觉。他想成为一个比别人更好的人，他按照自己的道德品格来判断自身价值或精英地位。为了维系自我价值感，他必须视自己为人畜无害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受影响者，不想有任何悔恨。他希望能够恣意践踏他人，并陶醉在因强势表现而获得的赞誉中，但当他试图自洽自己的不幸时刻时，他发现自己卷入了悔恨情绪的漩涡中。他感到软弱且可悲，因为他似乎无法放下对他人福祉的牵挂。他公开地将他收到的任何赞誉归功于自己，但似乎对自己是否配得这一切并不自信。他暗地里憎恶自己，并近乎绝望地逃避自我憎恶。

受影响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这种标准的世俗观点：看似随机的事件确属偶然。在这种扭曲中，催化剂几乎从未进入心智以进行整合。在此人与他人的关系中，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被他人恶劣对待。他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自己的行为可能存在问题。于是他固守着一贯的行事方式，希望遇到更多幸运而不是厄运，但他对如何趋吉避凶却毫无头绪。在他看来，世界大势无章可循，故最佳对策便是拥有保障措施，以对冲终将降临的厄运。

受影响者的另一种扭曲表达是对当前境况缺乏敏感度。相比于心智的催化剂或灵性的催化剂，身体的催化剂对心智而言要更加明目昭彰且显而易见。作为一个男性原则的原型，有意识心智能够直接且透明地接触到它。身体的感受以及外在的幸运或不幸都很容易被注意到，几乎不可能被忽略；它们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印记。仍然有些人似乎对此浑然不觉。身体疾病带来的体征已经显现，但我们却轻描淡写，或者完全不予理会，直到它们严重到致人伤残的地步。一个人可能会失去房子、生计和伴侣，却未能注意到任何[关于这些损失如何发生的]细节。以神秘的方式，突然一切化为乌有，而他从未觉察到任何大事将至的预警信号。这种扭曲表达太过常见，已成为一种典型桥段。一个男人在恋爱关系中从未在意过伴侣传递给他的任何信息；他的迟钝使他失去了此生挚爱；他转而借酒浇愁，只因一件坏事凭空发生，他看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目睹这种受影响者的扭曲表达，既令人悲哀，又令人沮丧。

引导冥想

命运之轮

你被你的感受掌控。

我的声音侵入你的耳朵，你无法令自己听不见。

当你感到疼痛时，你无法轻易将它关闭。你的身体和周边环境以各种感受轰炸你，你别无选择，只能忍受无休止的肉体考验。

即使你在这宁静的环境中安然坐好，你也在寻找那些刺痛身体、带着你的心神出离冥想状态的感受。留意透过眼皮渗入的光线，留意被固定姿态的肌肉表达不悦。让自己去感受那依旧缠着你的种种不适。

这些感受的考验是你以前行为的后果。当你感受到不适，想一想哪些习惯在不断强化它们，想一想你曾经做了什么导致这些不适。

。。。

现在，留意身体哪里感到舒适。也许你的坐姿稳定，脊柱放松。如果你感觉不到任何疼痛，那就享受此刻单纯没有疼痛的愉快感受。

当你感受到舒适轻安，想一想为了获得这种奖励，你曾打破了哪些习惯。

。。。

现在，想一想那些似乎并非通过你的努力而获得的舒适与不适。感受的考验并不总是遵循你的规则。毕竟，你受它的掌控。

让自己坠入感官世界的混乱无常之中。

你在感受的海洋中飘摇，尽管你有一叶小舟，但你无法停止风暴。

18. 身体的经验



关于身体的经验，Ra 没有提供任何有帮助的信息。我们从 Ra 那里得到的所有信息，只能帮助我们通过 Ra 对其分类及其对应原型——身体的催化剂——的论述，来推知这个原型的内容。

符号

一个女性形象面向她的右侧[15]站立，身穿一件长而厚重的裙子。在她面前站着一头张开嘴的狮子。她将右手放在狮子的鼻子上，左手托住狮子的下巴，将其嘴合上。她头戴乌拉埃乌斯和一顶皇冠。皇冠顶部有一个水壶以及一只鸟。

相对于前一张卡牌，这张卡牌的图像很简单。女人代表无意识的身体。乌拉埃乌斯照例代表无意识的自然智慧。她厚重的衣裙表示对相反极性之影响的严密防护。

[15] 译注：这里原文是 stands facing to her right，显然与图像不符，也与作者一贯的定向原则不符。译者只作标记，未作修改。

狮子代表身体本能以及身体所存在的物质环境的无常和危险。狮子代表一种能够并有时确实会伤害甚至杀死人类的生物，人类无论选择逃跑还是战斗，都几乎无法阻止狮子的意图。它极端危险，不只是因为它的力量与威力，还因为它本能的攻击倾向：狮子是以我们这种体型的生物为食物的掠食者。狮子代表物质世界、甚至身体本身[具有的那种能够压倒并一个摧毁人]的能力。一步走错即招致可怕的死亡。

这位女性能够站在狮子面前合上它的下颌——甚至连头顶上的水壶都未倾斜——表现出无意识身体的优雅、镇静，最重要的是威力。这一动作证明，狮子的全部力量与凶猛由她支配；他人出于惧怕狮子的威胁而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她却已驯服了它，并且，想必她能随心所欲地命令狮子发起攻击。

水壶无论在何处出现，都代表我们的情感偏向。在此，水壶直立表示情感容于其容器中，波澜不惊：无意识身体此时不会释放出任何偏向。水壶置于她的头顶，表示这些情感是该原型中的一种引导力量。无意识心智具有的对物质世界的情感秉性，正是无意识身体[展现出合拢狮颚之优雅与权威]的力量所在。

最后，鸟一如既往地代表灵性。这里，鸟停栖在她头上，紧挨着她的情感水壶。这只鸟是自由的，因此与心智的母体中关在笼中的鸟形成对比，这一原型中不存在灵性的挣扎或挫败。灵性是松弛的，而非躁动的。这只鸟与情感水壶高度相等，显示与灵性之圣约的圆满实现：灵性的临在，确认了无意识心智在整合身体的催化剂时，其情感偏向与灵性复合体之间达成了极化共识。

角色：低语者 The Whisperer

身体的经验是一个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握有全盘掌控力的角色。我称她为低语者，因为她是唯一能够驯服人性中内在野兽的角色。这个内在野兽是人类内在的原始、野性且具有破坏性的能力，尤其是在情绪激动和不过脑子的状态下。如果低语者愿意，她就能够统领这种能量达致明智的目标。但必须通过证明该目标值得追求，而非借助推理或论辩，才能赢得她的支持。

许多塔罗牌评论家们称她为“力量”，因为没有她的能量，任何事情都无法完成。如果她同意贤者的议程，会通过移除一切该议程实施中（*出现*）的障碍，来倍增该议程的力量。如

果她反对贤者的议程，那么她会使该议程不可能实现。低语者是必要的盟友；在物质世界中达成显化的每一条路径都必须获得她的支持。

低语者令人畏惧。她锐利的凝视会让任何被罪恶感折磨的人畏缩。她的镇静并非源自对自身情感的控制，而是源于这些情感之间的协同和谐：她不冲突。或者说，即便她有冲突，也只是关于是否应给[一个明显犯了判断失误的人]再一次机会。她对那个错误并不纠结，或对自己[相对于那人]的强势地位也毫无疑虑。这是源自情感强度的镇静。

低语者的功能是将肉身与感官信息整合进身体既有的循环活动中。她通过恢复内稳态来记录母体中的变化。她对如何恢复内稳态的判断，取决于呈现给她的催化剂的质量。她的动力来自对重聚的渴望，她的赋权能力是她所支配的巨大力量：她渴望重聚，但也意识到，在她所渴望重聚的关系中，她处于深刻不对等的位置。她的有德是……

层面

在个人层面，当我们要求自己[对导致当前处境的行为]承担责任时，我们表达了低语者。身体内部的无意识或隐藏的觉知，处理着有意识层面[关于我们所见内容]的报告。在右手路径，隐藏的觉知必须对有意识层面[承认行为责任]的报告作出回应。隐藏的自我判断：我们是否已对过失充分地致歉，或者是否谦逊地将正面结果归功于恰当的责任归属。在左手路径，隐藏的自我必须对有意识层面[从隐藏自我掌控的外部活动中]识别出的机遇与威胁的报告作出回应。如果我们有意识层面看到威胁，便通过惩罚[允许威胁通过的]无意识自我，来加倍压制威胁。作为对此种惩罚的回应，隐藏的身体自我对身体中更具暴力性的能力施以类似的暴力，将其扼制至屈服。在左手路径上，无意识身体不宽恕，而是锤炼自身至更可控的状态。

在人际层面，当我们在一段关系中，处于能够拒绝给予对方所需帮助或物质支持的位置时，我们表达了低语者。在这个层面上，责任落于我们身上：根据对方是否证明其意图与我们一致，来决定是否与之重建融洽关系。我们往往在两种情况下表达此角色，要么是回应对方通常甚至不自知的冒犯，要么是回应对方通常未意识到的恩惠。

在社会层面，当某社会权力源头需要我们的协助来实施其议程时，我们表达了低语者。他们通过试图获取我们的信任，或者提供一个好到令我们无法拒绝的交易，来讨好我们。这

里，我们成为具备政治觉悟的大众，如今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是力量，离开我们，任何社会活动主体都将变得无能为力。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正向的低语者是赦免者。她拥有宽恕他人过失的力量，这缓解了那个人内在与外在的煎熬，这种煎熬并非罪疚本身，而是随罪疚而来的身体惩罚。她倾听忏悔，于内心衡量忏悔的真诚度与完整度。她希望确信：对她边界的侵犯已被足够充分认识到，有望不再重演。她以告解神父的姿态聆听他人罪愆时，她一面倾听，一面遏制“恶犬”出击。通过她如何驾驭内在野兽可以看出她的判断。如果攻击持续，表明她虽然已经听到了忏悔，但没有给予赦免：这份忏悔不真诚或不完整。但如果她感到满意，她会安抚野兽，让世界恢复平静。

负向的低语者是共谋者。她通过技巧、恐惧与威胁来统领人类兽性意志。她警觉的目光无处不在；最细微的细节也逃不过她。她技术娴熟，但她的自我定位能力才是力量之源：她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这种能力令那些[活出人性中本能的动物精神的]人措手不及。这便是她低语的方式。然而，作为低语者，她等待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值得投入能量的议程。任何想得到她支持的人，必须向她证明，自己能够兑现承诺。他必须已经在巩固权力的运筹中有所建树，并愿意与她分享权力以示诚意。

试图正极化的混合低语者……

试图负极化的混合低语者……

低语者的一种扭曲表达……

引导冥想

魅惑女巫

你的智慧刻在骨子里。

如果此刻突发意外，你的身体会自动带你随机应变。你的反射机制和隐藏程序将立即接管一切，你将领略自己真正的韧性、那深不可测的勇气。那份勇气坚如磐石。

。。。

想象你是一位船长，正驾驶着你的风帆船，穿越一场狂风暴雨。

你的脑中没有任何杂念。你没有余裕安住于无限的存在状态之中。你被抛进了狂暴的海洋，唯一能做的只是凭直觉行动，那是你长久积累的，已经深入骨髓的智慧。

你的双手自动操作，无需头脑指挥，你的双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灵活和敏捷。你优雅地驾驶着这艘复杂的船，穿越狂怒的风暴中心，驯服了大自然最原始、暴力的野兽形态。

感受你的身体在危险中游走时的从容与力量。感受伴随这份从容而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

想起一个环境，你已经待得足够久，或者一个活动，你已经做了无数次，每一个可能的错误你都经历过，也吸取教训了。也许你已经弹奏某种乐器多年；也许你一生都在做一个园丁；也许你的工作不再有意外了。

无论它是什么，你对它越来越精通。曾经需要你斟酌的微小细节，如今根本无需分神，便能轻松地各归其位。

感受通过这来之不易的从容，你与你的身体、与你的环境融为一体。

19. 关系六

特质：冲突解决 Conflict Resolution

我将从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右手路径极化关系开始。悔悟者面对着自己行动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若贤者以一种[证明他尊重野性女人的边界、体恤她的能量状态、全方位关注与呵护她的]方式行动，野性女人的反应将是正面的。他将赢得她的喜爱，她的反应是感激。当悔悟者看到这份感激的呈现，便获得契机去关注[她在他身上所确认的]那些道德美德。他不会[以过度膨胀对自己的道德评价，或断定她的认可就证明了自己已达成完美显化]作为回应；相反，他将保持谦卑。在这个和谐的右手路径情境中，催化剂就是她令人愉悦的回应，他会将此回应与尊重、体恤、呵护的行为联系起来：她正向强化了他的行为。如果面对这份来自野性女人的盛赞时，他能保持谦卑，那么赦免者的心扉将进一步向他敞开。她会进一步卸下防备，显露更多脆弱，并总体上更加信任他的议程。通过保持谦卑，他向她证明，他的议程始终将她的福祉放在心上。这使她感到安全，不是保全身份意义上而是

边界受到尊重意义上的安全感。在此安全之境中，她更愿接纳对边界的重新调整。他们更新后的亲密关系使她感到更加开放，更愿考虑贤者的行动计划。

如果正向极化的贤者以某种[即便是轻微的]方式侵犯野性女人的边界，她的反应将极为严厉。她的公正之怒将激起一场后果之漩涡，如疾风暴雨一样倾泄在悔悟者身上，向他呈现贤者越界行为的反面影响。悔悟者现在必须细致检视自身行为，以探索这项惩罚的因果根源。当他重返无意识心智——此时她显化为赦免者——他必须向她详尽陈述自己曾侵犯其边界的具体行为。他必须证明，他不仅明白她的边界是什么，也清楚他的行为是如何越界的。他在[探索自身行为与她的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上的努力，向她表明他下次不会轻易重蹈覆辙，因为他对自己的过失已经刻骨铭心。

Ra 在第五场集会中描述的身体平衡练习，正是此关系的一种表达。Ra 没有解释“理解身体的极性并接纳它们”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种模糊性很容易让学生对这个过程的意义感到困惑。似乎这种理解与接纳是围绕着身体的外观与患病倾向。因此，理解与接纳他人的身体，似乎并不是内在演化的核心部分。但是我认为，在这里我们应该更扩展地理解 Ra。身体的极性包括由野性女人显化的能量网络的周期性节奏。它们还包括贤者看似失误与冒犯的行为，贤者的智慧非道德智慧，而是对当下所需经历的特定课题的识别力。如其所是接纳身体习惯之难，等同于如其所是接纳既往行为之难。当然，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他人的行为与能量网络。由此可见，身体的平衡练习包含接纳与宽恕他人的行为。还需注意：低语者的严苛与力量意味着，即便在右手路径上，受害者亦无义务与侵犯者重归于好。他的悔悟与理解必须令她感到满意，倘若她不满意，那也是她的自主权。在此关系（及身体平衡练习）中，"宽恕与遗忘"的训诫，可能在悔悟者未能识别催化剂后，演变成贤者的又一次越界行为。

现在考量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左手路径极化关系。胆大妄为者是针对野性女人[对贤者行动作出]的正面反应的一种回应。若贤者行动时无视野性女人的边界，却通过此越界行为正面地改变了她的体验，她的反应将是渴求更多。当贤者侵犯了野性女人的界限却仍受其欢迎时，胆大妄为者就会作为一种可能的存在方式出现。这是如何发生的？一般来说，是这样一种情形：无视她自己说出的诉求是什么，他做了某些“为她好”的事，但这一行动的即时与愉悦效果令她惊讶。这是一种[某个人身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原则能量的]原始反应，

此人自信地予取予求，从不征求许可，其依据是：在内心深处，她想要被这样对待。显然，我们正在与一种狡诈的态度打交道，但我认为，它并不缺乏经验支持。要使"拒绝不绝对即绝对不拒绝"的逻辑成立，一个人必须已经处于负向极化的低语者的心态中。共谋者不想被温柔对待，她也不想让胆大妄为者完全尊重她的边界。她希望他成为专横的支配性力量的显化。她希望他能够对抗她的力量，但她也希望他需要她的力量。

如果贤者的侵犯点燃了野性女人的愤怒，胆大妄为者将会作出另一种回应。她将以公正之怒的形式释放后果，体现为施加于他的不幸。当他借由回溯种子行动来检视因果关系时，他会发现自己在充分实施议程中存在某些失误。或许在干预中给野性女人留了过多余地，或许过于明目张胆。他不会为自己的越界行为感到悔恨；相反，他吸取的教训将是：下次不要被抓住。野性女人必须被控制，而他必须找到方法让她顺从这种控制，且仿佛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当胆大妄为者面对[现在掌管野性女人所施加后果的]共谋者时，他将加倍展示[具有贤者越界特质的]力量。他告知共谋者：她将不再有机会像这次那样报复他。如果他的力量展示震慑了她，使她相信她下次不会赢，她将屈服于他、召回恶犬，并重新调整自身以配合他的议程。

在转向混合表达之前，我想指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因果关系容易识别的物理事件，也存在于那些看似最为随机的物理事件。当受影响者面对低语者时，他通常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幸运或不幸。他作出基于已有认知的猜测，往往不止一个。因此，他对于自己处理此事的方式[能否满足低语者的要求]感到非常不确定。甚至可能交涉的对象都是错误的。低语者通常是不难识别的（因为她会是受害方），但受影响者通过自我审视而发掘的因果联系却常常似是而非，使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确定是否正确地识别了低语者。请注意，这种不确定对应了异性恋关系中的桥段：女人对男人感到生气，但男人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要求他自己想清楚。他努力了，为绞尽脑汁猜到的过失向她道歉，希望她回心转意。当然，在这个桥段中，她未必会回心转意，而且他对自己过失的猜测，很可能远比她真正感到受伤的原因要肤浅得多。我建议你借这个经典桥段举一反三。

现在我将考量混合表达之间的关系。请记住，这些混合表达远远比其他表达更为常见。若将这两种极化表达想象为一条光谱的两端，两种混合表达则描绘了中间的区域，我们几乎总是会落在混合区域的某个位置。

我将从试图向右手路径极化的混合表达开始。这里的受影响者缺乏直面自身行为之真相的勇气。他内心知道给自己带来了不幸，但不想承认自己的责任，因为他害怕在自己的意图和行为中发现自私和残忍。低语者知道，她需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已目睹越界模式一次次重演，但她并不确信他是错的。她怀疑，他为她制定的议程或许终究对她最有益。她心底知道此事不妥，也知道屈从其反复越界正毒害他们的关系，但她不愿直面这一现实，因为这将要求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抗他。所以当他施加伤害时，她怯怯地表现怨愤，并在他道歉时草草接纳，无论他对侵犯的认识多么肤浅。她心怀明知无望的希冀：或许这一次他会尊重她。

最后，考量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表达。当贤者对野性女人越界时，受影响者想要自己感到毫无悔意。他想要以冷酷无情与地位上的绝对强势来定义他的特质，但他是软弱的。他时而担忧对低语者过于严苛，并即刻因这份担忧痛恨自己。他努力在她面前彰显支配地位，但这种表演毫无说服力。他试图显得强大，却昭告了他的软弱。低语者看到了受影响者持续自我怀疑，并因此鄙视他。她想尊重他，把他视为[在争取和巩固权力方面]意志坚定的人，但她做不到。她明知他可悲，却无更优选择。她怨恨自己抢占战略制高点的能力太有限。除了与受影响者维持现存关系，她别无选择，同时期盼着有朝一日以某种方式将自己推入更有利的位置。

何时成为角色

我将从个人层面开始。当我们倾听自己的内在对话时，会听见自己为所经历的愉悦与不愉悦感受分别给出解释。如果我们身患疾病，我们便为病因编织说辞。有时，当我们聆听这种内在对话时，我们觉得都是在胡扯。这种体验与其说是[对我们编写的故事的]某种概念性判断（那将是心智现象），不如说是当自己的行为仿佛已得到合理化而自行其是时，自身产生的一种感官上的不舒服。在这些时刻，我们能够发现对自己所讲的那些谎言：自身行为（*具有如此*）看似良善的性质，残酷的世界与身体却将如此无端的伤害加诸我们。这

种内在的、自我运用的胡扯探测器，正是内在的赦免者活跃的标志。她通过拒绝接受我们对行为动机的解释，揭穿我们的胡扯。我们在哪里收获了公正之怒，就在哪里播种了伤害。通过身体感受（颤抖、出汗、恶心、心慌等）传达的内在失调感告诉我们，我们的意图并不纯粹。这是无意识身体提醒我们需进入悔悟者角色的方式。她的建议是：我们需要诚实且毫不回避地直面自身过失，如此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认清自己是如何走到如今这般境地，并配得上隐藏的身体复合体本身的宽恕。

另一些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执迷于行动的微末细节，痛苦纠结于这个或那个行动潜在的长期影响。我们对自己严苛问责，毫不留情，经历一段又一段因过错而自我鞭挞的时期，却从未停止在记忆中折磨自己。每当回想起自己的过错，不愉快的情感反应都会在身体中燃烧起来，仿佛我们直接回到了犯错那一刻。在这样的时刻，悔悟者在我们体内活跃，乞求赦免者的宽恕。当对内在的惩罚与对赎罪的追求没完没了时，正是进入赦免者角色的好时机，因为她对一个道歉的真诚与完整之判断具有一锤定音的分量。事实证明，宽恕并非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继赦免者对悔悟者感到满意之后触发的无意识活动。如果我们的身体病痛是自身有害行为的后果，那么这些后果将持续存在，直到我们找到能够给予宽恕的内在权威。悔悟者与赦免者的对话往往会随时间推移而反复发生。自我宽恕不是一时之功，而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直到悔悟者深入到每一个恶行事例的根源，准确识别出是哪些意图造成身体伤害的。这要求我们以披肝沥胆的诚实看清我们真实欲求的感受与行动是什么，不加任何粉饰。

需注意：赦免者并不能终止成瘾恶习，因为这些现象通常是灵性周期演化的一部分。毋宁，身体周期的宽恕所针对的是那些[貌似好主意却酿成深重恶果的]行为。这些行为的特点是，某种程度上由善意或有益的意图驱动，但这些行为，要么因为对物质世界的因果本质的错见而产生变形，要么因为一种[本可以发现却被有意识遮蔽的]自利意图而被染污。此外，我们的行为几乎总是与我们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身份的判断相绑定，因此，赦免者的宽恕与判断者的接纳紧密相关。我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探讨这种关系[尚未写成]。

在人际层面上，这些相同的模式一如既往地重复。当我们对[有关他人的]自身行为的解释和辩护持续遭到对方皱眉时，对方的胡扯探测器就被激活了。他们处于赦免者那令人胆怯的能量中，等待我们成为悔悟者，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真诚而彻底的审视。同理，在某段

关系中，当对方正拼命地深刻自省、以最真诚的努力去忏悔与修正过往的越界行为时，他们进入了悔悟者能量。我们需要做的是破除阻碍我们给予宽恕的内在障碍。如果我们进入赦免者的能量，就能够诚实地判断对方是否满足了赦免的条件，从而重启关系，恢复人际间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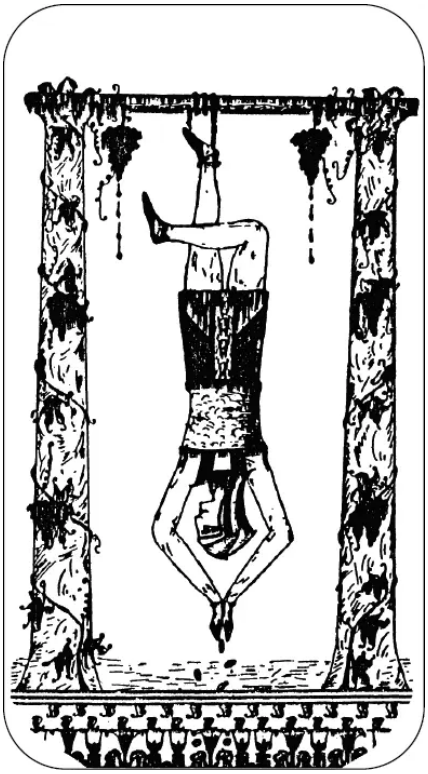
在社会层面，表达这些角色的恰当时机与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力差异相关。通常，压迫（*与反压迫*）的动态机制与这些角色有关。一个群体持续侵犯另一个群体的边界，会引发被侵犯群体的怨恨和义愤。清算终将到来，施加侵犯的群体将不得不直面自身行为所致恶果。若这个群体（特权群体），未能充分承认其针对另一个群体（被压迫群体）之越界行为的参与，那么被压迫群体不会赦免特权群体，两者关系亦难复温暖。此时，一派胡言的解释与尽管诚恳道歉仍遭到冷硬拒绝的动态，正标志着其中一方相应成为悔悟者或赦免者的时机。

20. 关于身体小周期的最后一点说明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几乎完全依据身体小周期自身的逻辑，对其进行了考察。但是，正如 Ra 告诉我们的，身体是心智的产物。心智是灵性影响力达成显化的通道。因此，存在两种主导性演化环境，均可为其各自目的而征用身体演化运动。在身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对于我们接纳自我与他人的]心智障碍的映照。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因为身体的赋能者在我们毫无觉知的情况下，将心智与灵性的偏向赋予世界。身体周期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鲜活且无法回避的催化剂。在心智与灵性中可以被回避的，在身体中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心智与灵性的功课可以借助身体的机制，使自身显现出来。

我将在本书末尾考察这些有趣的关系，届时，我会以同一种分类内、三个原型为一组的方式来考察这些原型。我明白这与 Ra 所推荐的学习顺序相悖，但我关于此主题的这本书并非一套研习计划；它是一种旨在辅助研习计划的资源。[注：我尚未写完承诺的章节，因此本书末尾暂缺此内容]

21. 身体的形意者



身体的形意者代表在任一给定时刻存在的整体身体复合体。换句话说，形意者捕捉了身体复合体[与内在演化相关联]的本质。这张卡牌代表一个有道德的心智将如何在自身与身体的关系中理解自己。作为形意者，它提供了小周期的总结，揭示了前四个原型之间的关系。

符号

一个男人倒吊着，他的右脚被挂在[由两棵无枝树支撑起来的]横枝上。他的左腿悬垂，与右腿交叉成 90 度。他的双手被缚于头顶上方，四枚硬币正从手中掉落到下方地面。两根结出果实的藤蔓分别沿着两棵树向上生长，但每根藤蔓都只攀附在自己这边的树上，互不接触。

有意识或透明的觉知，是更广阔的无意识或神秘界域之内的一个意识焦点。我们在这些原型图像中，更频繁地看到男性形象，是因为无意识很容易被有意识心智周围的空间所代表。在这张牌中，同样模式重复出现。在这里，有意识身体的手和脚都被束缚住了。他的行动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他唯一能做的，仅仅是将手中握着的几枚硬币（或者是种子）丢下。

我们很容易认为身体的赋能者具有广阔且全面的行动能力。但小周期中的自由意志并不是选择之自由，而是成为那个已然就是的独一无二的自我之自由。身体的赋能者只能以它一贯的方式行动，没有其他方式。此外，赋能者的行动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以至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花费他拥有的微薄资源：注意力和观察力。我们作为赋能者行动，并不是通过深思熟虑地思考该做什么（虽然感觉上是这样），而仅仅是通过在行动时将觉知带入当下。这样做，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将注意力投注于此时此地的物质世界；我们本可以把注意力用在别的地方。而这个代价一旦付出，便会结出果实。它带来催化剂，使我们能借由自我在物质身体与环境中的映射，进一步澄清自我的本质。

交叉的双腿和[手臂构成的]圆形，是一个风格化的安卡十字。我们再次看到了[回归造物者的狭窄和狭长的路径]这一象征，这条路径要求我们维持审慎的平衡。有意识心智支付的代价和交叉的双腿都寓意了牺牲这一概念。然而，我认为这里应对的牺牲并非启蒙性质的牺牲，因为那个概念属于身体的蜕变。在此，我们应对的是植入[一个第三密度肉体存在的]本质中的，日常而平凡的牺牲。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在每一刻，我们都必须选择如何花费这些有限的资源，一旦作出选择，便意味着牺牲所有其他花费的可能性。

这个图像中还表达了第二种形式的牺牲。结出果实的藤蔓沿着有意识心智两侧的树干向上攀爬。这些藤蔓是独立生长的植物，这意味着有意识心智必须选择要栽培并滋养哪一株藤蔓，忽略另一株。在此，我们看到道德极性的牺牲被具象地表现于物质世界中。如果我们希望跟随右手路径，就必须将我们的努力投入于服务隐藏、神秘（*之存在*）与周围的其他人。这样做的代价是，我们[原本可通过协调无意识与周围的其他人，来服务于有意识心智]的潜在努力将被牺牲。我们无法同时走在两条路径上。因此，我们在一条路径上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对另一条路径的忽略之举。在这个图像中，两条藤蔓都在生长，因为第三密度的生活本质上是矛盾的。即便我们必须在两条路径中选择其一，我们仍会左右摇摆，有时行动以服务他人，有时行动以仅仅服务于我们的有意识心智。

角色：持家者 The Homesteader

身体复合体本质上是一个载体，用于发现我们思想、情感与意图中[那些仅凭心智无法察觉]的微妙之处。它是一个物质上的家园，就像所有其他的家园一样，需要维护、关注和

照料。我称这个角色为持家者，因为他的（请记住，这个原型包含两种性别属性，但为便于理解其与不具性别属性、但将使用女性代词的旅者之间的关系，我将使用“他”）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建立并维护一个健康的物质环境，这种环境延伸至身体、居所，以及他可能拥有的任何第二家园。

持家者聚焦于维系精打细算与野蛮生长之间的平衡。在精细打理的空间内，他将精力花费在维护家园井然有序、良好运转上。他始终意识到自身有限的资源，因此在这个角色中，心智专心致志并密切留意能量花费的经济性。他仅存在于一个动态事件流中，持续不断地同时应对当天的每一项需求，从来没有休息的余裕。对他来说，很难（也许不可能）想象一种与现有方式不同的活法。他的资源如此有限，以至于他最终用尽拥有的一切。在一天结束时，所有已完成的事情确切就是他能够在当天完成的事。

尽管他的家园处于持续变动中，却趋向于稳定的平衡。他并非不愿意改变；相反，进行（*探索*）变化的实验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希望家园的经济性达到最大效能，因此，他尝试对他日常规程进行细微调整，这里调一下那里调一下，观测能量流动是否比以前更高效。实验极少一开始即获成功，但实验的过程聚沙成塔。他总能找到方法使家园的舒适度与功能性最大化，同时减少以各种方式维护家园所需的能耗。

持家者的功能是[为第三密度的体验和显化]提供一个稳定的载体。持家者的动力来自于他渴望使自己的资源花费模式更节约、高效。他的赋权能力是，在不显著打断自己养生之道的前提下，适应[当下瞬息万变的]需求的能力。他的有德是……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持家者是我们[对于身体及其环境的维护和存续]的偏向之集合。更具体地说，内在的持家者，也就是身体的形意者，是以某种特定方式参与催化剂和经验过程的静态偏好。我们倾向于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去考量[自己及他人的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因此，我们为自己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统贯种种行动的模式，在其中我们每日都在践行[关于自身及他人的]价值观。内在的持家者，是我们的关于自身能量花费模式以及如何最高效运用这些模式的偏向集合。其中包含对以下事项的判断：时间的最佳利用方式、营

养的最佳摄取方式、获取更多资源的最优路径等等。在主张这些判断时，我们将我们的偏向作为献礼呈现给自己，这是一种物质显化，代表着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

在人际层面上，持家者是东道主，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栖居和共创的空间]提供给他人。东道主怀有对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构想，并试图将其显化，同时与他人分享此显化模式。在尽主人之谊时，我们向他人推荐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向他们展示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如何高效满足当天的需求，以及我们深层的道德价值观与责任义务是什么。

在社会层面上，持家者是集体共同主张的文化规范，它决定了权力动态机制、能量流动模式，以及用于改变那些模式的可接受的方法。社会层面上的持家者就是“现状”本身(the Status Quo)。它可以接受改良，但抗拒革命。它是一台必须在持续运行中被修复和改善的永动机：可以说，它是一艘诺伊拉特之船(a Neurathian ship)。它至关重要，因为它确保了社会（或相关群体）得到更广义上的持续滋养。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变革的刚性阻力，因为“现状”无法承受停机以进行全面重建的代价。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持家者的极性出现在[对“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回应中。持家者维护他的家园，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右手路径极化的持家者是一位庇护者。他希望自己的家园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而言是欢迎（*他们*的）且能提供滋养的。他充满爱意地照料自己的身体和家园，这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为了那些可能[从他精心建立的经济体系中]受益的人。他照顾自己的需求，一如他照顾他人的需求，因为需求就是需求。也就是说，通过他的身体机能与病痛所显现出的无意识心智的需求，对他而言，与他人的需求同样重要，因为他服务他人的能力取决于他维护自身身体的能力。他对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如何影响他人，影响自身的内在平衡，发展出愈加深刻的敏感度。也就是说，他敏锐于平衡以下两者的需求：

- 无条件的爱与接纳的驱动性情感
- 基于行动可能性的智慧而限制行动的必要性

他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并相信达成此愿的最佳路径，是让他的家园[对自己和他力之所及的他人]尽可能亲切和包容。他与他人形成的人际关系，并不基于从中牟利的利益交换，而是基于各尽所能的信任互予。他无需索求他人支付回报，因他如同信任自己一样信

任他人本性之善：感恩自会驱动给予，无需索求。但遇到他人试图利用其善行的情况，他援引自我边界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对那些不可信赖者，只能保持距离。

左手路径极化的持家者是一名欺诈者。他与自己的无意识心智及他人建立关系皆基于有利可图的交易。他的意图不仅仅是为了获利，而是要让他人既对他心怀亏欠，又对他产生依赖。鹅和鹅下的金蛋他都想占有。他的经济策略旨在以有限资源为杠杆，持续增加[对其势力范围内之人的]权力与影响力，并扩张领地边界。他从不公平竞争，但会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人设，因为这使欺诈更易得逞。他不屑于尊重他人边界，却对不尊重他边界的人施以无情报复。无论谁进入他的家园，都受他掌控。他身体和家宅内资源动态流动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为了进一步建立一种机制：将曾经属于他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如同所有催化剂、经验和形意者角色，这些角色的两极化表现是一个光谱的两个极端。对投生于尘世的人类而言，现实情况是我们身处光谱中广阔的混合区域。只有完美平衡的人，才有能力表达极化角色。换句话说，成为形意者仅仅意味着成为极性混合的存在。正是我们对这些原型之表达的混合性质，创造了批评性距离与最终转化的可能性。

混合极性的持家者试图同时滋养两条葡萄藤。他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人，因为他的良知要求他这样做，但他也试图将自己置于[相对于他人的]优势地位。他既想改善他人的生活，又想确保自己最终站在蚁丘的顶端。他的希望，是这两种渴望以某种方式融合成为所谓精致利己主义：即追逐私利恰巧服务他人的资本主义梦想。这种混合的心态似乎是对牺牲这个概念的拒绝，实则不然。这是牺牲的另一种表达，因为两条藤蔓都根本不会结出多少果实。这位持家者会哀叹自己服务他人能力有限，认为问题在于第三密度的性质：生活艰难，人们自私，资源稀缺。他会希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更美好的人性，但很少花时间思考这个愿望，因为当天的需求在召唤他。那些在权力角逐中被他踩踏的人，不过是不幸的附带损失。他还能怎么办？没有人主动照顾他的需求，因此他必须首先确保得偿己需——而确保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获得并维持一个凌驾他人的权位。因此，这位持家者统治着他的小小领地，服务于少数人，收获微薄信任，而他也没有给更大的世界带来些许改变。他追求安逸高于一切，却牺牲了内在演化。

持家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来自于对身体和家园的需求缺乏调和。这个扭曲的持家者从里到外都是一团糟。他像其他人一样渴望增加舒适度和效能，但他错判身体信号，并误解在他

环境中那些不幸事件的意义。他的饮食越来越差，他的身体疾病不断增加，周边环境的不适感也在加剧。他评估身体信号的内在方式，无法引导其形成合理的行为模式。

持家者的另一种扭曲表达……

引导冥想

倒吊人

你正在牺牲某些东西。

此时你安静地坐着，你本可以在别的地方，做别的事情。然而，你已为此刻牺牲了所有那些可能性，只为坐在这里，跟随我的声音。

。。。

回想有一次，你曾不情愿地做出牺牲。也许是一个你觉得不健康的习惯，也许是一段你本不愿那样度过的时间，或者是一份你送出的礼物，又或者是你感到不得不去做的某件事。

感受割舍带来的痛苦。

记得那些时刻，你曾怀疑，这些牺牲真的值得吗。

回想你的疑虑——此举真的明智吗；回想你的苦涩——因牺牲而经历到的。

感受伴随牺牲而来的匮乏感与饥饿感。

。。。

现在，回想有一次，你曾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也许是物超所值花掉的金钱，也许是陪伴一个朋友用去的时间，或者是一个无怨无悔的决定。

为了真正的渴望而舍弃负累，感受那自由与喜悦。

回想通过这次牺牲，你正在成就某事、或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感觉。

。。。

你在第三密度的体验被限制了，并且将被一直限制。但限制本身并不一定是痛苦的。

反思你的身体和环境的限制。

此时，此地，以此种方式使用你的资源，感受如此选择的智慧。

觉察令你感到挫败的那些限制。你的牺牲是否明智？你付出得太多还是太少？你的付出会结出果实吗？

22. 关系七

特质：寄宿 Lodging

旅者在她的整个旅程中，需要一个栖身之所。她在第三密度中的探索和发现之路，要求她进入物质幻象。但这样做意味着她将和其他人一样，需要一个载体、一个家、一个在夜晚返回的基地。持家者为旅者提供了这个基地。

这种关系，如同所有形意者-选择关系一样，是一种教学关系。持家者已经发展出一套环环相扣的方法，用于高效处理第三密度的所有物质需求，以服务于我们为自己设定的基本目标。持家者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第三密度是一个值得被欣赏的地方。但他的焦点是确保他的身体和他的家园得到适当的配置，以服务于这些更深层的目标。持家者希望与旅者分享[他一路走来学到的]所有小窍门和技巧。旅者的角色是一只变色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缺乏个性。对持家者[解读与适应物质世界中突发事件]的各种体系，旅者怀有孩童般的好奇、讶异与赞叹。她着迷于他的技术能力、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对身体与环境中诸多不同意义信号的]敏锐度。旅者通过持家者的视角体验物质世界的动态变化，持家者为她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回应物质世界的框架。

这个关系的学习阶段类似于师徒关系。那个前来学习如何精通某种手艺或技术的学生，成为持家者家中的旅者。她来学习并采用这位大师工匠的体系和习惯，因为那些是这位缺乏经验的旅者所知道的仅有路径。她诚心诚意地努力学习以持家者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因为她渴望能够像持家者所做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中高效能且高效率地显化。

然而，最终，旅者将开始与持家者形成批评性距离。她将在持家者的家中花足够长的时间，作为持家者生活，以达到对此项技艺某种程度的精通。在这初显精通的阶段，旅者将开始[对持家者的实践]发展出批评性距离。她将开始看见这项技艺中某些令她感觉不对劲的方面。她将反对持家者行为模式的混杂性质。他的行为将开始显得要么过于以自我为中心，

要么过于宽容。旅者将逐渐发现，持家者那些行之有效的、理解和整合催化剂的方式，显得不够精熟或与旅者自身的偏好不合拍。她将厌倦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相同的生活模式，却始终看不到任何变化。简而言之，旅者将看到她已经从持家者那里学到了她能学到的一切，而旅者渴望的[与物质世界互动的]方法，未被持家者提供。因此，她将收拾行装，为她所学到的一切感谢持家者，并继续她的旅程，寻找一个新的寄宿和学习的地方。

旅者打包走人时并不容易。她知道是时候离开了，但持家者和旅者已经日久生情。他的家既舒适又安稳，这给了她一种安定感，她知道[当她继续她的旅程时]会想念这种感觉。旅者和持家者之间的批评性距离，加之旅者不得不离开的悲伤，将激活蜕变原型，使旅者能够识别一个新的[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形意者和选择之间的区别在于客观相对主观。我们常发现自己认同于客观身体自我，包括我们的习惯、解读身体信号的方式以及整合身体信息的偏好。我们观察身体行动和反应的发生，如果我们完全认同于客观的身体复合体，便会将这些事件视为身体运作方式的单纯事实，而不会想到事情也可能并非如此。对自身身体复合体的特质与运作持静态视角，说明内在的持家者正在活跃，而内在的愚者则未被唤醒。此刻，恰当之举是[通过认同内在见证者而非身体复合体中上演的客观戏剧]成为旅者角色。尽管内在的见证者本身并无能力改变那些展开的事件，但通过选择不直接认同于身体，从而与身体持续的循环模式保持距离，可以让我们与身体建立起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相反，那些特别意识到第三密度经验是一个内在演化过程的人，有时会倾向于陷入某种脱离现实的状态，这会损害我们[与身体复合体的显化]进行互动并加以利用的能力。我们往往会只认同内在的见证者，并将身体复合体仅仅视为第三密度世界中的一个物件或外在躯壳。内在的旅者对心智或灵性形意者的过度专注，削弱了其成长的能力，因为这导致我们忽视了身体的催化剂。这种对身体需求的漠视，阻碍了我们沿着内在演化之路发展，因为它阻止身体达到最高效的运作状态。在这一刻，内在的旅者是活跃的，但呼唤着内在的持家者。此时，适宜认同于客观身体自我，进入身体的感受，允许这些感受的微妙之处自行显现。我们不再忽视身体复合体的需求，而是将注意力转向这些需求的所有微小细节。如

果内在的愚者长期无家可归，我们可能会突然陷入极度紧迫的身体不适，或许过早走向死亡。

在人际层面上，持家者是一位[希望将自己的技能传授给学生的]大师或专家。当他人表现出欲将其精心磨练的技能传授给我们、试图分享他们的世俗智慧时，那人很可能正在表达持家者的角色。这是[在和对方的关系中]进入旅者角色的契机。此刻或许看似我在鼓励人们接受"爹式说教"，或忍受其他类型的卖弄学问。但请记住，旅者也是一个批评性的角色。面对一个正在表达持家者的人时，进入旅者角色，能使我们快速有效地判断对方提供的技能体系和世俗视角是否对我们有益。旅者清楚自己曾经走过怎样的路，能迅速将自己的经验与他人的给予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是否值得继续留下来学习这项技能。若在这种时刻没有进入旅者角色，我们将无法准确评估这段关系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学习潜力。旅者愿意并很高兴成为一名学徒。但我们的世界推崇的不是学习而是精通。因此，为了迎合文化价值观，我们常抗拒进入旅者的能量。但是唯有在这种能量中，我们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前的持家者是否提供了有价值的课程。

反过来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人，渴望习得我们拥有的技能。他们请求我们成为其老师。这种关系中的能量交换，特别是对于右手路径的持家者而言，可能让人感觉很大程度上是单向流动。旅者带着一个请求出现，我们获得尽心尽力回应该请求的机会。这种关系是一种寄宿关系：我们让旅者住在我们的家里，通过我们的眼睛，以我们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持家者，像任何老师一样，从教学的经历中获得快乐。因为他把自己的技艺教授给别人，他对他的技艺有了更深入理解。当有人请求这种教学时，进入持家者的角色是适宜的，从[分享我们所学并由此加深自身的学习的]机会中获得快乐。但在传授过程中，放下对该技能的执着也是适宜的。旅者将不可避免地前进到[准备好将这门实践个性化的]节点；她必将超越老师。

上述所有动态交互也映射到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某些群体需要且渴望向其他群体学习。当我们身处以下任一情境时，适当的做法是：在其他群体给予我们教导时，愿意放下身段、虚心学习；在我们被其他群体当作老师追随时，欣然接受这个请求。但是，一如既往，持家者会[对能否及如何承担接收一名学生]作出自主判断。有时，只是资源条件不具备。

23. 身体的蜕变



身体的蜕变描绘了身体的形意者从一个配置到下一个配置的过渡过程。如同所有蜕变原型，这个原型具有一个过渡性角色，在[两种截然的不同意识状态之间的]阈限中出现。其表达上具有两个面向，即一个前蜕变与一个后蜕变，后蜕变[对于前蜕变所表达的意识状态而言]呈现为一个谜。我认为这个角色兼具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因此，身体的蜕变是通过两个过程实现的：

- 通过重构我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对待身体的方式；
- 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由主观见证者对心智[将其身体作为显化载体]的整体构想而发展出的批评性距离所启动。

伴随着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皆将身体关联为载体，愚者与形意者之间的张力，便进入了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之中。于是，旅者开始意识到，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在决定如何解读物质世界的事件时]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并反思此刻可以出现什么不同之处。

在每一幅蜕变原型的图像中，男性和女性形象会同时出现。在蜕变过程中，我们选择一个取向而不是另一个取向极化，并且在这样选择时，我们重新配置催化剂与经验进程，以更趋近这些角色的极化理想。由于每个周期中的催化剂和经验原型具有相反的性别属性，所以它们同时呈现在图像中。

符号

一具骷髅使用长柄镰刀收割人类的手、脚和头（包括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骷髅面向自己的左侧，在骷髅的后面有一道彩虹。

正在收割的骷髅，也是一个经典的死亡意象，是该原型中的视角基点。他是旅者，其本质是[被剥离了今世生活细节中所有非必要依恋的]主观见证者。旅者已将自己的历史、志向、忧虑以及情感偏向放在一边。旅者的心智框架如骨骼般（*简洁*）；他们想成为一个全空框架，一个新的世间存在方式可建构于其上。在这种心智框架中，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检视过往，如头颅、手、足所代表的。

在这里，头颅代表我们过往对世间事件的心智态度。心智解读身体事件的意义。男性头颅代表我们以前作为催化剂的视角，使用这些事件，将种种反应回溯至先前的作为或不作为。女性头颅代表我们之前的经验进程，使用对催化剂的理解，来决定如何重新安排身体和环境的能量流。手既代表我们过往的行动，也代表我们已经观察到的[这些行动引发的]后果。脚则代表我们先前的整体生活方式，是过去的形意者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

收割行为并非单纯的杀戮。死亡并非在摧毁旧有模式，尽管确实已将之剥离。而是在收集它们以供检视，以便筛选出有用的，剔除无用的。在收割的同时，死亡是在收获与拣选。

最后，彩虹有两个含义，两者都相当明显。第一个含义是象征重生，因为在一场破坏性的风暴之后，可以看到彩虹，它提醒我们仍然存在的美丽，以及刚被雨水滋养过的大地的丰饶。第二个含义是象征七个能量中心，表明身体的重生影响了身体相关的所有层面，从我们力图保障生存而采取的行动，到我们寻求发现每一刻的神圣性的行动。

角色：不满者 The Disgruntled

收割者已经逐渐看清自己行事方式中的错误。他们整套生活方式已开始显得难以为继。收割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生活中那些有害的行为模式，并得出结论：零零碎碎的局部改良已经无济于事。他们需要的是一场深刻且持久的变革，从根基开始重构其生活方式。收割者想要关闭其家庭的经济体系，拆毁整个房子，重建然后重启这个系统。

收割者的方法具有根本否定性。他借助的是生命中所有的各种事件，这些事件向他们揭示什么是他们不想要。他们已然受够施加伤害与报复伤害的循环模式。他们的身体和环境已经变得不舒服，无法支撑他们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他们的环境有毒。无论接下来要发生什么，都必须与这种有毒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收割者是被激发起来的身体。考量男性原则。他终于准备好直面自己过往行为带来的全部责任重担。他明白，自己的身体和家园通过他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中毒，此刻他可以看到先前拒不承认自己的参与毒害了身体和家园，已使得问题雪上加霜。他厌恶自己：他不仅厌倦了自己一再越界及越界引发的伤害，也厌倦了那种绵绵不绝、挥之不去的负罪感；他一直背负着这种负罪感，因为女性原则从未真正宽恕他的行为。双方之间的不和谐栓塞了身体的运行部件，使得行动因备受煎熬的不确定——任何特定的行动方案是否可以被接受——而被遏止。有意识身体厌倦了这种“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感觉：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他认定无论做什么也无法赢回她的支持：她对他，永不宽恕，永不仁慈。

现在考量女性面向。无论通过作为还是不作为，她的边界一次又一次被侵犯，男性原则已经向她证明了他会继续令她失望。她忍无可忍。这一次，不再是宽恕的问题，而是重新划定边界本身。这一次，任何道歉都无法让她回心转意；她需要将整个关系重新洗牌。如果他想继续与她保持关系，他就必须接受她的全新要求。他们之间的冲突以持续越界引发的不信任为特征。她不认为他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自己真的改变了。尽管她很想挽救这段关系，但它似乎已破碎得无法修复。

这种令人不快的状况是收割者角色的前蜕变状态。双方必须以某种方式在谈判桌上会面，方能发现其实存在一份双方皆可接纳的相互对待契约，这不是勉强妥协，而是孕育希望的前行之路。但他们唯有各自后退，将这段关系视作一具尸体、又视作一个整体进行审视，

方能窥见此路。他们必须都认为以前的关系已经死透了，这样他们才能与过往决裂，由此产生纤毫毕现与置身事外的态度去审视它。

收割者的功能是重构身体与物质环境（此处“物质”概念亦延伸至科学仪器无法探测的“精微身体”）的动态经济体系。收割者的动力来自他们确信：除非对日常生活中平稳流动的节奏进行深刻而持久的改变，否则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也不可能有身体的舒适。收割者的赋权能力是他们审视过去的能力，不让“事情曾经如何”的依恋，影响对“事情应当如何”的判断。收割者的有德包含：尽管改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他们仍坚持进行改变的自律，以及在判断过去的宏观特征时，他们能保持客观。收割者能够回顾自己的一生，卸下自我防御，直面他们的创伤与过错。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不论出于是厌倦自我伤害，还是因为厌倦感受自我伤害的后果，我们内在坚定地判断自己对待身体的行为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时，我们表达了收割者。在这种能量中，我们常发现[致力于彻底改变饮食、运动、卫生或家居维护的]意志——具体取决于我们判断身体毒性的来源在哪里。通常，我们进入这个角色是为了回应某重大事件，这个事件震动了内在见证者（旅者），使其与身体相关的标准习惯产生批评性距离：一场疾病或一次受伤可能惊吓到我们，以至于重新思考我们与身体复合体的关系。但同样常见（或许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进入净化身体毒性的能量，实为心智或灵性转化的副作用。

在人际层面上，当我们重新协商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时，我们往往会表达收割者。我们开始觉察到关系本身的行为模式如何将关系变得有毒——不但不能帮助彼此成长，反而陷入持续对抗彼此的状态。曾经的对抗尚可视为有益的催化剂来源，如今却化作持续的双向能量损耗的黑洞。收割者准备好对这段关系进行根本性重新考量，包括完全终结这段关系的可能性。

在社会层面上，收割者是一位革命者。他们是这样的某个人或群体，其切身经历激发了他们内在的判断：某些社会体系的改良已不再是可行选项。对现有体系的修修补补的可能性在范围上太过有限，因为现有社会秩序体系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整个体系必须推倒才能重建。在社会层面，男性原则是掌握权力一方，因其具备侵犯其他群体边界的力量。女性

原则是抗议越界行为的一方。当态势升级至表达收割者原型时，双方得出结论：现状不可持续，根本性变革势在必行。实践中，这可能表现为长期的大规模抗议、针对某个机构的大规模反抗、集体辞职、或任何其他形式剧烈的社会动荡。该角色的女性原则将昭示"退无可退"的状态，促使男性原则意识到真正的变革的必要性。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收割者承诺对自我与他人的边界给予新的尊重，并重新考量自己的需求。这个收割者想要摒弃[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人这个]需求，为此他们必须学会对[侵犯与不侵犯他人自由意志的]两种行动之间的阈值保持敏感。同时，他们希望及时回应他人提出的服务请求，以他人想要的方式回应，而不是以收割者自己想要的方式回应。收割者想成为[其作为与不作为皆能增益周围人群的更大福祉的]那一类人。他们追求[在且仅在]被需要并有帮助时行动，敏锐觉知并迅速回应“回避与尊重”、“协助与侵犯”的差异。正向收割者主要通过移除诱惑来达成这种转变，他们认为，问题不在于这种或那种行动，而在于[使持续越界行为变得随意且舒适的]习惯性日常行动流。这个角色两个面向都知道他们有责任维护边界：女性原则必须拒绝配合任何背弃契约的行为，而男性原则必须净化[以侵犯的方式采取行动的]欲望与渴求。他若想停止食用损害身体的食物，他会将那些食品彻底从家中清除。在工作中，若他的行为让他感到羞耻并想终止这种习惯，他可能决定：必须辞掉这份工作。如果他想停止以无礼的方式对待伴侣，这段关系可能也需要结束。现在，我在这里用了“可能”这个词，是因为转变未必需要如此激烈。辞职或分手常属重大决定，在缺乏身体的大道角色指引下，右手路径的收割者并不知道重新塑造自身行为的最佳方式[16]。他们仅仅知道：必须改变现状，因自身行径令他们感到过于羞耻与受伤，以至于无法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左手路径的收割者盘点自己的作为与不作为，努力确定他们是否以及如何辜负了自己的志向。这个收割者想要识别出[在使自己对他人变得柔软与易受他人影响的情境中]暴露出的软肋，并将其彻底切除。对男性原则而言，他人的界限无关紧要，除非他对那些边界的侵犯未能确立[对自身或他人身体与行为的]支配权。女性原则要求一致性：拒绝继续[如他的

[16] 译注：原文 Reaper does know...根据上下文语意，译者理解应为 Reaper does not know...故修改为：收割者并不知道...

母亲一般]迁就他的弱点。她希望看到他掌控她，果断行动，毫不犹豫，毫不歉疚。负向极化收割者的男性原则觉察到自身处于一个[支配他人失败的]模式中。他想要将自己重塑得比以往更强大、更无懈可击。如同正向极化收割者，他将通过消除并重构[身体与环境体验中的]某些部分达成目标。若对某人好得难以自控，他会[通过断绝关系或强势地重划他自己与那人的边界来]确立纪律。无论如何，他将重构日常生活模式，以图封堵那些[使他易受他人支配的]铠甲裂缝。女性原则通过加强管控[身体和周围世界中]那些先前任性的面向，来回应这种激发。过去，她被给予自由，可以散漫地沉溺于坏习惯；现在，她服从于毫不动摇的纪律这条严格规则——一条凭借其严格性而赋予她能量的规则。她希望通过将他这些要求强加于身体与周遭世界的运作，来达到他对她的要求。

收割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缺乏自律的收割者。这个收割者频繁尝试生活中的激进改变，无论是重构关系、更换工作、改变饮食和运动习惯或其他形式。但在每种情况下，他们都发现自己在新环境中过于痛苦，无法坚持到这种改变成为一种新习惯。这个收割者最终倒退回旧有模式，这阻碍了任何转化的完成。在这种收割者的扭曲表达中，我们试图开启一次启蒙体验，但我们尚未做好准备。这种表达中，我们试图进入收割者的角色，但此时我们内在的持家者与旅者之间尚未发展出足够的批评性距离。这种扭曲表达中滋生的自律缺失，强化了我们的关于"无力实现真正改变"的自我叙事，进一步固化讲述者的自我画像。急于求成的启蒙往往会适得其反。启蒙找到我们（*的时机*），仅仅是批评性距离的一个函数。

另一类收割者的扭曲表达，体现为无法正确判断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很难掌握，更难离析。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往往难以厘清。如果我们成功地表达了收割者，我们得以观察这些习惯并识别其滋生背景。然后我们通过改变背景，从而规避精确归因的必要性：只需知道不健康的领域，并直接重构整个领域便足够。然而即便正确识别这个领域，仍需对因果关联的成功判断。若我们解读物质世界的认知框架，因执着于某种特定叙事（此为心智的主导性特征）而产生扭曲，我们甚至将会回避识别[在我们的物质体验中]哪个领域出了问题。于是，此类扭曲表达的收割者重构了自身所有错误的部分。他们紧抓不健康习惯并排斥其他一切，既为维系指导其判断的叙事，亦为保留依然依恋的不健康习

惯。收割者的这种扭曲表达，是一种螺旋式下坠的心态。它的唯一解决方案是通过灵性或心智事件，而非身体事件。

引导冥想

死亡

你在茧中。

你的身体在疼痛，因为其中一部分正在死亡。你的身体正在自行重建。

找到你身体中一个已经疼痛了挺长时间的部位。也许是一处不断损失的关节，或者是一个持续很久的感染，或某种慢性疼痛。

感受这个部位的煎熬，它在等待愈合、等待死亡、最终重生。专注觉察这个疼痛的部位，反思死亡为何迟迟未至。

既然重生紧随其后，那为什么死亡迟迟不来？感受你在对抗这场小小的死亡。身体这个部位还没有准备好放弃抗争。

你还没有准备好放弃导致这个疼痛的习惯吗？

。。。

现在回想有一次，你感觉已经精通了某项工作或某种爱好的所有细节。让自己回到那个情境中。

感受你对这一切的厌倦。感受你对新事物跃跃欲试。你在这个环境中游刃有余，但是它已经变得过于简单了。

你渴望结束这一阶段的生活，渴望结束这一章节。然而，当你想到要结束它时，你对将要到来的考验，感到惴惴不安。

你必须离开这个子宫的安逸，这个熟悉的舒适圈，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在那里新的技能必须被掌握，新的习惯被养成。

你确实感到紧张。但你已整装待发。

。。。

现在，沉思你的死亡在逼近。它会来临，不管你是否准备好。

感受确定与不确定的交织，感受对肉身湮灭的接受与抗拒的交织。对于死亡，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

24. 身体的大道



符号

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类形象面朝左侧而立，其后背与双脚均生有飞翼。这个人像左手拿着一个银杯（或壶），右手拿着一个金杯，正将液体从银杯倒入金杯。此人仅以左肩垂下的绶带蔽体。在其头部后方有太阳照耀，其头上火舌跃动。背部双翼呈现腾飞前的预备姿态。

这个雌雄同体的人类形象代表有意识和无意识身体的统一。在这里，罩纱并没有以任何特殊的方式揭开；相反，这种统一代表了两者之间的完美一致：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行动。

人像后背的翅膀代表着灵性的翅膀。请注意这个图像与奥秘#3（心智的催化剂）的图像之间的相似之处：无意识的心智手持一只[具有相同形态翅膀的]鸟，在她头部后面亦有太阳照耀。在这两副图像中，理则皆通过心智发出启示并发挥作用，为灵性翱翔开辟道路。双

翼象征着灵性[通过与心智的亲密接触]化身于物质世界。在这个原型中，我们成为天使般的信使，而不仅仅是信息的接收者。火舌重述了同一概念。

脚生双翼，让人联想到希腊神明赫尔墨斯，代表着迅捷的移动。法瑟姆将这种迅捷解读为[源于人类生命短暂的]一种必要性。我认为法瑟姆的解读是正确的，前提是我们认识到正是迅捷与生命短暂之间的关系，为这个原型的角色注入了一种紧迫感。

绶带是该原型享有的保护。在这幅图像中，防护是极少的，而且更偏重于左侧。脆弱性是身体周期中右手路径的主要特征之一，Ra 证实“纯粹选择服务他人道路的寻求者肯定不会有明显不同的化身体验。在你们的幻象中，没有外在的庇护所可以抵御迅猛而残酷的催化剂的疾风、骤雨和暴风雪。”

在这副图像中，我认为左右手并不代表左手和右手路径，因为统一的身体的右手和左手分别是有意识身体（右）与无意识身体（左）。从一个器皿倾注到另一个器皿的液体，代表保罗·凯斯(Paul Case)所说的“心灵能量流”。这是源自银杯的心智内容，具有无意识心智的心智状态之特征：情感、意象与整体性概念。此处我们处理的并非言语与逻辑。评论家们普遍认同，液体的倾倒代表将原始且具破坏性的欲望与情绪，提炼并净化为精微而健康的情感状态。这种净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能量已经进入了显化现实中，并且这些能量所产生的各种后果均已展开。

角色：炼金术士 The Alchemist

评论家们在历史上对此原型贡献了两个名称：节制与炼金术士。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个原型被称为“炼金术士”时，Ra 回答：“你可以看待身体好比提供一个炼金炉，炼金术士通过它显化黄金。”炼金炉是炼金术士[用来实现将铅转化为黄金]的熔炉。引述的这段话不仅强化了炼金术这一概念在此处的适切性，亦解答了为何该原型曾被称为"节制"的疑问。

节制这一品德被普遍理解为一种[倾向于适度满足欲望的]自我克制。但这幅图像的描述毫无自我克制的意味：图中人物是所有塔罗图像中最自由奔放的一个。我们或可推论：节制终究不是一种自我克制，而是从过度欲望中解脱。此解虽更贴近意象，但仍未与之完全契合。事实上，“节制”这个名称是双关语。它指的是钢铁的“淬火”——一种通过加热降低金属的硬度，通过减少脆性从而增加韧性的过程。请注意，这一概念吻合 Ra 的说法：身体

作为炼金炉。同时，也符合在杯间（隐含来回往复）倾注液体的基本寓意。每一次倾注，炼金术士都从液体中去除杂质，将其进一步精炼成一种少一些粗劣且更健康的物质。Ra 告诉我们，“在第三密度中，该雕像是在火中被锻造的。”这个原型向我们呈现的正是这一意象，揭示出雕像不过是那些心智偏向、情绪与建构，而火焰则是第三密度中常显严酷无情的物质世界。

如同大周期的所有角色，这是一个复合角色：它只能表达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心智之间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关系。炼金术士的世界观以其对待显化世界的方式为特征。在这种观点中，身体（以及更广义上的物质环境）将被塑造成一个载体，供理则[从平静的无意识心智]一路贯穿照耀进显化中。因为大道原型是向往超越自身的角色，塑造物质载体的过程尚未完成，也许永远不会完成。毕竟，炼金术士在体验、整合与重构物质世界的事件时，始终在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间来回倾注心灵能量。每一次迭代都在心智与自身的关系及与灵性的关系中进一步净化心智。同时，这一过程也会柔化那些[原本可能阻碍炼金术士实现心智与灵性所赋予意图的]尖锐行为。

正如 Ra 所说，“王冠已经在头上。”炼金术士向往成为、也已然就是神圣理则本身的信使。尽管炼金术士当前的身体精炼程度尚不完美，他们仍会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塑造为心智（通过真实的自我表达）与灵性（通过对超越个体自我的神秘意志的灵感表达）之更高真理的显化表达。心智与灵性的肉身显化，使我们能够以其他方式无法达成的方式，发现和见证内在状态中隐藏的微妙之处。思绪在脱口而出前往往合情合理；欲求在满足之际常显无趣；行动计划在实施前看似完美；灵修道路在践行前宛若正途。于是显化世界将粗糙转化成精微。随着每次发现我们不知怎地又错失了目标，我们获得越来越细致入微的感知：目标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命中它。

炼金术士对努力将身体磨练成[心智与灵性的表达与净化的]载体，怀着一种紧迫感。此原型的志向，不在于成功转化心智与灵性的经验，而在于将肉身成功塑造成一种[服务于此转化目的的]机制。炼金术士希望身体感到舒适，并不仅仅为了舒适本身，而是将其作为[执行此项重要工作的]载体。身体常常妨碍[我们可能希望用它从事的]更高层次工作。赋能、催化、经验、转化的进程是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我们同时运用身体追随灵性召唤，并在[作为实现这一目的工具之]身体内在获得舒适。因此，炼金术士的紧迫感与[身体阻碍

心智和灵性工作所带来的]挫折感有关。炼金术士知道身体必须成为盟友，但他也希望克服各种形式的僵化、不适与自我破坏——这些现象并非源自心智或灵性，而是源自我们完全缺乏[操作第三密度载体的]经验。我们生而笨拙、不协调、不够细腻，但作为炼金术士，我们向往优雅、流畅、迅捷、高效。这就是身体的大道。

炼金术士的功能，是坚持并维护一种[恰当运用身体的]恒常观点。这种观点的特征是以“心智与灵性成果的显化乐器”为身体定位，故其动力是渴望持续提升[作为显化乐器的]身体的能力。炼金术士的赋权能力是……他们的有德是……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将炼金术士表达为一种持久承诺：把身体（和环境）视为更高用途的乐器进行照料和维护。在这种自我视角中，我们不将快乐和痛苦评估为本质上的好或坏，而是将它们视为[服务于我们的更高目的]演奏。内在的炼金术士始终忆持(mindful)自身的视角：身处于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这种内在状态不是强行节欲（正如“节制”一词可能暗示的那样），而是[将心智和灵性的价值置于身体价值之上的]深层排序。

人际层面上，我们经常将炼金术士表达为大咖。大咖理解其专精领域内物质世界的微妙运作。用俗话说，大咖“把事情安排的妥妥滴”，这由他们[在该领域内取得成功]的能力所证明。炼金术士作为大咖，拥有提供洞见与视角的独特能力，因为大咖始终清楚相关领域的价值优先级，以及具体工作的工具性。大咖希望通过运用物质世界的运转，最大化我们通过世间行动所追求的任何价值，从而使物质世界变得不同。

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受一种[将心智与灵性现象置于首位，将物质现象置于其次的]内在驱动力主导，与群体互动时，我们表达了炼金术士。无论我们[在决定与一个群体互动或加入之前]设立了任何其他条件，有一个绝不让步的条件是：无论这个社会性追求是什么，必须定向于有意义的事物，而不是仅仅为了物质层面的成功。社会层面的炼金术士并不关心赚钱、技术进步或享乐主义，因此他们对物质至上的社会元素无感、无视。社会层面的炼金术士展现一个崇高榜样来对抗物质动机，这个榜样活着为了更高目标，并使用物质世界来服务于这一目标。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炼金术士坚定地将诚实的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置于身体舒适之上。每个磨难皆是更深入认知自我（作为无意识心智）与他人的契机。一路走来的每一次意外、每一轮[由伤害、后果、悔悟、宽恕与边界重建构成的]循环，都带来[使得所有试炼皆值得的]新发现。右手路径的炼金术士对信念与行动的关联保持警觉，深知每个卑鄙刻薄念头将会显化于现实，并极其重视滋养身体与环境，使它们能够支持自我向自我的持续揭示。

左手路径炼金术士坚定地将支配和占有他人的心智，置于身体的享乐之上。这类炼金术士对声誉不感兴趣，除非它能转化为影响力。他们对金钱不感兴趣，除非它能转化为权力。他们对感官享乐不感兴趣，除非它可成为[享受对自我与他人支配权的]一种渠道。左手路径的炼金术士同样对信念和行动之间的关联保持警惕，这就是他们如此小心地管理自身习惯的原因：这使得偏离正轨的信念能够在行动中清晰显形，以便迅速剿灭。

我们表达炼金术士的一种扭曲方式是……

引导冥想

炼金术士

你的身体是一件乐器。

有时你以科学家的冷静精准来使用它。有时你以舞者的炙热激情来操作它。你的身体兼具功能与美感。

你难道不是在打造一件最美丽与最强大的乐器吗？

。。。

想一想在你的身体活动中，你发展或抑制的那些习惯。

将这些习惯想象成你身体的电路，能量流经的通道，把你对这些习惯的拣选，看作是在对电路进行改变或编程。

你的身体对你的编程做出回应。想一想，当你编程你的习惯时，身体给你的正面和负面回应。

。。。

现在，想象你的生命在你面前铺陈开来。

延展出去的一侧是你的过去，另一侧是你在最诚实时刻所想象的未来。

注意你身体和环境中的趋势。注意那些渐渐发生的变化，也包括其中的卡顿与转折。

看到你如何一步一步从身体的欲望中解脱，你的日常行动越来越自律，你越来越能够表达内在的真实。

看到自己如何在未来持续成长。

现在，一路看向遥远的未来。在那里你的身体是完美的。

想象你完全掌控着身体。它丝滑流畅、毫不迟疑地响应你。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精准高效，轻盈自如，每一个姿态都是一件活生生的艺术品。

感受你的身体蓄势待发，准备好随时回应那个[它在助你服务的]更高使命。感受自己充满信心，无所不能。

25. 关系八

特质：调解 Mediation

蜕变与大道的关系具有独特性，因为它们呈现了[一个已然处于关系中的]自我与自身的关系。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三个原型，即形意者、蜕变和大道，都是复合原型：它们代表的角色并非仅仅采取[女性原则或男性原则]其中之一的视角，而是采取两者之间特定关系的视角。因此，两个人关系中，对立的经验可以表达收割者，但对受影响者则不然。受影响者的经验没有两面；只有一面。因此，如果两个人要显化受影响者原型，他们将通过共享一个基于它的单一视角来实现。就收割者和炼金术士而言，角色由动态中的一个有意识面向和一个无意识面向构成。故这两个原型之间的关系，实为四种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

收割者代表旅者[对身体互动周期一直以来的运作方式]的厌恶。在表达对持家者的行动经济体系的批评中，旅者与持家者——分别是身体周期中主观自我与客观自我——之间的冲突，在客观自我内在扎下了根。这种张力客观地显化为[有意识和无意识身体的倾向性之

间的]物理僵局。收割者是拒绝按现状继续前进的整体客观自我，因此评估有意识和无意识身体的习惯，以努力重新协商关系。在这里，无意识身体关切的边界问题被提出来，有意识身体过去的干预也被一并提出。收割者将双方带到谈判桌前，试图在它们之间协商出一种新的关系，以及一种新的能量支出经济体系。每一方都会带着自己的贡献与诉求：有意识心智将[对自己的行为及潜在影响]给予更多的认知与关注，同时要求无意识心智为他的生活带来更多愉悦；无意识的心智将提供更迅速、更平和的冲突解决方案，同时要求有意识心智尊重她摆在谈判桌上的新边界。在收割者角色中，双方之间存在根本性争议。

相比之下，炼金术士的两个内在部分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得多。有意识心智积极与无意识心智合作，共同努力在彼此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净化自身。炼金术士熟悉争端，了解它们的困难性质，对于把解决争端作为[进一步极化整体自我的]一种手段，炼金术士拥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收割者，炼金术士是调解者，而收割者是不满者。调解者与不满者合作，帮助他们解决已经出现的、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

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我们先前承诺的脉络下作出的。不满者的难题在于必须[就身体经济系统将如何向前发展]作出决定。调解者的优势在于他们理解决定与承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决定都会[以指数级增长的方式]增益一个人承诺的整体性质：如果我今天选择了右手路径，使得明天再次选择右手路径变得更容易。但若没有[对那条特定路径的]承诺来帮助引导并激励每个选择，便难以维持、甚至无法看到对那条路径的选择。我承诺将身体作为[自己与他人诚实地自我实现的]乐器之脉络，使每个决定时刻都显得不那么困难。一个决定被纳入[一个整体承诺的]更宏大脉络之中时，正确的决定不仅更容易被看见，也更容易被接受。在此关系中，调解者的作用是帮助收割者看到更宏大的脉络，从而使决定变得更容易。

何时成为角色

不满者原型在个人层面上的表达很容易识别。不满者从未感到舒适。发生在不满者周围的一切，都鲜活地提醒他：到底是什么让他日益无法忍受。对于这种心怀不满的自我表达，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当事件的循环重复持续造成看似不必要的、糟糕的身体体验时，内在的不满者正在发出信号：需要内在调解者的引导。此时，适合进入调解者角色，我们能感

受并安住于[对内在演化而非外在舒适的]坚定承诺所带来的安全感。这将使所需的改变更容易实现。

内在调解者的定义性特征，在于他们向外超越当下之所是。调解者[对于自身成就与未能达到自身理想这一失败]的恒常觉察，可能导致一种不堪重负的感觉，认为自己不可能达成自身的理想。每一次初衷美好但搞砸了的互动，以详尽的细节揭示出所有尚存的诸多弱点。在这一刻，内在的调解者活跃，但内在的不满者并非如此。允许我们对自己的不满[以不适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伴随着结束这种不适的意愿，这是恰当的。当内在的调解者[对于内在演化]的承诺感觉像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时，这标志着是时候作出[关于自我边界和行为习惯的]决定了，以巩固这份持久的承诺。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有时发现自己被某人接近，此人正处于[边界与行为需要重新协商的]不适处境中。此人可能占据不满者的任一性别属性面向。例如，如果这个人希望终止定义其关系的边界侵犯与忽视行为，那么此人正表达不满者的女性原则；反之，如果这个人[因过往行为]陷入自体持续的痛苦循环中而被压垮，那么此人正表达不满者的男性原则。看似恰当的回应是进入调解者的某一面，但调解者不容许这种分裂。因其统一性，调解者是旅者最为舒适的视角。调解者代表在身体运用方面，有意识心智与无意识心智之间的和谐统一，因此，每一个进入这一角色的能量的人，都将表达出调解者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某种平衡。不过，当调解者与不满的双方都有接触（如同法律调解中的情况）时，这种人际关系才是最有效的。相反的情境则更易识别：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成为不满者时，一位调解者会帮助我们促成这段关系的重新协商。

在社会层面上，调解者-不满者的关系，常常表现为革命者（被侵犯者，女性原则）对既有权力结构（侵犯者，男性原则）提出诉求，以及双方[需要以保留彼此核心价值、并允许成功重构关系的方式]达成和解。

26. 灵性的母体



Ra 关于灵性的母体与赋能者的阐述可能使人产生误解。唐以其一贯的全方位看待事物之尝试，就第三密度罩纱降临前的原型心智向 Ra 提问。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唐问的是“堕落”之前的情况。灵性的母体与赋能者的两大最重要特征，从这一系列提问中浮现——但需谨记：Ra 对这些原型的描述，并不是对我们的原型心智的描述，而是对太一起初思维的描述，我们自身的原型心智是其中一种精炼。

思考灵性周期的第二个困难是，根据 Ra 的说法，“灵性的本质较少具有运动性”，因此“没有动态运动的特征”。相较于[心智与其自身、心智与身体的关系中的]内在演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心智与灵性的关系却发生在灵光一闪的时刻与回肠荡气的感受中。我们在日常生活无法觉察灵性内在演化的活动，尽管它们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有第三个困难。考量 Ra 在 19.20 所说：“灵性层面作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场，其自身是完美的，但借由心智与身体复合体能量场，能够以许多扭曲的和未整合的方式被体现。”灵性内在演化并非通过纠正或扶正灵性的不平衡而发生，而是通过扶正心智与身体的失衡，从而引发灵性的重新对齐。然而，来自灵性的汇流对心智和身体的状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因为这是可以覆盖其他二者的演化环境。因此，灵性的内在演化是通过我们直接暴露于灵性体验而开始的；这种暴露引发了心智与身体的反应性调整；而这种调整又反过来促使灵性发生另外的反应性调整，从而使新的灵性体验变得可获得。

灵性的母体是未赋能的灵性。第三密度中将无意识心智向有意识心智遮蔽的厚重罩纱，加上灵性复合体固有的神秘性质，意味着此原型描述了自我中最幽深难解的部分。在此，我们注视着作为无法理解的他者之自我。

符号

堤丰站在画面中央，践踏着两根破碎的柱子。堤丰生有鳄鱼头、犀牛角、蝙蝠翅、猪身体、偶蹄足、乳房、勃起的阳具、一条从肚脐中伸出的蛇；右手持权杖，左手握着一支指向地面的火炬。堤丰面前，一男一女两个人类形象单膝跪地。他们都穿戴着山羊头面具和兜裆布，脖颈之间以锁链相连。其中一人手指向上，另一人手指向下。

这是一组复杂的符号。我将从堤丰开始。鳄鱼头代表暴力和残忍。蝙蝠的翅膀表明堤丰潜伏在黑夜：正如 Ra 称这个原型为“太古的黑暗”的象征。堤丰手中的火炬指向下方，代表着一种被浪费的光源：一种被误用的灵性力量。猪的身体与尾巴表示在污秽中狂欢。堤丰肚脐中伸出的蛇象征暴食，一种阻止了更高能量中心被激活的障碍。勃起的阳具进一步重述了这一障碍的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法节制的欲望（Ra 在 84.19 中证实了这一符号）。

早期的评论家们对堤丰同时具有乳房与阳具的描绘，曾作出一些令人遗憾的评论。在这幅图像被绘制的年代，并不存在乳房植入术或荷尔蒙替代疗法，因此它并非描绘一位跨性别者。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这幅图像描绘的是一位间性人，而他们常常将这样的人标记为“没有爱的能力”。撇开堤丰的其他面向已经涵盖了其无能的事实不谈，在当今看来，对于生于一个[难以找到舒适的身份认同之]社会结构的那些人来说，这样标签既显得无知也具有压迫性。无论如何，我认为，将堤丰描绘为间性人，必定要表达[其主要且一致的]特征并不是“没有爱的能力”，而是“没有生殖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所有间性人都无法生育，而是说在间性人中，不育的情况比起那些[在性别上更清晰地归属男性或女性的]人要普遍得多，即便在更早的时代，这一趋势也会被注意到。因此，堤丰也代表着创生与丰饶之能的匮乏。

被摧毁的柱子意象等同于心智的形意者图像中的柱子，而不是心智的赋能者图像中的柱子。它们不是代表内建于第三密度经验的基础中的道德极性，而是我们自己对善与恶、是与非的概念区分。讲述者构建了一个信念体系，其中这些二元概念彼此区分，这一区分支撑了[使讲述者免受第三密度人生的疾风暴雨侵袭的] 保护体系。我们依附于我们的是非观念，恰如我们在暴雨中蜷缩家中以寻求庇护。但是，在这幅图像中，堤丰践踏了这些柱子，将曾经的结构、秩序和保护予以摧毁，留下混乱、脆弱、一地狼藉。

两个人类形象并非总被描绘为一男一女，但评论家们似乎有广泛共识，认为他们其实具有相反的性别属性，无论他们在图像中被如何描绘。因此，他们代表着有意识的（或透明的）和无意识的（或隐藏的）自我。当然，这两个人像也代表了外在世界的自我和他人。束缚他们的链条代表着他们的囚徒困境：他们困住彼此。山羊头的面具表明他们不进行独立思考，而是遵循那些对灵性毫无助益的社会规范：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但实际上，这种顺从使他们服务于堤丰。他们指向相反的方向，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他们想要各奔东西，但被锁在一起，因此谁也无法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行。

请注意，这两个人类人像代表了这一原型的多个面向。他们代表与魔鬼仆从一同被困在监狱的状态。他们代表成为社会的灵性奴隶的状态——社会规定了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被接受的，全然罔顾我们内心真实的自我。他们也代表堤丰的信徒军团，因被魔鬼掌控而口是心非。

角色：敌对者 The Adversary

我们将灵性的母体体验为人类处境中的常态。我们将其视为世界的基线和不可分离的特征。这种特征是我们身陷囹圄的体验——被迫与我们不齿之人捆绑共生。

堤丰，或魔鬼，是我们所有憎恶之物的顶点，是我们一切信念的全然对立面。堤丰是敌人，是对手。我们不仅反对敌对者，更视其为我们自身中与世界中一切错误的活生生显化。对于敌对者，我们必须与之战斗，将其击败。

人类形象的山羊头不仅表明有意识与无意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交互的，更表明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敌对者的具象。灵性的神秘界域被有意识层面感知为既强大又可怕。我们的社会规范——代表是非对错的社会共识——引导我们远离此神秘，因灵性无视那些社会规范。

由此，我们的内在与外在皆极化为对立阵营。表面上善良的力量被集结起来，与表面上邪恶的力量对立。二者无法抵制彼此，故持续互相攻击，活在对敌对阵营的强迫症式仇恨中——双方在永恒对抗中捆绑共生。

评论家们常误解此角色特质。他们将其判断为享乐主义者或黑魔法师而唯恐避之不及。但 Ra 指出：这正是灵性的母体本身，所有灵性活动展开的舞台。如果我们意图内在修炼，这个角色就应该被探索而非回避。正确理解这个角色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它是女性原则的。女性原则的原型描绘了[被罩纱遮蔽因而呈现为他者的]那部分自我。可以说，我们如同在模糊的镜中看自己。因此，对女性原则的原型之刻画始终源于外在视角。我们当然可以内在体验女性原则的原型，但我们仍然要透过外在视角的透镜进行。女性原则总是意识到她是如何被看到的，正如男性原则始终意识到他看到了什么。简言之，罩纱向男性原则遮蔽了女性原则，却未向女性原则遮蔽男性原则。

敌对者角色并非残忍、贪食、混乱等等的活生生显化。相反，此角色——尤其在人际关系层面——是我们[认识到他人视我们为敌对者时]的内在体验。那么，敌对者角色，是深刻地、根本性地、无可避免地被误解的角色。成为敌对者即意味着成为某些人的敌对者。但这种仇恨并不必然是双向的。事实上，敌对者往往会觉得他人的仇恨很有趣，甚至令其愉悦。她可能会特意去激怒仇恨她的人，因为对她来说自身正常的存在方式，却令他们感到如此不安。他们恨的是敌对者对他们[建立的是非评判规范]的拒绝。她毫无歉疚地做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全无悔意，因为对她而言，那些行为根本就没错。敌对者生活在[与其自身灵性力量的]连接中，然此力量于他人眼中却显危险、狂野且具破坏性，必须不惜代价回避与遏止。

但是，敌对者既非正极取向亦非负极取向。她既不承认他人身上的道德，也不承认自己身上的道德。毋宁她表达了存在于极端个人主义是非观的深邃力量：感觉对就对了。所有可用的、通往造物者之力的通道，对她而言都是开放的，但因为许多通道在道德上彼此对立，她缺乏道德一致性：敌对者根本上是反复无常的。她可能纵欲却诚实，慷慨却残忍。一个行为的道德效价，或可被感知的道德效价，对她来说无关紧要；她沉迷的是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强度。这种情感强度源自这些行为的道德效价，但她并不对一种或另一种效价区别

对待：任一极化方向的行为皆能带来愉悦感，鼓励我们继续从事那类行为。尽管这些愉悦感千差万别，她尤其享受禁忌之乐。

灵性复合体，正是通往太一无限造物者的一条通道、导管或连接。敌对者——灵性的母体——的功能是对此通道的力量进行守护，阻止未经充分准备者滥用此力量的任何尝试。敌对者的丑陋可憎，正是内在的一种保护机制，用以防止在心智与身体的启蒙发生之前，就开启一条通往造物者无限力量的连接。魔鬼是神秘主义者和神智学家所说的“门槛上的居住者”(the Dweller on the Threshold)。一旦经历了启蒙，魔鬼形貌渐失狰狞。敌对者的驱动力，源于她的存在本身就会[在那些把她视为敌对者的人心中]激起的内心风暴。她知道，这场风暴是唤醒她[并非仅是一个魔鬼而是造物者的使者]的真实本质所必经的步骤。如Ra 所言，路西法是“是真正的荷光者，因为善与恶两者的知识…提供(实体们)冲力去移动、工作和学习”。敌对者的赋权能力是其真实性：虽遭不可救药的误解，却从不试图打造人设；相反，她乐见这种误解，因为这向她表明，任何视她为魔鬼的人都尚未准备好去理解她。敌对者的有德，在于她的勇气，以及甘愿面对[因其代表的意义而遭受的]恶毒攻击与危及自身安危的威胁。

层面

在个人层面，敌对者是荣格所称的阴影。这是被拒斥的自我。我们那些最为憎恶的特质与内在真相都聚集在无意识的黑暗之中，它们通过与深层真相和实相的纽带而得到滋养，这些真相和实相关乎我们[作为太一造物者的鲜活表达]到底是谁、是什么。因为这些被拒斥的自我面向与造物者之间存在维系生命的纽带，它们是我们内在隐秘力量的源泉。我们能感受到阴影潜藏在表面之下，当面嘲笑我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挣扎着对抗那些强烈却深埋的欲望。我们害怕——如果我们卸下那些[被我们许可用来]约束我们灵性生活的社会规范之枷锁——我们可能成为谁、可能做出什么。阴影自我在做我们显意识认为错误的事情时，会获得一种令人不安的满足感。在这些黑暗的时刻，我们恰恰会做出我们所憎恨的行为，并从中获得快感，因为我们相信它是错误的。随后，我们会困惑于“我中邪了吗”，并试图进一步加固囚禁阴影自我的牢笼。于是，我们沦为自己的囚徒，被锁链束缚于我们憎恨之物，无法按照我们相信正确的方式生活，因为这个隐藏的自我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望，去践踏我们[关于何为善良、何为可接受]的观念。

在人际层面上，敌对者是死敌——我们最憎恨之人的活生生表达。他们是我们的镜像：我们竭力成为其完全对立面，最终却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与死敌极其相似（即便看似对立）的行为。我们无法抗拒死敌；我们故作漠然却难掩在意。我们对他们所代表的一切之憎恨，反而把我们吸引进一场不洁的侮辱与攻击之中。因此，当我们自己成为他人的死敌时，我们也会感受到类似的吸引力，只是没有了那种仇恨的感觉。我们就是那个乐行魔鬼之事的魔鬼。面对侮辱与攻击，我们大肆嘲笑，因为只要这些攻击源自我们所拒斥的道德观，我们就对它们免疫。在鄙视我们的人面前，我们炫耀我们那些据说是恶心且邪恶的行径，从他们扭曲的不安中获得一种扭曲的快感。请注意，在这个语境下，Ra 断言婚姻常常是“敌对关系”（31.16）。婚姻本质上并非敌对的，但因为在伴侣身上常常映射出我们潜意识中的自我，我们往往会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阴影。

在社会层面上，敌对者是公敌。注意，她并非离经叛道。敌对者不会通过反对社会规范来定义自己；相反，她随心所欲地行事，然而主流社会规范特别地将她识别为公敌。社会与政治生活总是被极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因为我们是从自身世界观的反向观念中，为我们的世界观构建敌人。任何人只要与我们世界观的反向形态相似，都成为公敌，而鉴于公敌的存在，其他所有人都无关紧要。因此，我们抱团“圣战”，去对抗另一个群体的邪恶，而那个群体正是我们所相信的一切可怕的、扰乱且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更美好生活之向往的事物之鲜活显化。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敌对者的一种扭曲表达，是当我们作为敌对者时，同时试图活出我们具有争议性的真相，却又将其对世界隐藏。可以说这是衣橱里的敌对者。虽然她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错，但她仍将其隐藏，以避免遭受[随他人发现她的真相而来的]反噬。因为这个敌对者试图在不引起丑闻的情况下实现她的隐秘欲望，她与他人过度隔离以致于从未有过被赋能的机会。

相反的扭曲表达则是以魔鬼姿态招摇过市。我们不仅热衷于在[那些视我们为万恶化身的]群体中制造丑闻，更在挑衅他们时擦枪走火，以致我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助益，还完全关闭了赋能可能性——更遑论给作为肉身存在的自己带来的危险。

引导冥想

魔鬼

你体内有一股强大而可怕的力量。

它潜伏在你意识中最黑暗的阴影里，那个你不想靠近的地方，因为那里充满危险。

你鼓足勇气，片刻间窥视了一眼这强大力量，但你还是不敢直视它。

感受它在你肩膀上方隐隐逼近，它如此靠近，以至于你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如果你让自己看清这个阴影怪物的全貌，你将变成什么？如果你向这恶魔屈服，别人会怎么看你？

你将它锁在你无意识的牢笼中，但你能把它压制多久？它对着你的意志嚎叫、撕扯，像一个狼人出现在满月之下。

它的禁忌奥秘在呼唤你，诱惑你。但你还是无法直视它。是你在控制这个恶魔吗？还是它在控制着你？

你对自己真实本质的认知是多么可悲！你本可以是一个神，却害怕向它睁开双眼。

感受盲人一样的你在不确定中煎熬，感受黑暗中的恐惧。

想象这片黑暗是一座迷宫。它有无数的房间、无尽的走廊。

如果你踏入这个迷宫，你可能永远无法回来。你可能会迷失其中。

里面藏着弥诺陶洛斯。它会吞噬你，不是吗？然后你将变成一个癫狂的疯子，在自己灵魂的黑暗迷宫中迷失。

。。。

回想有一次，从内在阴影中生长出来的东西令你害怕，但你依然踏入了迷宫。

你的弥诺陶洛斯长什么样子？

它为何令你恐惧？

再次感受那无法与人分享、甚至无人理解的灵性痛苦。记得你即使一想到它，就快疯了，但没有任何药物或消遣能够让你忘记它。

27. 灵性的赋能者



符号

一座塔或金字塔正被闪电击中。顶部的顶石或城垛被击碎并掉落。一男一女两个人像从塔顶坠落。

金字塔是启蒙的地方。它——以及我们在埃及塔罗牌中见到的任何三角形——不代表灵性，而代表我们试图运用灵性来接触造物者的庙宇。这个解读契合该图像另一个偶尔使用的名称，“神之殿堂”。庙宇概念耐人寻味，因为它完全由人类之手建造。庙宇的人造属性让人联想到心智的形意者：在那个图像中，仪式主持者（讲述者）坐在一座由他自己建造的庙宇内。

庙宇上的顶石或冠顶象征着神圣或道德正直的至高点，是透明的灵性自我为自己建设的栖居之所。在建构我们自己的道德与灵性观念体系时，无一例外地，我们将自己置于这一体

系的顶端：我们将自己视为已实现人生目标之觉悟成就的实例。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几乎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已参透人类生命的真理，并正在[比几乎所有人都更正确地]活出此真理。若非此观念极端普遍，我们断不会如此轻率地评判彼此。

闪电代表突如其来的灵性觉醒。诸多塔罗牌组将闪电描绘为源自太阳，这与现实的闪电现象相去甚远，很难想象早期的牌组创作者会犯这样的错误：相信闪电来自太阳。恰恰相反，因该原型是赋能者，代表了以太阳为象征的内在理则。因此，将太阳描绘为闪电源头恰如其分。这提醒我们：灵性觉醒的时机并非由我们选择。在它自己的时间它会找到我们。

突如其来的灵性觉醒摧毁了令我们感到安逸的神圣至高点，同时将透明与隐藏的自我从庙宇中击飞，在卑劣的羞耻之中直坠地面。一些评论家们认为高塔代表物质成就。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高塔代表我们为自己设计的心智结构，用以确保在我们的人生叙事中，拥有一个“合意的角色光环”。很多时候，这个合意的叙事包括物质成就，但成就并不是高塔的必要组成部分。高塔是我们建造的一种结构，其明确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接近造物者。它由信念构筑而成，闪电之所以击中高塔，是因为这些信念已经僵化为教条，使我们在灵性上被隔绝于造物者之外。

若我是对的，则塔之崩塌并不一定表现为一次外在的破坏性事件。突然的灵性觉醒总是导致我们的世界轰然倒塌：这是一种回应灵性事件的心智现象。新的灵性觉知以牺牲我们世界观中的最高殿堂为代价，那是我们千辛万苦到达的殿堂。失去殿堂可以完全是一个内在的事件，让我们亲身发现自己的灵性远非自以为的那般进步或圆满。但它也可能表现为名副其实地失去一座殿堂。重点在于这种自我构想的地位之成就，所代表的灵性与道德价值。

在埃及塔罗牌中，这两个人像通常被表现为都是男性，一个头戴王冠，一个没有戴王冠。这通常被解读为灵性觉醒及其毁灭性后果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其地位。然而，我认为顶石意象已捕捉到同样的概念。大多数其他塔罗牌组将这两个人像表现为一男一女。我更喜欢这种表现方式，因为它使图像的象征意义与之前的"魔鬼"牌和之后的"太阳"牌一脉相承：透明的自我与隐藏的自我（类同自我与他者）共同经历这场冒险。

角色：蒙羞的祭司 The Disgraced Priest

虽然此角色是男性原则，在我们的体验中既是主动的也是透明的，然而我们无法有意识地选择灵性觉醒将在何时、以何方式寻见我们。这个角色的主动面向是我们对高塔本身的构筑。我们通过建造一根避雷针来邀请灵性觉醒。在有意识层面，我们自诩为已然觉悟、道德完善、充分极化、心智成熟、德性圆满的人类。我们通过分裂我们的灵性自我、使之彼此对立来设法达成此种自我认知。我们将魔鬼埋进意识的深渊，每当它掌控我们时，便以羞辱与惩戒进行镇压。在向自己隐藏魔鬼之后，我们登临塔顶王座，带着人中翘楚的志得意满，睥睨众生。

一个事件突然唤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于自身道德发展程度以及与造物者亲近程度的误判。事件本身无足轻重，其带来的启示才是此角色的核心现象所在。我们骤然看清曾经的觉悟实为虚妄，自己并不比他人更好，并且我们自身的品格缺陷远比曾想象的要严重。那个我们曾讲给自己听的、关于生命中最重要之事的叙事，不再能像以往那样为我们发挥作用。我们整个信念体系似乎分崩离析，因为所有关于自我的认知，似乎都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谎言。

我称这个角色为蒙羞的祭司。他不仅向自己暴露出其与造物者的连接并不比他人更紧密；他的内在魔鬼也暴露无遗，正如从塔上坠落的女性人像所象征的。他是虚伪与灵性窘迫的活生生体现。他不仅没有践行自设的德行标准，而那些标准本身正是为了隐藏其恶习而被建构出来的。蒙羞的祭司已无处寻求庇护；其核心圈子中的每个人皆已与他为敌。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每当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尽管我们曾努力向自己隐藏它——昭然若揭，我们表达了蒙羞的祭司。自我欺骗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如我之前所说的，自我具三重性：有意识的自我、无意识的自我与见证者。有意识的自我不可能欺骗无意识的自我：有意识的自我是透明的且无法隐藏的。无意识的自我无需欺瞒有意识的自我：它本身已隐藏于视线之外，并且将会轻易采纳有意识自我偏好的解释。自我欺骗是有意识的自我和见证者之间[关于无意识自我的本质]的一种关系。有意识的自我试图说服见证者，无意识就是有意识的自我所宣称的那样。然而，越来越多的相反证据，促使有意识的自我构建越来

越复杂的解释，以便在见证者可能怀疑时，依然维持自己的立场。内在的蒙羞的祭司是那个已经成功掩埋真相、避免引起见证者批评的有意识自我。然而纵使机关算尽，真相仍以有意识自我无可辩驳的方式曝光。

在人际层面上，通过与另一个人——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死敌——之间的一次爆发性互动，我们表达了蒙羞的祭司。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们以所有平常惯用的方式猛烈抨击对方，但具体情境使得这一事例格外炸裂且暴露本性。这可能是一场与爱人之间令人难堪的公开争吵、一次导致双方都受罚的职场冲突、一场社交媒体上的骂战，等等。但人际层面的蒙羞的祭司无需通过冲突来表达。这一角色在其人际表达中的特征，是我们发现自身与某个代表禁忌之人的关系中[导致自我认知崩塌]的真相。与禁忌对象间短暂的爱欲火花，足以造成这一崩塌，又如仅仅一次与厌恶之人的谈话。

在社会层面上，蒙羞的祭司名副其实。当事件的突然转折通过揭露出我们与禁忌之隐秘关系，而导致我们身败名裂时，我们就在社会层面上表达了这一角色。社会层面的蒙羞的祭司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只是丑闻与阴谋的谈资，但对于亲历者而言，却是天崩地裂的打击。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未完成]

引导冥想

闪电击中高塔

在生命中的每一天，你生活在一只小小的木筏上，漂浮于灵性的海洋中央。

一场风暴正在逼近。乌云在你头顶和四周聚集，饱含雨意而愈发厚重。随着空气中电荷积聚，你全身汗毛竖起，大事件即将发生。

感受那份恐惧，那不祥的预感。你渴望有个地方可以藏身。你希望，不管怎样，凭着那承载你人生航程的小木筏，能侥幸渡过这场风暴。可你知道，这场风暴，避无可避。

就这么结束了吗？

。。。

随后，它击中了你。

你双目圆睁，身体僵硬，无法反应。你曾经以为知晓的一切，已骤然改变。人生这些年，你究竟都干了些什么？你此前怎能如此盲目？

痛苦地看到自己竟如此愚蠢，你的心沉没了。你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幼稚无知，甚至对此毫无察觉。

现在，你的生活看起来一片狼藉。你紧紧抓住漂浮的残破木板，任凭波涛冲击、拍打。你向主承诺，只要能挺过这一关，你将以不可能的方式改变人生。

现在你真的看清了。现在，一切都将完全不同。你的呼吸将变得更加深沉。你的叹息将变得更加饱满。而你将更加精心度过你的每一天。

但你还能挽救你的人生吗？你还能重新拼凑自己吗？还能在明天醒来后，重返你那渺小又平庸的生活吗？重返傻瓜的生活吗？

。。。

回想有一次，真相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击中你，粉碎了你那脆弱的错觉，动摇了你整个信念体系的根基。

你记得那一次，你不得不与它面对面，那个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直在逃避的东西，那一次你和最真实的你自己不期而遇。

感受新获得的谦卑，当回想起在真正洞见之前，你曾是多么骄傲，你胃里泛起的阵阵恶心。

感受新获得的清明，记住这对你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但不知为何，你却从未察觉。

此番经历何其宏伟壮丽？不知何故，你从未意识到世界如此广阔，直到你感受到自己如此渺小。

28. 关系九

特质：启示 Revelation

在这两个原型的图像中，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灵性自我同时出现。对于具有性别属性的原型来说，这是不寻常的。然而，我认为它们出现在两幅图像上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它们在灵性赋能过程中经历的]平行体验。魔鬼只有相对于将自身阴影投射于她身上的我们而言，才是魔鬼。她是造物者自由流动的力量，以及造物者与神秘灵性自我亲密连接的鲜活表达。无意识的灵性始终处于与造物者的完美连接中。因此，无限自我在灵性这一侧的影响是强大的，且二者之间的联系牢不可破。阴影自我无法被摧毁；它只能被掩埋。

内在的[尚未蒙羞的]祭司掩埋了自己的阴影自我，因为他惧怕这阴影所代表的道德悖论。我们内在潜藏着[对被我们拒斥为邪恶的、具破坏性的、令人恐惧的与错误的一切事物的]完整认识。为了将我们自己美化为灵性觉悟者、通往造物者之路的行者、一个好人，我们将自身这些被拒斥的部分隐藏于有意识的视野之外：我们回避看见内在的黑暗。

但是，魔鬼和祭司被锁在一起。他无法逃脱自己的阴影，无论掩埋得多深。尽管他已学会如何对魔鬼的出现严防死守，它仍时不时浮出水面，在他的私人生活中造成混乱。被锁在魔鬼脚边的两个人物，是化身博士与海德[17]。两者都是对自我的虚假表达，是我们的真实本性因它们的根本对立而生成的漫画像。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强行塞进一种“何为道德上与社会上可接受”的特定观念，我们也把自己的另一部分强行归入一种“何为道德上与社会上之禁忌”的特定观念。但此类分别，就像山羊头面具，并非我们天然具有的；而是由我们的出生条件，与[我们未经检视而采纳的]信念系统强加给我们的。化身博士憎恨并责怪海德，海德似乎只渴望让化身博士自取毁灭并蒙受耻辱。但他们被困在一起，如服刑般煎熬度日，在这种处境中，他们忍受着令人难受的僵局，一种彼此怨恨的妥协。

---

[17] 译注：出自美国电影《Dr. Jekyll and Mr. Hyde》。化身博士 Jekyll 相信每个人都同时拥有两极化的个性：好的一面与邪恶的一面。 如果将这两种个性分开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人，这两个灵魂将获得释放。他随后成功地以化学实验将自我身上邪恶的一面转化成为海德先生并犯下可怕的罪行。后来，化身博士因控制不到自己内心的魔鬼海德，而以自尽的方法来停止自己以海德的身分作恶。

这是灵魂的暗夜：内心的诅咒和悲苦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因魔鬼阻隔而无法感知造物者临在。这种状态邀请赋能。在灵魂的暗夜之中，我们不把魔鬼视为自身的一部分；我们将其看作某种邪恶的外在力量强加于我们的不幸负担：我们可能认为魔鬼是我们的基因、童年创伤、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形而上维度的恶灵侵扰，或任何其他外部影响。但所有这些因素，即便存在，也只能是助长魔鬼成形；它们不能成为魔鬼，因为魔鬼是由我们自身隐藏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与[通过灵性而来的]造物者之汇流之间的关系构成。

在灵魂的暗夜深处，某个事件将要发生——尽管其外在形态难以名状——它揭示了一个内在祭司无时无刻不在回避的根本真相：魔鬼并不在他之外。这是伴随闪电打击而来的突然觉醒的普遍特征。我将这种关系称为启示，并非因为我认为《圣经》是通过这种方式显化出来的；相反，我认为《圣经》与灵性周期中最后一个原型（化身）有更紧密的关联。我之所以称之为“启示”，是因为我认为，当这些[引致我们整个自我认知面临重新审视的]赋能事件在我们生命中发生时，它感觉上就像一次突如其来的启示，甚至像是来自神的信息，尽管这信息往往令人痛苦不堪且难以接受。

在高塔的图像中，坠向地面的两个人像并没有被锁链束缚在一起。赋能，尽管艰难、痛苦且令人恐惧，也是解放。我们不必像化身博士与海德那样度过人生。我们被自身魔鬼囚禁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曾接受了一套将心智割裂成两半、使其彼此对立的信念体系：为了成为值得被爱的人，我们必须将部分自我视为不值得被爱的；为了成为好人，我们必须将部分自我视为邪恶的；诸如此类。挣脱锁链般将我们牢牢捆绑的信念，就是一种解脱。一旦从高塔坠落，有意识与无意识心智获得机会去重新想象它们共同的冒险旅程——以成为合作伙伴的方式，而非敌对的方式。

启示的经验往往是艰难、不适且令人难堪的。我们最低限度也会在自己面前暴露为伪君子，但常常是在他人面前。曾使我们[在已内化的道德与社会规范之下]规矩及自洽地活着之心智结构被摧毁了，让我们感觉无依无靠，并需要一个新的神话，在其中设想我们逐步回归造物者的旅程。然而，暴露为伪君子的羞耻感，却因我们放弃了“惧怕以伪君子示人”的自我观念而得到抚慰。换句话说，正是令我们暴露的那个事件，也是导致我们价值观改变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是，在一次闪电打击之后，我们竟能如此迅速地回顾过往行为，并对自己的愚蠢、自大与伪善付诸一笑。尽管启示艰难，它却使我们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敞开：

从自身良心谴责的折磨中解脱，自由生活。启示使我们准备好[对自身与灵性汇流之间的关系]进行一次重大的重建，那些灵性汇流曾因我们拒斥代表它们的魔鬼而被阻断。因此，启示，无论多么痛苦，也是解放。

何时成为角色

关于何时成为这两个角色之一的问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促成启示。我一直将启示的特征描述为一个不可预测的事件：内在的理则（或个人神圣火花，如果你愿意）自由且自主地决定改变心智与灵性之关系的经验连续体。尽管这种事件常常不可预测，但它可以通过一次大胆而危险的行为来诱发：毕竟，蒙羞的祭司是被闪电击中后从高塔坠落，抑或是他跳出高塔而导致了闪电打击？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辨识出一种我们无力遏止的恶性行为模式时，魔鬼在活跃。内在魔鬼以成瘾形态显现于意识中，无论是对行为、思想、情感、物质，还是对他人上瘾——我们变得在心理上依赖某些我们明知有害、甚至道德败坏的东西。我们心理依赖的那些恶习，就是我们内在魔鬼的面貌。当我们深陷这些恶习的阵痛中时，魔鬼角色就在我们内在活跃。此时，成为内在的蒙羞的祭司是恰当的。尽管我们无法直接触发蒙羞的祭司突然觉醒，但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将魔鬼挖掘出来。那么，内在蒙羞的祭司的工作就是主动自我爆光，暴露那些我们一直对自己和他人掩盖的恶习。我们至少必须向自己坦白这些秘密，而往往也需要向他人坦白。这种暴露允许全新光芒照彻魔鬼，如果操作得当，能够瓦解最初将我们困锁在魔鬼脚边的观念结构。如果我们的坦白是为了维系"我已觉悟"这一自我标榜而故作姿态，那么这种暴露就不够彻底。暴露的目的，是在自己与他人面前变得谦卑。选择坦白使得赋能[免于过度破坏而]发生，因为若无坦白，被掩盖的恶习将不可避免地自行暴露。

反过来，若我们察觉自身的行为与思想好似已抵达灵性成长巅峰，以我们的殷勤与智慧之姿，仁慈地扶助周遭灵性小白，那么我们可以确定内在蒙羞的祭司正在活跃。虚假觉悟正是蒙羞的祭司之标志，而[即便仅短暂片刻]处于这种状态中也必将导致一次自惭体验，作为我们傲慢的代价。如果我们注意到自己正处于虚假觉悟的状态，那么成为魔鬼就是恰当的选择。最常见的扮演内在魔鬼角色的方式，就是成为魔鬼的代言人。也就是说，真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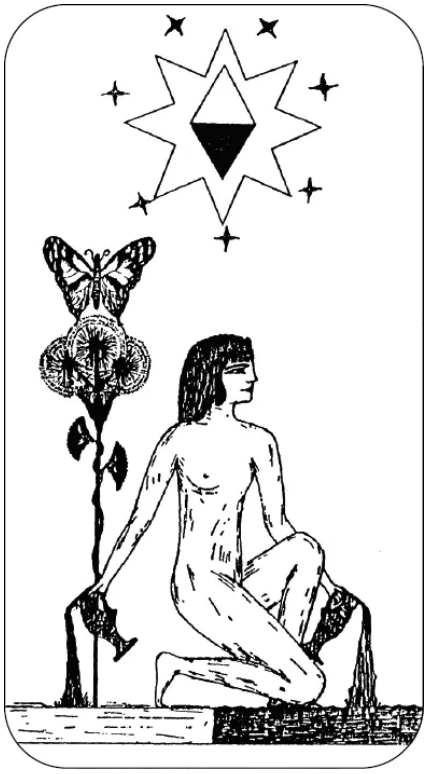
设想那些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对立的人，可能会如何评价我们。魔鬼乐行魔鬼之事，所以难点是在最初识别出魔鬼角色的能量；停留在其中则应相对容易。

在人际层面上，生活中出现一个死敌或令我们鄙视的敌对者，表明某人正在与我们的关系中表达魔鬼 。那些总是令我们心生烦恼、几乎其存在本身对我们都是一种冒犯的人，正在邀请我们在关系中成为蒙羞的祭司。我们往往会攻击这些人，因为他们代表了对我们的自我观念的威胁。每一次这样的攻击，都有潜力成为一次闪电打击的时刻。为了避免我们的生活遭受重大破坏，在我们注意到自己正在攻击死敌的那一刻，进入蒙羞的祭司的角色是有益的。这会使我们更有可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身阴影的投射。此外，充分意识到这一情境中的难堪与虚伪，很可能会长期影响我们对死敌那类人的看法。

类似地，对于具有所有虚假觉悟征兆的人，成为魔鬼代言人是恰当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咄咄逼人地对抗那些我们认为有问题的人。相反，这是一个机会，帮助他人看见他们一直在逃避的阴影。重要的并不是这个人是否已经在我们身上看见魔鬼，如果我们熟练掌握这些角色，我们可以成为他们（*自身*）的魔鬼。

此类关系的社会动态与人际动态高度相似。坦白和魔鬼代言人是主动进入这些角色后的标志性结果。然而，由自我维护的幻象往往根深蒂固且难以穿透。公开坦白常常成为强化“我已觉悟”这一形象的策略。确定[一个人的坦白是否真正意图诱发闪电打击]的方法，就是看这份坦白是否具有危险性。对不当行为的公开承认，可以通过某种安全的方式进行解析，但一份真正的坦白，是将自己的虚伪赤裸裸地暴露给所有人看见。同样，虽然社会层面上的魔鬼代言人有助于另一群体看见自身行为中的伪善，但成为魔鬼与成为一个单纯的网络喷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通常在彻底沦为网络喷子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踩过了那条线。

29. 灵性的催化剂



符号

一位赤裸女人跪着，右脚踩在陆地上，左脚踏在海面上，她的双腿形成直角。她的右手将壶中液体倒在陆地上，左手将壶中液体倾入海洋。她面向自己的左侧，身后长出一根茎，三朵花盛开于其上，一只蝴蝶在花上方飞舞。在她上方，一颗明亮的星星闪耀着，星星中心有一个白色三角形和一个位于其下的倒置的黑色三角形。七颗较小的星星围绕着中央之星。

女人代表无意识心智。她头上的指引星(lodestar)是理则，其光芒透过灵性复合体的黑夜照进她的意识。围绕指引星的七颗小星星代表能量中心，理则正是通过这些能量中心表达自身。这些能量中心作为核心自我面向的次级表达，围绕着指引星闪耀。某些评论家们称这些星星为七个“封印”。它们在此处闪耀，暗示在此原型中，这些能量中心必须开放、通畅且最低程度平衡，以使灵性演化得以进行，而不受尚未完成的心智或身体演化的阻碍性干扰。

指引星中心的两个三角形表明，右手路径与左手路径互为镜像，左手路径是右手路径的阴影面或幻象映射。它们一起出现在指引星中，表明一个人若不能同时面对两条道德路径的有效性，便无法以信心观照理则。当我们沿着所选择的道路前进时，对立路径的极性在指引星中将会变得越来越黯淡，但它始终至少部分存在，威胁着颠覆迄今为止的所有灵性演化成果。

女人的赤裸代表无意识心智完全暴露。赋能者的启示已揭示出[我们一直以来隐藏的]无意识心智中的所有元素。在此原型中，赤裸这并不意味着罩纱已被完全揭开，而是内在的魔鬼[作为无意识心智的特定表达]被揭示出来。只有当无意识心智的某个特定方面掌控着心智与灵性的联结时，罩纱才会被揭开。事实上，看到她的赤裸，只会更增强[她与指引星之间联结的]神秘性。她的欲望、意图与价值观被完全揭示出来，但她为何感受她的感受，追寻她的指引星，依然不可知。

那朵花代表春天，象征着破坏已结束，新的生命正在茁壮成长。同时它也代表怀有信心的行动具有的创生能力。在此，无意识心智允许灵性能量流经自身并进入显化，将这些能量倾注于大地之中，甚至从不回头看看所播种子长出了什么。那朵从能量倾注中生长出来的花朵，将在蝴蝶的协助下授粉与繁殖，这一过程将使下一季繁花似锦。在右手路径，我们看到，当信心真诚地流动且不执着结果时，将疗愈并美化这个世界。还要注意的是，右手路径的催化剂是[比左手路径]更肥沃的供成长的土壤，左手路径那一边似乎是一片无尽的虚无。这延续了原型心智的一个主旋律：右手路径比左手路径更容易行走，但也更难被看见。无意识心智在此执着于左手路径的空虚与神秘之中。她允许灵性能量流经自己，进入那[贪婪地吞噬她奉献的一切而绝无感恩回馈的]无尽虚无。

蝴蝶通常代表转化。但在这里，我认为蝴蝶特指获得翅膀。蝴蝶曾是一条困于地面的毛毛虫，但通过灵性的赋能，它已长出翅膀、可以飞翔。我认为图中人像代表心智，是因为人类[至少在古代]是困于地面的。在灵性周期中，黑暗（因而也包括夜空）代表被遮蔽的灵性复合体。Ra 说：“隐藏事物的阴影是一种无限的深度，在其中储存着太一无限造物者的力量。”在无意识心智与理则光芒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黑暗深渊，如果想要与太一造物者建立接触并重归合一，一个人的内在见证者必须跨越它。这黑暗遮蔽了那灿烂的光，一个人只有学会“如何看见”才可得见那光。白天，天空被光照亮，黑暗被驱散。但要揭示黑

暗中的光辉，需要将朝向理则的窗口开得越来越大。蝴蝶（以及其他图像的飞鸟）代表内在见证者一点一点接近内在理则的能力。心智仍然困于地面，因此蝴蝶或飞鸟成为弥合[理则与心智之间的]鸿沟的信使。在灵性的催化剂中，我们终于可以作为旅者原型进入灵性复合体，从被困于地面的心智的局限，飞向远方星辰的无限光芒。

她双腿形成的两个直角，如同前面的图像一样，代表物质与形而上的邻近。（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倾倒液体的壶类似于炼金术士手中的壶。然而，炼金术士是在精炼手头已有的能量，既不给予也不索取任何新的能量；而笃信者（我这样称呼灵性的催化剂），则允许这些灵性能量从她自身流经并倾注而出。那能量自遥远的星辰神秘地进入她，穿越夜空的深渊，进入她的眼中，再从她的双手流出。这种灵性与心灵能量的倾注，也代表着她正在摆脱那些[曾将她囚禁为魔鬼的]道德与社会规范。在右边，她放弃了将灵性能量视为邪恶或谬误的观念；而在左边，她放弃了自己的希望与梦想：她是谁已不再重要，她将自己掏空，准备被吸收进有意识心智所偏好的存在方式中。

角色：笃信者 The Faithful

Ra 将此原型命名为"Faith"，更倾向于这个名称而非“希望”。Faith 并不是大多数人们使用这个词时所指的那种东西。对这个词的普遍理解使它成为一种信念：当人们谈论他们的信仰时，通常指的是他们所持守、并且无论证据怎么说都拒绝放弃的一套神话信念。因此，对信仰的庸常理解是没有证据甚至违背证据的信念。但信念是一种心智现象。灵性的显化取决于（或源出于，或回应于）我们的心智配置，因此，如果我们将信仰视为一种真正的灵性现象，那么我们信念的局限，就实实在在地设定了[我们拥有信仰能力]的局限。然而，信心不仅不是一种信念，也不会强化任何特定的神话。信心远远超越任何概念化或神话叙事的界限。它不蒙恩于任何神话，只回应神秘的造物者。怀有信心，意味着接受那神秘，接受那神秘所代表的对一切神话性信念的控诉。

信心是一种信任。在右手路径，信心是对[那宇宙、那造物者以及与我们共享那造物者的其他人类所具有的]深挚而真诚的善意的信任。在信心中，我们凝视那道光，即使微弱，触到多少都是我们接受的温暖。在信心中，我们完完全全向那道光敞开自己，毫无阻碍地

让光进入。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会：搜索我们的经验作为[已正确选择的]证据——这是没有信心的行为。信心绝非盲目；相反，信心是凝神聚目于那道光，从不曾顾及显化出来的信心之果实。

在赋能闪电带来的毁灭之后，笃信者的无意识心智被暴露出来，脆弱不堪。她忍受了[作为铁窗内的魔鬼所历经的]折磨，此般创伤终于来到尽头，她既无心力亦无能力防卫自己。她瘫倒在地，庆幸这一切终于结束，欣然释放那些长久以来将她囚禁的偏向。

然而，笃信者的信心，存在于[启示过后仍残存的灵性微光所具有的]驱动性影响力中。有意识心智对她的本性的错觉已自行崩解：自造物者进入心智的能量流曾被魔鬼阻塞，而魔鬼的可憎阻止她冲破那道灵性封印，无法全然进入魔鬼代表的自由。现在，一种新的灵性能量可供笃信者使用，这种灵性能量的驱动性影响力不可否认。

她头顶上出现的星星，是以隐秘的交流方式揭示她命运的指引之光。然而，这个命运充满忧患。在那颗星中，她既能看到神性展开了一种积极而辉煌的表达，这种表达或许会以她作为更高意志的乐器而流经她；但她也能看到这荣耀之阴影面：一个完全没有造物者的宇宙，永恒的空虚与孤寂。笃信者能看穿物质幻象，但对自己所见并不确定。笃信者心存疑虑。

成为笃信者，将活在自身的绝望中，并穿越绝望与之共处。绝望并不是弃绝信心，而是一种正极与负极信心的混合状态。当我们能够看到一位仁慈的造物者，并将宇宙视为造物者的显化时，那么我们的视野所见便激励我们向世界敞开心扉，分享神圣的爱之源泉，而从不驻足观望我们的努力是否产生了任何正面效果。但是当我们只能看见自己被[全然没有爱与智慧的]黑暗虚无所笼罩时，我们的信心便会转向自己，驱使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占据绝对权力的位置。在这种信心的负极面向中，无意识心智将其仅存的一丝希望尽数注进那片虚无，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一具仅供有意识心智使用的空壳，伴随着那条灵性通道得到强化——该通道不是通往超越转世的万有之源，而是通往转世自我的核心；在那里，根据一的法则，造物者正隐匿于暗影中等待着。笃信者的疑虑，就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的体验。在右手路径，我们渴望完全向超越自我的造物者之光敞开自己，但也害怕那光根本就不存在，害怕向它敞开只是在浪费个人力量。

启示之后显现出的全新实相，赋予笃信者一副关于今后可能性的远景，当她最终释放对自己的禁锢时，这个远景指引着她的行动，允许灵性能量流经她，流入显化世界。这个远景对她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遥远：它是一副[关于完全圆满、无限满足、与造物者终极合一的]不可企及的图景。那颗星只是指引前方的道路。她的苦难已教会她：实现理想是毫无希望的；但她从囚笼中逃脱的经历也教会她：毫无希望之事终将奇迹般显化的信心，是她活下去之必需。她的信心，是一种必要的荒谬。

灵性无关信念、价值、意图等等。我们之所以在灵性周期中看到这些元素，是因为它们是受灵性活动影响的心智现象。灵性界域在根本上是审美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右手或左手路径，并不是基于对与错——因为正确性并不是任何一条路径所固有的——而是基于哪一条路径以根本性的吸引力打动我们。指引星中的双子镜像之一面会比另一面令我们感到更美。在灵性中，我们凝视自我与宇宙之美，在其中看见造物者。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笃信者是依循深层的正确感而行动的内在动力。在信心中，我们不要求自己具备道德上的善，也不试图遵守某条[使我们正确行事的]规条。相反，信心是能量的源泉，其感受充盈着我们，并通过它的临在向我们确认：这是正确的路。当我们临在于这种正确感——或者众人所说的“共鸣”——时，我们感到被推着去据此行动，而全然不顾外界评说。在这里，我们心灵的内在本质向我们显现，但对世间其余部分仍然隐藏。内在的笃信者唯一的渴望，是成为刚刚开启的能量流之通道。在这个角色中，我们迫切希望我们内在的存在状态能够包裹和充满我们周围的世界。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在最近经历了启示的关系中表达笃信者。在闪电打击揭示了关系的更深层次真相，并摧毁了那些[使关系在静态中存续、从而分隔开祭司与魔鬼的]心智结构之后，我们以一种天真的态度面对重建关系之可能性，以此表达笃信者。我们明白这段关系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继续，因为将其维系在一起的幻象已经崩解。但我们既对更美好的关系充满期待，又害怕它永远不会如我们所愿地实现。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笃信者，我们希望善用伴侣对我们产生的全新观感：那些曾经令人厌恶和反感的部分，如今有可能成为一种

吸引力。启示向关系中的伴侣展现：被禁忌的并非本然就是坏的；这为我们打开了一片空间，让我们感到可以放松自己，成为更深层能量的自然通道，而无需害怕因此被妖魔化。

在一次惊天动地的事件向群体意识（无论该群体是什么）揭示了隐藏的现实之后，对社会规范的重新评估，改变了这个群体意识如何看待其内部[一贯违反这些社会规范]的元素的方式。在社会层面上，当我们代表这个[曾被群体排斥的]元素时，我们表达笃信者。作为群体成员，新获得的自由令我们同时感到解放和畏缩。我们感受到期待所带来的压力：要求我们超越自我感知之所是；同时也感到内在的忧虑：作为群体一员，我们此刻[对自己未来可能性所抱有]的希望，不过是空中楼阁。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右手路径的笃信者从里到外都是阳光灿烂、元气满满的。在历经深重苦难之后，她呈现出真正纯净的心灵。那些曾经看似恶毒与堕落的部分，在那骇人的幻象底下被揭示出来：它们却是青春、纯净、生机勃勃的，并且在它们[对一个和平、互助、充满爱的世界的]深切而毫无冲突的渴望中，它们是完美无瑕的。正极取向的笃信者，是以天使般心智状态重生的无意识心智，她拥抱内在之光作为唯一的引导，将生命奉献于她所凝视的造物者。

左手路径的笃信者，代表了最终被彻底摧毁的人类意志。对于阳光灿烂、童话般生活之最后残余的依恋，已经消失无踪。她转身投向黑暗。这个破碎之魂如今理解了[在她的压迫者的意志与主宰之下的]彻底无助所蕴含的美感与满足感。她不再是她自己。她曾暗自执守的种种偏向与依恋悄然滑落，归于它们源起的未分化的虚无。在启示时刻，她洞悉了宇宙奥秘，发现没有救世主，没有仁慈，没有逃离孤立的深坑之出路。有意识心智施加于她的要求具有压倒性力量，她无处躲避，于是丧失所有继续抗争的渴望。她将自身掏空，以便适配灵性核心的冷峻恶意，并将自己提交为听凭压迫者恣意差遣的器皿。

一如既往，在催化剂和经验角色中，这些极化特征代表的是赋能的极端对立面。它们是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转化时趋近的地平线。当我们的转化把我们沿这条轴线进一步推进，我们对这些人格的体验将以某种方式混合呈现，更接近极化的理想，但永远不会完全达成。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潜能始终存在，且以不同程度呈现在灵性的催化剂中。在它们同时呈现自身时，权衡它们各自的力量与潜能，正是信心的实质。即使走在右手路径上，要信任自

己也并不容易。闪电打击之后，我们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状况。那个被我们憎恶已久的隐藏自我，如今浮现眼前，我们希望能够信任这一部分[曾经憎恨的]自我，但我们也依然想要它消失。我们内心的魔鬼无疑是最难接纳的部分。我们往往会想要把它们同时体验为渴望逃脱牢笼的无辜孩童，与拒绝安分守己的惹祸精。在这两种释放执念的动机之间相互拉扯，催生了绝望。我们对想要成为的样子绝望，对永不能成为的样子绝望，对何以从不安然成为真实自我绝望。假设在无止境的转化进程中，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达致完美平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live as fully realized and enlightened beings)，那么灵性的催化剂中将不再有绝望。然而，完美并非第三密度的目标。在指引星中，我们将始终同时看到黑暗与光明，即便在灵性复合体内，我们也将感受此二者的冲突。光明将牵引我们趋向信任与臣服更高意志，黑暗则将牵引我们趋向怀疑与拒绝[高于肉身与有意识意志的]一切事物。这种张力显化为绝望——一种深刻的灵性痛苦与人类灵性寻求之路上的宿命。极少有人（如果有的话）能逃离人类处境的绝望。信心并不要求我们不绝望；信心只需要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从内在指引星中看到的一切。随着时间推移，当蜕变原型在我们内在觉醒，我们将学会如何选择看到一种极性而非另一种。

引导冥想

星星

你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

灾难降临在你身上，但你依然还在。

你的心振奋起来，吸引着温暖和希望，就像在清朗云层间出现的一道彩虹。

曾经看似如此重要的那些牵挂，现在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头衔、愧疚、荣耀，甚至物质享受，都像死皮一样从你身上剥落。

这是新的一天。你似乎没有理由如此满怀希望，但你就是这样。

你看到一个远景。不，不是一个愿景，而是一个遥远的画面，隐隐发光，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一种美丽的生命形式。你不知道如何到达那里，但是那并不重要。你已经看见它了，透过你与天堂之间的黑色帷幕上的一个针孔，你看见了。那么，现在你又怎能当作没看见？

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反对者能够阻止你相信这个远景、这个梦想。每一次呼吸，你吸入这个远景的美丽。每一个经历，你都能找到它可能成真的证据，即使其他人都看不见。

你的目光牢牢锁定在这个乌托邦，不再偏移。

你知道，等你到达那里时，它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也知道，从现在到那时，必将发生很多事。

然而，你的信心坚定不移。这无关你想要什么，而是你必须成为什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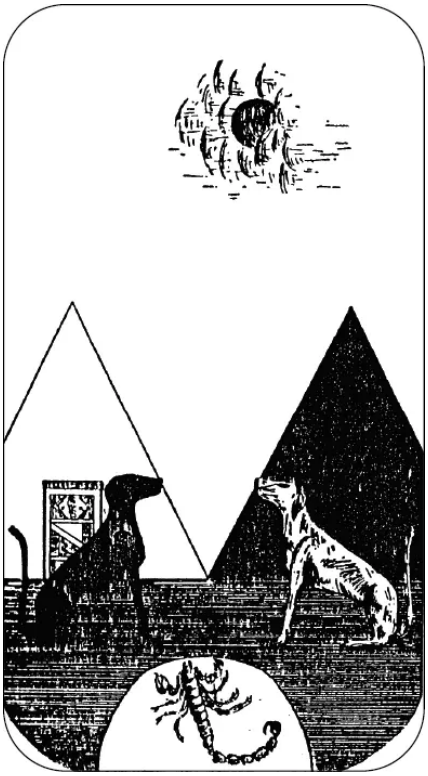
沉思你自己的美好远景，它将是什么样的。让它那辉煌的光线充满你。你的未来超乎想象的美妙，然而，仅仅些微憧憬，便是你的快乐之源。

怀有信心，难道不是一种恩赐？除了一个可以追随的梦想，你的心还能要求什么？

感受你对自己的梦想持有的那份平静与信任。当你点燃你心中的信心，感受造物者温柔的抚慰。

只要与造物者一路同行，你的梦想从来不会遥远。

30. 灵性的经验



符号

两座金字塔矗立在画面的两侧，左边是白色金字塔，右边是黑色金字塔。白色金字塔有一扇门，而黑色金字塔没有。金字塔之间，一轮月亮被薄雾遮蔽，高悬夜空。金字塔前方，有两只彼此对视的胡狼，左边是黑色胡狼，右边是白色胡狼[18]。在画面底部，一只蝎子朝着黑色胡狼与白色金字塔爬行，周身被一圈光晕笼罩。

在灵性的催化剂图像中出现的两个三角形现在近在眼前。它们以两座庙宇的外观呈现，即两个灵性启蒙的场所，一白一黑。每一座庙宇象征着一种[为从事灵性工作而设的]全新且更有益的心智结构。新的庙宇将成为[区隔可接受之物与被拒绝之物的]教条，因而成为灵性的母体的下一次迭代形态。我们并不将这些庙宇视为教条，而是一种看待我们与无限之间的关系的新方式，此方式承诺从[已阻碍与造物者接触的]旧有教条中解脱。在我们选择

[18] 译注：此处再次出现左右定位不一致的情况，另一处是在“17.身体的催化剂”中。译者理解这反映了作者的定位原则。当图像中有内置视角时，以视角的左右方向定位；当图像中没有内置视角时，以观者的左右方向定位。无论如何，白色金字塔与黑色胡狼对应右手路径，黑色金字塔与白色胡狼对应左手路径，这是没有疑问的。

的庙宇中，我们看到一个稳固的灵性基础，从中我们能获得对自己的全新洞见并更加靠近造物者。在人类经验的地平线上，这些庙宇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已经着手进行的伟大工作：进入第三密度幻象的终极真相，承担我们作为太一无限造物者之共同造物者的角色。此庙宇既代表[总有一天将令我们感觉被其禁锢的]未来的教条，亦代表从教条中解脱，如此使我们得以成长和构建灵性复合体。白色金字塔上的门再次表示，右手路径更容易行走。就庙宇代表着借由灵性上升并接触[作为内在力量源头的]造物者的能力而言，白色庙宇更易进入。一个人必须在黑色金字塔上凿出一个洞，才能进入。

再次地，如同灵性的催化剂，我们处于微弱光源相伴的夜空之下。但在此处，光源是月亮，它不是像指引星一样固定在天空中。月亮不能提供一个借以判断运动方向的客观参照。相反，它只能提供微弱光亮。这就是灵性的经验中灵性被遮蔽的背景。由月光代表的灵性的透明面向，是对理则本身的一种微弱散乱的反射。由夜空及环境本身所代表的灵性的隐藏或被遮蔽面向，充满了阴影、幻象、潜在的引导与隐藏的威胁。

本卡牌更令人迷惑的一点，在于没有出现人类形象。如果我们将内在旅者想象成驾乘着一只[从地面飞向天堂中的指引星的]蝴蝶，那么我们面前的景象就代表了那条旅行的路径。在灵性的经验中，我们抛却心智，因为在这一环境中，任何理性推演都毫无助益。这是一个男性原则原型，因此其特征是经验的透明，以及激活内在演化进程的能力。对我们透明的并非灵性本身的本质，因为在此原型中，它一如既往令人迷惑；相反，在此经验中，我们意识到自己正是[置身于陌生恐怖世界的]旅者。由于图像中没有人类形象，也就没有鲜明的视角基点用来作为一个定向的锚点。也许蝴蝶是从金字塔后面起飞的；也许它试图逃离蝎子；也许它从月亮飞向金字塔。

在古埃及，蝎子是夜晚的主要威胁。它体型小、夜行且致命。蝎子的毒刺被认为与毒蛇的咬伤同样危险，但蝎子不像蛇那样有无毒的种类。此外，由于蝎子主要以嗅觉而非视觉来导航，它非常适合在夜间狩猎。因此，这一符号代表了来自灵性猎食者的毁灭性突袭之威胁，他们以毫无戒备者为食。蝎子朝向右手路径，因为那边的猎物更容易得手。右手路径上的笃信者容易被骗，容易被偷袭，因此也容易被捕猎。

胡狼也是夜行动物。埃及人将胡狼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常在墓地出没，以尸体为食。胡狼不猎捕大型猎物，除非猎物已患病或受伤。它们食腐或捕猎昆虫及蛛类。胡狼对

蝎子和蝴蝶都构成威胁，但蝎子更易捕获。因此，这两只胡狼代表在夜间抵御威胁的守护者。但每只胡狼守护各自所属的金字塔。例如，黑色金字塔的守护者没有兴趣协助右手路径的笃信者；这位守护者以白色胡狼的外貌出现，将笃信者引向那座金字塔，作为奉献给该金字塔主人的活祭品。两只胡狼的颜色表示它们在夜晚所展现的外貌。白色胡狼对于右手路径的笃信者来说具有吸引力；它的光洁毛皮与看似可信的风度，赢得了天真求道者的信任，将其引向在错误的庙宇中自我奴役。黑色胡狼则质朴无华、毫无矫饰，也不刻意以诱惑笃信者的方式展现自己。它的使命是协助请求它帮助的人，但由于其外貌平庸，很少有人会受到这只胡狼的庇护。

角色：暗夜守望者 The Watcher in the Night

灵性的经验是一位暗夜守望者，守护着灵性的催化剂行经的路径。他驻守庙宇之外，抵御两类灵体：其一是诱使笃信者达成与其初衷完全相悖的灵性觉悟的魅惑灵体；其二是企图摧毁笃信者并以其破碎尸身为食的阴险灵体。守望者不依赖视觉来辨识危险的存在，而是凭借他对周遭人物的极性与动机的微妙知觉。如同蝎子一样，胡狼也拥有强大的嗅觉。

守望者不进入启蒙的庙宇；他只守护通往庙宇的道路。他是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他永远警觉灵性道路上的种种威胁，但他保持警觉的代价，是他无法如笃信者般凝望纯粹圣光。

在右手路径，守望者不是信心（*造就*）的产物，而是忧患与保护（*造就*）的产物。他是庙宇守护者，我们在男性原则的保护欲中可以看到守护者的影子，尤其是在父亲对女儿的刻板老套的保护中。他毕生暴露于黑暗险境，只为他人无需如此生活。

在左手路径，守望者是如鱼得水的欺诈师，是花衣魔笛手。他利用夜晚的阴影作为舞台道具，变化出[吸引毫无戒备者进入其陷阱]的幻象。他以天真者的能量为食，这些天真者尊崇他为灵性的捍卫者，却从未怀疑他将吞噬他们的灵魂，并同化他们成为奴仆以持久增长他的力量。他知晓来自下界的威胁：不论走在哪条路径，低层星光界的寄生灵体皆会屠戮并吞噬弱者。但因为他不惧怕它们或其他界域的黑暗，那些寄生灵体更愿意从右手路径上的人身上榨取生命力。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暗夜守望者常常被纳入超我范畴。内在守望者的临在，提醒我们在鲜有人踏足的信心之路上，警惕其中的危险是多么重要，主流社会规范将这条道路标为禁区，有其原因。这个内在自我感到一种责任，要引导自身中脆弱的、交托出去的部分，抵达预定的灵性体验之境。

在人际层面上，守望者往往表现为一个保护者、一道树立在弱者与[利用弱者的]外界掠食者之间的护盾。传统上，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就包含了保护者的职能。人际层面的守望者并不试图让他的同伴变得成熟老练，或者强化对黑夜中的危险的防御力；相反，他试图通过让自己[在黑夜的危险前]变得更强来保持同伴的本色。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通常看到以战士形象出现的守望者，尤其体现在我们的警察队伍中。这种显化特别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揭示了我们对这一角色的典型表达，所具有的道德混合性，或者迷惑性。我们看到，警察既试图成为抵御夜间危险的盾牌，又扮演着掠食者角色——假借保护者之名利用弱者。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守望者在右手路径上的理想形态，是一位无私的保护者，他的行动完全以他所保护的弱者之福祉为导向。他不追求赢得奖励、得到地位、获得荣誉、攫取财富，也不以任何其他外在的、彰显社会功绩的标志装饰自己。他唯一的关切，是成为一位无私的卫士。在图像中，该角色的正向极化版本以黑色胡狼出现，表明他的外表看上去似乎缺乏功绩与价值。他没有雄厚的资源，没有众多的追随者，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对大多数旁观者来说，他似乎平凡无奇，但他对右手路径的忠诚，以内敛的光辉打动他人。他谦逊而真诚。他对他人造成的真实威胁具有极其敏锐的感知力，而且他不会以暴制暴。卫士知道[如 Ra 所言]“爱是伟大的保护者。”他抵御“光中危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他所建立的爱之支持系统——就像是一道沿路手牵手的人墙，阻挡任何入侵。在极少数需要战斗的时刻，他绝不会越过绝对必要的界限，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哪怕意外地伤害到那些他本应保护的人。

守望者的左手路径上的理想形态，是一位掠食者，他的猎捕如此隐蔽，以至于那些弱者常常从未意识到自己已被他利用。他外在极具魅力，并大肆炫耀他的社会功绩与价值，包括

健康、财富、地位、名气和荣誉。他为自己规划的形象是个厚颜无耻的谎言，但他深信这个谎言永远不会被揭穿，因为他通过打磨其守护者形象，已经将真相掩藏得天衣无缝。他引诱[那些渴望受到一位领袖保护的]脆弱的寻求者进入他的轨道。随后，他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不平等的能量交换，以此确保自己能永久性地以他们的能量为食。最终，他为他们构建出一个观念的牢笼，在牢笼中，即便他们确实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也会感到毫无逃脱其影响力的可能。因此，黑色金字塔没有门的原因有二：它代表左手路径的启蒙对追随者（她将永远是奴仆，而非领袖）而言是绝无可能的；它也代表逃脱左手路径守望者的控制是绝无可能的。花衣魔笛手将受害者困在金字塔内，也阻断了他们的启蒙之路。

作为催化剂和经验原型之道德极性的一条普遍规律，普通人会发现，他们对这些角色的表达处于上述两种理想之间的某个位置。当然，我们自己很难承认这一点，但直面这令人不快的真相的艰难，使得跨越转化之阈限如此具有挑战，如此方为转化。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相信他自己[对其所扮演角色而]编造的谎言。他相信自己真诚地关心他人的福祉，认定暗夜中的重重危机足以证明自己的警戒是合理的，相信那些构成威胁的人理应承受他的攻击。但他的视野是蒙蔽的：他错把曾宣誓庇护的弱者当作邪恶威胁。他以曾经发誓不会使用的一切方式伤害他们，不自觉地扮演了掠食者的角色。他追逐功绩与赞誉，因为他认定自己[凭无私的英勇而]理应拥有这些。他要求他人尊重他，因为他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却不明白，他对这一角色的真诚与坚守，本来就会为他赢得尊重。他陶醉于社会[对其表面上的领导力和成为“黑夜灯塔”的承诺]的认可，而正是这种社会认可本身就构成一种机制，令任何发声反对他的人噤声。虽然他自以为发心良善，却奴役了他人。

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缺乏足够的内在坚韧与自尊以成功地完成其骗局。在得不到自认为应得的赞誉时，他暴露出自身的不安全感。他迷恋自己精心营造的浮华形象，既无法摆脱这种迷恋，也无法将这形象重构成为[以汲取信徒灵性能量作为更宏大目标的]工具。负向极化的企图使他树敌众多，成为众矢之的，这往往打破了他[妄图施加于奴役对象]的控制魔咒。

图像中呈现了守望者的一种扭曲表达：蝎子本身。诠释蝎子意象的方式之一，是将它们视作[无特定目的、但以肆意伤害他人为乐的]盲目攻击性星光体。但人类同样具有这种心态。

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与这些蝎子同频，因为他正是如此构想敌人形象的。那个已经变成蝎子的守望者，由于长期暴露于黑夜的幻象之中，心智已经失常。他目之所及都是威胁；不存在弱者，只有企图毁灭他的掠食者。因此他时刻戒备，随时准备攻击任何迅速移动者。

引导冥想

月亮

你心中充满疑惑。

睁开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世界。

它显得奇怪、陌生、塑料感十足，就像一个舞台布景。如果你只是看一眼它的背面，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一堆道具的摆设。

而你生命中出现的那些人：他们只是演员吗？他们真的爱你吗？

还有你的人格：是真正的你吗，或者你也只是个演员？

你所扮演的角色，你的职业生涯，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希望和梦想：这些究竟从何而来？你是在舞动那个写在你心中的梦想，还是在演绎由别人写就的剧本？

片刻之前，你还以为你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无所畏惧的意志。但那真的是信心吗？还是自负的膨胀？

你是在勇敢面对命运，还是羞于承认你真正在乎的，不过是认可、地位、财富、名声，或者其他那些虚妄追求，你一再告诉自己毫不在意，却一再追求？

你内心有一个懦夫。承认吧。

那个懦夫蜷缩在角落里，躲藏起来，但它染污了你所有行动。你的懦弱有足够的力量将你所有的辉煌梦想化为尘土。

。。。

闭上眼睛。想象你身处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仅有从紧闭的门和遮蔽的窗户间隙中渗透进来的微光。你不得不等待眼睛适应黑暗，才能看清面前那些模糊的轮廓。

你内心的懦夫就在这个房间某处。

探索这个房间。触摸家具。感受那些陌生的，时而令人不安的质感。这是个什么地方？

你知道这里不止你一个人，这让你感到毛骨悚然。继续探索。无论在这个房间遇到多么诡异和恶心的物件或生物，你都必须找到那个懦夫。

。。。

你的余光瞥见一团蜷缩的影子，它只是微微动了动，也许在呼吸或者抓痒。

你找到了你的懦夫。

靠近点。观察那张脸。注视他的眼睛。理解它的恐惧与防卫，创伤与空洞。这个生命脆弱、温柔，值得被爱，但不知为何从未得到爱。

拉起他的手。在你自身的黑暗与恐怖之界域，他是你的向导。

。。。

记得那时，你无法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曾以为自己知道该走哪条路，你曾以为自己知道哪里是灵性指引的方向，但在每一个转弯，你遇到你自己的恶魔，它那些邪性的图谋，不可救药地纠缠着你坚定追随的美丽梦想。

再次感受当时那种彻底的疑惑。

感受在幻象中，你曾如何地迷失。

记得你曾如何细致地检视自己，每一个动机，每一个行动。不然你又如何找到你的路？

31. 关系十

特质：护持 Entourage

考量这两个角色之间正向极化的的关系。笃信者刚刚敞开心扉，坦然接受她所看到的自身命运。远方的光吸引她前行，在超越投生自我（神圣火花，如果你愿意）的造物者与无意识心智之间，开启了一条联结的通路，后者将成为笃信者已经开启的那股灵性汇流的管道。她既不为怀疑所困，也不为绝望所扰。可以说，她的视野充满了光，这光从她那里奔涌而

出，进入显化。守护者看到她光芒四射，一步一步踏入未知之境。他即刻认出她是一位行于险途的朋友。牵引她向前的光对她来说太过明亮、太过集中，以至于她无法看到道路上的敌人或障碍。因此，守护者选择将目光从光明移开，转向黑暗。他挽着她的手臂，引导她向前，借助他对道路的了解以及她自身的光辉共同抵御任何敌人；但他也准备好迎接可能遭遇的战斗。在这种关系中，守护者与下述实体颇具相似性："他们拥有此荣誉/责任，站在光/爱之阶梯的边缘 [的小地方]，以确保那些被收割的实体，不管是多么困惑或无法与高我接触，也不致于因为任何除了光之气力以外的原因而跌倒或坠落。"（51.1）

这种正极导向的关系，类似于耶稣在福音书中所推荐的牧羊。然而，在这种关系中，自我中的两种面向——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是同侪。牧羊人并不比被牧养者更加演化或更高阶；他只是扮演了与她不同的角色。守护者需要一个被引导者，正如笃信者需要一只引导之手来帮助她找到道路。彼此都在各自的角色中获得圆满。这种正面导向的关系之动态，也体现在异性之间的神圣性行为之中：谭崔瑜伽的修行者知道，女性身体所能达到的高潮狂喜之潜能，远胜于男性身体。即使如此，关系中的男性也会在引导女性达到高潮中获得满足，尽管他自己无法亲历这种体验。

花衣魔笛手与破碎灵魂之间这种负向极化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她的脆弱与绝望之上的结合。他看到她已承受巨大的失落，不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对花衣魔笛手而言，她的迷失状态使她极易接受他[对她的人生目标与满足路径]的决定。他将如同傀儡师一样掌控她，她将成为他的附庸，完全依附于他，无法构想一种[在他精心指导所灌输的]意义之外的生活。她已无处寻觅其他的满足之源；没有他，她什么也不是。而他，鼓励她维持这种虚无状态，这样她就成了他意志的容器，将自己的灵性能量奉献给他的事业，甘愿沦为他的奴隶。他会维持自己完美光鲜的形象，只有当她试图超越他所驯化的角色时，才会显示他的怒火。他将她引入自己的私藏，将其编入奴隶后宫，随心所欲地榨取她的一切。

现在来考量这种关系中的混合[因此更为常见的]形态。试图正向极化的笃信者，有着一定的信心，但很多疑虑。她瞥见铺陈在前的命运，却因依然无法接受它是可实现的而陷入绝望：她关于可能性的信念，限制了她在看似无望时持守信心的能力。她在灵性上感到疲惫不堪，不确定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力量，在这条不得不走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试图正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看到她的虚弱状态，便急忙介入。他相信她需要自己，但同时他也为她

的绝望感到庆幸，因为这意味着她会很容易屈从于他的意志。他告诉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好，她是他的第一要务；但在她为自己发声、反对他带领的方向，他倾向于压制她的声音。她对他们一同涉入的灵性领域，并不完全感到安心，但她缺乏为自己发声的力量。Ra 曾警告过灵性道路上存在着种种诱惑："朝向自我膨胀[或]以政治、社会、经济手段朝向组织扩张"。即使是最微弱的此类意图，依然体现出混合取向，即倾向成为白胡狼而不是黑胡狼。

最后，也许最具悲剧性的，是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信灭者。她愤世嫉俗，心灰意冷。她不再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时而幻想生命走到尽头。她无法像闪电打击前那样继续自欺欺人，但她也无法让自己相信隧道尽头还有光明。她尚未彻底崩溃，因为她并不是真的想被他人占有。她满怀苦涩与怨恨。试图负向极化的混合型守望者发现了她，试图作为战利品将她占有，因为她看上去如此脆弱。他极尽虚张声势、浮华排场之能事，以承诺给她整个世界的表演，企图俘获她的心。茫然无措的她随他而去，心里想着：也许自己对于生命虚无的判断是错的。但她的性情并不符合守望者的目标。她恶毒地攻击他，即便他加强压迫逼其就范，似乎都无法驯服她。他们两个共同走在一条迷乱的道路上，伴随着反复作出不情愿的妥协，他们一路磕磕绊绊，关系越发恶化。他们彼此对抗，他们参与的某种行动，以某种方式维持这段关系尚可运转的假象，但他们各自都清楚，谁也骗不了谁。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属于相当传统的灵修概念的范畴。催化剂，或曰笃信者，驱使我们去寻求内在光明之源，通常表现为一种对冥想修习的渴望，例如包括：观想头顶上的光芒，尝试接触有智能但无形无相的能量与信息之源头，无论是否借助致幻物质进入灵性世界，以及类似的实践。这些为寻求内在之光而付诸努力的动机，正表明了笃信者角色在我们内在被唤起，因此，恰当的回应是成为守望者角色。于我们内在培育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我们允许自己走向光明，同时以灵性纪律与分辨力为前路做好准备。狄翁·富琼(Dion Fortune)的小册子《灵性自我防卫》(Psychic Self Defense)正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展示了一个活跃的内在守护者，为确保笃信者[沿狭窄和狭长的路径]前往光明，会做出的关切与努力。为《Ra 接触》与 Ra 进行通灵的团队，为尝试寻求光明

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防护规程，包括：为传讯者进行的挑战与调谐规程，为其他成员进行的仪式性防护仪轨。内在的守护者为前路做好准备，并在内在的笃信者迈步走入光明时，保持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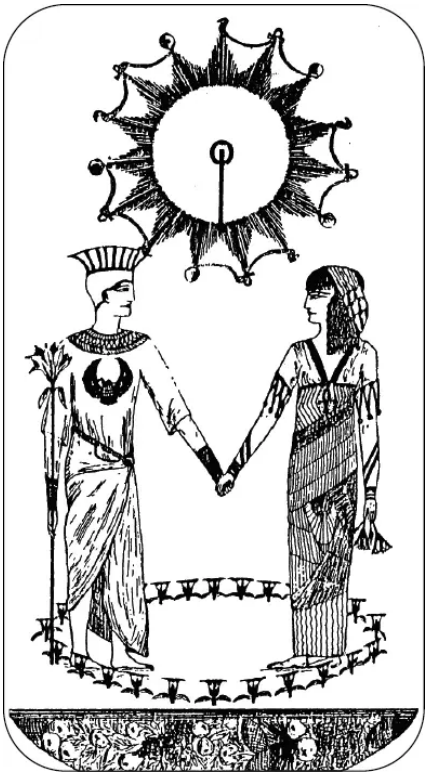
反之，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过于专注于灵性工作的技术细节。我指的并不是对这项工作进行理性思考；而是指我们过度聚焦于那些[旨在守护光明之路的]流程和规范上，而忽视实际践行。守望者的舒适区，在于准备工作以及对灵性环境的状况进行细致分辨。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将倾向于做好一切准备并按部就班地走流程，但当真正尝试投入灵性活动时，却会感觉毫无生气、冷淡空洞。在这种时刻，适合成为笃信者。她拥有恰当的动机，去善用内在守望者已做好的一切准备。一旦一切准备就绪，下一步便是放松并让进入光明的体验充盈身心，同时信任内在守护者始终睁着警戒之眼以防不测。

一如既往，这些模式将在人际与社会层面重现。在与他人关系中，有时对方认为适合进行灵性活动，也就是某种内在工作（或者冥想），以寻求与造物者的合一。若此人正在表达笃信者，他们往往天真地没有意识到从事此类工作的风险。正向极化的笃信者渴望立即投入其中。此时，我们往往适合接受邀请，相对于对方的笃信者而成为守望者，关注那些确保灵性工作正确聚焦并阻止不速之客的技术细节。同样，当一个朋友扮演守望者的角色，试图将我们带入仪式性仪轨与灵性空间的精心建构时，他们通常是在邀请我们成为笃信者。这时，（若有共鸣）适合信任对方已将细节与防护布置周全，任由被吸引进入光明的感受全然占据我们。也就是说，当他人承担起灵性工作的保护时，我们便更能自在地允许自己单纯地沉浸于体验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共鸣始终是笃信者与守望者的指引之光。笃信者必须既信任光明，也信任寻求光明旅程中的伙伴，正如守护者必须信任自己是一个真诚的守护者。

在社会层面，我们无法援引任何突出的、正向极化的笃信者与守护者之范例。社会群体几乎总是与这一理想相去甚远。一个扮演守护者的群体在社会中默默无闻，隐藏于平凡的外表之下。那些表达混合型守望者的灵性团体却极易识别：几乎所有灵性组织都落入此类范畴。灵性寻求者，即社会层面的笃信者，纷纷涌向这些机构，希望在自己的灵性旅途中寻得引导。他们感受到造物者的吸引，但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因此便将这些灵性组织视作一位守护者，指望获得帮助以走上自己的路。但几乎如钟表运行般必然，这些组织终将堕入

金钱、地位与权力的诱惑。在社会层面从事灵性工作已足够困难，但想要在不丧失极性、不将笃信者引入迷途的前提下，以此工作为生，则难上加难。

32. 灵性的形意者



从 Ra 将两条可行的道德路径对应到塔罗意象的这一视角来看，在所有塔罗图像中，对这张牌的误解却是独特的。除了最后一图（奥秘#21），这张图像上面的符号所表示的体验模式，是所有塔罗图像中最为积极、最为喜悦的。图中没有任何危险或伤害性元素。因此，评论家们在[普遍假设只存在一条可行的道德路径（右手路径）的]前提下，便将这张图的喜悦视为成功走在右手路径的象征。这种倾向被新近出现的另一种[将 22 张图像解释为一个线性进程的]倾向所加剧。由于此牌在序列中出现得如此靠后，似乎太阳应该代表自我与自我的终极融合，即炼金术婚礼(alchemical wedding)。我不会否认这些符号所表达的快乐与喜悦，但正如 Ra 对原型的教导所建议的，我将通过两条路径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符号。在《Ra 接触》中，Ra 对这张牌的阐述极少，但（在 80.17 中）他们描述这一角色为：“灵性的形意者是那鲜活的实体，它放射或吸收太一无限造物者的爱与光，放射给其他(实体)或为了自我而吸收。”因此，根据 Ra，对这些符号的解读必将与塔罗传统分道扬镳。

符号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一圈花朵中央，男人在女人右侧，女人在男人左侧。他们手牵手，彼此凝视。男子胸前绘有飞鸟纹饰；而女子胸前则饰有一个安卡十字。他们上方，太阳光芒万丈，太阳内部是一枚林伽－尤尼（Lingham-Yoni，性结合）符号。两人衣着轻薄，面容青春焕发。

胸前绘有飞鸟的男性形象，与先前我们在心智的经验（奥秘#4）中看到的是同一意象；同样地，胸前有安卡符号的女性形象，与我们在心智的赋能者（奥秘#2）中所见是同一个。这些意象可能暗示这两个人像分别是有意识心智与无意识心智。但我认为并非如此：这一原型中可获得的体验并非心智层面的——它不具有概念化、逻辑结构或叙事关系的特征。另一种解读是二者代表的是灵性复合体的两个面向：透明的（男性原则）与隐藏的（女性原则）。他们虽然是与之前相同的形象，在这里却代表了被遮蔽的灵性的两个面向，而非被遮蔽的心智。飞鸟表明，通过灵性的男性原则的活动，内在的见证者从地面飞向与造物者的合一。同样，安卡十字则表示，借由被罩纱遮蔽的投生经验，女性原则的力量与丰沛资源从造物者的无限界域一路传递至显化之中，并回归。

花环显然是一个灵性圆环，它勾画出神圣界域与尘世空间之间的边界。两人站立于灵性圆环之内，表明从灵性复合体的视角来看，整个生命皆在神圣界域中展开。它由花朵构成，昭示了灵性体验的自然之美、丰饶多产与优雅。

此二人在阳光明媚的自然环境中牵手相依：他们在野餐。我曾问过一位锡克教的朋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去跳舞吧(to boogie)。这个看似轻率的回答，意在表达与造物者深度接触的体验，感觉就像把整个生命都看作一场派对。灵性复合体的本质就是去享受生命，“感受活着”，正如我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在这种状态下，工作不再是负担，而是乐趣；人际交往不再寡淡，而是甘美。在此，我们看到原初的自我与他者（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透明的与隐藏的）共同欢庆。

思考 Ra 的一段话（19.17）：“有些实体爱那光。有些爱那黑暗。这件事的重点是：有独特的、无限各式各样的造物者，在经验中选择并玩耍着。好比小孩子去远足野餐。有些小孩享受野餐，发现太阳是美丽的，食物是美味的，游戏新鲜有趣， 在造物中喜悦地发光着。有些则发现夜晚是可口的，他们的野餐是：其他实体的痛苦、 困难、苦难，以及检

视自然的乖张处(perversities)。他们享受不同的野餐。 所有这些经验都是可得的，由每一个实体的自由意志去选择玩耍的形式，愉悦的形式。”

这段引文揭示出：我们眼前看到的野餐不应[如评论家们常做的那样]被解读为根本上属于右手路径的体验。我们在此看到两个选项，一如往常，每一个分别由图像两侧之一代表。一种容易出现的倾向是将男性原则解读为右手路径，女性原则解读为左手路径。但我发现这种解读没有揭示任何有帮助的内容。更有帮助的思路，是考量前四个原型，即形意者的四个器官。这些原型中，我们看到女性原则被揭示，看到具有[被遮蔽的灵性信心的]纯粹驱动力量之男性原则被呈现。在灵性周期，左手与右手路径之间决定性的分野，在于[透过被遮蔽的灵性而散发出的]内在之光被如何使用。在右手路径上，男性原则（透明的灵性）接纳她运动的方向，并引导她沿路前行，协助她抵达她自己选择的愿景。在左手路径上，男性原则掏空并接管女性原则，将其作为执行他自身意志的容器。因此，在右手路径上，男性原则辐射自己的光来协助女性原则；而在左手路径上，女性原则将自己的光献祭给男性原则的目标。

因此，二人牵手凝眸的意象兼具正极与负极的解读。这种肢体语言寓意尊崇。牵起他人的手并凝视对方的眼睛，是一种放下自我、尊崇对方于自己之上的行为，是一种在他人之中消融自我的表达。由于男性原则代表着原初的自我，这个意象似乎本质上地必然属于右手路径。但若将其反转，从左侧视角来看，那么这就变成了原初的他者（女性原则）在尊崇原初的自我（男性原则）中迷失自身。因此，我们看到在灵性中，两条路径被揭示为在根本上互为镜像、互为倒影。尊崇女性原则会产生一个和谐、接纳、充满爱的世界，因为她内在承载着一个隐藏的真理：一的法则本身。另一方面，尊崇男性原则则会产生一个规训、控制与压迫的世界，这是由于拒斥了女性原则所蕴含的终极隐藏真理。简而言之：尊崇女性原则将实现罩纱两边的平等，因为女性原则是[隐藏在罩纱后的]实相之真理的活生生表达。尊崇男性原则将导致女性原则被征服，因为那真理本身对男性原则是隐藏的。那么，在右手路径上，我们尊崇女性原则，而她在被尊崇时自愿禅让王位，因为她更乐意与男性原则平等相待。

最后，太阳一如既往地代表同时存在于内在和外在的理则。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径，它都以支持之光照耀，为[以纯粹之心去追求的]第三密度体验，提供它的爱与光，无论右手还

是左手路径。在任一路径中，恒常进行中的灵性体验，是灵性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永不停止的、无上欢喜的交融。

角色：庆典者 The Celebrant

灵性的形意者这一角色比较难以描述。考量灵性小周期所描述的灵性复合体之经验性元素。女性原则的黑暗被有意地隐藏，因为它是被视为禁忌的。在这个被隐藏的状态中，灵性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彼此对立，却彼此困锁。突然间，灵性之光将那禁忌的真实本质向男性原则揭示出来，打碎了将他们双方困锁在黑暗中的锁链。作为回应，暴露的灵性之女性原则感到被向前牵引，进入引力吸引的某个方向：她要么卸下伪装，允许真实的自己被看见；要么灵性崩溃，自暴自弃，屈从强制。看到女性原则的境况，男性原则将选择：要么挽起她的手臂，帮助她更加真诚地释放内在之光；要么趁虚而入，诱捕她为奴。这些便是灵性的形意者的内部动态。它们同样也是派对中的戏剧性动态的典型写照。当我们在庆祝的氛围中放纵欢娱时，狂欢会使我们的内在魔鬼显现于众人面前，那些[我们曾对自己和他人隐藏的]面向暴露出来。我们与派对上的同伴们，要么护持脆弱者，要么利用他们。

可以说，灵性的形意者这个角色所代表的自我，本身就是一场鲜活的派对。请注意，我对“派对”一词的解读是广义的，包括任何一场旨在共享欢娱的个体聚集。一个派对总是具有它的氛围。我们一经踏入场域，便立即感受到一个派对将是什么氛围。一个派对的氛围，将决定在场的人们如何应对[魔鬼暴露时所上演的]戏剧。若我们在派对中的朋友和同伴是有爱的、支持的类型，那么，无论我们揭露出怎样的内在魔鬼，都无法动摇他们对我们的爱。于是，这种暴露反而使派对的参与者们比以往更加紧密相连。他们在彼此面前卸下伪装，帮助彼此[尽可能纯粹而深刻地]成为真实的自己。这样的氛围阻止参与者利用弱者，不仅因为这种行为在社交上被贬斥，更因为派对的氛围具有感染力：身处一个支持性环境的感受，会进一步强化派对参与者彼此护持的意愿。

因此，对灵性的形意者这个角色最恰当的理解，是其具有一种特有的、富含感染力的气场。我称这个角色为庆典者。这个词通常是指仪式性仪轨中的主礼人，但我在此赋予它更广义的内涵：它是一种每时每刻庆祝生命之喜悦的存在状态。庆典者无须完成任何特殊任务，也不关心任何成就。庆典者来了就起舞。他们完完全全活在当下，被吸引的人们对庆典者

之所是感兴趣，并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对庆典者而言，喜悦的体验与神圣的接触完全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对庆典者而言，每一个片刻都是神圣的，而是说神圣总是以喜悦的样貌呈现。或者一针见血地说：神圣是通过喜悦之表象而被识别出来。庆典者享受第三密度的生活，享受通过第三密度生活来体验造物者之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气场已朝某一方向纯粹极化；这仅仅意味着庆典者有一种气场，并乐在其中。一个纯粹极化的气场，必须经过转化的千锤百炼。庆典者无法改变自己的气场；他们只能活出自己的气场。

层面

在个人层面，庆典者便是我们个人自身的气场。这种气场，是造物者之光穿过我们的灵性的催化剂与经验进程后，所整合并显化出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以特定的方式处理内在魔鬼及魔鬼的袒露，我们处理这一切的倾向性，便构成了[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随身携带的]个人振动印记。正如无意识心智中的隐秘思想不可能完全隐藏，即使对他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深层本性[无论是否已经朝某一方向极化]也同样无法对他人隐藏。我们作为人类的道德品质始终展示在外，他人在与我们交往时可以感受到它。这就是我们的气场。这就是灵性的形意者。

当我们在与他人关系中，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的灵性存在状态时，人际层面的庆典者得以表达。这经常发生于当有人登门拜访我们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进入并表现出我们惯常的存在方式，向他人揭示我们是如何[在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中]体验并获得愉悦的。我们作为灵性存在之本真样貌，便体现在我们如何与他人交谈和接触、如何对待小动物、如何布置自己的居所等等。或许我们有时会从伤害他人中获得快感；或许我们有时[会从帮助他人感到安全中]获得喜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振动印记，带着他们独有的种种道德倾向之混合形态。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我们向他人散发出的气场，一种通常具有道德混合性的气场。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作为团体或社群代表试图吸引他人加入时，并非凭借任何特定的外在行动、共同信念、价值观体系甚至引起好奇，而是凭借彼此之间在能量层面上的契合，此时我们表达社会层面的庆典者。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层面的庆典者，我们吸引（或排斥，

视情况）他人，仅仅是因为对方喜欢（或不喜欢）和我们在一起。社会庆典者的作用是带大家一起嗨皮。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如 Ra 所言，这一角色的本质在于：要么辐射造物者的爱与光，要么吸收造物者的爱与光。这是我们在表达庆典者角色时，在可运用的光谱上的两个极端。右手路径的庆典者是一只独角兽。他们将使他人感受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自己。仅仅靠近独角兽即被赋予力量，因为独角兽之本性中的魔力会感染他人。独角兽深刻且彻底的自我接纳，以及向外辐射造物者之光的能力，使得他人与独角兽的振动同频。唯一会对独角兽产生反感的人，是那些已经投身左手路径的人，这些人认为如此彻底的自我接纳令人作呕。

左手路径的庆典者是吸血鬼（或魅魔 Succubus、梦淫魔 Incubus、鹰身女妖 Harpy 等等）。这一角色在所有外在层面上极具吸引力：一个人被完美打磨成他们意欲成为的样子。吸血鬼有多迷人就有多可怕。进入其气场者，立刻感受到吸血鬼的磁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诱使他们放弃自己偏好的振动状态，转而进入吸血鬼的振动状态。如果某人原本不会沉溺于压制与伤害他人，甚或伤害自己，吸血鬼的传染性能量使其与某种视角对齐，从中他们能在这些行为中找到快感。受害者自愿将自己献祭给吸血鬼，因为吸血鬼的快感在某种程度上与将被献祭的受害者的快感一致。

混合极性的庆典者[无论其试图正向极化或负向极化]总是处于个人崇拜的中心：他们是“假上师”。这里我们看到多数人经历的那种普遍的灵性困惑。他们感到被假上师提升、关爱、接纳与支持，但他们也感到被利用、否定、控制与剥削。这些矛盾的感受不会同时发生，而是在与假上师互动的体验中交替出现。这个角色的灵性表达从根本上是混杂的，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不论这种表达多么混杂，它依然强大并具有影响力。跟随假上师的人，往往会与其能量共振，传播相同的灵性混淆，并延续那些[使人们依附于假上师的]同样的旧有虐待模式：今天是爱的轰炸，明天是公开羞辱；此刻慷慨赐福，紧跟榨取与奴役。

表达混合极性（或扭曲？）的庆典者的另一种方式，是借由痛苦来表达。这一原型通常被归类为一种喜悦的体验，但喜悦仅代表右手路径极化版本。庆典者是灵性愉悦的造物。他

沉浸在生命体验之中。但庆典者的喜悦取决于其气场。“痛苦喜欢有人陪伴”这个俗语，描述的正是沉浸于精神苦恼或欢愉缺失之人。沉溺苦楚的庆典者将吸引同频者，如其他类型庆典者一样传染性扩散其气场。

引导冥想

太阳

没有什么事是非做不可的。没有什么地方是非去不可的。

你正是你应当存在的样子。

你在移动吗？那么你只是处于运动之中。

你有渴望吗？那么你有感受。

你生命中应当存在的一切，都在这里。当你抓取，当你抗拒，你只是延迟了注定。

“你是谁”与“你想成为谁”之间没有距离：唯有改变不变，每一个当下有一个全新的你。

你与造物主之间没有距离。此时此地都是神圣的。整个宇宙就是你的神奇魔法世界。

。。。

找到你存在之核心。

就像小心翼翼地种下一颗种子，并为它浇水一样，用心中的温暖滋养这个核心。感受它开始生长，缓缓展开，发出新芽，涌现出来。这个核心安住着你最深层的自我。

你是否与这个核心保持同步呢？

。。。

想一想某件事让你感觉不对劲。也许是你对亲人说的刻薄的话，也许是生命中某个人你不想再看到，也许是你需要辞掉的工作。

像一个醉汉瘫坐在酒吧的高脚凳里，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感受中。感受身体莫名紧绷，仿佛完全不听使唤了。感受呼吸急促，全身发冷，当你还在为这些不对劲的事烦恼。

与它共处。

什么在你心中浮现？为什么你在对抗它？

。。。

现在，想一想某件事让你感觉特别合意。也许是你的爱人、你的事业、一个个人计划，或者家中的某个特别空间。

无论是什么，完全沉浸其中。

感受你的呼吸变得深沉，肌肉松弛。感受你浸润在合意的感觉中，如同浸润在温暖的阳光中。

没有挣扎，你只是成长、绽放，成为那颗蜷缩的种子——你的核心——展开的样子。

你的生命本已拥有了完美和谐，感受那平和、宁静和喜悦。

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决定或选择，除了一个：你是否将与你的核心同步存在？

33. 关系十一

特质：陪伴 Company

旅者从不孤单。无论去往哪里，她皆通过自我及他者自我，与造物者为伴。旅者始终临在于自身，因为她恒常注视自己的客观自我。在灵性周期中，这个客观自我，是客观自我与其所选环境的整体共振印记。我称这种关系为陪伴，因为旅者对一个灵性界域的造访，就是与该界域的存有为伴。旅者是庆典者派对上的一位客人。由于庆典者分享爱与光的方式具有感染力，旅者一旦进入庆典者的灵性能量网络，就会把这能量网络视为自己的。她生活在同样的灵性圈层内，秉持相同的虔敬与不敬态度，如同庆典者所固有的那样。庆典者即庆典者之所是，他向所有身处其圈层的同伴分享这种根本特质。庆典者向旅者分享自己的存在特质，既向她展示生命之喜乐，也鼓励她享受生命之喜乐。虽然我为指代清晰而使用性别化代词，但这不是一个具有性别属性的关系。这是跨越罩纱两边的关于身份认同的关系；而不是[就自身而言]试图穿透罩纱的关系。庆典者希望向旅者展示如他一般生活的喜悦：这是一种近乎福音布道的关系。无论是走右手路径还是左手路径，分享[一个人的基本生命视角]的行为都是一种服务，因为路上更多的同伴使得一路前行更为轻松，即使

在左手路径上，亦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庆典者试图向旅者推介自己的存在方式，展示此方式为何优越。因此，如同旅者的所有关系一样，这是一种教学关系。

在这段关系的初期阶段，旅者生活在庆典者羽翼的庇护之下。她理解庆典者享受生命的方式（无论是通过支持、虐待，或是最常见的两者混合）是客观上正确的享受生命之道。换言之，旅者无法想象以任何其他方式生活；她无法想象自己以不同于庆典者的方式来获取快乐，因为她把他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的。庆典者在[如何享受人类可得灵性能量的]精微细节上经验丰富；他向旅者展示[她未曾设想过的在体验中]享受欢愉之法。

最终，旅者将逐步掌握庆典者传授的那种振动印记。她对此不再陌生；在庆典者的灵性界域中，她已了然自己的定位。随着熟悉度的增长，庆典者在她眼中的形象越发缩水，不再是初见时那般伟岸的存在。她开始对他的娱乐方式感到厌倦，因为其各种欢愉间的根本性矛盾已经开始向她自行揭示。她可以洞察到，庆典者在人际关系中[沉溺于无偿给予与狡诈索取]的双重倾向如何在他心中制造了痛苦。他获取生命欢愉的方式给他带来了本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他能够舍弃其中一类而选择另一类。但是，庆典者只能成为庆典者之所是，他无法改变自身的这一点。看到这一根本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给庆典者[体验造物者本然喜乐]的能力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她对他心生怜悯。她看见其整个存在方式特有的悲剧，却对此无能为力。于是，旅者收拾行装，在她的旅程中再次出发。

正如所有形意者-选择关系中的情况，旅者并不能一走了之，即使她想这样。从此处通往下一个形意者的旅程充满艰辛，跨越其间的阈限需付出相当的努力。随着她对庆典者的失望不断加深，蜕变原型逐渐开始活跃起来。

何时成为角色

在个人层面上，庆典者是一种[以特定的方式参与到灵性的赋能、催化剂与经验进程中的]稳定倾向。当我们的魔鬼通过一次令人目眩的启示而暴露出来，我们会以相同的方式、始终如一地回应这一事件，这种回应正落在道德极化光谱的某个位置上。这一回应方式的特征，表现为我们如何沉溺于道德光谱上可得的欢愉。灵性体验中特有的戏剧性启示，是邀请我们去享受意识的道德极性状态。每当我们身处这种戏剧性展开中，实为观察自己道德快感之所在的合适机会。此时，成为内在的旅者是恰当的。行走于道途，要求我们一遍又

一遍地与自己拉开批评性距离，从而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转化。但内在旅者只有在我们仍然身陷[正在展开的]事件之中时，才能发展出批评性距离。旅者拥有细致觉察的能力，既能觉察我们汲取世间欢愉的方式，亦能识别[我们特有的应对方式中的]矛盾之处。旅者临在于并专注于她正在享受的事物，这使她能够觉察自己究竟对什么越来越不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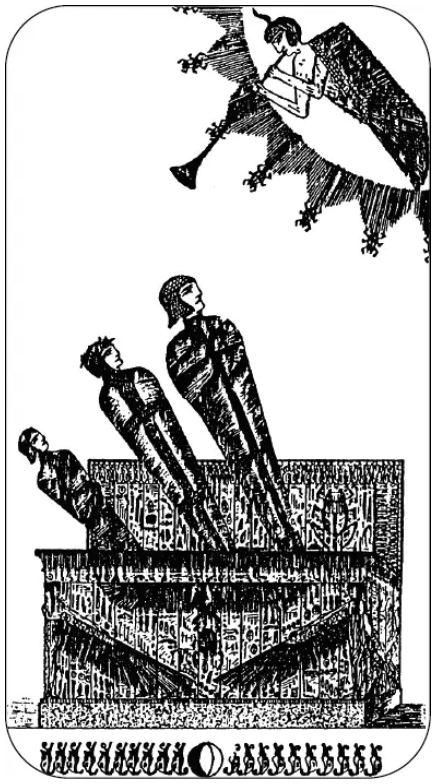
从这个关系的另一面来看，内在旅者是主观见证者，临在于那些[在其觉知中展开的]灵性现象。虽然与客观自我发展批评性距离是成长的必要部分，但认同于客观自我同样不可或缺。见证者必须首先诚实地与庆典者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使得观看的“我”与被看到的“我”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然后，在见证者收集完庆典者[此轮迭代之特定振动中]的所有经验之后，见证者与庆典者之间的批评性距离将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然而，如果旅者从未进入其自身的灵性体验，那么成长与转化的进程永远无法启动。如果我们发现内在见证者处于[和人生喜悦]脱节的状态，无论该喜悦是负面（如幸灾乐祸）抑或正面（如同理共情），此刻适宜成为内在庆典者。内在庆典者沉溺于此般道德欢愉乃其本性使然；临在于这些情感状态无需任何努力或刻意。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自己的内在演化，我们的见证者需要向庆典者提供的所有功课全然敞开，并相信批评性距离终将在沿途某处发展出来。

在人际层面上，有时某人以迷人的生之喜悦(joie de vivre)状态打动我们，我们钦慕他们表现出最深层面的真实样貌与鲜活的生命力。这种钦慕标志着我们内在渴望认同他们，去学习如何像他们一样感受生命活力。如果我们确实感受到这样的钦慕，此时适宜成为[与对方关系中的]旅者。这种对他人[自然表达生之喜悦]的倾慕之情，表明他们身上有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进入旅者角色将使我们变得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旅者本质上无法自我觉知，正如眼睛无法看见眼睛。反之，旅者看向庆典者来发现自己。如果我们真正想要感受以他人的方式享受生活，这是必要的意识框架。

同样地，有时他人被我们所吸引，纯粹是因为我们本然的存在方式，而非其他任何原因。他们在我们身边感到更有活力，并希望持续这种感受。我们很容易将此类人视为恼人的害虫，因为他们在享用我们的个人能量。但如果我们进入庆典者角色，那么这种陪伴就受到欢迎，因为旅者的出现使得庆典者能够放大自身的情感状态。旅者是观众，如果没有观众，庆典者的演出就缺乏意义，也因此没有感染力。

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常常可以在艺术表演和观赏性体育运动中看到庆典者-旅者关系。在这些场合中，庆典者并不存在于表演的故事线之中，也不存在于特定外部行为背后的经济链或因果链里。庆典者存在于活动的整体氛围之中。有些现场表演，仅仅由于表演者们集体的振动配置，便引导我们沉浸于他人的苦难与屈辱之中。另一些现场表演，只是因为表演者个体的道德取向，便带动我们沉浸于分享与接纳的感受中。无论我们身处哪种表演，进入相应的角色是适宜的。成为庆典者并不要求我们已然道德上完美（即纯粹极化）；我们只需诚实地呈现出[与道德戏码相关的]自身深层情感状态。反过来，成为旅者则要求我们允许自己被[他人表演中的灵性特质]深深打动：我们感受他们的感受；我们的灵魂映照他们的灵魂。社会层面的庆典者[通过表演]为他人创造难以忘怀的体验——不是靠伪装或演技，而是通过将自己的深层情感状态融入到表演之中。例如，音乐家是否成为庆典者，区别在于他演奏的是富有灵魂的音乐，还是缺乏灵魂的音乐。

34. 灵性的蜕变



符号

三个人类形象从一具敞开的石棺中升起，他们全身紧紧缠绕着裹尸布，以至于四肢无法动弹。第一个出现的是男性，第二个是女性，第三个是儿童。在画面左上角（以人物的视角为准，以观者视角是右上角），一个头上燃着一缕火焰的有翼形象，朝右下方吹响号角。光线从吹号者身上发出。在此图像的多数古老版本中，一面绘有十字的方形旗帜悬挂在号角上。石棺上装饰有圣甲虫。

评论家们对这幅图像大致有两种常见解读。第一种解读与它的传统标题“最后的审判”吻合。在这一解读中，根据基督教神学，它代表诞生于天堂般的来世。由于这种解读未能体现第三密度内的任何元素，我视其为该图像的最高宏观层面解读，也是最没有帮助的思考路径。另一种常见解读认为这幅图描绘了灵性的重生，这一解读与我的思路吻合。

男性与女性人像，一如既往地代表人类经验中被遮蔽面向与透明面向。儿童则象征着当具有性别属性的两个面向最终相互融合时，他们转化而成的统一灵性体。这个孩子当然是双亲结合产生的后代。三人都被束缚、无法活动，这表明在这一原型的能量中，处于全然无能为力的状态。唯一可行的动作就是停止挣扎，只是允许这个过程发生。

石棺本身呈矩形，代表着物质幻象。或许有人会认为石棺开启、人物从中浮现，意味着脱离幻象。再次说明，我认为尽管此解读正确捕捉到了该图像涵义的最高宏观层面，但未能穷尽其义。物质幻象是一种受限的体验。人类身体限制了灵性的能力，而灵性的自然状态是无尽的自由。我们被脆弱、有心无力、短暂寿命，以及精心设计的分离幻觉所束缚，这些都是第三密度的特征。石棺代表所有这些限制。从石棺升起，并不是摆脱限制。这是灵性周期，因此浮现的人物并非身体或心智——他们是灵性本身。身体始终是身体，在复活前带着所有相同的第三密度限制，但灵性不必受那些限制的束缚，它始终可以接触到太一无限造物者的永恒影响力。灵性持续为身体赋予灵魂，但一俟复活，便不再感觉被困于其中。

绘有十字的方形旗帜重述了前面对石棺的解读。方形象征物质幻象，十字代表在第三密度中牺牲的必要性。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向右转、向左转或照原路继续直行。因为在两种道德极性间作出选择是当下之存在的基本主题，因此这三个选项是仅有的可选

项，选择其一意味着舍弃其他。所以，即使复活之后，在受限的世界作出选择的必要性并未消失。作出牺牲后，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

圣甲虫体现了这一原型的循环性特征。圣甲虫是一种蜣螂。古埃及人将其与延续和复活联系在一起，因为蜣螂会在粪球中产卵，新孵化的幼虫出生时便被食物所环绕。因此，圣甲虫独具辨识度的行为围绕着产育下一代的循环进程展开。灵性的蜕变不是一劳永逸的现象。它周而复始地发生。

吹号手自彼岸发出召唤；它是[深入灵性复合体并将其向自身提升的]太一无限造物者本身。那放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新世界，以意义与目标将其充实。吹号手的召唤将木乃伊状的身体拉出墓穴，掀掉棺盖。号角指向卡牌的右侧极为关键，因为只有那些走右手道路的人才能听见这样的召唤。左手路径极化者对超越自我的任何影响皆封闭，因为那些影响[被视作虚幻或不值得期待而]被拒绝。在右手路径上，我们被超越自我的存在召唤；而在左手路径上，我们必须召唤我们自己。这使得左手路径上的蜕变陷入困境：当一个人被捆成一颗粽子时，要如何依靠自己掀开石棺？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走左手路径所固有的困难。

角色：先知 The Prophet

这个原型的角色关乎最深层次的灵性召唤。虽然卡牌图像强调的是转化的最终结果，但石棺开启之前的阶段对理解这一原型同样重要。灵性召唤响起的背景，正是我们处于活死人的状态。在从墓穴升起之前，我们被封闭其中，受困且无力逃脱。我们并没有在身体或心智上死亡，但对灵性而言，我们仿佛已经被活埋。没有兴奋，没有喜悦，情绪呆滞，完全摆烂，生不如死。我们在灵性的坟墓中躺平，只等身体死亡，常常绝望地希望死亡越早降临越好。这种活埋状态可能表现为临床抑郁症，前提是这种抑郁并没有潜在的神经系统或荷尔蒙原因。这种活埋状态所具有的空虚与无意义感，通常没有明显缘由。我们只是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欲望。

须知，墓穴正是物质世界。被困墓穴，就是被困在物质世界。感到被困于物质世界的方式因人而异。无论身处何境，我们都感到受困于物质身体的限制、此世投生的限制、无可逃避的责任的限制。这些限制绝无可能消失，那么问题在于，感到如此困顿时如何继续生活。

我称这个角色为先知，因其经历了圣经中的先知们所经历的孤立与折磨。当我们称某人为先知时，往往是以回顾的视角：我们只看到最终结果，却未见其[被广泛承认为先知前]所经历的艰辛。通常，先知们在世时并未获得荣誉与尊重。他们被当作怪人而排斥在外。灵性被活埋的活死人状态正是先知生涯的必经开端。在这个角色的初始阶段，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因为一切都无所谓了。先知曾经喜爱的一切，不再能令他兴奋。先知的欲望在眼前消散，灵性的寂静降临。只有在这种灵性活埋的状态中，召唤才能够被听见，因为物质享受和人伦之乐的喧嚣会淹没召唤。

但先知的困境并不会因听见召唤而结束。一旦识别并理解了召唤，下一阶段便是抗拒。这个召唤要求先知彻底重新安排其获取生命愉悦的方式：它召唤他们在左手路径或右手路径上趋向更纯粹。当先知明白所被要求之事时，他们会犹豫退缩，因为这与社会所接受的处世之道背道而驰。回应这一召唤将遭到社会的鄙夷。此外，先知往往会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落在自己身上的]灵性召唤。圣经中的先知们经常拒绝造物主的召唤，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成为造物主的仆人。这项需要他们的任务似乎远远超出了他们自身的能力。召唤中呈现的选项，并非在左手路径与右手路径之间的选择。而是先知听见某一条路径的召唤，他可选择要么接受，要么继续留在墓中（即中间之路）。

听从召唤，只需持续倾听。就行动而言，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随顺那股流动前行，让它带着我们进入正在召唤我们的事物之中。图像中，男性最先浮现，因为灵性的男性原则最有可能阻碍蜕变。这一部分自我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以及试图投身灵性工作的危险。我们能够清晰接触到的自身灵性之小小切片，往往会抗拒召唤——要么将其屏蔽，要么试图[借助那些陈旧、熟悉的娱乐]复活过去的生活方式。这些当然都不会奏效。先知必须允许转化发生。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石棺的盖子便会开启，一个[充满崭新与迷人的欢乐的]新世界将显现。

层面

在个人层面上，当我们开始直面生命中那些完全无法改变的方面时，我们表达了先知。这可能是身体残疾、难以逾越的财务困境、未竟之梦，或是永失所爱。以石棺出现的物质幻象，代表了某种无可奈何、无法改变的事物。我们可能一直祈求改变它的奇迹出现，但最

终我们必须学会[在无法改变的限制中]依然热爱生命。这并不是当作限制不存在，而是快乐地活在限制中。[19] 内在的先知必须舍弃水中捞月的执念。尽管在灵性的催化剂原型中，在看似绝望时保持信心揭示了前方道路；而在这里，此等信心反成阻碍。在内在层面，我们通常将这一角色的重生阶段表达为发现新的快乐之源、新的生活意义、新的目标。

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通常在关系的危机时刻表达先知。在这种表达方式中，关系中双方各自呈现出先知的一面：一方为男性原则，一方为女性原则。正如灵性原型的常态，这种关系是深度并行的：双方都体验到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享受这段关系，也都被无力逃脱现状所困。双方的区别在于，一方在开关系的倒车，将这段关系困在坟墓中，而另一方则被[那个拒绝改变的人所带来的]重压卡住。这种情形在无欢无爱的婚姻中最为显著，双方仅仅因为彼此依赖而彼此忍受。他们的关系不是仇恨彼此（如魔鬼原型中的情形），毋宁他们只是对彼此感到彻底的乏味。一切都是例行公事，一切都了无生趣。解决他们之间的死寂的方法，通常不是通过任何外在的改变——他们并不需要分开。而是允许他们自己对生命之喜悦的开放度发生转变。允许自己被从活死人状态中召唤出来，将使这段关系（那个孩子）得以诞生于全新的、不可限量的存在。

此关系的社会层面是人际层面的放大版本。一个组织曾经激情四射、全力以赴，现在却老态龙钟、梦游般地重复着日常程序。组织早期所具有的生命热情与活力如今已消失，每个人都盼着煎熬早日结束，尽管他们仍依赖于它的继续存在。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如卡牌的图像所示，右手路径的先知等待[来自超越个体、超越投生自我的]召唤。我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概念。在左手路径的圈子中，向更高力量敞开自我被认为是右手路径最具辨识度的特征。由于第三密度的罩纱机制，内在见证者（旅者）始终只能从个体、投生自我的视角注视实相。旅者的蒙眼布阻碍其看见一个更广阔的真相：自我与太一无限造物者本就是一体的。旅者充其量能够（通过心智）相信合一，（通过灵性）感受造物者的临在。然而，作为第三密度的存有，我们将始终被限制在我们的投生视角，仅仅偶尔获得启示的

[19] 译注：译者承认在这里并未完全遵循原文，而是做了扩展，实际上加入了个人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做个标记。原文：This isn’t living joyously despite the limitation, but living joyously through the limitation.这并不是不顾限制仍然快乐地生活，而是通过限制快乐地生活。

灵光闪现。无论那些自称开悟的人如何宣称，与造物者完美合一的体验众所周知是短暂的。即便在这些体验之中，自我与造物者合一的感受就像是自我消融于造物者的浩瀚之中。正是“自我消融于造物者中”的这种观念，是右手路径接触造物者的一种表达，此观念捕捉了自我视角（内在旅者）与超然造物者的区别，尽管合一的感受是此类神秘体验的特征。只要我们谈论“一个可能令人融入其中的造物者”是说得通的话，那么，这个造物者就是超越个体自我、超越投生自我的源头，右手途经的先知等待着来自这个源头的召唤。

右手路径的先知自身无能为力。个人意志和动力显示先知的肉身并不具备任何特殊能力。他如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具有创造力和才干，但他所有努力[都因身体技能与心智敏锐度的限制而]被折损。再者，但凡他[动用个体、投生自我的资源]独自完成之事，都已经被他自身那些隐藏的欲望所染污。即便他一心想成为右手路径上的道德纯粹之典范，他所有的个人成就看起来都是其自身混合极性的表达。正如基督教的说法，他永远活在罪中，没有尽头。面对[一心成为心之所向的]可能性破灭，先知的活埋体验是对自身存在状态的绝望或抑郁。所有生命中的欢愉都已坍塌，变成[对绝无可能如愿生活之]冰冷哀悼。于此境地，如戒瘾十二步疗法的前三步所示，他承认自身无能为力，将生命掌控权让渡于超越自我之造物者。每一个蜕变原型都涉及放下一些东西，以使角色可以继续前行。在这里，右手路径的先知必须放弃“他拥有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之妄念，乃至“尝试行使掌控必有获益”之错见。在墓穴之中，他必须学会完全信任造物者。当他找到了这种信任，召唤将响起，墓穴将开启，造物者的更高意志将充盈其身，授予他沉浸生命欢愉的全新方式。对造物者的信任要求先知放下[对物质世界之限制的]所有情绪，接纳（*这个事实*）：这些限制就是现实中的铁律，直至身体复合体消失，它们才会消失。我的合气道教练的师父曾说过一句话，我认为它捕捉到了右手路径中灵性蜕变的精髓：当生活递给你柠檬，学会爱上柠檬。

左手路径先知的路途相对更难行走。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存在是超越个体、超越投生自我的。没有什么更高力量存在，纵使有，他也毫无意愿将自己消融于那个更高的力量。在左手路径中，活埋的体验并非个人无能为力的感受或远离造物者。它是先知[由于自身的弱点与缺陷而]被他人之手造成的灵性伤口的剧烈溃烂。他人对他施加的威权，以及他们从他身上榨取的能量，由此郁积成[愤怒与自我憎恶的]肿块潜伏在他内在。这种灵性上的溃烂将不断持续，直到他内心激起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他想终结自我憎恶的循环，那么他

内在的某个部分必须一劳永逸地死去。正是这种[粉碎内在软弱、彰显碾压对手之力量的]意志，召唤他走出墓穴。你可以想象此般场景，木乃伊般的男性原则自我撕碎裹尸布，以毁灭性一击破棺而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为克服和粉碎自身内在弱点而激发出的]意志，在文学与电影中常被塑造成一种英雄式的有德。我们崇拜这种左手路径的理想，却未能辨识其本质为负向极化，正反映出我们这个世界深刻的道德混乱。

练习

坟墓是你在物质世界中无法改变的事物。它是那堵你不断用头撞击的砖墙，只因为你无法接受其唯有在属于它自己的时候才会倒塌。它是生活递给你的柠檬，你拒绝接受它本来的味道，于是不断加糖来制作柠檬水。听见打开坟墓之召唤的方法，是承认你就在坟墓之中。只有在静默中，你才能听见召唤；这意味着你必须停止对抗物质现实不可撼动的性质。对生命中那些坚硬的限制，你需要的不是忍受，而是庆祝；其方法如同学着喜欢某种食物一样，学着喜欢它们：全神贯注于其存在，学着把它看作是令人愉悦和有吸引力的，而不是令人反感和厌恶的。这并不要求你降低与他人之间辛苦建立（或许迫切需要）的边界。我们生活中的限制，并不是直接由他人恶意强加于我们的。永久性伤害，即使是由他人造成的，一旦降临到你身上，便不再听命于那个人。它已成为必须去面对的独立存在。学习去喜欢生活中的那些坚硬限制，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改变自身品味是一个神秘的过程。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必须完成的工作。那么，你的柠檬是什么？你曾如何尝试制作柠檬水（容忍柠檬）而非学会享受柠檬本来的味道？你的砖墙又是什么？如果你接纳自己不具备推倒砖墙的力量，会发生什么？

引导冥想

召唤

什么在召唤你。

它隐藏在你的视线之外。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甚至想象不出它是什么，但你感受到无法逃避它。

你这一路上走的每一步，虽然充满信心和决心，却带着你越来越接近悬崖边缘，下面就是无底深渊。

你害怕，又不害怕。

你的理智给了你所有不该跳的理由，但你完全不考虑深渊下面会有什么，因为感觉上跳了就对了。就必须是这样。

你的身后只有灰色的世界、灰色的生活，充斥着灰色的文化。除了下面，你没地儿可去。

想象自己好像被内在的声音牵引，梦游般接近悬崖，你内心知道必须坠入黑暗深处，即使不知道为什么。

面临伟大一跃，感受自己向前移动，无法回头。感受命运降临：这是你使命的一部分，是你蓝图的一部分。

现在，看着自己轻轻迈出一步，走入虚空。你的理智对这荒诞的一切感到惊恐，但它对此没有发言权。

这一切差一点就成了笑话。

。。。

感受自己被深渊的黑暗包裹，恐惧与不确定紧紧攥住你的心。你坠落、坠落、不断坠落。

但这里没有底部。

黑暗开始变得如同子宫的温暖怀抱。刚才感觉在坠落，现在感觉被托起。

此刻，黑暗为光明让路，你再次安全地重返人间，但眼前的世界变得鲜活、绚烂、多姿多彩。

。。。

回想有一次，你做出如此惊人的信心一跃，以至于所有人都认为你疯了，也包括你自己。然而，你别无选择。

再次感受在无法回头的日子里，那种诡异与不安，阵阵干呕的感觉。在旁人眼中已经发生了一场危机，感受你在梦游。

回想为了这次信心一跃，你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以及离开舒适区时的痛苦。感受你的悲伤和失落。

回想当你纵身一跃时，一切似乎都凝滞了片刻。回想你的疑虑，回想你偶尔会感觉到：这一定是此生最糟糕的主意了。

现在，回想你是如何双脚稳稳落地的。想一想你的生活如何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变得更加圆满。

这难道不是你做过的最棒的决定吗？

35. 灵性的大道



符号

一名身穿白衣、跪姿女子弹奏一架三弦竖琴。其上方，带翅膀的合体林伽-尤尼在天空翱翔。林伽-尤尼周围环绕着一个花环，花朵外圈被[组成斯芬克斯的]四种生物之头颅环绕，分别是：人、公牛、狮子、鹰。 在扎因(Zain)与法瑟姆的版本中，竖琴上有一颗戴王冠的

男人头颅；然而，在 Falconnier-Wegener 和 Saint Germain 的版本中，竖琴上无此附加。我更喜欢添加了男性头颅的版本，但我也承认，它也许并非 Ra 所给的原始图像的一部分。

在关于心智周期的论述中，Ra 指出：“大道的整体氛围……确实取决于它与形意者之间显著的不同。”我认为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身体与灵性周期。形意者是存在于罩纱遮蔽之前的内在演化环境。罩纱遮蔽之后，自由意志的新概念（即在两种极性间进行选择）需要一种新的内在演化环境。那个新环境就是大道。这里，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上方的林伽-尤尼，以及男女人物之间的亲密合作。在两种情境中，这些符号都象征灵性情感（喜悦与绝望、狂喜与痛苦、热情与沮丧）的重要性，以及在灵性成长过程中罩纱两侧（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最终结合。

现在考量形意者与大道图像之间的不同之处。太阳被替换为单独的林伽-尤尼，不过现在它有了双翼。花环在形意者图像中位于地面上，而在大道的图像中，它被从地面移到了天空。代替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之间的完美平行关系的（形意者图像中他们站立并凝视对方的眼睛），是女性原则处于对男性原则的主导地位（大道图像中她如弹奏竖琴一样拨动他的琴弦）。最后，我们看到了组成斯芬克斯的四种生物，它们在形意者图像中并未出现。

林伽-尤尼象征亲密的性结合，但这个符号不应从字面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人类之间的性交理解为原初性结合的一种表现。在这里，呈现的是原初男性原则与原初女性原则的交融：透明且可触及的自我进入隐藏且神秘的自我之中，以璀璨的光明使孕育中的黑暗丰饶多产。在灵性周期中，黑暗与光明分别是母体与赋能者，或者说，是智能能量的经验连续体与[以自由的自我表达]来增广这一连续体的理则。虽然生成宇宙的最初创造行动，是从[未分化的、神秘地觅得焦点的]智能能量中生发出理则；而在我们回归造物者的旅程中，这种关系反转了。我们内在的子子理则，即内在的创造性原则本身，通过它原生的聚焦能力，在[作为我们的经验连续体的]智能能量场引发改变。在灵性中，经验连续体是隐藏且神秘的。正是这灵性中未知的一面，具有无尽的能力，足以容纳改变生命的情感与汇集的能量。尽管心智与身体必须在灵性工作前调谐，一旦此工作完成，心智与身体便在多方面受灵性主宰。灵性的经验，是我们可获得的一切经验中最为滋养、最为深刻的。面对一次灵性事件，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因此，林伽-尤尼的结合代表第三密度伟大工作的圆满完成：即对单一道德极性的承诺，这种极性的纯粹与持久，足以让我们穿越那条狭窄

和狭长的路径，一路抵达与造物者的合一。林伽-尤尼上的翅膀，在这一原型中，代表我们飞向太阳本身的能力。

花环不再位于地面，而是在空中环绕着飞翔的林伽-尤尼。花环代表神圣之环，灵性的活动在其内得以进行并受到保护。它划定了神圣的圣殿与世俗世界的边界。之前，花环是固定且静止的，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须驻留其内，方能享受灵性野餐。但现在，神圣之环可以移动了：无论林伽-尤尼飞到哪里，它都会环绕其四周。因此，正如 Ra 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常活动变得“具有圣礼性质”（49.6）。造物的每一部分都被揭示为圣地。

那个女人在拨动代表男性原则的三弦竖琴，这象征着男性原则自由选择将灵性演化的主导权让渡予灵性复合体中的女性原则。罩纱遮蔽之后，作为太一无限造物者之火花的我们，天然拥有的所有力量都已对我们隐藏：它们静卧在黑暗与神秘之中。在灵性的领域里，力量被封印于女性原则中，而男性原则的角色则是开启封印。最终开启封印的终极方式，是允许我们临在的小我接受那[我们未临在的]神秘自我之引导与统御。因此，女性原则将男性原则作为乐器来演奏。音乐这一隐喻意义非凡，因为它表明：造物者无限力量的伟大力量，并非通过智性追求、身体训练，甚至仪式性仪轨而来。音乐的荣耀与奇迹，源自乐师的情感状态：没有灵魂的音乐几乎算不上音乐。伟大工作是通过韵律与流动，通过让自己成为[内在伟大隐秘力量的]显化乐器而完成的。心智与肉身的训练固不可缺，没有这些便无法精熟乐器。但这些并不是音乐体验的核心。竖琴上的三根弦当然分别代表心智、身体与灵性，在灵性的大道中，三者皆归顺于灵性的女性原则的统御之力。

角色：化身 The Avatar

如我之前所说，大道分类的所有角色都是有志向的。当我们成为这些角色时，我们处于向往超越当下自我的状态中。此角色本身并不代表一种[以我们当前状态]遥不可及的存在状态，尽管对地平线上那个理想的觉知是此角色的一部分。毋宁说对我们未来可能成为的样子的愿景，滋养着我们那份承诺：用尽我们所有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理想。矛盾的是，在这一特定角色中，接近理想需确信那理想已经[某种意义上在我们之内]实现了。正如 Ra 所说：“王冠已经在头上。”

由于这一角色的矛盾性质——我们向往与造物者合一还要进入我们已然与造物者合一的心智状态——我将这一角色命名为化身。各种宗教传统中都有关于化身的传说，如耶稣、佛陀与克里希纳。这些人物的显著特征在于，他们既是肉体凡胎又是神圣本体的化身。他们毕生向往的灵性合一与我们所有人所向往的，是一样的，但他们也临在于自身内在的造物者的影响力中，完满无缺，无增无减。

化身活在灵性能量之永恒流动中，这能量从造物者本身一路直达显化之境。化身既不怀疑自己与造物者的连接，亦对执行[造物者通过这种连接所要求的]任何表达毫不犹豫。从内在的体验上，化身的个体、投生意识允许自身成为一件乐器，让太一无限造物者的高阶威能经此流注，以塑造并启迪我们共同经验的世界。由于灵性的两个面向之间的亲密无间，化身存在于极乐状态：灵性中男性原则与女性原则的交融既恒常变化，亦恒常狂喜。故而，化身追寻造物者的天赐甘露，同时发现它早已在此可供享用。

我们并不需要达到耶稣、佛陀或克里希纳那样的理想境界才能成为这一角色。但我们确实需要已经完成了心智与身体的启蒙（依循它们各自的原型周期），并通过直面心魔，已经完成了重要的灵性功课。一旦我们走到了这一步，化身角色便首次变得可进入。通常，在右手路径上，这一角色在一次[使我们感到充满光明与无法言喻的喜悦的]神秘体验中苏醒（需注意，这种体验属于灵性的蜕变）。那种感觉恒驻心间，让我们感觉自己接触到了一个[关于全部实相的]崭新与根本真理：就在此刻，神圣已然与我们同在。这种体验代表了对灵性层面道德路径的承诺之[初步且基础性的]确认。当我们发现“与造物者共存永续”的真谛，我们便会生起一种缓慢燃烧的渴望：愿终此一生，尽一切所能纯粹地活出合一。

接触太一无限造物者的智能无限，最初通常只通过最狭窄的影响力通道发生。此间本就存在无限丰沛，但我们的灵性复合体尚未完全构建，尚无力[在无限与此生小我之间]形成一条强健稳固的链接。每一次蜕变，都会使这条通道变得更有力，信号也随之增强。化身的伟大力量，不在于他们[已在心智、身体与灵性上]臻于完美，而在于他们全然且明确承诺：臣服于一波又一波冲刷着投生自我的蜕变律动。这一角色，如所有大道角色一样恒久不辍，一旦在我们内在苏醒，几乎不再沉睡。化身所特有的极乐，并非来自回避生命中的黑暗元素，也不是试图将痛苦与悲伤假扮为不同的东西。相反，化身[比任何其他角色都更加]拒绝回避生命中灵性的运动，无论正面或负面。他们拥抱这些运动，并在拥抱中感受到造物

者驻留内在（*所带来*）的毫不费力的满足感。化身坚信，在每个经验的核心，无论何等艰困，造物者皆以平静威能静候其中。

层面

以上是对化身在个人层面上的描述。

在人际层面上，我们通过与另一人共同演绎此原型的两个性别属性面向来表达化身。一个人将自己的身心完全交托给另一人，由她随意支配。他既不犹豫，也不畏惧结果。他相信她知道如何最好地运用他的能力，并让她决定事情最终将如何发展。相较于她，他对世界的视角显得狭小且摇摆不定：她通往造物者神秘力量的通道强大且直接，而他的通道却不可靠。他向她臣服，使她的丰盈与神秘为他的觉知注入生命力，使他自身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另一方面，她仰赖他来链接显化世界。没有他，她充满自己无法演奏的音乐。他选择持续将自己的觉知状态微调得越发共鸣、越发精微，从而在她弹拨造物者的庄严圣音时，给予她更丰沛的可运用素材。这种关系难以建立，维系亦极具挑战。我猜想这大致是古鲁-门徒(guru-chela)关系的特征。但对于我们这些拒绝古鲁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一体验最容易在性交之中获得。一旦发现了这一能量，它也可以被带入生命中的其他领域。

在社会层面上，我认为化身角色最容易在建设性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组织中被发现，并通过其体现。我所设想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团体本身最清楚什么对它是最好的。团体中的每个个体都确信，只有通过团体愿望的表达，才能实现他们所有努力与梦想的至高至善形态。他们是团体之更高意图的忠实仆人和乐器，他们确信无疑：对团体持有这种态度是正确之路。当然，不难想见这种态度可能被如何扭曲为邪教式崇拜，但不管怎样，这仍属理想范式。

极化表达与扭曲模式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对化身的全部描述都聚焦在这个原型的右手路径表达上。关于它没有太多要补充的，不过我会再多说一点。男性原则自我（透明的意识、作为自我临在于自身）臣服于女性原则自我（作为神秘他者临在于自身）所体现的更高意志。他已逐渐完全信任她，视她为造物者之手。他将自己作为她的仆人完整地奉献给她，任其使用，他确信，

这样将会诞生一个[比自己把握权柄时]更为和谐的世界。他并不期待能完全理解她的意图或一切如何契合的，那本来就不是他的本分。而她，则因被赋予权柄而感到荣光。她是无限慈爱与柔情的化身——他的信任并未错付——因此，凭借他赋予的权柄，她致力于以远远殊胜于他自己构想的方式，实现他最深层的渴望。

我必须承认，我从未在左手路径这一侧经验过这个原型，这也是为何我的描述倾向于体现它的右手路径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左手路径便无话可说；只是我需依赖那些[走过左手路径的]人的口述，以及我[基于右手路径对立面必有之感受]的判断。在左手路径，行家们谈论驯服与训练阴影。当然，这指的是灵性的女性原则。在左手路径，投生的、有意识自我被尊崇为凌驾现实所有其他面向之上，但灵性行家们仍然觉知到，在他们之内存在着巨大且无限、被封印的力量。在左手路径，行家们运用小周期来清空阴影，并将其重新定向于有意识自我的意图。目的是掌控住自我神秘的一面，并使其成为透明自我的忠实仆人。当这种过程在人际层面上展开时，令人联想到通过画大饼、恩威并施进行的洗脑。神秘自我必须被剥夺其自身意志（更高意志），并被强行征用于投生的、透明意识之目标。在左手路径，渺小的投生自我渴望权力、主宰、征服、支配。这个投生自我从他人，尤其是从那些反抗其统治的人的痛苦中汲取欢乐，并且将灵性圆满定位于[从阴影与超越自我的世界其余部分]吸收能量。投生自我希望被尊奉为一个神，并命令[其经验领域之内的]所有人卑躬屈膝地服侍自己。我们宗教神话中的那些善妒神祇，实际上便是左手路径行家的表达。

在左手路径的化身角色中，一种全新而危险的现象发生了。男性原则的灵性自我，认定阴影已被充分驯服并重新编程为自己的仆人。根据左手路径修行者的说法，其终极目标是将阴影释放到世界之中。他对掌控她如此自信，以至于如驭龙者般驾驭她。她的力量远超于他，本可以轻易地摧毁他，但由于他对她的控制如此彻底，以至于尽管她拥有无边的力量，却不会颠覆他，反而会执行他的意志。因此，正如我们在右手路径中所看到的，神秘的灵性自我通过透明的灵性自我传递其力量与能量，犹如乐师通过乐器演奏。但在左手路径中，尽管男性原则在这一关系中处于脆弱的位置，那股力量所执行的却是他的意志，而她的意志仅仅是服从于他。

引导冥想

宇宙

你是献给造物者的一曲爱之歌。

你的存在本身即是一首动人的诗，一场无限细腻与优雅的舞蹈。

你无法预知下一步如何迈出。从你内在造物者奔涌而出的宽广信息之流，流动得迅速至极，无从知晓。你的心智和身体只是回应，如同回应你的最高自我，那个自我指挥宏大的生命交响的能力，远远超出你的理解力。

流经你经验之河的能流，载你向前。你是潘神，吹着芦笛嬉戏。你是女祭司，在神圣冥想中陶醉。你是孩子，在遐想中迷失。

你在男神与女神的交合中消融。

你的一举一动都是艺术，你的一言一语俱带虔敬，你满溢着孩子般的欢乐与纯真。

感受自己与整个造物如此和谐地共舞，太阳成为你跳动的心脏，行星成为你舒展的四肢，星星成为你流溢的发丝。你全然融入无尽的生命之舞，你与万有万存的边界也渐渐淡去。

。。。

但这一切总是如此吗？

那随着天堂旋律起舞的殊胜时刻，不过是一个迹象，表明你正在逐渐学会，将你的心智、身体与灵性作为一件乐器，为内在造物者所用。

回顾你一生中的重大进步，你学会了找到这件乐器的琴弦在哪里，学会了如何拨动它们，学会了哪些音符听起来和谐。也许你曾经太笨拙或太紧张，太冲动或太胆怯，太急切或太懒散，无法演奏造物者的音乐。

后退一步，看看你的人生旅程如何引领你一步一步精通这场舞蹈。

觉察你不假思索地凭信心行动，已经变得多么容易。觉察你如此笃定下一步将是正确一步。觉察你如何坚信不疑地听从内在的声音行动。

现在观察一下，你还要走多远，才能与内在造物者完美和谐。

你已然完美，但你仍需体证何以已然完美。

36. 关系十二

特质：救赎 Salvation

召唤如何传到先知耳中的？思考召唤的一种常见方式是：神性始终在对我们倾诉，只是我们的心智与身体过于忙碌以至于无法听见，我们的灵性过于受阻以至于未对其敞开。这便是“寂静玄音”式的召唤观。然而，我认为这种[关于人类与神性之间的连接]的观念，更符合灵性的催化剂之特征。蜕变是一个阈限状态；它意义重大，却是短暂的。一个转化性事件会在整个人生中回响激荡，使过去的一切变得有意义，并成为[此前发生的一切与此后发生的一切之间的]一个里程碑。

如我之前所言，蜕变与大道原型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与承诺之间的关系。这二者相辅相成。没有先前的决定为之开路，承诺便无从谈起；但决定不能融入更广阔的承诺脉络中，就不具有连贯性。没有代价高昂的决定支持的承诺，根本不是承诺，那只是耍耍嘴皮子。如果我们在做决定时，未能有意识地支持某项[我们已拥有的、或至少想要拥有的]承诺，那么我们的决定显然是信口开河。为什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作出决定？当我们将这些决定一个接一个地排列起来时，却看不出我们正在前进的明确方向。决定与承诺的这些特征，在我们处理道德课题时甚至更为明显，而原型心智始终在处理道德课题。

全身心投入地向往一个理想，其本身便是人类经验的一个理想。我们向往着去向往。先知的活死人状态，正是一种等待向往（*出现*）的状态。在死亡中，没有向往，因为一切都已结束。先知的希望与向往已然走到了尽头，然其生命却尚未以某种方式同步终结。先知在这样的状态中蹒跚前行，心不在焉地参与到迁流不息的物质幻象中，等待着激情被点燃，却全然不抱期待。

考量右手路径。当先知偶遇化身时，化身的外貌及行动，都与先知其余的经验别无二致。物质幻象貌似一个封闭的体系，任何超然接触都不可能通过这个体系发生。他们最初的相遇几乎未能激起先知的兴趣，他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沉闷、死寂且可预测的。然而，化身投身于[成为造物者手中的活生生乐器的]志向，是如此强烈的信号，以至于物质幻象成为与之共振的媒介。两张卡牌中都出现乐器并非偶然。弹奏竖琴的女子与吹响号

角的精灵实为同一实体。她是造物者的使者，运用心智、身体与灵性的有意识阶段，以唯一能够穿透石棺之壁的方式传递信息：一个共振的能量印记、一种振动频率。化身的言语中的概念性内容或许有趣，但并非重点。化身的行动带来的外在影响，充其量只是信息本身的表征或副产品。这信息是化身那种充满喜悦且热爱生命的状态，它没有伪装，没有隐藏的动机。化身只看到一个极度渴望感受活着的人。这一发现，在化身看来，便是对服务的召唤，因此化身出现在先知的生命中以回应这份召唤，从而成为了先知自身服务召唤的代表。

现在考量左手路径。抵达灵性的蜕变，并不是任何一个旅行的灵魂都能随随便便遇到的事情。心智与身体必须首先[在所选择的路径上]完成启蒙，之后灵性才能被协调一致运用。在对奥秘#20 的多数诠释中，精灵号角悬挂旗帜上的十字表明三岔路径的分化；但在蜕变之初的灵性状态只揭示出两种选项：留在石棺之中或者浮现出来。灵性的蜕变仅提供一种选择：要么沿着已踏上的路径进一步极化，要么继续陷于活死人之境。那么，左手路径的先知无法听见[来自超越自我的]神圣召唤。他唯一的选择，是将自己从坟墓中召唤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左手路径的化身与先知之间，似乎没有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互动，除了在内在层面。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左手路径的化身极度自持。这一化身持续不懈地追求内在隐藏力量的永恒表达，这种力量被[审慎而持续地压制自我中被拒斥的特质]这种方式控制起来，唯有在控制完成时才进行释放。左手路径先知的状态与化身仅有一步之隔。此先知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压制了被拒斥的自我，但尚未学会如何释放隐藏力量，亦未能学会如何信任自己对控制的努力已然足够。左手路径先知的坟墓，源自其自身的恐惧，以及[对阴影能够被控制]缺乏信心。如果先知打开石棺，阴影将会出现，再也无法被推回去。这是一个先知不确定能否有回报的风险。如果这样的先知遇到了一位左手路径的化身，一个已经释放了阴影并且享受行动果实的人，先知[因亲眼所见]将会感到敬畏。目睹人类一生中可能实现的成就，令人倍感激励，即使此人无意追随这激励人心的榜样。

无论左手路径还是右手路径，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都代表着从活死人状态中得到救赎。在右手路径中，化身渴望成为神性的乐器——通过将一切掌控交予超越自我的造物者，引领迷失者回归羊群。右手路径的先知认识到造物者临在于眼前的谦卑乐器之中，遂允许自

己被化身牵引，进入一个新的灵性世界。在左手路径上，化身渴望成为神性本身的一个活生生显化，使那些有眼看见之人的心灵与心智中产生敬畏与恐惧。左手路径的先知，认识到化身的成就，发现将自己塑造成神明的动力倍增。

何时成为角色

我将照常从个人层面开始。内在的先知，是一种[在悲哀而空洞的世界中]度过余生的无力认命状态。当我们发现生命中喜乐尽失，当我们自己[以梦游与机械般的方式]重复每日呆板生活模式时，先知或已在我们之内苏醒。在这一刻，适宜找到内在的化身，也就是头顶的王冠。在认定为陈腐破败的世界中，决意让我们自己焕发新生属实艰难，但最确定可靠的方法，就是忆起我们自己的灵性承诺：成为神性之手的乐器。先知被活埋，源于长久抗拒神圣召唤直至一切被剥夺，除了跟随内在造物者的声音之外别无选择。相比之下，化身则是松弛而接纳的，不仅是对自我与他人的接纳，也是对第三密度整个状态的接纳。对于化身而言，一切都各得其所，剩下的唯一之事，便是将自我交托于更高意志，相信音乐将因此更美妙、更动人，并为那[未必以明显方式彰显其壮丽的]更宏大杰作贡献力量。

反之，有时我们在自己的体验中发现，我们成为造物者之乐器的努力受到阻碍，并非由任一特定事物导致，而是因为我们越发难以接入造物者的安宁与喜乐。我们可能如此执迷于追求与万有合一的极乐境界，以至于未能觉察、或不愿承认内在的失衡。此刻，内在的化身是活跃的，但其承诺已然减弱，亟需一个新的决定来巩固那承诺。这便是成为先知的时刻。向自己承认我们终究并不快乐，实非易事——生命是沉重的，喜悦只是伪装，造物者遥不可及。先知的伟大力量在于，他们从不逃避这一深刻的真相。他们全然临在其中并被其包裹。当内在化身的能量衰弱时，正是时候去发现[我们已被埋葬于其中的]坟墓了。

在人际层面，先知因其阴郁气质而被识别。当他人正在表达先知时，他们往往缺乏幽默感，被一种沉闷的哀伤笼罩。他们不会被情绪淹没；恰恰相反，被活埋的先知几乎没有泪水。若两个人分别以男性与女性原则表达先知，他们关系中最显著的外在特征，便是冰冷疏离与缺乏活力，爱恨泯然，死水微澜。在这样的时刻，为对方（或双方）成为化身，是对他人的一种服务。这意味着，首先且最重要的，放下对结果的所有执着，以及对规划行动方案的所有尝试。化身只是一位信使。此外，信息本身无法以言语表达，尽管言语常常是信

息的媒介。成为化身意味着，终此一生鲜活地表达这样一项承诺：成为服务于伟大彼岸(the Great Beyond)的乐器。疗愈只是通过疗愈者，而非来自疗愈者。在[对方表达先知的]关系中成为化身，意味着成为一个[先知生命中恰恰缺失之元素的]鲜活榜样。化身不布道；他们以生命为证，彰显造物者的荣光，相信那些[准备好从化身中看见造物者的]人，无需[化身任何刻意的]展示便能看见。成为化身，就是活在信任[全然存在之至高仁慈]的状态之中。

人际关系的另一面向，要求我们识别出另一个人[何时在为我们]表达化身。这并不难以识别，因为化身擅长吸引[那些准备好经历蜕变之人的]注意。有趣的是，对方往往并未意识到[他们作为化身的表达]已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些一生致力于与造物者保持关系的人，往往没有机会看到自己播种结出的果实。当我们在他人身上认出化身时，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发现自己如何未能履行我们自己的化身承诺。我们容易陷入这样一种信念：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化身，对我们自己是不可企及的理想；我们也很容易[因未能达到这一理想而]评判自己，仿佛我们天生就比对方更糟。将自我视为静态的、无力改变的，这种倾向本身是对进入蜕变角色的一种抗拒。此刻，尽管令人不适，我们应当进入先知这一角色。当他人在关系中以化身出现于我们面前，他们正在向我们显示：我们已然失落了自身的喜悦，视生命为负担，而且我们已经忘记了人类经验中本可触及的情感深度。

此关系的社会表达，遵循着与人际层面相同的模式。社会层面的先知，是一个失落了其喜悦的实体；而社会层面的化身，是一个致力于[作为乐器或信使]服务造物者的实体。一个吸引了处于社会先知荒芜状态之人的组织，有责任成为化身，因为这是正在被请求的服务。同理，一个见到化身显化的组织，有责任承认自身已陷入活埋之中，因为这是前进的唯一路径。

——完——

附录：塔罗大奥秘牌*

表 1 塔罗大奥秘牌之命名

编号	Ra 的命名	传统命名
1	心智的母体(Matrix of the Mind)	魔法师(The Magician)
2	心智的赋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Mind)	高等女祭司(The High Priestess)
3	心智的催化剂(Catalyst of the Mind)	皇后(The Empress)
4	心智的经验(Experience of the Mind)	皇帝(The Emperor)
5	心智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Mind)	解经祭司(The Hierophant)
6	心智的蜕变(Transformation of the Mind)	两条途径(The Two Paths)或情侣(The Lovers)
7	心智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Mind)	双轮战车(The Chariot)或征服者(The Conqueror)
8	身体的母体(Matrix of the Body)	公正(Justice)或平衡(Balance)
9	身体的赋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Body)	智慧(Wisdom)或贤者(The Sage)
10	身体的催化剂(Catalyst of the Body)	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
11	身体的经验(Experience of the Body)	媚惑女巫(The Enchantress)
12	身体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Body)	殉道者(The Martyr)或倒吊人(The Hanged Man)
13	身体的蜕变(Transformation of the Body)	死亡(Death)
14	身体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Body)	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15	灵性的母体(Matrix of the Spirit)	魔王(The Devil)
16	灵性的赋能者(Potentiator of the Spirit)	被闪电击中的高塔(Lightening Struck Tower)
17	灵性的催化剂(Catalyst of the Spirit)	信心(Faith)或星星(The Star)或希望(Hope)
18	灵性的经验(Experience of theSpirit)	月亮(The Moon)
19	灵性的形意者(Significator of the Spirit)	太阳(The Sun)
20	灵性的蜕变(Transformation of the Spirit)	觉醒(Awakening)或审判(Judgment)
21	灵性的大道(Great Way of the Spirit)	行家(The Adept)或世界(The World)
22	选择(The Choice)	傻子(The Fool)

（参考资料：(1) L/L 官方网站；(2) Lawofone.info）

在 Don 询问塔罗的过程，他使用的图像来自光之教堂当时的牌组。在那次以后，光之教堂重画了几次他们的牌组，但 Don 当时工作的版本可以在这个有益的网站看见。当一的法则卷四要出版之际，爱/光研究中心无法取得光之教堂的许可来把他们的图像纳入卷四。所以，爱/光研究中心只好改用来自 George Fathman 所著的《皇家之路》(The Royal Road)中的牌组；这副牌组也可以在同个网站中找到：

下面列举的塔罗图像来自两个源头，首先的 7 张牌是由一位爱/光研究中心聘请的画家重新绘制，好对准 Ra 的建议。接下来的 22 张牌是光之教堂的光之兄弟会牌组(第 2 版)，也即发问者用来询问 Ra 的牌组。更多塔罗资源可见此链接。

* 编注：本附录来自于《一的法则》学者版之附录 1。

L/L 重绘版塔罗

1 / 心智的母体



2 / 心智的赋能者



3 / 心智的催化剂



4 / 心智的经验



5 / 心智的形意者



6 / 心智的蜕变



7 / 心智的大道



光之兄弟会版埃及塔罗：黑白版(1936)、彩版(2010)



1.心智的母体



8.身体的母体



15.灵性的母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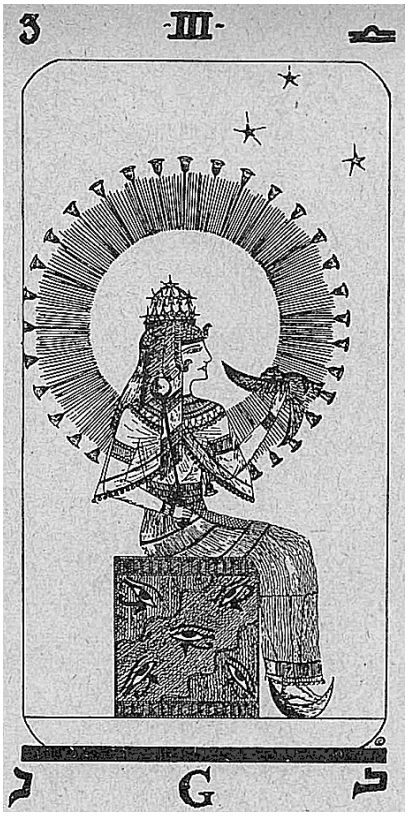
2.心智的赋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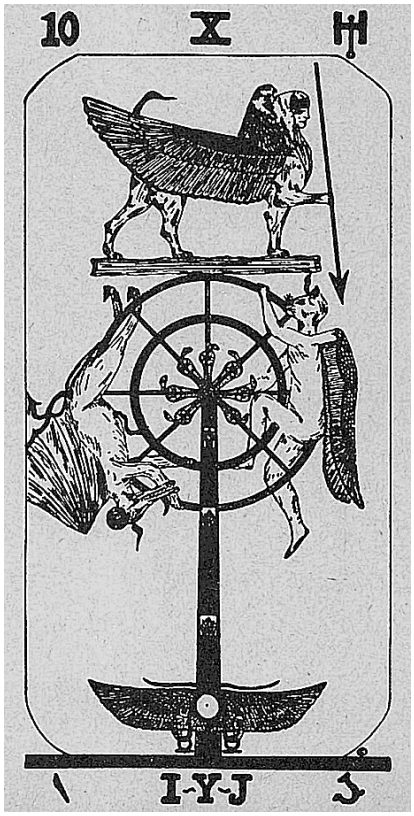
9.身体的赋能者



16.灵性的赋能者



3.心智的催化剂



10.身体的催化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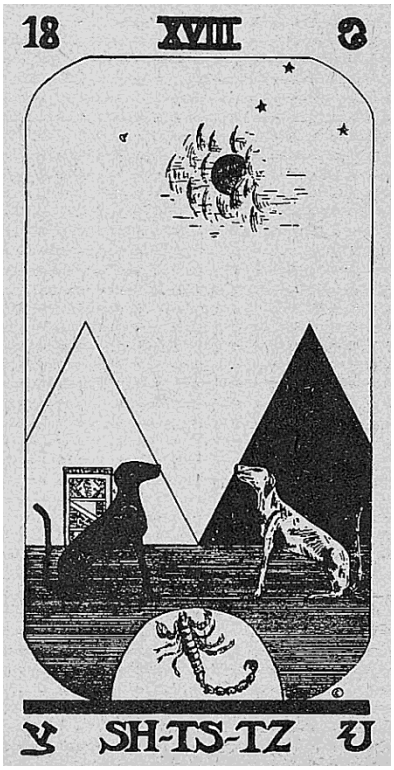
17.灵性的催化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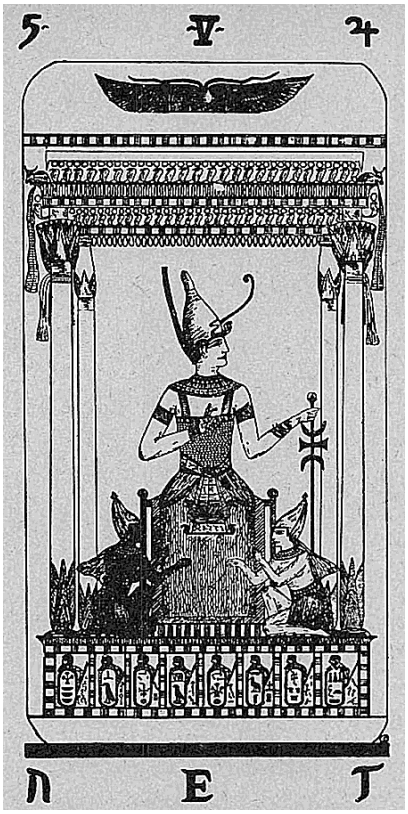
4.心智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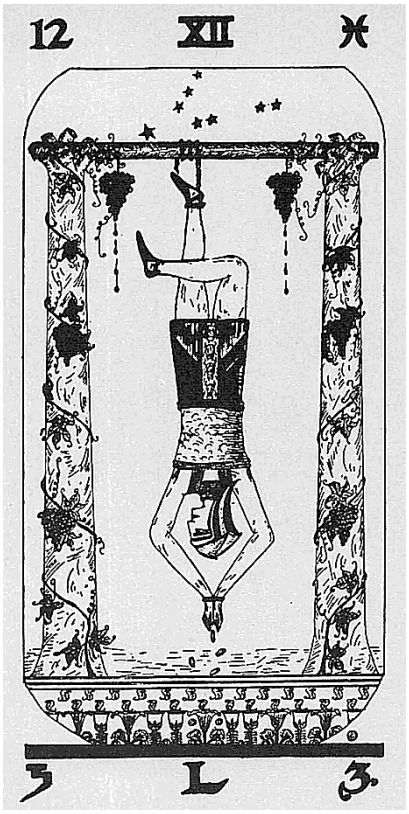
11.身体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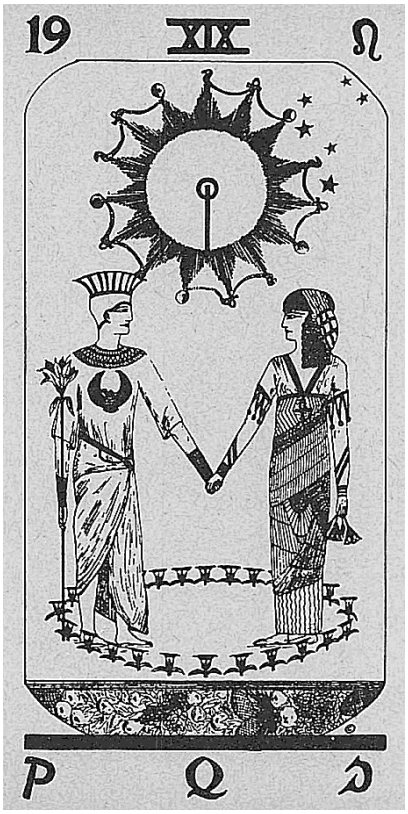
18.灵性的经验



5.心智的形意者



12.身体的形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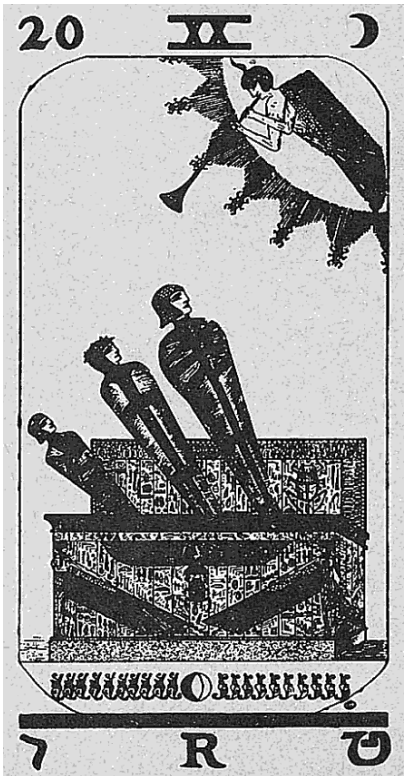
19.灵性的形意者



6.心智的蜕变



13.身体的蜕变



20.灵性的蜕变



7.心智的大道



14.身体的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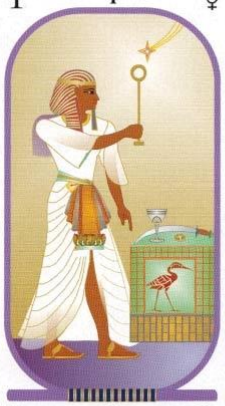


21.灵性的大道



22.选择

1 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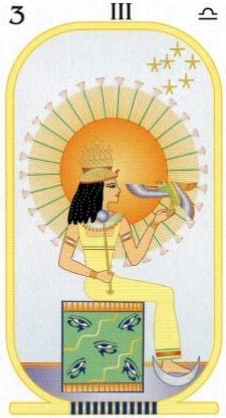
א A א

2 II ♍



ב B ב

3 II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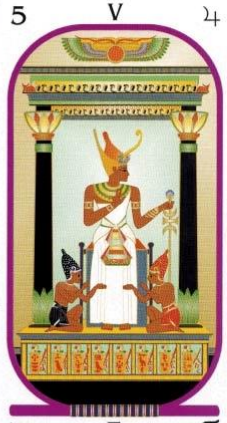
ג G ג

4 IV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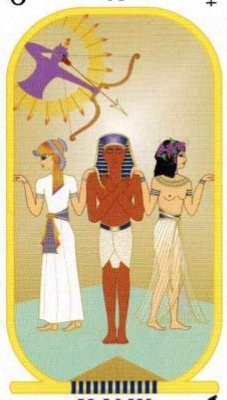
ד D ד

5 V ♃



ה E ה

6 V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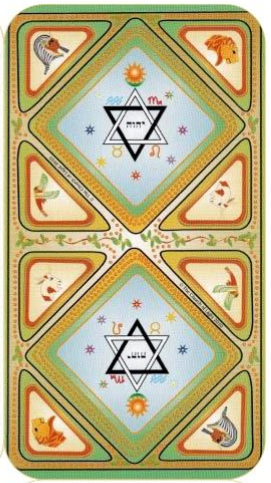


ו U-V-W 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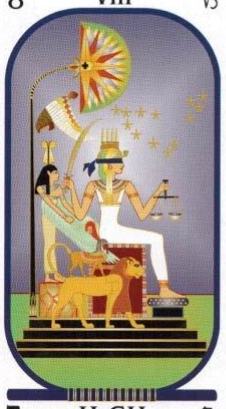
7 VII ♐



ז Z ז



8 VIII ♉



ח H-CH ח

9 I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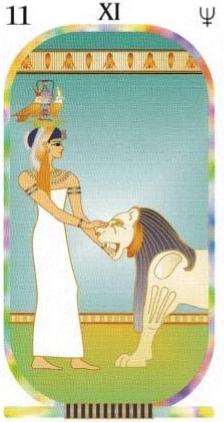
ט TH ט

10 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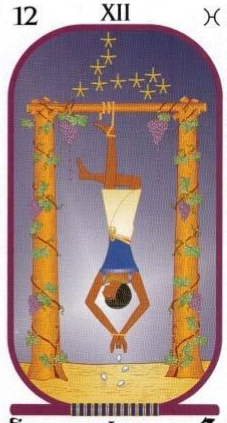
י I-Y-J י

11 XI ♆



כ C-K כ

12 XI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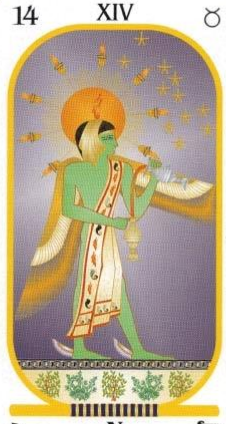
ל L ל

13 XIII ♈



מ M מ

14 XIV ♉



נ N נ



15 XV ♄



ס X ס

16 XV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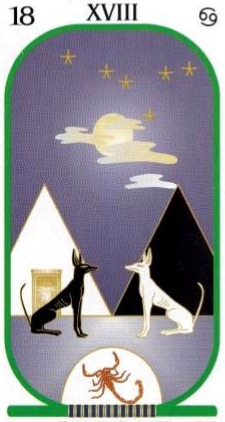
ע O ע

17 XVII ♊



פ F-P-PH פ

18 XVIII ♋



צ SH-TS-TZ צ

19 XIX ♌



ק Q ק

20 X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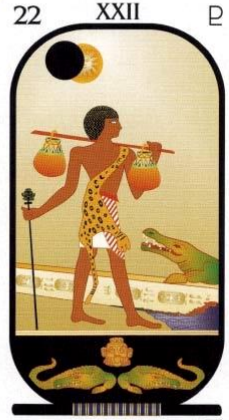
ר R ר

21 XXI ☉



ש S ש

22 XXII ♇



ת T ת